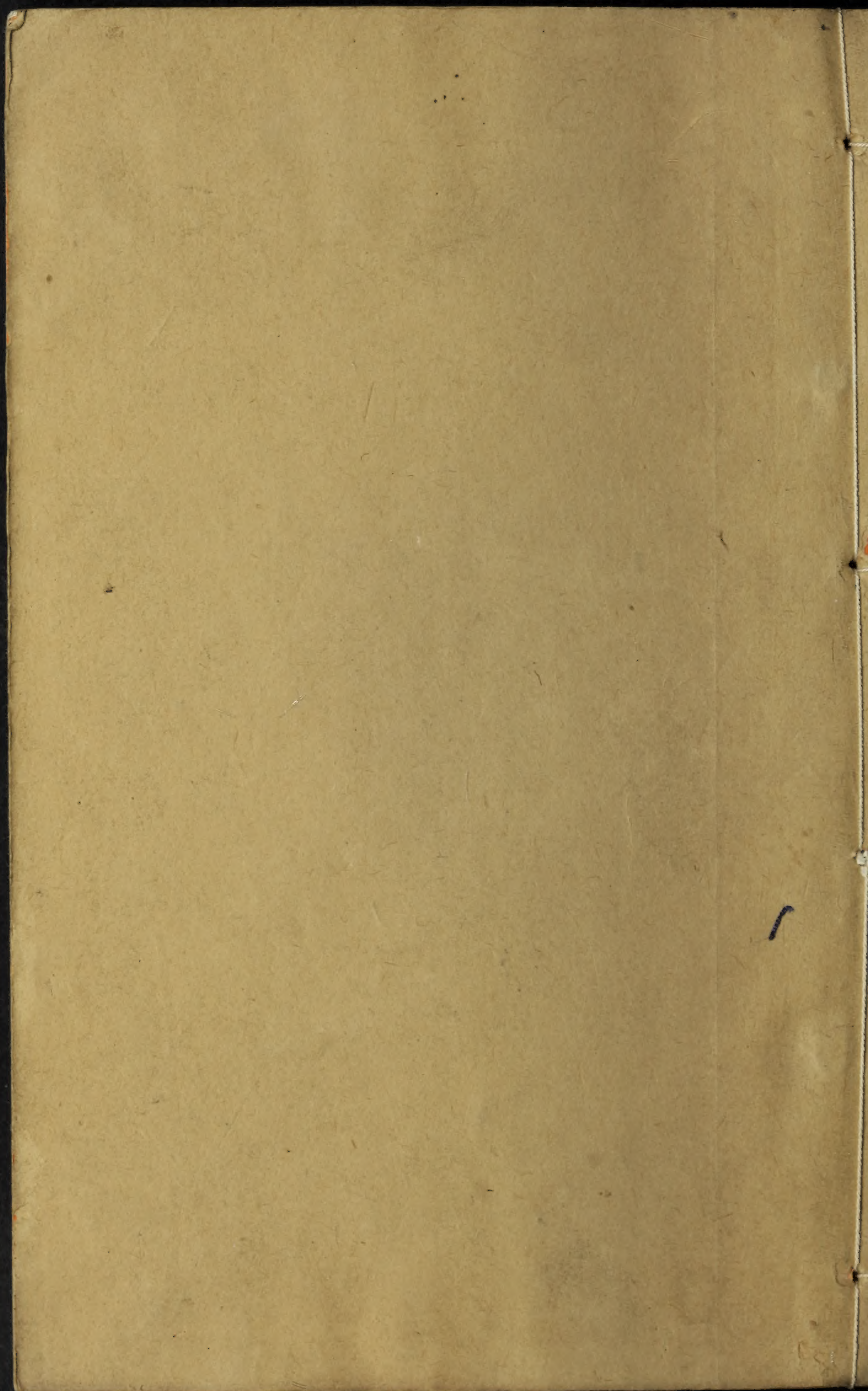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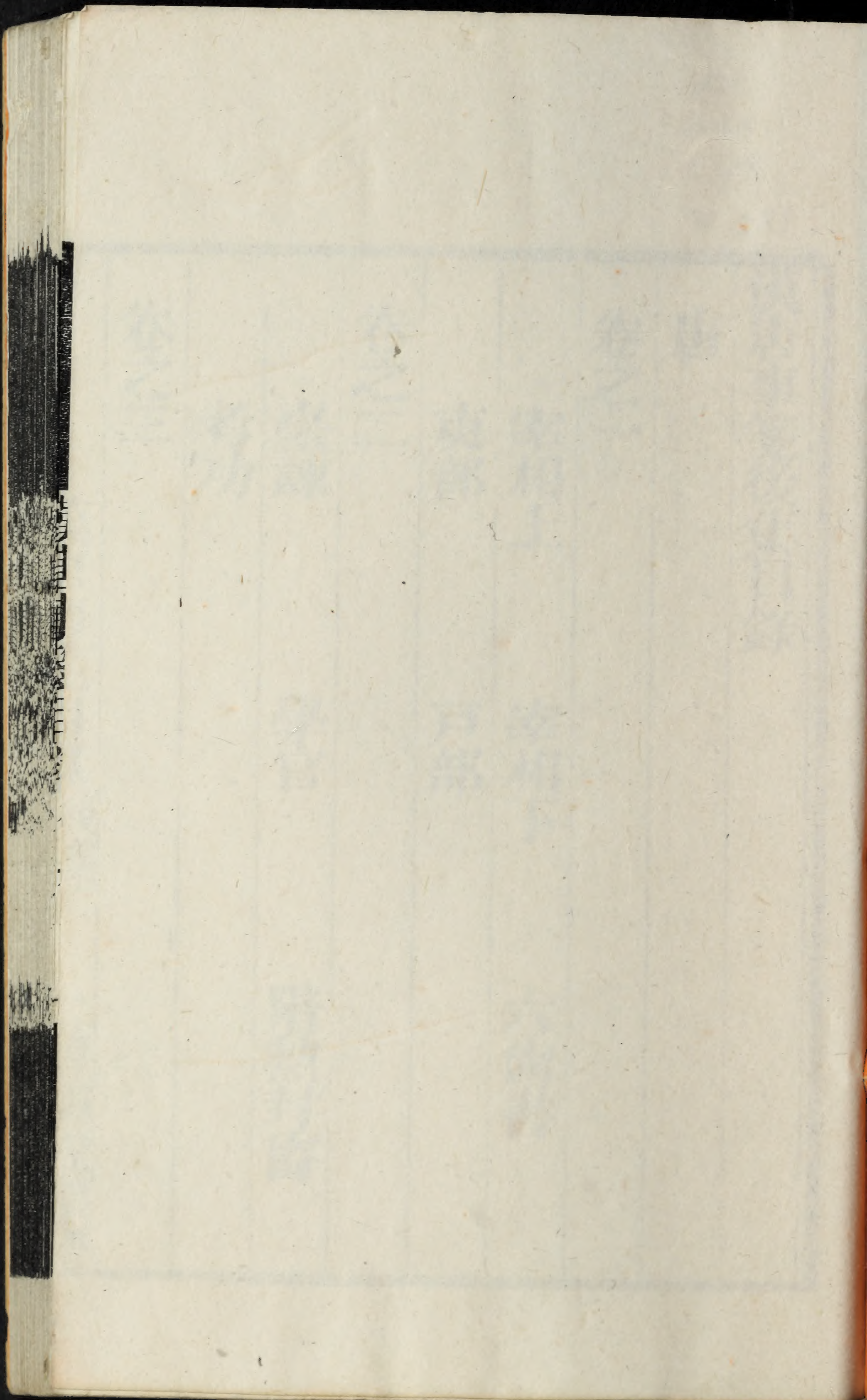






漢唐事箋後集目錄

唐

口分世業　寬狹鄉　租庸調上

租庸調下

卷之七

府兵上　府兵下　內外兵

禁兵

卷之八

邊防　戸口　役

東南財賦

漢唐事箋後集卷一

進士 盱黎 朱禮 德嘉 著

唐

宰相上

唐相名太褻實太繁其體終昧

唐以中書僕射侍中爲三省官官志唐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之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也此蓋漢世宦官褻臣之稱東漢官志尚書令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又謁者僕射注曰天子出奉引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侍中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出則參乘而以命宰相此儒者所以譏也然此特其

名之不正者爾實亦無害而其大患乃在職掌太煩而寄任者不一蓋三代之際天子所與大臣致力於官府都鄙邦國之治者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莫不近者致其詳遠者致其畧卑者治其煩尊者治其要故宰相常居其逸而天子至於無爲自封建不立而人主所自治者寖遠一命之士皆自朝授而人主所自治者蓋勤然而詳畧煩要之區苟有統理庶幾近古亦可言治今太宗既爲尚書其六司官志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尚書曰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也又有九寺四監官志太常寺光祿寺

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太府寺九卿寺皆曰正卿少卿曰大夫又四監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見下釐掌庶務而以宰相總之夫豈不可乃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又以他官上佐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吏部又監東宮兵馬本傳儀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兵馬進位尚書右僕射魏徵戴胄岑文本張亮褚遂良之徒皆自下位參預朝政或云專典機要魏徵貞觀二年以祕書監參預朝政戴胄檢校吏部尚書正觀四年以本官參預朝政帝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遂良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張亮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並見本傳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唐之世宰相無常職亦無常員乃至守本官爲之而有領如故判如故之目肅宗寶應

元年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代宗廣德元年劉晏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領度支等使如故憲宗元和十三年皇甫鎛爲戸部侍郎判度支八月以本官及程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如此類是也

坐政事堂而分決本司事以自便選舉志初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乃還本司視事開元以來尚書知政事亦知中書決本司事以自便或至數十人同時爲之徐守惇南牕紀談云唐丞相既無定員又多以他官兼領以故用之易自用庶僚超拜同時或至有十七八又見宰相表睿宗景雲元年云云或授以帥臣而謂之外宰相其不足取法非一端槩此非太宗貽謀之過歟夫太宗但能責房杜日閲訟牒爲非宜房元齡傳進尚書左僕射帝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閲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決僕射不知下兼他職

已失其宜房杜但知遜諫臣直爲得大體房杜贊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不知下行選部太宗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元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元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如晦傳如晦爲尚書右僕射仍領選事參掌考功權萬紀傳元齡與王珪掌內外官考監修國史元齡傳進左僕射監修國史兼領學官元齡累進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如晦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皆非其體也當是時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衆職而太宗斥之嶺表如晦傳如晦與元齡共管朝政引進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剴諷如晦上曰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耶斥之嶺表史蓋以此稱太宗能柄任大臣不知師合所言要有至理且謂之宰相自

然無所不總何煩又兼他職然後謂之柄任邪師合之
論非以輕宰相政以重宰相也時君旣以貽譏史官又
以歸曲宜其論之不傳也嗟夫眞知宰相之體者太宗
房杜猶有愧下此又何言焉姚崇三爲宰相皆兼兵部
本傳兼夏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睿宗立拜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元宗時貶申州刺史累遷同州刺史後拜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通鑑元崇吏事明敏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尙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
牛僧孺前後作鎭皆佩相印
本傳德宗時遷中書侍郎數求去位爲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後檢校尙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副大使又文粹神道碑前後作鎭皆佩相印
刻之銘誌書之史策以爲美談豈

知其爲當世弊政哉

宰相下 宰相正當諫君李德裕著論獨謬

古者諫無常員位乎朝者皆可有言而况宰相豈無言責故伊傅周召皆有訓誥著於詩書不可誣也唐太宗嘗責宰相全無諫諍若但書敕行文書人誰不堪通鑑正觀三年四月上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皆應論執比來爲諸順從不聞異違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此爲得所以委任大臣之道其時魏徵位宰相號稱善諫前見不聞以是爲侵官也李泌言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本傳德宗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數

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赧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安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耶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帝悟太子乃得安

陸贄言姜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職分

公輔傳德宗朝擢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梁唐安公主道薨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卽賊平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中興帝怒謂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塋壟令累甓爲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而弼之乃其所也

李渤以蕭俛段文昌不諫驪山之幸書之下考

李渤傳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考校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值陛下卽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所繫也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

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昭君李絳久不諫憲於過僥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宗輒詰所以然本傳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趍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論諍帝輒詰所以然然則唐之賢君未嘗不以諫諍為宰相之責惟李德裕著論乃言天子有爭臣七人非宰相之謂也且宰相職無不總天下之事皆得平章何獨諫諍而不可歟且其位尊地親地親則其察之也微位尊則其接之也重故以宰相而備諫常得之於得失未彰之前而有款曲必從之勢雖唐制諫官別有員數若其事涉利害亦容宰相爭執

何獨不可而謂非其職乎且唐宰相分領他事多矣不以是爲侵官獨於諫諍致辨焉豈爲知所輕重哉然德裕亦稱名相非苟爲容悅者不知何爲獨建此論其與武宗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罷雖姚宋不是過惟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以爲亟進退宰相爲治之本（德裕傳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此言又異於持祿保位者然獨不言房元齡相太宗十八年（宰相表武德九年太宗即位爲中書令正觀十七年以母喪罷）魏徵亦十四年（宰相

表正觀三年爲祕書監參預朝政十六年罷爲太子太師何害其爲治哉以此知其言論苟發不當事理居多非知道者特以才具勝耳

六尚書 綱要不專故官繁必曠

有虞九官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一而爲二兵刑是也舜命皋陶明刑兼理蠻夷猾夏之事周則大司馬掌兵大司寇掌刑也或合二而爲一禮樂是也舜命后夔典樂伯夷典禮周總屬大宗伯然虞官百周三倍之書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周官六卿分掌六屬計三百六十卿雖寡而副之者多故也秦變古爲九卿世儒乃謂三孤與六卿爲九見禮注殊不知三孤自無職任與三公同見書周官初未嘗與六卿爲九秦

人每事不師古始亦未嘗取法成周漢亦但承秦制而已惟其旣爲漢之九卿見漢宰相注則不可復爲周之六典冢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寇掌刑典司空掌事典猶周之有六典亦不可復别爲虞之九官也今唐旣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官志每寺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又上注合周漢而並用之不幾於繁乎且一尚書之分爲其屬者有四是爲二十四司矣官志吏部屬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勲四曰考功戸部四屬一曰戸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禮部四屬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兵部四屬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刑部四屬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工部四屬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二

十四司之屬有侍郎吏部侍郎二人正四品掌文選勳之材戶部侍郎二人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禮部侍郎一人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兵部侍郎一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刑部侍郎一人掌律令刑法按覆讞禁之政工部侍郎一人掌山澤屯田工匠諸司公廨紙墨筆之事有郎中有員外郎吏部郎中掌文官階品員外郎二人判南曹皆爲尚書侍郎之貳司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司勳郎中一人員外郎二人掌勳級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百官功過之考法戶部郎中員外郎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姻婚繼嗣之事度支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途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金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府庫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宮市交易之事倉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禮部郎中員外郎掌禮樂學校衣冠符印表疏圖書冊命之事祠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祠祀享祭天

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膳部各一人掌陵廟之牲豆酒膳主客各一人掌二王後諸藩朝見之事兵部郎中一人判帳及武官階品衛府衆寡考校給告身之事一人判簿及軍戎調遣之名員外郎一人掌貢舉推調一人判南曹歲選職方各一人掌圖籍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遠近四夷歸化之事駕部各一人掌輿輦車乘傳驛廄牧馬牛雜畜之籍庫部各一人掌兵器鹵簿儀仗刑部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都官各一人掌俘隸部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訴比部各一人掌句會內外賦斂經費俸祿司門各一人掌門關出入之籍工部各一人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屯田各一人掌天下之屯田及京文武職田諸司公廨田以品級焉虞部各一人掌京都衢閧苑囿山澤草木及百官諸藩時蔬薪炭供頓田獵之事水部各一人掌津濟船艫渠梁堤堰溝洫漁捕運漕碾磑之事

然則何所不包而亦何所不任也司農太府 司農寺掌倉儲委積之事太府掌財貨廩藏貿易四方貢賦百官俸秩等

事戶部之職也太常宗正太常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宗正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禮部之職也大鴻臚掌賓客凶儀之事禮部之主客也光祿勳但供良醞光祿寺掌酒醴膳饈之政總太官珍饈良醞等事禮部之膳部也衞尉掌軍器儀仗帳幕衞尉寺掌器械文物總武庫武器祭祀朝會供羽儀節鉞金鼓帷帟裀褥等事兵部之庫部也太僕掌廄牧輦輿之政兵部之駕部也大理掌折獄詳刑等事刑部也而其餘四監國子監掌儒學訓導之政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將作監掌土木工匠之政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以禮兵二部隸之亦可也夫天下之事以今準古雖曰條目增繁而其綱要自不可易苟因其職位釐而分之合而總之其屬愈

多而統目有要亦無害其爲善法矣且以周之六當虞之九豈其遂畧於古哉總之者要而屬之者詳也唐之官品卿監視尚書官志九寺卿並正三品四監並從三品六尚書並正三品少卿視侍郎九寺少卿並從四品上侍郎正四品上是一職而二任又多爲之統則其勢必至虛授而多曠是其繁也乃其所以爲曠也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皐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冏之說本傳建中初河朔兵挐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弊莫若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昔皐陶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皐陶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

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則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衞神策八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軍府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詳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

陸長源言其曠官之弊則曰兵部無戎帳戸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衞尉不供幕祕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文粹陸長源上宰相書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云云計考者假而爲資養身者藉以爲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

噫其言之盡矣亦知其爲繁乃其所以爲曠歟

吏部 唐侵吏部官亦幸有數人知體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 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 唐人先以禮部而終之以吏部 禮部掌貢舉之政吏部見前註云 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古之取人德行爲本司徒考其德行而司馬授之政事故以司馬受終焉若此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實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禮夏官司士云

云則猶唐之考功郎之類也官志吏部考功郎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敘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然而家宰者初無預於其間豈非以此為有司之職而廢置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之耶漢至成帝而選曹之名立東漢官志尚書令注成帝用士人復故掌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自漢之東權歸臺閣東漢仲長統傳光武慍數世之失權忿强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又陳忠傳安帝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所謂臺閣者乃尚書之職而選所自出也論者每以不任三公謂為倒置豈非選權益重既非昔比宰相又有不可虛拘者耶晉宋而下其

任均矣徐羨之謂蔡廓曰黃散而下悉以相委猶辭而不受通鑑宋榮陽王紀景平元年詔豫章太守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又晉山濤爲吏部中外員品多啓授則吏部猶重也然自是宰相常總其大而吏部常任其小以至於唐有敕授有旨授敕授者五品以上宰臣奏議而除拜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皆以旨授列於選曹陸贄奏議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云云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

敕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者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令格至今不刊未聞常參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事之明驗也 近四年乃

敕員外郎御史并餘供奉官皆以敕授不復在吏部矣

選舉志元宗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司之任益輕矣

然則吏部之權日益輕宰相之任日以繁然而唐世吏部之職皆得以己意物論銓擇其材品而進退之非但據資授職而亦不可以取必於一定之制是以宰相吏部皆得行其權焉噫辨論官材司馬職也詔爵詔祿

司士職也黃散而下悉委之選案吏部職也諫員臺屬不由較授開元以來吏部職也並見上注以今準古吏部之職豈其輕哉夫唐既嘗輕之矣然猶有重者存是可嘉也若夫元宗以蘇頲分掌吏部選而親臨決之吳兢切諫以爲不可通鑑元宗紀開元十三年上疑吏部選不公宇文融奏請分吏部爲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吏部銓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以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丙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糧之數不問鬬死之人况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雖不卽從明年復罷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贄不從命德宗以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

材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奏言云云見上注齊抗不復遣官覆吏部歲考曰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核非任人勿疑之道本傳德宗時官至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吏部歲考書言以他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爲常抗以爲云云柳渾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非賢者用心本傳正元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云云此皆明選法本源而知體之論可以爲法者也

戶部

宰相理財無害而戶部三變則非

唐戶部之職蓋嘗三變焉杜佑爲唐分六部兵吏尚書貧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通鑑云云蓋吏部主文選兵部

主武選選舉志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此權任之所歸是以稱美焉惟戶部當古地官之任禮地官司徒掌土地人民之數其任甚重其務甚繁然而不若吏兵之爲美也方時無事人主留意人材故以宰相下行選職見宰相注所以寵貴之至於多事之日百萬兵屯仰給有司用度或闕國非其國矣故不得已而以宰相下行戶部之事而居之者誠爲難焉蓋自肅宗始以宰相呂諲任度支其後遂爲故事諲傳乾元二年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兼判度支還執政如裴度李德裕皆嘗以身任之惟路隋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度

因辭度支度傳累爲宰相兼平章事未幾判度支通鑑文宗三年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錢穀碎瑣之事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爲不足法也於是度辭度支韋宏質亦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德裕怒其輕已且貶之李德裕傳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云云宏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又宏質言武宗曰宰相權重不宜使領三司錢穀卒坐貶官識者以是知裴李之優劣然以國體言之則路韋之言誠爲得之矣若捨其文而究其實此蓋邊籌國計之大者安危之所係非其才具過人有未易辦委而辭之則甚易取而任之則甚難夫行選事以爲美而人不以爲議任錢穀以爲

論而人反以爲譏必欲爲持體之論盍於人情之所欲者先焉然周制以冢宰制國用周禮小司寇云大比登民數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所謂九貢九賦九式九職皆有常分九貢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斿貢物貢是也九賦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是也九式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之式是也九職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八工飭化八材商賈通貨賄嬪婦治絲枲臣妾斂蔬材閒民轉移執事是也小宰執九貢九賦九式之法以均節邦用太府掌貳以受其貨賄之入司會以九貢致財用九賦合財用九功合民職之財用九式節邦之財用司書掌九職九正九事以周知出入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其屬官治其繁而冢宰總其要耳天官冢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

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此其要也　唐制六部尚書皆宰相之屬見宰相注而度支郎掌歲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官志度支郎員外郎掌天下租賦稅計所出而支調之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然則財用之計本關宰相使戶部治其繁而已總其要亦何不可今也係以使名而下行其事是一變也其後遂以諸司郎官分掌或云權判德宗時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此類甚多或云專判楊國忠傳元宗召見入供奉專主籍簿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天寶七年專判度支　而戶部度支失職矣此又一變也又其後遂省之而分置使故吳武陵言鹽鐵度支一戶部

耳今三分其務吏萬員本傳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爲之武陵諫云云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反不可信也況一使之建胥徒走卒迨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不寧誠欲邊隅完實何必置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　則戶部之職盡廢此又一變也接於五代後唐遂以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使通鑑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廢租庸使以鹽鐵戶部度支爲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罷諸道監軍使　然則戶部之職一變而判以宰相再變而主以他官三變而爲三司而其三司使乃其三變之餘耳是亦非古宋朝熙甯間始罷此職

徐守𠅏南牕紀談云三司使之名起於後唐明宗宋朝因之嘉祐中京師大水始取三司使之河渠案置都水監元豐官制復以三司冑案歸之軍器案之事歸之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於是戶部所掌版籍財用三事而已非復三司之舊也而論者惜之元祐中蘇子由爲戶部侍郎建言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半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因請都水將作軍器皆隸戶部又蔡龍圖官制舊典云王安石爲相自著周禮義以合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分權凡賦稅征榷賞貢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煮海坑冶榷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鐵口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課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與焉於是祖宗處國計之良法盡壞是但知本朝典故而未嘗考所自來也

漢唐事箋後集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漢唐事箋後集卷二

進士 盱黎 朱禮 德嘉 著

唐

臺諫

諫官規一人臺官糾百職

人有常言皆曰臺諫不知二者設職要自不同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專以諫諍天子爲職迺宰相之屬官志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補闕六人從七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各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武后垂拱二年置補闕拾遺各一人又官志諫官列在門下省後而御史臺自爲一局所以糾察百官之罪惡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正三品中丞二人

正四品下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爲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 故元褒劾御史中丞温造恚補闕李虞不避道其言云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帝爲之詔臺官供奉官聽先後行温造傳温出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之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所避造棄蔑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元和長慶時中丞唱止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尊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値則揖過無所迴避 蓋御史爲臺官諫官爲供奉官也陸長源云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上宰相書云云見文粹 李華序崔孝

公文集云朝廷以公正躬直詞擢左補闕嫉邪忿佞除侍御史直躬故能諫君嫉邪故能察吏李華作尚書崔孝公沔文集序云云是臺諫之分也然諫官攖鱗為難其所上封事不過諫國利害初無風憲彈抨普耕反之重殆類清而不要者故元次公作寱義婢論云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文粹元結寱婢論元子天寶中會讌於諫議大夫之坐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嘆曰云云是諫議直為冗官也陽城為諫議大夫韓退之作諍臣論譏之於時諫官無權亦不難識也一日罷陸贄相裴延齡城乃以諫顯通鑑德宗紀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以諫諍死職及至諸諫諍官紛紛言事

細碎天子亦苦厭之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皆以為虛得名爾前進士河南韓愈作諍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坐貶為忠州別駕上怒未解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卽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令宰相諭遣之

蓋權臣無預彈擊雖有柄任失人爲君之過是不過屑屑於其餘也其御史臺雖以嚴彈然尚書左僕射左右丞復得以劾其糾舉不當者 官志左右僕射各一人從二品掌統理六官為令之貳闕則總省事劾御史糾不當者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六部右丞亦總焉

故魏徵劾御史權萬紀李仁發詆訐房元齡太宗爲之徙萬紀而免仁發 萬紀傳萬紀擢治書侍御史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掉罄自肆

衆情凜凜徵奏萬紀等闇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釣强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如元齡等且不得伸況疏賤之臣哉帝悟徙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夫已以劾人爲職人亦得而劾之此所謂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責隨之未有聽其所言而無敢議焉考也昔晉傅咸奏云司隸中丞得劾太子而不得劾尚書臣所未論通典晉因漢以中丞爲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注引傅咸奏云云朝廷無以易之按漢翟方進爲丞相司直不旬日劾兩司隸本傳河平中遷丞相司直劾奏司隸陳慶涓勳二人旬日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丞相甚器重之及唐典尚書僕射左右丞專劾御史以此參考則晉中

丞不劾尚書政其所受劾者而其時公卿莫明其故故咸說得行歟

學官 唐有二館七學未幾輕廢可傷

唐有二館七學二館曰洪文館置於門下省官志武德四年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曰洪文正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凡子嗜書者隸館習書出禁中法授之曰崇文館置於東宮官志東宮官屬有崇文館注云正觀十三年置崇賢館顯慶元年置學生二十人上元二年改曰崇文館皆以宰相領之官志洪文館注武后垂拱後宰相兼領館務號主館又崇文館注乾元初以宰相爲學士領館事其生徒以皇屬國戚及大臣子孫爲之選舉志凡館二門下省有洪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緦麻以上親

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臣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之子爲之七學曰國子學曰太學亦以大臣子孫爲之志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一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爲之曰廣文館曰四門館以朝臣之子孫與庶人之俊秀者爲之志四門千三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秀者爲之天寶九載置廣文館於國學以領生徒曰律學曰書學曰算學皆以庶人之通其學者爲之志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通其學者爲之當太宗之初學校之盛前古未有志太宗益崇儒術天

下初定增築學宮至千二百區七營飛騎亦置生徒遣博士爲授經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入學凡二千二百一十員總六學員計之皆尚書省補授志國子監生尚書省補授祭酒統焉一傳而至高宗文風方張而學館獨廢故韋嗣立嘗疏言國家自永淳以來庠序廢散胄子衰缺請敕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本傳武后時拜鳳閣舍人乃上書極言永淳後庠序廢散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經術道弛貴閥後生以徼幸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陛下誠下明詔進三館生徒敕王公以下子弟一人入太學尊尚師儒發揚勸獎則海內知所向矣其言不果行而自是之後學校之廢亦前古未有也舒元輿問學庠記有曰余嘗至於論堂庭廣數畝盡墾爲圃又

至於三館謂太學也四門也廣文也入其門其庭其堂皆如論文粹舒元輿問國庠記余至京師自以爲下士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遂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謁者遂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閫沉沉問之曰此魯聖人之宮也以至於西有高門門中有廈問之曰此論堂也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爲圃矣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皆如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曰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

李覯修太學書有曰終朝之雨流潦行停旣夕之天列宿上羅至有博士助教鋤犂其中文粹李覯請修太學書云云在昔學有六館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輿人有棄本之議羣生有相壓之虞至於博士助教犂鋤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堂室岌業磊砢聯屬云云羣生寂寥攸處貿遷陛下不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蓋其廢也如

此當是之時唐方以科目取士進士科方貴而學校獨廢志高祖初入長安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所選者縣考試州長重復隨方物入貢逮至天寶間舉人舊重兩監後世祿者以京兆同華爲榮而不入學十二年乃敕天下罷鄉貢舉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此所謂前古未有也柳子厚謂專名譽好文章者恥爲學官柳四門助教廳記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揀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祕書由是爲博士爲散騎由是爲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爲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其位正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閒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爲文章者咸恥爲學官至是柳立以前進士授此職學官之設爲何而好文之士反恥爲之亦足

帷矣權德輿謂劉秩宗爲祭酒似置之在散地而方以乏之賢内訟權德輿答柳冕書云嘗讀劉秩宗爲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嘗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之賢内訟慨然上疏此君子之心也祭酒官三品官志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而以爲冗散則韓退之爲博士謂之投閑置散不亦宜乎四門助教與拾遺同八品官而歸散騎官志助教六人從八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餘見前注自助教遷拾遺柳子厚大書於壁以爲榮升歐陽詹爲四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遷十年方易一官自茲循資歷級得太學助教其考遷年數又如四門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

歷級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則三十年矣而詹冗官也政令裁制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一貧陪行而已詹上鄭相公書云幸屬昭代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助教四門助教限四考如前云云嘗讀其書至此未嘗不爲之歎息也蓋唐學官殆類虛設者杜工部爲鄭虔作坐客寒無氊之詩豈苟云哉要知唐世儒科雖貴學官本輕而學校終廢其選又不可言也

階勳封爵貶唐假之又假實不勝虛

古者官無兼稱亦無虛假惟周立三公以六卿兼之周禮

正義引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是參六卿之事故周公以冢宰位太師是有兼稱矣至漢以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為加官見漢官制注加官則兼稱之謂也然其所加自列侯將軍至郎中亦必因其所加而責其職任然則有兼稱而未嘗有虛假也若唐所謂官分爵者亦加官之類而徒假以虛名無所當乎事實不亦贅乎曰階者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凡二十九為文散階吏部尚書云凡文官九品有正有從正四品以下有上下凡文散階二十九從一品曰開府儀同三司正二品

曰特進從曰光祿大夫正三品曰金紫光祿大夫從曰銀青正四品上曰正議大夫下曰通議從四品上曰太中大夫下曰中大夫正五品上中散大夫下曰朝議從五品上曰朝請大夫下曰朝散正六品上曰朝議郎下曰承議從六品上曰奉議下曰通直正七品上曰朝請下曰宣德從七品上曰朝散下曰宣義正八品上曰給事下曰徵事從八品上曰承奉下曰承務正九品上曰儒林下曰登仕從九品上曰文林下曰將仕郎

自驃騎將軍至校尉凡四十五爲武散階兵部云武散階四十有五從一曰驃騎大將軍正二輔國大將軍從二鎮軍大將軍正三上冠軍大將軍懷化大將軍正三下懷化將軍從三上雲麾將軍歸德大將軍下曰歸德將軍正四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將軍懷化將軍中郎將從四上曰宣威將軍下曰明威將軍歸德將軍中郎將正五品曰定遠將軍下曰甯遠將軍懷化將軍郎將從五上曰遊騎將軍下曰遊擊將軍歸德將軍郎將正六上曰昭武校尉下曰昭武副尉懷化校尉司階校尉從六上曰振武

校尉下曰振武副尉歸德校尉司階校尉正七上曰致果校尉下曰致果副尉懷化副尉中候校尉從七上曰翊麾校尉下曰翊麾副尉歸德副尉中候校尉正八上曰宣節校尉下曰宣節副尉懷化校尉司戈校尉從八上曰禦武校尉下曰禦武副尉歸德校尉司戈校尉正九上曰仁勇校尉下曰仁勇副尉懷化校尉執戟長從九上曰陪戎校尉下曰陪戎副尉歸德校尉執戟長**以吏兵郎主之**官志尚書而下皆有侍郎郎中員外郎掌**曰勳者自上柱國爲十二轉至武騎尉爲一轉以司勳郎主之**司勳郎中一人員外郎二人掌官吏勳級凡十有二轉爲上柱國視正二品十一轉爲柱國視從二品十轉爲上護軍視正三品九轉爲護軍視從三品八轉爲上輕車都尉視正四品七轉爲輕車都尉視從四品六轉爲上騎都尉視正五品五轉爲騎都尉視從五品四轉爲驍騎尉視正六品三轉爲飛騎尉視從六品二轉爲雲騎尉視正七品一轉爲武騎尉視從七品凡以功授者覆實奏擬戰功則計殺

獲之數授之曰爵者以王公侯伯子男爲九等以司封郎主之司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並六品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凡爵九等一曰王食萬戸正一品二曰嗣王郡王食五千戸從一品三曰國公食三千戸從一品四曰開國郡公二千戸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千五百戸從二品六曰開國縣侯食千戸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七百戸正四品上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戸正五品上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戸從五品上此九等封爵朝廷百官所以授其祿秩而謂之職事官者皆不係此是其所以爲兼稱者又其所以爲虛稱歟且所謂開府儀同三司者爲置府辟吏與三公同耳所謂五等封國皆南面治人分茅建社今其爲階爲爵豈復有此是謂之當其實乎是職居其一而

爲之加者至於再三既加其階又加其勳又加其封求之於古安所取義陸贄言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但止於服色資廕而已陸贄論瓜果人擬試官狀云云謹按命秩之載於令甲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唯繫於職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廕而已以寓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惟假空名以寵浮俗浮俗之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所謂假虛名而佐實利者然而周漢之始初無所假亦足以爲治假

之又假實不勝虛何以勸人必也稽古建官立名定制苟存一端亦云可已凡唐制則自散官進者敘以散官

官志司勳郎中凡勳官九百人無職任者番上於兵部視遠近爲十二番上柱國以下番上四年驍騎尉以下番上五年簡於兵部受散官不第者五品以上復番四年六品以下五年簡如初再不中者十二年則番上六年八年則番上四年勳至上柱國有餘則授

封公蔭序明經出身亦以散官

選舉志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凡品子任雜掌及王公以下親事帳內勞滿而選者七品以上子從九品上敘其任流外而應入流內敘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及勳官五品以上子從九品下敘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功臣身食實封者子孫一蔭聽二人明經上上第從八品

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從九品下進士明法甲九品上乙九品下京官罷歸亦以散官通鑑太常卿姜皎與元宗善宋璟言推寵太重非所以安之因詔皎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勞考敘進亦以散官選舉志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進年勞一階敘每一考中上進一階上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應至五品以上奏而別敘六品以下遷改不更選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勞歲一敘給記階牒考多者佳考累加故或未有職任而授者有已職任而加者有免職任而居者是不特為虛假與試官殊科矣是其不可廢者舍是安取宋朝改官制始以唐散階為寄祿官勳官雖已削去而封爵食邑猶存

考功裒唐考法可行

考績之法唐虞至成周未嘗一日廢也虞書云三載考績周禮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秦漢之興此法亡矣京房區區欲舉行之卒不見效而身死讒口漢考課注魏晉而下未有能得其緒餘者惟唐興獨有成法是以始終行之似有可稱者焉觀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考功郎掌之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愼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材良爲選司之最三曰激揚淸濁褒貶必當爲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爲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爲樂官之最六曰斷決不滯予奪當理爲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力警守無失爲宿衞之最八曰兵事調習戎裝克備爲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穩爲法官之最十曰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爲

校定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爲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克業爲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爲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爲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爲文史之最十六曰察訪精審彈舉必當爲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爲句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强濟爲監掌之最十九曰工課皆充丁匠無怨爲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爲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爲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爲歷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爲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按有方行旅無壅爲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爲司市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繁多爲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爲鎭防之最　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材術以善與最相爲乘除分九等以考中外官上者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一最四善

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爲下下凡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中中守本祿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奪祿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進一階一中上考復進一階一上下者進二階計當進而參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雖有下考從上等有下下考者解任

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涖之其後屢置知考使官志止觀初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涖之號監中外官考使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官考其後屢置監考校考知考使

間嘗以宰相董其事見於傳記如孫逖之鑒本傳元宗時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眞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名士

遷中書舍人當時嘉之

班宏之公 宏傳大歷中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甯署兵部侍郎劉迺爲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進吏部尚書

趙憬盧承慶之達 正元中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竇參當國欲抑爲刺史帝不許參罷能進中書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後獻審官六議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考課在中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淹滯之慮盧承慶太宗時爲員外郎高宗時以度支同中書門下三品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慍色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也

崔隱甫

之敏本傳元宗嘗詔校中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暮春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曰卿為大夫天下以為稱職趙宗儒之核本傳正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囘憚左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正倫以過無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佋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上聞善之進考功郎中皆可以稱

人人無私而不可廢乎書考之唐世以物望取人而不致疑於有司者其槩有三一曰貢舉許人以廉獻往往

皆得公然推薦一曰選曹鑒裁甄拔不一切歸於資考三曰考功有褒貶之實有升降之由此三者今皆無有然唐賢言選舉之弊多矣已上詳見選舉志至於考課初無異議趙憬審官六議其四亦言考課之善而已今若舉而行之又何難焉

漢唐事箋後集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漢唐事箋後集卷三

進士　盱黎　朱禮　德嘉　著

唐

內外官

唐偏重於內而亦有外重者

周書稱成湯之辭曰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立政云成湯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云云此言湯用賢無方而內外之任各當其所之謂也當此之時豈有內外輕重之論下漢而有斯弊歷代莫之能革唐初諸賢言外任輕內任重者有馬周李嶠有唐休璟韋嗣立有源乾

曜張九齡嶠璟之論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嗣立傳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爲憂嶠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官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典大州臣請先行以示羣臣后悅嗣立之論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選用刺史縣令本傳景龍中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决擇云云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至於九齡亦謂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本傳元宗時上言云云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冠蓋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臣謂

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科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有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於時有倪若水者自冗官擢方面見爲下遷〔本傳開元初爲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則州縣之輕至於如此然唐自中年以後方鎮益恣下至刺史月俸猶千緡大鎮動加十倍京師官祿乃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此李泌傳所載正元間事也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泌傳正元中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師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

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取罪去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閒劇普增其俸時以爲宜通典尚書門奏尚書光武分爲六曹并一令一僕射謂之八座唐以六部及左右僕射擬之

李皐爲左領將軍求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温州長史本傳走蜀謁元宗由都水使者遷左領將軍上元初皐歎皐祿不足養請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温州長史

自是之後外官權輕之論不復見於史册矣然唐之郡縣僚佐頗與朝官相爲輕重武德初李素立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本傳武德初擢監察御史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

高宗時雍州司士參軍韋琨爲殿中侍御史或猶

疑其非遷上官儀傳高宗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琨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蓮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爲清言由縣尉遷御史者率以爲常通典監察御史門云唐初有四員正觀二十二年加二員顯慶中加二員開元中加二員開元初其選拜多自京畿縣尉爲之耳州牧上佐遷易太速盧懷愼且以爲言本傳中宗時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故書三載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鑄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尙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州牧上佐兩畿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會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則唐之外官未可例以爲輕也以今州縣校之蓋相十百使馬周源乾曜處此甯

能嘿嘿馬周傳太宗時言天下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强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乾曜傳開元八年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才率任外司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示自近始詔可

方鎮上唐初便有方鎮之萌其末必熾

唐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李翰行軍司馬之記云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而唐所以處內之制何其曲盡而處外之制何其疏戾也人以爲府衛之法壞而後有

方鎭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鎭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鎭遂成乎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鎭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爲十道通鑑太宗因山川形使分爲十道一日關內二日河南三日河東四河北五山南六隴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劍南十嶺南又於軍鎭城戍之兵爲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兵制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日軍小日守捉日城日鎭而總之者日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日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畧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鎭遠靜塞雄武鎭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日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守捉五日河東道朔方經畧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畧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日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

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莎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戎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彝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畧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畧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江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

此其爲方鎮之兆特待時而張爾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

地理志河北蓋幽冀二州之境隴右道蓋雍梁二州之境

天下之府六百餘所

兵志凡天下十道置府六

百三十四而在關中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地理志懷州府二易九平一撝二薊二幽十四計府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秦六渭四蘭二洮一泯三疊一宕二涼六沙三瓜一計府二十九而又皆隸於衛將軍矣兵志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此何足以係興廢大致而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析而爲二曰平盧范陽平州盧龍軍屬平盧道餘十州盡屬范陽隴右一道則析而爲四曰隴右河鄯蘭臨洮廓六州屬隴右曰安西地理志初治西州顯慶二年平賀魯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曰北庭地理志本庭州長安二年爲都督府曰河西涼沙甘肅伊西七州軍爲中都督而其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隸焉者大者二十餘小

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鎭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爲一流官志十六衛上將軍從三品都督從二品六尚書正三品左右僕射從二品云云所爲五大不在邊者左傳昭十一年果若是乎天寶之際以緣邊置十節度經畧使凡鎭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匹通鑑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日安西節度使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北庭節度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河西節度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節度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河東節度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范陽節度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平盧節度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隴右節度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節度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嶺南五府經畧治廣州兵一萬五千四百人此外又有

長樂經畧福州領之兵千五百人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祿山遂以范陽反**本傳天寶元年分平盧爲節度使以祿山爲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明年代裴寬爲范陽節度使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時太平久人忘戰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而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十人爲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九載兼河北道採訪使又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十四載乃反范陽**當是時府兵之法既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彍騎**兵志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刺史共選之明年更

號彍騎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不復受甲兵志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壞士皆失撫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日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士悉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辱罵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角抵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折衝府掌領屬備宿衛更此二壞撓地無餘於是外鎮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兵兵志肅宗起靈武而諸鎮兵共起誅賊祿山始平其後安慶緒史思明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復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皆除節度使

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乃去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誅宦官既誅宦官刼天子奔岐梁兵圍之踰年當此之時無復勤王者向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可不哀哉可不哀哉

以外兵定外寇豈一旦而能集哉杜牧所謂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文粹原十六衛云開元來愚臣表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表章曰天下功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武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二者適相值爾要知府衛之法方備方鎮之形已萌凡天下之物極於成者必壞而萌於始**

者必極於成而後已猶言人之生也穉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府兵常壯而鎮兵常穉府兵已亡而鎮兵方壯其成其壞自不相侔而相爲消長者亦其勢之必至也今爲唐兵三變之論者謂府兵變而爲射騎則可謂射騎變而爲方鎮特未之考爾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變而爲射騎射騎變而方鎮之兵盛

方鎮中唐初無一定之規馴致鎮使紛雜

人君創立制未論因革是非要必有一定之規能爲可傳斯善矣昔者舜有十二州則十二牧夏王仍堯爲九

州則亦九州州牧漢爲十三州則有十三刺史此所謂定制也唐乃不然唐之所謂道乃古之所謂州初畫天下爲十道又列十二道都督景雲以來創置多端官志團練使注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揚益并荊四州爲大都督汴兗冀魏蒲綿秦洪閩越爲中都督皆正三品齊鄜涇襄安亶遂通梁夔爲下都督從三品當時爲權重罷之唯四大都督如故其所隸之州初無定域或兼十餘州或只三四州官志都督注乾元元年置團練守捉使都團練守捉大者領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代宗時制刺史亦兼稱焉今日以其州隸於彼明日以其州隸於此其所領之使皆由詔旨隨宜轉授亦無定名或謂之大節度或謂之觀察團練之類是也通鑑睿宗

景雲元年以幽州鎮守經畧節度大使薛訥爲右武衞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又官志注開元二年置十道按察採訪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官志團練使亦元年置節度使判宰相觀察使判節度使團練使判觀察使云云

其所據之鎮或又寵以佳稱如謂之歸義奉國之類是也

史思明傳史思明使方門金如意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朝有詔思明爲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秦宗權傳遣從諸王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於朝寵其軍曰奉國軍

王彥威言至德迄元和天下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九防禦者四經畧者三

本傳開成初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嘗見文宗奏曰百口家知有歳計而軍用一節可不謹耶又曰至德迄元和云云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凡八十餘萬皆仰度支又爲供軍圖上之

古來監司豈有如此紛紜哉漢嘗變刺史爲牧又嘗變牧

爲刺史矣然而牧則曰牧刺史曰刺史惟京畿乃稱司隷漢官志司隷校尉本注武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及京師近郡未有雜置如節度觀察團練之無定名也宋朝亦有一道四五監司矣未有隨時分配多寡廣狹惟其所隷如唐之無定據也蓋太宗以英武之資平定天下而常有餘才其所建置法度開闔自如政爲餘才所使爾使太宗之後復有太宗則亦未見其弊惟其不然是以當時莫不煥然可觀一再傳之後弊變百出而不能正此亦其理然也夫設官分職故以宰相下行尚書之事尚書卿監又上任宰相

之權此所謂無定制也惟太宗用得其人故天下壹其人之是而忘其制之非若夫使不專一道則天下州郡今日隸於此明日隸於彼此非太宗爲之而自太宗啓之向使太宗既分天下爲十道而十道置使依倣漢初則美矣今又以軍鎮所在別爲十二道以統之則是自無定制而何能以及遠哉唐人大抵下視漢制以爲不足法不知其制度去漢遠甚先儒或言漢大綱正唐末度舉〈曾南豐文〉唐之制度如是何足言舉此觀其末耳

方鎮下　漢兵權不專爲是唐失在於專之

天下有二權政權宜專不宜分兵權宜分不宜專政權分則事無統兵權專則反噬此善計天下者所宜審處也昔漢掌兵之官皆名爲尉三公有太尉官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九卿有中尉衛尉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太初更名執金吾衛尉掌宮門衛士宮中巡徼事郡有都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縣有縣尉縣尉主盜賊案察姦宄其名一其制定亦可爲一代之良法也太尉之位與丞相均見漢三公注而兵權亦不得專也周勃刼産祿以得北軍而猶不得南軍見漢乃外官法是兵權不專在太尉也而所謂南北軍者其數至寡下有候司馬等官表衛尉屬有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

焉而衛尉中尉亦不得專故內無握兵之重兵之大計皆在郡國內而宿衛取之於郡國外而征伐亦取之郡國而郡國無末大之患者以有都尉分其權也郡守都尉皆秩二千石（官表郡守治其郡秩二千石都尉佐守典武職比二千石）政權在郡守兵權在都尉而郡國兵非漢虎符亦不得調發（文紀二年爲銅虎符應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此其所以無偏重之勢也夫有其政權者不得有其兵權而兵權又散而不專此所以爲良制也至唐以三公與太尉但爲宰相加官銜而所謂衛尉中尉其實十六衛將軍之所

掌也隋志十六衛唐興因之曰左右衛驍騎衛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監門千牛皆有左右計十六衛

其制無甚相戾故州郡都尉之官廢於漢光武之世漢官志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八月省郡縣尉官而唐所謂州司馬者迺其職也蓋漢以都尉為太守之副唐以司馬為刺史之副故楊綰謂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右司馬以副軍本傳肅宗時拜中書平章事時諸州悉帶練使綰奏云云郎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曰可是都尉與州司馬同為刺史之貳而唐州司馬品秩乃在長史之下長史從五品上司馬從六品下自不得同於刺史而都督府有行軍司馬又但其屬耳官志上都督府司馬

二人從四品下中府一人正五品下下府一人從五品上白居易常爲江州司馬自爲壁記稱郡佐然其言云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從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立五大都督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文粹居易司馬壁記自武德以來云云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然則豈復有漢都尉哉而其兵在鎭將權在鎭牧鎭將奪司馬之職鎭牧收刺史之權凡鎭牧本自有兵權又兼總其隸州之兵權由

是相望內地各爲之號其始爲燕爲趙魏朱滔傳朱滔王武俊官屬請如七國並建國號用天子正朔擇日定約滔以祿山思明起燕俄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田悅號魏李納號齊各僭爲王其附之者爲蔡爲齊吳元濟傳自吳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薄城下至元濟反合天下兵攻之三年克一二縣其終爲梁爲晉而唐以亡通鑑昭宗紀乾寗二年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稱王朱温本黃巢行營先鋒後背巢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光化三年進封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

此其措置之失豈但末世之罪蓋其所從來遠矣

漢唐事箋後集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漢唐事箋後集卷四

進士　盱黎　朱禮　德嘉　著

唐

郡守

郡守權輕則有方鎭禍

方鎭之禍豈特唐世然哉然其所以致之之由由夫郡守之無權爾原其所由始自漢末而然矣通鑑靈紀中平五年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選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以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州牧之重自此始初置刺史以察郡國秩不過六百石官表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　其後議者謂以卑臨尊輕重不相準

成帝時何武爲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今部刺史居州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舉吏薦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監察御史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綏和元年更名故漢成帝時遂更爲牧秩中二千石則嘗一變矣始時州牧奏劾二千石長吏者皆下三公遣吏驗實然後退黜通典州牧刺史門云舊歲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舉下三公三公遣掾史驗實然後退黜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刺舉之吏及光武即位不復委任三府故權在州牧廢置自由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州各一人一州屬司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流自詣京師則又一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過是者罷免其後又與賦政治民之

舉則又一變也始則傳車周流後乃更爲重鎭爭據土地則又一變也愈變愈重至於東漢之末方鎭之形已成而劉焉建論猶請重其權任漢官志臣昭注曰昔在先代列爵殊等九服不同畿荒異制雖連帥相司牧伯分長而封疆置限兼庸有數猶身之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卑相固職分絲緒爰及周衰稍競吞廣邦國侵爭遞懷貪畧猶歷數百年乃能成其并一豈非植之有本使其然哉秦兼天下開設郡縣孤立獨王卽以顚仆漢祖因循雖不頓革分置子弟終釁諸呂之難漸剖列郡以減大都之權後嚴安之徒猶慷慨發憤謂千里之威卽古之强國慮非安本無窮之計也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鎭秩纔數百威望輕寡得有察舉之勤未生陵犯之釁成帝始改爲牧其萌始大旣非識治之主故無取焉世祖中興鑒於政本復約其職還遵舊制漸得自重之路自茲以降彌於歲年丹后當朝多以

弱守六合危動四海潰弊而八方不能內侵諸侯莫敢入代豈非强幹弱枝控制素重之所至乎孝靈在位橫流既及劉焉徼僞自爲身謀非有憂國之心專懷狼據之策抗論昏世薦議愚主盛稱宜重牧伯謂足鎮壓萬里挾奸植篡苟罔一時豈可承爲國本哉故焉牧益土造帝服於岷峨袁紹取冀下制書於燕朔劉表制南郊天祀地曹公據兗遂圖皇業漢之殘滅禍原乎此及至後代任寄彌廣委之邦宰之命受之鈇鉞之重假之都督之威開之征伐之畧晉太康初武帝亦疑其然乃詔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察御史皆總紀綱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漢末四海分崩因吳蜀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而爲一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故事出頒詔條入奏京師二千石專治民之重監司清峻於上此經久之制也其便省州牧晉武又見其弊矣雖有其言不卒其事後嗣纘繼牧鎮愈重據地分爭竟覆天下昔王畿之大不過千里州之所司廣袤兼遠爭强虎視之

辰遷鼎革終之日未嘗不藉藩兵之權挾董司之力逼迫何隙陵奪幼冲其甚者臣主揚兵骨肉野戰未壯披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終致雒京有銜璧之痛秦臺有不守之酷邊裔遞興氏鮮更起摩滅羣黎流禍萬里堅冰所漸兼緣茲蠹嗚呼後之聖王必不久滯斯迹靈長之終當有神算不然則雄捍反拒之事懼甚於此心憑强作害之謀方甚於後意郡守之權悉歸牧鎮而不知有朝廷袁紹董卓首亂而爭權卓拜紹爲渤海太守關東諸郡起兵誅卓以紹爲盟主詳見下內外兵注蘇峻元溫效尤而跋扈自晉至陳擅伐之際多由於此太宗之興豈不知剗革斯弊而猶踵其故轍哉蓋嘗易太守爲刺史又皆假以使持節之稱官志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節按前代所謂持節者皆得專戮二千石以下通典

魏晉志有使持節假持節使持節得戮二千石以下假持節得戮無官人若軍事使持節同前假持節唯軍事得戮犯令者是以古所以重持節者重太守此其重之之意豈無謂哉惟其邊屯之兵總之都督又其品位崇重不爲少抑而郡守見都督禮又已先爲之極至於後世莫能守其良規修其闕蠹而益滋其橫且唐制刺史見都督府必袜首屬戎器不敢以客禮見令狐峘坐見觀察使齊映不如制謫別駕十年本傳峘爲吉州刺史齊映爲江西觀察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先至宰相令雖屬刺史自陝所以過映者至迎謁頗怏怏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摘峘舉奏

前刺史過失不宜按部貶黜州縣別駕十年此則假之以刺史之名果何益也

開元以來諸道使得顯停刺史或代或追制不由上楊綰傳綰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顯停刺史威權外移其刺史不稱職若貽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又奏宗權傳薛能蒐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爲許牙將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蔡以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即授以州而代宗使劉晏考所部善惡刺史六品以下杖而後奏本傳上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係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此則所謂使持節之名又何相戾也郡守日輕則方鎮日強是無足怪於時制者亦知其弊而思所以救之故林甫言莫若使屬部刺史得自

為政則風化可成然其言已無及矣而時又不能行則方鎮之强又何言哉要知封建爲古先王大制度自堯至周二千年而復壞及其易之郡縣更漢晉至唐五代千數百年常以郡縣之制而受封建連衡之禍至於宋朝而後定

縣令 令職有輕有重要之不可輕

古者卿大夫皆有采地謂之縣亦謂之邑 周禮載師職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鄭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 而其家臣謂之宰與今所稱令畧同故縣謂之邑而令亦謂之宰又自漢

初令皆太守自辟除後始由廷授漢志尚書郎官選爲縣令又尚書令史未嘗犯禁者以補小縣墨綬然其廢置之權屬之郡守是其名位僅又與家臣同爾然而史傳往往謂古子男國何哉且古者諸侯雖有五等之爵三等之土而同謂之國皆自達於天子而通謂之諸侯唐郡與縣異不得同謂之國又以郡統縣不得與之同體然而謂之古子男國尚可者抑有三焉按王制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州州二百一十國見記王制是爲千八百有九十唐之盛時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三地理志考若以縣疆土言之其大者

當與侯伯同蓋不啻如子男矣州之小者其刺史秩四品下縣之大者其令秩五品上官志上州刺史從三品職同牧中州刺史正四品上下州刺史正四品下京縣令正五品上畿縣令六品上其品秩相亞則可以視子男之於侯伯矣柄之大者莫大於生殺而令得專焉故張九齡言繫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本傳元宗卽位建言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合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言其生殺之權均也杜牧作朱載袁循制詞云刺史縣令皆古之五等諸侯行詔條紀綱專教化生殺者蓋守令同制授也又九齡欲行辟舉之法請守令

精覈其人然後送臺本傳建言云云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人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在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謹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無繁矣則其視縣令之重與太守等以視古子男之得以君其國其權任亦同也韋岳子由太原令忤旨下遷長史本傳出為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忤旨於是下遷宋州長史長史舊別駕也官志注武德元年改丞曰別駕高宗即位改別駕為長史猶居令下則權任可知矣然皇甫湜謂廬陵古大縣有地三百里令日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文粹廬陵縣廳堂記云令

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與支縣和百宜矣哉廬陵
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跨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
石之贍殖芭蘆韗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荊楊故官
人率以貪敗令日兩趨州衙退祗承錄判將校事之紛
錯率相關照煩言易生
凡事難專故愈不理
其勢卑乃如是故論其疆土品秩生殺之柄則可與子男同論其所係屬僅與家邑之臣同一輕一重不得純乎古矣唐名臣請重縣令之職或言令吏部補縣令如授一尉或言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或言清望官當先選部刺史縣令而元宗至親試以理人策

通鑑開元舊策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敘大濫
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廷
試以理人策甄城
令韋濟詞理第一

此其所自重者政以其權自不輕爾

與之以重權而輕其選不可也然縣令之權不可以過重亦不可以過輕過重則自恣如段簡之殺陳子昂子昂傳聖歷初以父喪解官縣令段簡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入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死此豈可縱過輕則無以戢奸今縣有唐之輕無唐之重五刑得用其下二等耳頗嘗有掣其肘者況復論古子男之制歟

選舉一　論選舉經五變而唐法可行

選舉之法一變而爲辟舉再變而爲限年三變而爲中正四變而爲停年五變而爲科目自隋始置進士科而

唐因之其科目不一而明經進士尤貴其得人亦最爲盛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二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云云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爲賢其得人亦最爲盛可爲後世之良法也古之所鄉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選舉云爾唐則不然舉以禮部謂之貢舉選以吏部謂之銓選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猶有合苟循其制而善用之古取士之方何以異是哉選舉志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戸部集

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中宗二十四年遂移於禮部以侍郎主之漢初爲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漢雜流注要之本末具舉此其意與周官攷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豈遽相遠周禮鄉大夫三歲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任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謬舉而不舉者罰之其後舉者猥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徇私忘公之弊已形矣左雄爲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本傳順帝時建言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云云副之端門以練其虛實一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興矣當是時張衡且抗

對以議其非至爲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爲限是爲棄本而取末通鑑順帝紀云洛陽宣德亭地坼帝乃引公卿所舉淳樸之士問以當世之弊爲政所宜太史令張衡對日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曰能誦章句結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而胡廣亦以爲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魏氏之興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通鑑魏文帝黃初元年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人才不盡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鑒識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行爲先而其弊乃至純任閥閱不論賢愚通典云其有言行修著則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道義虧缺或自

五退六自六退七及其法之弊也唯是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通鑑晉武紀初陳羣以吏部不能任信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舉中正州置大中正以爲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弊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云云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也**晉宋循襲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通典云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於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然其流弊之甚歷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號稱得人**本傳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並坐謬舉免黜惟陳蕃李膺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莫

敢輕舉迄於永熹多得其人然則善法古者又何必循其區區之名
也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
竟人物何異於以管窺天而求其博通典崔亮答錫書今日之選專歸尙
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云云今勳人甚多又羽林武夫崛起而不解書計官員甚多不可
普用何由而不怨哉於是崔亮爲停年格士無賢否皆以停解日
月爲斷謂之年勞甄升踵而行之史謂魏之失才自亮
始北史本傳時應選者多吏部尙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尙書亮爲吏部尙書亮奏爲格制不問
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其斷沉滯皆稱其才後甄琛等繼亮利其便也銓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
然其法亦因時救弊夫豈得已哉崔亮停年之法卽裴

光庭之循資格也（選舉志開元十六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概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者皆便之謂之聖書）於時爲譏於今爲用是亦烏可少哉觀亮與其甥劉景安書亦以矯於中正之弊而爲此爾（亮傳時甥劉景安上亮書云商周以鄉貢取士兩漢由州郡選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廉唯論文章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姓氏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絃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勵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若昔子產鑄刑書以捄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吾亦矯於中正之弊而爲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隋皆所以捄中正之弊也嗚呼自陳羣爲中正之法至

隋變以科目而其弊始革自左雄爲課試之法至隋變以科目而其制乃行陳贍曰進士科目由漢迄唐爲擢賢之首眞知言哉

選舉二 事體與古殊固宜多弊惟考績當嚴

當唐之時言選舉之弊者類曰不求德行而第攷文章之末藝以爲非古薛登曰古之取士必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漢世求士亦觀其行故文試效官武閱守禦

薛登傳武后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以淳樸爲先彫文爲後云云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有自修爲閭里所推舉然後府寺交辟今方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寺府之庭出入

王公之第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願降明制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守禦云云則貪競之路消矣

劉曉曰國家以禮部爲考試之門考文章之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唐史作劉嶢高宗上元元年上疏論選以爲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以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第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

楊綰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升之禮部文粹條奏選舉疏今之取士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弟及禮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試策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將牒

柳冕言文章之士不根教化進士以詩賦取人

不先道理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術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文粹謝相公書云云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辭房杜雖賢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係在時主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上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又與權德輿書云云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人故其上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之所以待聖王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云云故吏道之理天下云云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未也閣下豈謂不然乎各有旨義著於史集此似知本者然而不考其所以變之之由則亦不足以爲議也古之天子所自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卽爲封建其王城二百里之外又責之以都鄙之長則天子所自治者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且當此之時四

民皆世其業而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修其德行而書之鄉大夫者又非有後世峻拔驟貴之勢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遂之官下視所隸什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教而心喻又不難乎考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其僚佐皆自辟除魏元同選舉疏按唐舊史云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輔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爰自晉魏始歸吏部常歲所貢率二十萬口貢一人通典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和帝時丁鴻等議凡率口之科皆有附品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緣邊郡十萬以上歲一

人不滿者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不過二三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久按郡國所推薦二三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郡國秩二千石不許擅授官志皇子封王注漢初立諸王因項羽之置地廣千里其官職傅爲太傅相爲丞相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秩皆二千石國家唯有置丞相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武帝時員職皆朝廷爲署不得自置魏晉而降權益內移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通典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賈官分召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至於隋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由廷授隋百官志周齊以來州郡縣職自州都郡縣正

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刺史縣令三年一遷佐官四年一遷繇是歲遷動以萬計而後世爵祿益貴奔競成俗欲以無憑之德行不可憑之毀譽人人察之而冀其有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曷嘗不以德行爲本而流弊之甚後代苦之要知封建不立世祿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而欲倣古貢士之常制不可得矣故科目兆於漢興於晉著於唐而備於宋朝此誠擢賢之首也誠使收之以貢舉格之以銓選而分置之朝廷與州縣嚴爲考績之法而徐考其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

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實也哉又奚至於捨本而徇末也哉

漢唐事箋後集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漢唐事箋後集卷五

進士 盱黎 朱禮 德嘉 著

唐

選曹 唐選法有六患復漢辟舉亦難

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權悉歸之吏部通典牛宏爲尚書高構爲侍郎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置辟矣又注云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已多爲吏部所授至齊一切歸於省司而唐承其制不能彌縫其闕更張其弊是以論者不滿焉唐之選法起於孟冬終於季春通典云云又選舉志每歲五月

頒格於州縣選人應格則以十月會於省云云貞觀二年侍郎劉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爲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衆請四時注擬十九年馬周以四時選爲勞乃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天下之奔走於京師秋而往春而歸歸裝未解而選期又至是以遠者不能至貧者老者不能至至者不能歸其患一也其選法與禮部無異自五品而外更歷之久亦不能免志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以三銓三注三唱而後擬官季春始畢庸有顧望而不屑就者此爲患二也凡選無定員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魏元同疏云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又無定限選集猥至什不收一則有十年不被調陸贄傳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歲一調吏員稽壅案牒叢淆吏

緣爲奸廢置無綱至有十年不被調者鈌員或累歲不補**出身二十年而不獲祿者**通典開元中裴光庭爲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凡官罷免以若干選而禁則有差**此其爲患三也夫羣天下之士而決於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考其書判**志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日身體貌豐偉二日言言辭辯正三日書楷法遒美四日判文理優長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利便而擬**任公之吏力有所不逮容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於請托縱橫僞冒百出**志高宗時張仁禕改造姓歷狀樣銓歷等程式而銓總之法密其後仕者衆庸愚咸集有僞主符告而矯爲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代進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繁設等級遞差選限增譴犯之科開糾告之令猶不能禁大率十人競一官

其餘多委積不可遣無足怪也此其爲患四也唐都長安每歲常轉東南之運以足饋餉食貨志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每歲常轉漕東南之粟今也進士雜流動以萬集僕馬之數又倍於是匱耗地力孰甚於斯此其爲患五也又其涖官率以四考劉祥道請舉選六事五曰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請自今四考進階八考聽選及其秩滿理年卽遷限以歲數乃得集選志凡官必四考四考中中進年勞一階敘一考中上進一階上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五品以上奏而別敘六品以下遷改不更選凡納課品子取文武六品以下勳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解上兵部納課十三歲而試一等送吏部二等留本司三等納資二歲四等納三歲納已復試有襯品國官府佐應停

者依品子納課十歲而試凡一歲爲一選自一選至十二選視官品高下以定其數因功過而增損得失之際又不可必去位者顧戀有不忍之意居官者放縱無堅重之操此其爲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諸臣極言其故而求所以革之之方皆以爲莫如復漢辟舉之法

高宗時魏元同言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愼簡乃僚漢制諸侯自置吏州郡掾吏之屬皆任牧守今選者猥多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帝不納又武后時薛謙光言三代選士詢鄉閭之譽漢世之士有自修於家然後府寺交辟方今舉人尤乖其本請寬年限以容簡汰又志云德宗時沈既濟言前代選目皆州府察舉至於齊隋署置多由請托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非經國不刊之典今吏部之法蹙矣請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

而卒不能行蓋

漢初風俗質古郡國守相得自辟舉中葉之後猜疑交作拜徙如流則既已不可行而況又其後乎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今其郡守數易不如漢權任不如漢漢以二千石而下委之選除今以一命悉由廷授而獨於辟舉欲循漢舊不亦難乎夫自漢武以來極力以收郡國之權至隋而後盡豈其能一旦復散之耶故辟舉之法雖善非復唐所能行也宋朝循唐選法而六患自亡乃有任人不任法之患似過直云

貢舉一　先言凡數繼論請托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四百通鑑顯慶二年祥道選舉六事云云今選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銓簡即今文武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望有釐革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太多　元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本傳唐興二監舉者至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固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每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眊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比　是唐科目取士下及雜色入流之衆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而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選者什之二而得第

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進士科不過三十人志先是進士試詩賦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趙贊知貢舉上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復試詩賦罷進士箴論文宗時從內出題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故杜佑言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通典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下第進士唯一科而已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倍之得第者十一二是進士不及明經也生徒不及鄉貢而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寶應移之禮部通典元宗寶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禮部以侍郎掌之注舉人舊屬考功員外郎因李昴為舉人訶詆帝

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侍郎掌之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既預托之貴者以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復有眞貢舉者故有因權勢以相侵奪如牛李之黨由於錢徽典舉之日李宗閔傳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托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於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顯結植黨以相磨軋凡四十年縉紳之禍不能解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年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爲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暤是也韓文送齊暤下第云云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

進士有司是用連枉齊生生曰我之學未至也有司豈枉我哉將俟時爾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之與王參元書是也柳文與參元失火書云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師之人蓋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口以公道之難名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而嗤之者以為得重賂幸而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以此然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耶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杜牧之第緣吳武陵武陵傳太和初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博士武陵最後

至謂鄖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揩笏鄖鄖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詞旣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鄖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鄖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鄖曰如教牧果異等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商隱傳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宏農尉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托每類此亦何惡於托哉

貢舉二 唐重儒科故多得人而與漢異

唐志謂衆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校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於宋則疏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

始其狹且疎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疎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韋貫之嘗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詰其故對曰爲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本傳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於時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而爲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權德輿爲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鎭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是而其奮然於事業爲國名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家自房梁公以

降有大功立大節卒多科第人也文粹上宣州高大夫書云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舉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某切惑之科第之設祖宗所以選賢也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治則國朝自云云因歷數其人謂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頲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間尤有遺者以此見唐史稱得人之盛非虛語也嗚呼自漢初開基所與共成功名者皆屠販之輩其後臨危靖難開邊拓土亦皆武夫勳臣而儒者未聞其人故世謂文

章之士巽懦無能但能誦詠古今不足以臨國家大計由漢事言之固然也若以此爲通論則未爲愜蓋自三代之法壞漢興不能復古儒學散失未易收拾其所取與固應止此而其有所建立者雖功名之足尚亦釁累之不少由唐數公言之不可同年而語矣是皆聲名俱榮終始無缺安劉之功能爲周勃而不爲其少文立宣之節能爲霍光而不爲其無術文粹杜牧書郝處俊爲宰相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非陛下之有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上官儀召元義助處俊廢武后張柬之年八十爲相毆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魏知古爲相廢太平

公主謀佐元宗劉幽求與元宗徒步誅韋氏蘇氏父子相武后酷吏中不失其正中宗朝誅后黨鄭恩普乃知詩書禮樂造士之功如此其不可誣也蓋古人之法至是盡變而古人之風至是稍還以至於宋朝專以文章收置天下之士取之益廣選之益公待之益優而其功視唐世又益過之如慶歷之盛同時輩出非杜牧所能枚數也若可以掩漢世儒者之羞追三代得人之盛豈不由上之人以是待之而下之人以是應之其效固如是哉

任子 詳言任子之濫而重儒術

昔漢世祿之法雖廢而任子之科亦優凡朝之公卿子弟苟以父任兄任皆得爲郎亦可以爲優矣於時王吉請除任子之令本傳宣帝時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宜除任子之令明選求賢魏晉以中正取人通典晉依魏氏吏部尚書司徒右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其實純以閥閱爲尚若考之往古則世臣之選豈外是乎然其立法本以德行爲先反以門地相高是致名實背違所以未爲公論若唐之興以儒科取士而資蔭自爲一途然而議者多言其濫矣高宗時劉祥道所言雜色入流者謂三衛番

官親事帳內品子雜掌兵部品子兵部散官此皆資蔭之流而謂之雜色亦不少矣所謂三衛者曰親衛勳衛翊衛皆大臣之子孫爲之分番宿衛而後授之祿仕武德正觀之初其等有七人所共由也官志親衛之府一勳衛之府二翊衛之府二凡五府每府中郎將掌領三衛之屬宿衛者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貳焉番上者以名簿上於大將軍而配以職武德貞觀世重資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府勳衛勳官二品及縣男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率府翊衛王府執仗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廡及城門給廩食擇少壯者容儀整美本衛印臂送殿中省肄業仗下其後入官路艱三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柱國子有白首不能進者流外

雖鄙不數年給祿廩故三衛亦賤人罕趨之所謂親事帳內者文武三品以上乃給而以品官之子爲之食貨志光宅元年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爲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爲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百三十人嗣王郡王百八人上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九十五人領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三人領三品職事五十五人護軍領二品以上六十二人領三品職事三十六人二品以下又有白直執衣皆中男爲之五品以上亦有執衣仗身後皆納課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子所謂品子者有納課品子歲取庶臣之子上之兵部納課三十歲而後試上等送吏部其次留本司又其次納資納足而復試量文武授散官又有太廟社稷齋郎皆以武選而崇文

宏文及四門館生又以文授韓文公齋郎議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又官志齋郎百三十人供郊廟之役太廟九室室有長二人以主樽罍篚冪鎖鑰又有罍洗二人郊壇有掌座二十四人以主神御之物皆禮部奏補凡室長十年掌座十二年皆授官祭享而員少兼取三館學生更一番者戸部下鐲符歲一中考諸署所擇者太常以十月中解禮部如貢舉法帖論語及一大經中第者祿受吏部注名集散官否則番上如初六試而出授散官 凡此皆唐資蔭之目也方劉祥道上奏時會中書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爲官人弊迺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其後魏元同亦言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勳官三衞不待辟舉非先德後言之義本傳永淳元年上疏云云臣聞蒞官者不可無學今貴戚

子弟一皆早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則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進德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甚非先德後言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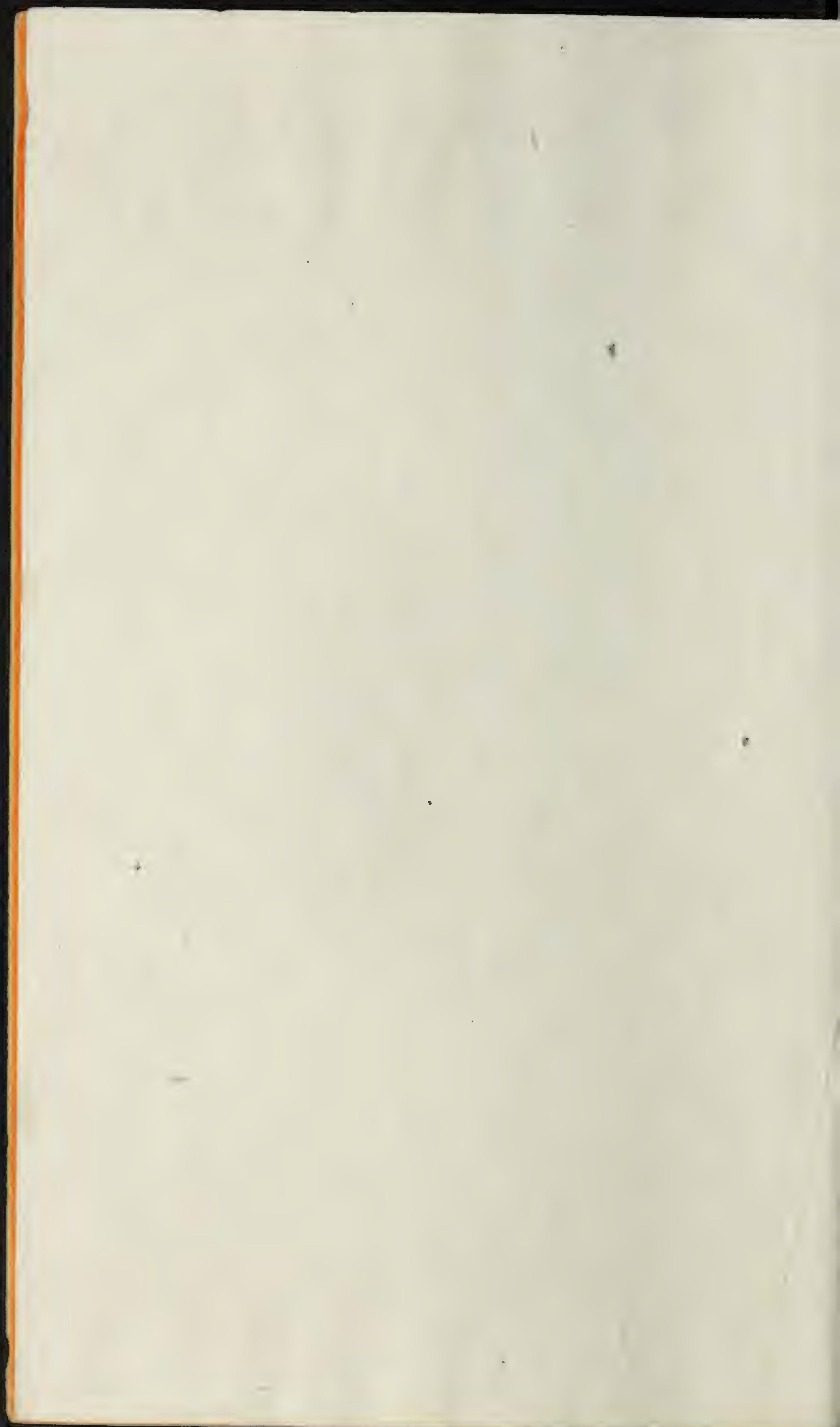
則唐任子之濫亦可謂時弊矣然楊國忠以其子暄舉明經不中怒典舉者達奚珣聞之大驚遂置之高第俄與珣同列國忠傳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既見撫喜已而聞暄當黜詬曰生子不富貴耶豈以一名爲鼠輩所賣珣大驚卽致暄高第俄與珣同列則當時權要子弟欲進身通顯亦必托之儒科則任子之目雖衆而選爲輕而唐之得人於科目爲盛正賴此爾

惟李德裕以任子位宰相本傳吉甫子少力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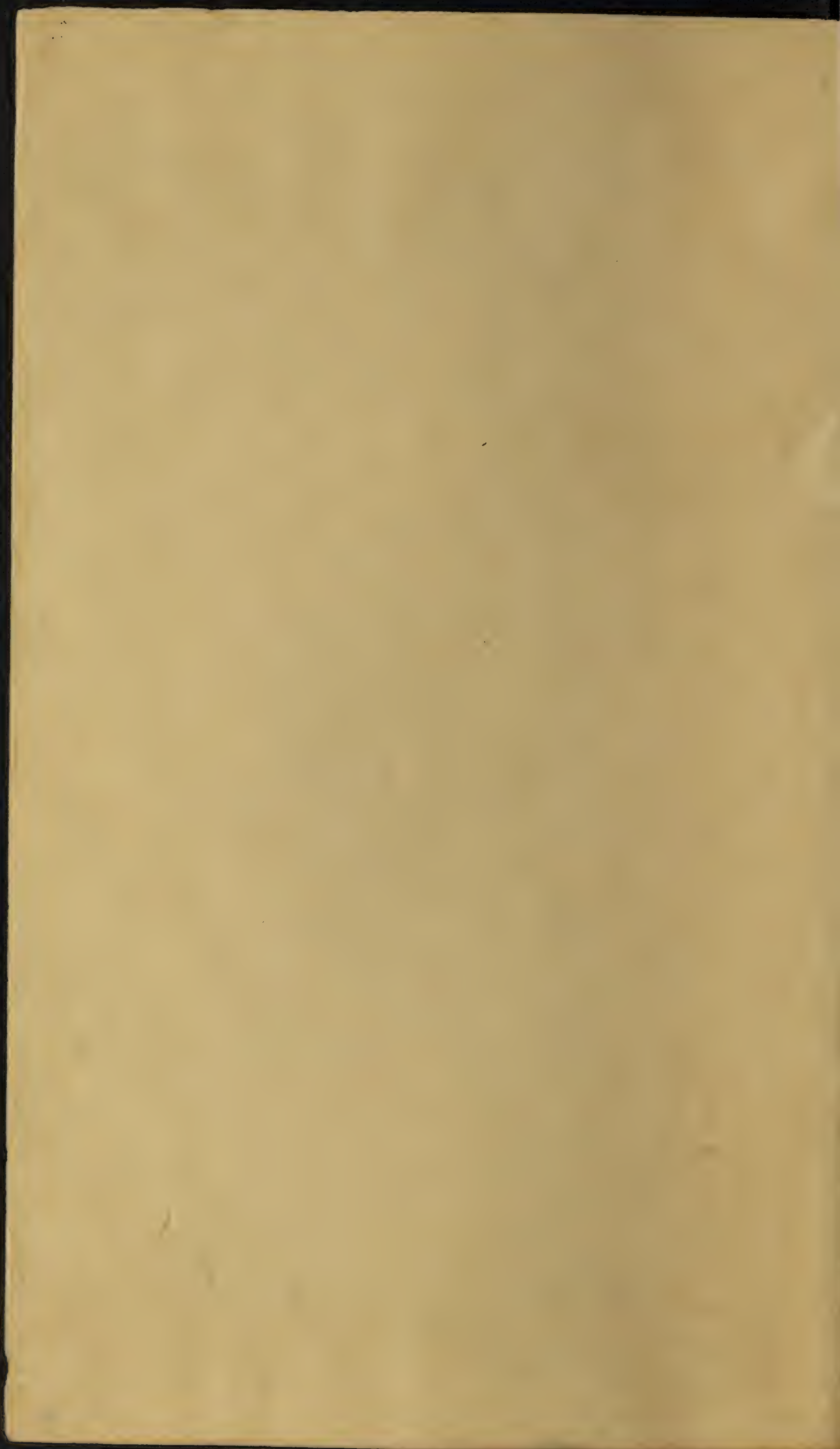
司以蔭補校書郎文宗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迺言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爲史臣所誚宜哉選舉志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日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樸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敢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歧勉強隨計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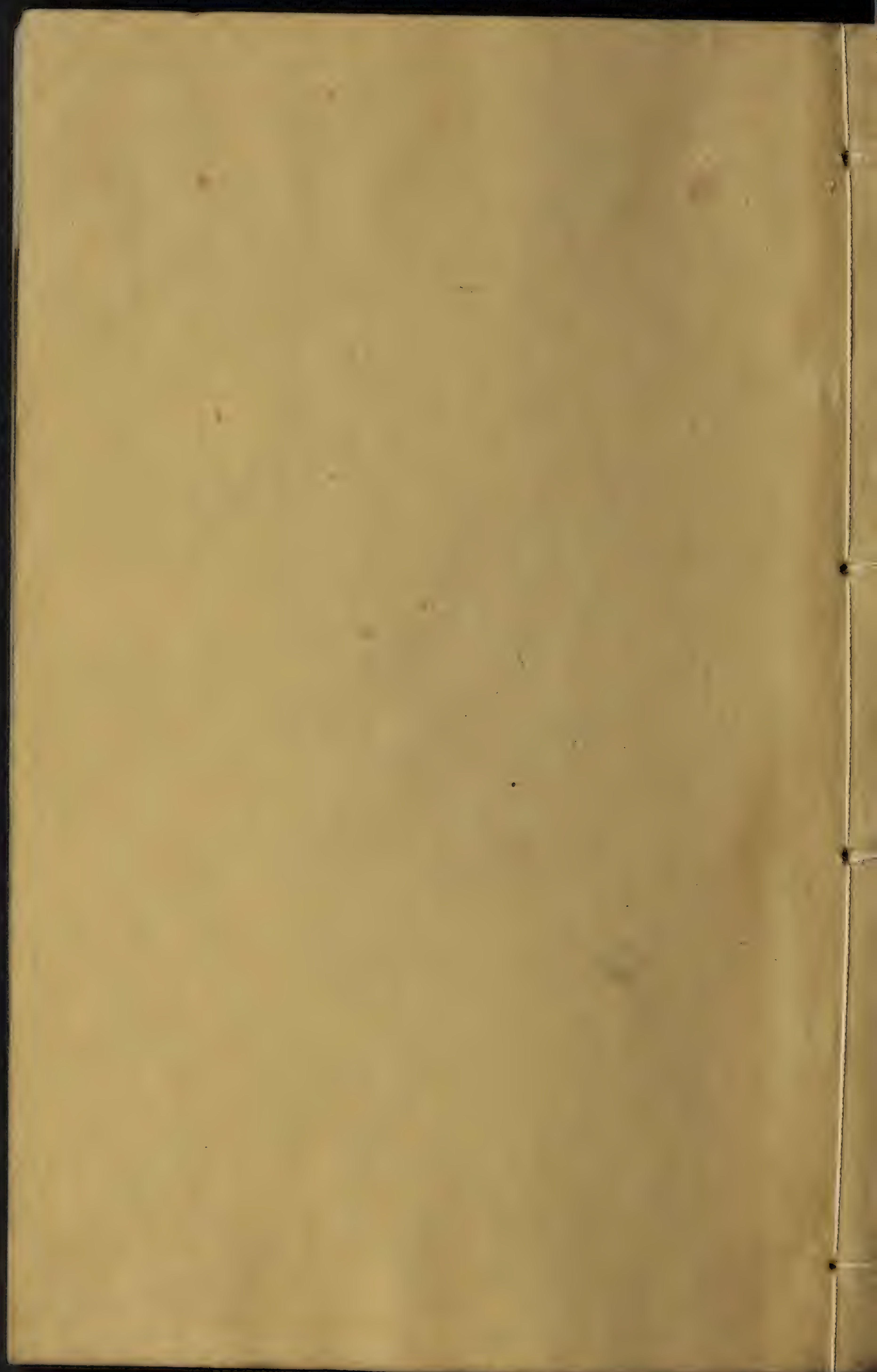
漢唐事箋後集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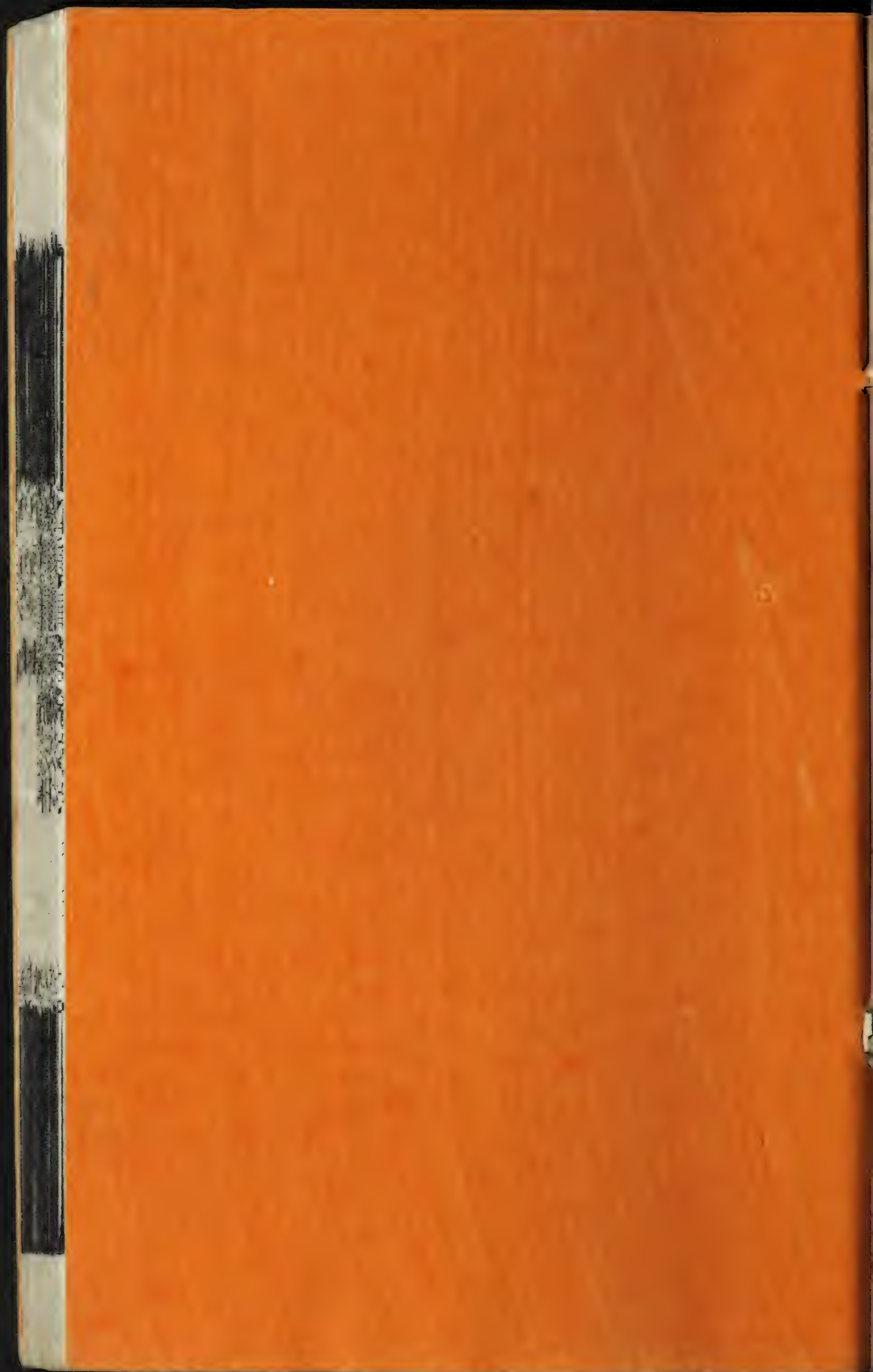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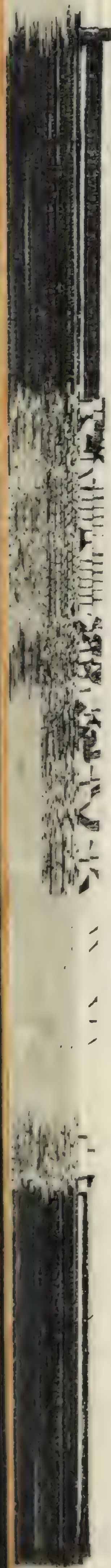












漢唐事箋後集卷六

進士　盱黎　朱禮　德嘉　著

唐附通論周漢

口分世業井田所統者近太宗欲通縣字難哉

自秦廢三代井田之法未二世而漢興去古未遠宜可講復而卒不能其大儒如仲舒孔光之徒亦不敢以一言及之第以限田名田之說以救時弊至王莽一切規復古制奪富與貧而百姓失業至於巷哭莽傳始建國元年莽曰古者一夫一婦田百畝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

而田過一井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加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者投諸四裔于是農商失業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其後苟悅講論其故以爲高祖光武之初土廣人稀宜可爲而不爲今欲爲制度張本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不得賣買

本傳論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民租且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强人占田踰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强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今不正其本而務租稅適以資富强也考武帝仲舒常言宜限人民占名田至哀帝時乃限人田不過三十頃雖有制率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平田之制不宜于人衆之時田廣人寡尚爲多也若欲廢之于寡立之于衆土地布列在豪强率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制宜以

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不異其致一也**而仲長統崔寔又爲徙民之說**長統獻帝舉爲尙書郎因著昌言論云云今遠州之民或相去數百里或數百十里雖多山澤污池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明版籍以相較閱審十五以相連特限夫田以防兼并云云崔寔桓帝時論世便宜數十條曰政論云云今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王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召拜議郎**要皆依倣古制而彌縫之其于井田之制未嘗以爲後世之可行也唯唐爲口分世業之法迺得古制大端攷其所由則基於後魏孝文之世初因州郡之民年儉流移浸失本業數君之後始返舊**

墟等其廬井假冒陵奪靡所不至于是李安世言於孝文莫若因而均之通鑑齊太祖紀魏李安世上言歲饑民流田業多為豪富所占奪今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遣使者巡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新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種及還受之盈縮八年及課則受田老免身役則還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常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後又立黨里鄉三長定民戶籍周隋仍踵其故太宗之興正如荀悅所謂高祖光武之時也而又因前人之規畫而為

之經畧此宜其足以爲一代之良制上追三代之盛而下培子孫千百年之基上注周民伯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野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四十四畝丁者四十畝北齊給授之令仍依魏朝每歲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武成帝時京城四面三十里爲公田其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隋文武令諸王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多者百頃少者二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並遵後齊之制然而行之未幾而壞不旋踵其可惜也議者因是論其制之不合者以爲太宗惜此何其過謬哉昔者三代之世天子所以自治者甚狹而其所以治之者甚專王城之外二百里爲

鄉遂鄉遂之外爲都鄙則以付之都鄙之長都鄙之外爲邦國則五等諸侯分治之而天子所自治爲之聯其鄰里比閭使之相受相保者鄉遂之民耳族師五家爲比四閭爲族使之相受相保以受邦職遂人掌邦之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而已也其夫家之衆寡與其登耗之數皆可歲比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大夫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族師登其族之夫家閭胥數其閭之衆寡此鄉官也遂師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大夫稽其夫家之衆寡鄙師以時數其衆庶酇長以時校登其大家比其衆寡里宰比其邑之衆寡此遂官也其土田之廣狹肥磽所宜升降更易者皆可家數其閭閻細民皆得以登進于天子之庭其鄉大夫所以臨

治之者皆居相接而朝夕相與周旋者而其王朝大臣又皆世守其職見其國事如其家然若此則安有籍不時定升降失實之弊哉今唐爲授田制盡使合古而其衆寡登耗進退之數不能不責於官吏鄉升之縣縣升之州州升之朝不能不取信於簿籍（食貨志凡里有手實歲具民年與地闊狹爲鄉帳鄉升于縣縣升於州州升於戸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而外之官吏更易不常遠近之相隔新故之相襲豈無隱欺之患哉如此而能無弊者非但能復漢人之所未復并迺爲三代之所不能爲也按唐令受田每年十月里正預造簿

縣令總集應退應受人對共給受 食貨志唐制度田以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步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十八以上者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餘授有差永業之田植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注凡民田收授縣令給之

脫戶者有禁浮浪者有禁 食貨志徙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於戶部官以閒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諸縣皆有禁

占田過限者有禁 志凡民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武德初文武官給祿皆以歲給外官則否一品有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上府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並有職分田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散官

隨品高下各有職分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田襲
爵者不別給流內九品以上口分田終其身六十以上
停私酒收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貞觀
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者詔給逃還貧戶官司應
田授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志貞觀中官吏
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
勸導者以減戶論配此其文非不美也言之則可聽書
之則可觀然而古人行之於一二百里之間者今取而行
之萬里之遠其弊也戶部歲以空文上之見後租
庸調注亦無
惑焉爾大抵古人創法要使後有辟王而行之如一日
者其制定其事易也今唐復漢人之所不能復而爲三
代之所不能爲則是安能而論者迺於其制度之末議

其一二不合者以爲壞端此之謂不知本

寬狹鄉 雖優寬鄉而啓其賣鬻是非

古之天下後之天下一也地之有廣狹人之有衆寡以彼較此不能均齊如一古何以異於後世哉至唐授田乃爲寬狹鄉之制古人所不論何哉古者受民之田田以畝計而有閒民者豈非餘夫之外亦有不給者耶民以口計而得有加田者豈非土廣人稀常有餘地耶大率附都邑之民常多遠都邑之民常少古今一也故六遂之民可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者所以優遠也遂人以頒

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亦以優遠而已必優遠者遠民稀近民稠此其寛狹鄉之喻也然而古人處此而易爲力者孟子不過欲行於五十里之滕周人不過致力於鄉遂二百里之內而止故曰易也自漢以來天子之所自治者既廣而戰伐相侵虛實不常而漢無他經制顧常有徙民之擾今唐爲授田之制則宜於此致詳焉故唐之法狹鄉授田減寛鄉之半而狹鄉工商不給食貨志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寛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寛鄉之半其地

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所以優寬鄉也徙鄉者得賣世業而自狹徙寬者得併賣口分志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亦以優寬鄉也四方降戶與奴婢之縱爲良者皆以附寬鄉志四方降戶附於寬鄉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寬鄉狹鄉不許耕占過限寬鄉則弛其禁亦以優寬鄉也此其恩之非不周也惟其不能禁其自鬻則他日之貧富之相遠有不能免且彼豈不知鬻之害而固啓之耶爲其相賙相保之法與夫奇衺游惰之禁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比長掌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衺則相及相賙振贍也通作周古

人近施之二百里之內不能遠施於千里之外則民生不能無貧貧不能無鬻要知封建不立畿甸不分井田之制未可復也以天下之廣而欲制纖悉之末於廟堂之上雖堯舜不能則其制度之失君子無泛議於其末而移咎於其後

租庸調上 通論周漢唐稅賦

周家有夫稅有家稅夫稅者田畝之稅家稅者車徒徭役之所自出也蓋司馬法百井之成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十爲成三分去一爲周禮六十四井之

甸甸主於田而夫稅出焉成通於家而家稅在焉（司馬法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百萬井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兵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夫夫稅者漢所謂稅而家稅者漢所謂賦也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記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賦以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然則二者之分其猶古意哉然漢租十五取一或三十而一賦有二有口賦有更賦口賦人百二十爲一算更賦者正卒之更以月代邊戍之更以三日代而不行者月爲錢二千日爲錢百（見漢租賦注）王

莽以爲漢租雖輕而賦爲重固莽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十而稅五也其言亦不爲無據也雖唐爲租庸調之法亦有所取焉租出於田田百畝爲粟二石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二斛謂之租調出於家爲絹二匹綿三兩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麻三斤志歲輸絹二匹云云非蠶鄉輸銀十四兩謂之調庸出於身爲役歲二十日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志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也大率唐所謂租猶周漢之夫稅其所謂庸調猶漢之賦而周之家租歟雖其輕重之端或彼或此

之不同要亦不出夫家二端通而言之亦不甚相遠也蓋漢算輕更重唐庸輕而調重而其爲租則漢唐視周皆爲輕不及什一也夫民之有常產以受田爲本故聖人制法取以什一而謂之中正漢與唐輕租而重賦漢租二十而一唐百二焉豈不過輕哉而漢賦以錢唐庸調以布帛變而爲兩稅迺始以錢而百姓弊苦楊炎傳德宗時以炎爲相言於帝曰先朝權制以中人領財賦請悉出以歸有司帝從之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邊戍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開邊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課免於上賦增于下是以天下蕩爲浮人鄉居地著百不

四五炎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凡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帝善之使喻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陸宣公以爲錢賦非古也**食貨志宣公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二曰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夫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爲也錢貨官所爲也人所爲者租稅取焉官所爲者賦斂捨焉國家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今兩稅効算緡之末法估資產爲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云云此供多人力不給也**抑嘗考其故計口率錢實自漢始良由其時以錢爲俸故不得不以錢爲賦夫王莽始以爲非而用周官夫布之說**漢食貨志莽詔周官稅凡民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

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布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若冗作縣官**則賦之用布帛甯不開端於是迺知法有便民亦未可以入廢也夫唐未嘗不以錢為俸**食貨志太宗十八年給京官職田後以天下租脚為京官俸料其後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尋專以稅錢給之歲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緡一品月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以下降殺有差**而不以錢為賦是以有任子納貨納貲之目有令使捉錢之弊**正觀十五年復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論之太宗遂罷**言復古於後世求其純而不雜豈不難哉**

租庸調下

太宗賦輕于古而役重正可相權

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此三征者卽唐之所謂租庸調也租以粟調以布帛庸以役豈非所謂用其三者乎由孟子言之不祥孰甚焉而唐以爲良法且稱盛治何哉曰彼以三用之而其實不及其一豈不可哉且田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之收平歲出米五十餘斛食貨志田以肥瘠高下豐耗爲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五十餘斛之米約當粟百二十石而租粟止於二石是一百二十而一也而爲庸爲調又視田之登耗爲之蠲免食貨

志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租以斂獲早晚爲差調庸輸以八月此其厚於民三代之所不如也然則太宗所爲取於民合是三者而其輕不及什一有十數倍之損豈孟子所謂貊道耶告子下然則執孟子之說以議唐制亦有過輕之論而已矣唐人稱租庸調之便如陸贄詳於奏議宣公奏議六條其一日國家賦役之法日租日庸日調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一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自更兩稅耗竭編氓日月滋甚其二日國家著令歲出穀云云見上注如杜甫白居易形容於歌詠者不少杜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庫

俱豐實云云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値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白國家定兩稅本意在優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役役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匹繰絲未滿斤里正迫我納不許暫逡巡云云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獨李翶平賦書其說乃不然謂百畝之田取粟千石其田閒植以桑爲畝百可爲桑五十功取帛五匹然則百畝之收粟加其十之八帛加其五之三謂是合於古者什一之制翶序云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商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翶是以取可行當世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有能行之者云云翶之說于古爲合於時爲輕於太宗爲重豈其傷時重斂以爲正觀之法不可驟復

姑從中而爲之制耶抑其意於太宗自有不合猶孟子所謂輕於什一而不足取耶夫太宗之法於田制爲近古而厚於民豈其可非者耶且夫言稅法於漢唐之後豈宜以輕爲譏哉何者彼其所以取之有在田賦之外者漢以更賦爲民病則輕租未足以償之爾唐之力役歲以二十爲率是七倍於古矣周禮先王用民歲不過三日餘見上其爲法以丁身爲本按開元詔文有戶高丁多父母在而別籍異居者志二十六年詔民三歲以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二十以下爲中又以民間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迺詔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迹其故

豈不由丁口增多給田以有限而庸役有加所以致之與唐人之苦於力役又非一端當太宗時猶不能免焉周疏言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弟至道路相望雖加恩詔而營繕不休有司徒行文書曾無實事本傳正觀十一年上疏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畧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蓋今營爲頗多不急之務故也是又奚啻七倍於古哉則其租輕也亦未足以償之而已嗚呼言稅法於漢唐而以孟子爲準以輕爲譏果不可也

漢唐事箋後集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漢唐事箋後集卷七

進士　盱黎　朱禮　德嘉　著

唐

府兵上　始時優而榮後世勞而辱所以敗壞

唐制人授田百畝所謂府兵者歲不過兔租稅二石調絹二匹綿三兩庸絹一匹有半而其服役於公家終歲不得息又備其弓矢器用馱馬鍋幕米麥之屬輸於官以待征發　兵志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王人具

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胄兵器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出而給之其番上宿衞者唯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二十爲兵六十而免　然則爲兵者何樂乎是當其時蓋有願而不可得者此何故也夫人必有所甚苦而後有所甚樂唐人所苦者征戍者爾而其樂夫府兵者何也按唐制三衞以月番上　兵志凡當宿衞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宿衞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皆大臣公卿子弟爲之蓋起家之良選也又按兵志元宗時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衞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

納資隸軍志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由此知唐世宿衛皆優選也正觀五年皇太子將冠有司請追兵以備儀仗太宗曰今東作方興妨農事宜改用十月通鑑五年有司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日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則當時之優恤府兵也如此夫良家子避征戍至於納資隸軍則其征伐之重常人之所困苦不言可知也爲府兵之優而爲宿衛之榮如此則當此之時其願趨之者固其宜也然當太宗時魏徵上

疏已有正兵番上復別驅任之諫本傳十漸云正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竝就關外扶老攜幼往來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卒番上復別驅任市物襁屬於道遞子皆望於逃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之漸也則太宗雖勤勤於撫恤而一人耳目有所不逮兵之隸役固已繁矣太宗時尚爾況其後乎先天之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見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則民不樂爲兵久矣始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侍衛天子其後

衞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於相辱罵必曰侍官則宿衞之榮反以爲辱矣朝廷之事拜徙如流而折衝將積歲不得遷士人又恥爲之流外雖鄙不數年給祿廩而三衞非權勢子弟輒退番兵志自張說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衞歲番明年更號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故兵不願爲兵將不願爲將宿衞不願爲宿衞而太宗之法盡廢夫府兵之成難矣而壞如是其遽耶夫府兵法依於田制而太宗之爲是制蓋三代之所不能爲也惟太宗能

任之使太宗之後常有若太宗可保其勿壞矣

府兵下 觀府兵則知養兵重困并講其說

按陸贄傳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 奏議論關中事宜狀太宗既定大業列置諸將府以隸衛所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足以敵關中之半此居重馭輕之志也 兵志云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一 兵志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有上中下三等 又按杜牧云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萬人 文粹原十六衛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二十員署守分部更侍禁省正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四十七以儲兵伍上府不越一千二百

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三者之說皆不同今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數計之僅與杜牧同其說當可據也凡府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兵志本文若但以中爲率每府千人亦不止四十萬則是下府爲多也贊云關中五百廼其十道總數之大凡似太相遠豈其意併所謂軍鎮守捉之類而統以府計耶抑其始欲戒德宗以居重馭輕之意不區區於其數之合耶當唐盛時天下戶口八百餘萬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而府兵四十萬

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凡民之租調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為兵是以國富民裕亦不失其兵強也田制既壞府兵亦廢而唐常有養兵之困孫樵云率中戶五供給一兵宿兵百萬必五百萬戶然後能當之文粹復佛寺奏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府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始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仰食於平民歲度有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正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盛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以五百萬給天下兵而又以給羣髡國家萬故陛下孰與足哉使唐常有五百萬戶盡以給兵其他用度又將安取況其數

有不及者耶見戶口注王彥威言元和閒兵數凡八十餘萬長慶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資一兵本傳文宗時爲戶部侍郎言至德迄元和天下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八十餘萬長慶籍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戶資一兵今舉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仰給焉自留州送使外餘四十萬皆仰給度支因爲供軍圖上之是其爲不足也已居其五之二況又有他經費則民與國安得不俱貧耶所以鐵鹽和糴食貨志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隷度支隨月督課乾元元年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徭役盜鬻者論以法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

每商人未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貴始也鹽利歲四千萬緡至大歷末六千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糧百官俸祿皆仰給焉又正觀開元後緣邊數十州戍重兵者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

鑄錢括田 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鐵葉皮紙皆以為錢武德四年鑄開元錢廣德開吐番迫近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及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歷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受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曰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以上名地頭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則不與焉

榷利借商 志自朱泚王武俊田悅之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迺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

令約罷兵償之搜督峻急民有不勝其冤長安中爲罷市**進奉獻助**志朱泚既平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節度使韋皐有日進觀察李兼有月進諸使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時又有進奉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觀察使宣州判官嚴綬傾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裴延齡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順宗即位罷之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榷利其後度支鹽鐵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又志首云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括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靡所不至其稍知國體者於是有減兵之說屯田之說**食貨志唐開軍府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兵總九百九十二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泝

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疏奏不報元和中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絶和糴欺隱憲宗稱善迺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二歲大熟至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靈武邠寧節度使畢諴亦募士開營田邠寧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卒不見其裕而徒有傷今思古之嘆

夫府兵之法行縣官歲度八百萬之賦入皆不爲兵費及府兵之法壞盡天下之戶調猶不足以給兵安得不思太宗之初制而爲之遠想切嘆也哉然嘗論太宗之法惟太宗能行之其所以處府兵之條目蓋已繁矣既耕且戰食貨志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以地良薄與歲豐凶爲上下取中熟爲率歲以仲春籍來歲頃

畝州府之遠近上而番上又以隸他役而其置府又當兵部度便宜遣之

絶遠闗內有府二百七十四按地理志闗內道數蓋已遠及朔方

邊陲之地況其餘隸他道者其隔遠又何如旣繁且遠

守之武后時兵當番上者以貧不能致則其遠故敗吾

法也必欲遠近一制莫若行之以易吳陸凱云先帝戰

士不及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謂孫權時然也孫

樵又云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

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樵之言與凱相似非府

兵舊法也夫以百畝之田致一勝兵縱之三時閱之冬

月它役不及唯以備倉卒田在則兵在不問其鸞與不鸞如此其可以久行乎

內外兵 唐與似周唐亡似漢內更省焉

漢之兵制與三代異唐之兵制與三代畧同成周之制鄉遂二百里之內而天子十二軍備焉周禮兵藏於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遂亦如之萬二千五百家爲軍故六鄉六遂成十二軍蓋常有十五萬眾隱於民伍之閒六鄉六遂之數天下變鄉遂不足取之都鄙都鄙不足迺取之邦國是其兵在內也啓征有扈但召六卿誓之是未嘗輕用侯國之人也今漢京師置兵絕寡一旦

有急則以虎符召發外郡是其制不與三代同也惟唐制六百所而在關內殆半關內府幾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地理京兆有府百三十此爲得若重馭輕之勢又以無事而耕有事而戰是與三代畧同也然唐之初制雖同三代而與漢異一再傳後府兵內劃邊兵外作伐叛討逆多倚鎭兵此與漢之調發郡國何以異哉而其京師乃始招募勇士以衞左右謂之禁軍兵志夫所謂天子禁軍南北衙是也南衙諸衞軍是也北衙禁兵是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衞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正觀初太宗擇善射者共

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者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置左右屯於元武門領以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二等以上試弓馬翹關善射闊壯者爲之與南北軍又無以異是知唐兵一變適與漢畧同然漢用郡國兵而無方鎮之變制南北軍而無監兵之禍而唐所謂方鎮之變大者舉兵內向小者擁兵專制乍撲乍興殆無甯日而所謂監軍之禍又有不可言者兵志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領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觀軍容使自此始爲定策國老門生天子楊復恭傳李茂貞劾復恭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改名復恭逆狀明白遂擅與行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詔從之景福元年摟其城以子繼密守興元以茂貞爲興元帥復恭誅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吾

披荊榛立天子既得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其不臣類此此何等語耶然則唐之兵初與三代畧同與漢絶異而變也與漢畧同而其官嬰禍亂又與漢異嗚呼其始制同乎三代而不肯下同乎漢其變也同乎漢而又不得同其治而其亡皆以外兵致則漢與唐之所同也蓋何進召董卓董卓至而漢亡通鑑靈帝六年帝崩皇子辯即位年十四何太后臨朝宦官蹇碩欲誅大將軍何進中軍校尉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城進然之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初靈帝拜卓爲并州牧時卓爲破敵將軍討先零卓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即就道上書請收張讓以清奸穢太后不從進入白讓與段珪因詐太后詔斬進

袁紹聞進被害引兵及何苗等捕趙忠等諸宦官皆殺之凡二千餘人讓等迫逐將軍與陳留王出國門讓等投河而死卓聞帝在北迎之遂脅太后廢帝立陳留王協爲帝卓進拜司空自被徵命登台司凡三十九月獻帝即位袁紹曹操並引兵起

崔垂休召朱全忠全忠至而唐亡

通鑑昭紀

上素疾宦官專權崔允日與上謀去之時朱全忠爲宣武軍節度使允知謀泄事急遣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近車駕全忠得書十月大舉兵發大梁三年崔允又奏宦官蠹害朝政王室衰亂禍終不已請悉罷内諸司事務盡爲省事諸道監軍俱召還是日全忠驅兵以除絶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人於内侍省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全忠遂修大梁府舍爲宮闕

異世同馳如出一轍其釁內難皆以閹寺其速之亡皆以外兵故方鎮之禍萌於漢末熾於唐中季而熄於宋朝其制度不與三代同

而與治同道有志於斯世者可攷焉八事筆談唐制方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之使今宋節度之名職歸總管司觀察使歸安撫司處置使歸經畧司其節度觀察兩按幷支掌推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又蔡龍圖官制舊典宋朝開國首革五季方鎮之患召諸鎮命於京師大邸以留之分命功臣出守諸郡乃設知州通判各當一郡以統諸縣逐州置營招兵大郡十數指揮中郡六七小郡不下三五每指揮率以四五百人爲額軍儲餉給責在運司其統制軍馬乃隸守倅餉饋犒勞平時各得歡心一旦有警使之犯難可忘其死此人知守貳爲千里之主也

禁兵宦者得兵權禍不可救

漢唐制度不同而寵任宦官則同寵任宦官雖同而所以任之亦異漢以宦官典中書之選是政權歸之爾唐

以宦官典禁衛之兵宦官傳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官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官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才則養以爲子巨藩強鎭則爭出其門小人之情猜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其昵英主禍生於忽元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哀哉則兵權歸之矣政權歸則賢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兵權歸則變生肘腋而亂在宮禁故漢之亂易制唐之亂難圖夫政權必有所假其寵固然後其權專使人主一旦反悟則變亂爲治反掌閒爾故曰易制若夫兵權在掌握雖使人主覺悟欲謀去而不可得蓋至於長吁引恨而已文宗是

也通鑑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朕可方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曰朕豈敢比堯舜之主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爾墀驚曰彼亡國主豈可比聖上曰赧獻受制於强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故曰難圖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掃除使子孫常守是制又豈至受制於家奴哉**宦者傳唐制內侍省官有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燄動四方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肅代庸弱倚

爲捍衛故輔國以侑父顯元振以援立舊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夫所謂禁軍者東謂南北衛兵也南衛諸衛也北衛禁軍也然按漢南北軍制當其增盛數不過萬東漢百官志光祿勳有衛士八十一人虎賁中郎將注虎賁千五百人羽林中郎將注羽林郎百二十八人安帝紀注羽林左騎八百人右騎九百人三署郎注無員官表云諸郎多至千人總計四千三百九十九人衛尉注衛士六十人南宮衛士五百三十七北宮衛士四百七十二計一千零六十九人右都候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衛士三百八十三人宮掖七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百二十人蒼龍四十人元武北屯各三十八人朱雀百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一十七人總計一千三百五十六人北軍五校尉所領騎士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長水領七百三十六人中尉緹騎五百二十人總計四千五百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考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北約必無重兵既十

（二門止領一校恐多不過十人大計京師兵僅萬餘）而唐十六衛外統六百府其在京師者百三十少亦不下萬餘而奚不足以備南北軍之數哉且漢衛藩護南軍也金吾徼北軍也今十六衛有金吾將軍掌宮中之巡警（官志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草之宜師田則執左右營之禁大功役則與御史巡行）是北軍已寓其間矣則以禁兵爲北軍以列諸衛豈太宗初制哉觀其始以義兵起太宗已定天下悉罷遣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從禁軍者本爲立制非爲制而置兵也其後謂之左右龍武神武及神策而總之曰北衛者

皆非太原之舊也 兵志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初太宗擇善射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武后改曰千騎睿宗又改曰萬騎分左右營元宗之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以左右羽林軍及飛騎缺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何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巡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其議 大抵唐之諸衛本備南北軍制而其元從禁軍猶官制之有員外置耳非爲常制

也自元宗西幸禁軍廢秏殆盡兵志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纔千人肅宗起靈武兵中不滿百後稍復調補而所謂神策軍迺自外來志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祿山反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以伯玉為節度使同郭英乂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英乂以入為僕射遂統於觀軍容使魚朝恩至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州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使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歷四年乃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又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

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兵多鬬死者建中四年召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殽切豪富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與之官五品神策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敢出帝遂出奔　適當府兵再壞之餘足以承其三變之數爾蓋府衛法壞變爲射騎射騎又壞變爲禁兵跡所以重追尋古初迺謂衛兵爲南衙而以禁兵爲北衙以備漢制既以中人主之故北衙之勢常橫

志自肅宗以後北軍增至威武長興等軍名數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淩暴民閒苦之德宗幸梁還以神策軍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

三輔人假庇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爲之斂屈**唐賢無能爲謀者蕭復常爲德宗言之而不見聽**本傳復常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止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勿使參領帝不聽**柳抗嘗因疏程元振及之而不能用**本傳廣德初吐蕃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抗上疏曰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志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升月長以成大禍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帝乃下詔削元振官爵**如白居易李鄘但言不當位大帥**白居易傳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任將帥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佐之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

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行營節度即承璀爲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帝不聽又吐突承璀傳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爲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於是諫官李鄘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帝從中於是更爲招討宣慰使**如王源中高元裕但言其勢重南衙爾**元裕傳敬宗視朝不時稍稍事決禁中宦官放恣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悟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其欲謀奪其權者迺皆小人也王叔文崔昌遐是也**王叔文傳遷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王伾爲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軍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爲西北諸鎮行

營兵馬傳泰爲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主
官人始悟奪其權怒曰吾屬必死其手迺諭諸鎮毋以
兵屬人希朗等到奉
天諸將不至乃還　夫以小人制小人不幸而不集其
禍小幸而遂焉禍未可量也要知宦官得志人所難言
而其付之以兵權也其初易圖人主迷不自覺及其既
覺又且熟視無如之何必與之俱亡而後已可不戒哉

漢唐事箋後集卷七

譚瑩玉生覆校

漢唐事箋後集卷八

進士　盱黎　朱禮　德嘉　著

唐

邊防

防之不密其禍必至莫若假郡守權

天下有道遠人來格邊防之計三代無有也吾嘗學詩矣以爲是始於周宣之時葢是時北有玁狁南有荊楚東有淮徐宣王嘗遣將勵兵以次底定已而又選其賢臣而爲之鎭守故式是南邦則以申伯嵩高詩城彼東方則以仲山甫烝民詩奄受北國則有韓侯韓奕詩此皆元老

大臣朝廷所倚重者而委之以外屏以鎭三隅是其爲謀甚重而且悉而驪山之禍乃更自西作焉（幽王事）夫四隅而防其三而其變也果出於不備之方則天下之患其不可深防也如此漢之世北敵爲患特甚而武帝竭其力於西南邊與西域其勞費尤甚自是中外交衰而漢亦以耗匱若夫唐世邊境之患莫吐蕃若蓋嘗一陷長安而代宗爲之出陝（吐蕃傳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城渭等州明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涇州降刺史高暉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渾黨項兵二十萬畧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盩厔西破之代宗幸陝

子儀退商州高暉導之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置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遁棲山谷亂兵因相攘鈔道路梗塞　此其不及周禍一閒耳當太宗之初其爲之防至矣天下十道分置都督而隴右一道迺居其八地理志秦渭京西四州中州都督府鄯臨洮瓜四州下都督府　天寶之初易爲節度而隴右節度之兵凡七萬五千又附以劍南節度三萬九百人通鑑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隴右節度備禁吐蕃統十軍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六軍屯益翼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　則其爲西北之備豈不極至彼吐蕃雖强亦何能爲哉未幾河北難作兵皆東徙由是吐蕃乘虛内侵不數年

開隴右數十州相繼陷沒地理志自祿山之亂河北暨
沒於吐蕃寶應元年又陷秦渭臨洮廣德元年復陷河
蘭岷廓正元三年吐蕃攻沙陀回紇北庭安西無援遂
陷隴右州
縣盡矣終唐之世受其侵侮而不能止此豈不知預
爲之防而忽至此哉其邊之計與周異而變難之作與
周同是可嘆也已夫唐之郡守旣已侵削無權而鎭兵
他徙則敵人乘虛而東如涉無人之境是亦何足怪哉
吁唐之禍極矣內有宦官之悔外有方鎭之逼又其外
有寇敵之擾蓋其自治之策旣失而其制度又皆隳壞
是以前代之禍或彼有此亡而唐備嘗之夫唐制度皆

古遺制也及其壞而生變則曾二漢之不如今若一切爲古制度張本自當封建始封建復如漢初郡守稍假以權亦可矣柳宗元之論曰漢無叛郡唐無叛州封建論自昔未有叛守而何必曰求削弱之又多爲之制以致外寇而產內難哉

戶口

戶口之耗由戰傷隱匿之弊

自昔未有不以戶口之登耗爲當世之盛衰惟唐初戶口之盛反不如隋唐地理志隋滅陳天下始合爲一改州爲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統治爲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卅六開元二十八年戶部帳凡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後

百餘年迺得比之而終不如漢永甯之盛漢永甯二年戶千六百十七萬九千九百六十漢地理志隋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興至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蓋嘗論其所以登秏之端不過有二一曰戰伐死傷二曰版籍隱匿此二者秏之端也其一則可傷而其一不論可也一曰平安無事二曰編括有紀此二者登之端也其一則可喜而其一亦不論可也夫以唐高祖太宗之盛豈不過於隋而戶口之數反不及之豈有他哉蓋自晉之東中原版蕩離而

爲南北者二百餘年其閒互相侵伐大戰不過數四而其國之亡多出傳禪至於合之於隋非一朝夕之積而無鄉者拏爭紛奪百戰不休之苦與唐漢初興其勢自異此其所以盛者一也又其時人多避役依於豪室高頻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通鑑時民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山東乘北齊之弊政戶口租調姦偽猶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折籍以防欺隱于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熲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爲輸籍法徧下諸州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諸州調物每歲輸長安者相屬不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夫人知爲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爲編甿奉公上遒蒙輕減

之租悉庶懷惠人俗康阜此其所以盛者二也太宗之興環區城內皆有盜藪內劃外除十死八九其耗一也安集之始事尙闊疏隱冒之弊理容有之宇文融一旦根括至八十餘萬（食貨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然是時天下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擅田逃戶自占者以攝御史分行括實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口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終歲籍錢數百萬緡）是亦其積使然此其耗二也蓋其死七十之八九而其隱匿居百之一二由此言之又何怪戶口之不如隋哉人君承凋廢之後要以極力撫摩蹻之富貴而戶口之登耗不足以爲政治優劣

而隋戶口之盛蘇氏嘗以策進士請以是對由

役

里正爲古人所重自唐來何輕之極

自漢至唐天下困於役久矣所謂役者征戍是也非今之所謂役唐歲役每歲不過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二尺是爲一匹有半爾果如是亦何不便於役哉而唐睿宗爲左右龍武軍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皆納資以隸軍則其苦於征役至于如此豈其二十日之役與夫一匹有半之絹爲足較其利害哉則唐征戍役爲重而爲里正者旣免其役而實制其權故杜甫詩云去時里正

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蓋沒齒於邊戍而里正科之往爾嘗攷歷代之制自成周比閭之長周制五比為閭閭有長曰閭師以中士二人為之至漢而有亭長有三老嗇夫游徼皆有秩食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一鄉戶五千則署鄉小者置縣嗇夫一人主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定其差品三老掌教化游徼掌巡徼亭長禁賊注皆斗食風俗通云國家制度大率十里一鄉至後魏而創三長之制皆復徭役三載無愆則陟用之通鑑齊武紀永明四年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隱冒三十五家始為一戶內祕書李沖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復二夫黨長復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書奏詔百官議鄭羲等皆以為不可文明太后悅之二月初于是乃立三長

至隋爲州縣鄉官皆吏部除授隋百官志舊周齊州郡縣職自周郡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自調俾共理時事至是不知時事直爲之鄉官別置品官吏皆吏部除授每歲課殿最刺史縣令三年一遷後并罷州縣鄉官又至唐而爲里正方正皆選勳官六品白丁清幹者與耆年平謹者爲之通典唐百戶爲里里置正一人五百爲鄉鄉置鄉老一人以耆老平謹者充補之亦曰父老又鄉黨老在邑居者爲方正諸里正縣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幹者充之其次爲方正並免其課役至太極元年年九十以上者版授下州刺史朱衣象笏其次授州司馬縣令丞爲差通典先天六年初令老人九十以下版授下州刺史朱衣象笏八十以上版授州司馬綠衣木笏天寶元年詔父老六十版授本縣丞七十以上授縣令斯爲過矣物極則返自是而後其

選浸輕焉睿宗時韓琬言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方正每一員闕擬者輒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本傳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書云云往選司從容有禮如今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以校存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積粟相誇今匿貲示羸以相尚往則朝獻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合宗逃亡往倉儲盈羨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成游人云云書入不報又通典景雲二年上書云云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然則里正之為差役其始于是乎琬之言與學生為對其時猶未輕也嗟夫自三代至唐幾三千年而歷代重之猶一日自景雲接于宋朝二百餘年爾宜謂之保正者其僇辱與

僕卒等吁何以傳之未久而變之如是之亟耶且今世幸而無徭戍之役而所謂差役者乃歸之保正是前世所貴重者而辱之爲役無能講求其故何哉誠不能如古而使爲之役其僇辱之等不亦可乎

東南財賦詳攷增賦數目次第因裒劉安

自天寶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仰給全在東南東南之賦安得不重抑嘗切疑其重賦之始當在肅代之際然大歷中獨孤及爲舒州元結爲道州率戶歲不過取十千而止且如李翱平賦之說粟十石帛五匹爲授田

百畝之常賦此豈十千所能辦倘有他租入通率計之當猶儉於什一是亦未有重賦也按唐制舒州戶數三萬有畸（志舒州三萬五千三百五十三口十八萬有畸）獨孤及與處士楊貢言其戶數與志相當而云稅數三千萬貫是戶以十千爲率猶不及也惟道州戶籍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一（地理志序）而元結表云舊有四萬被賊以來不滿四千而歲供上都錢一十三萬二千六百貫係配率之數乞行蠲免朝廷從之所謂率之數其州曾被西原賊破之餘籍存而戶亡者言耳而以四千見存之戶取其四萬籍有更是

戶以十千爲率也自大歷至建中蓋二十年而楊炎作兩稅法按比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歲斂錢得二千五十餘萬緡以供外九百八十餘萬緡以供京師見食貨志即以戶率亦不及十千之數而論者以墾田最多之年爲率食貨志陸宣公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畧有六其一曰陛下初卽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illegible]郡邑驗簿書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爲二稅之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爲立常規也豈其欺楊炎哉自是二十餘年至于元和而東南之賦始重李吉甫上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除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

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二百四十四萬戶 通鑑憲宗紀元和二年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王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如上云云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當時戶口耗減如此而李絳言於憲宗曰今東南大縣歲賦二十萬緡二十萬緡之賦已增道州正額三分之一 此其增重可知矣蓋自是求其及於什一之中而不可得此李翱之書所以作也自是而後至於咸通又加甚焉故陸龜蒙此言殆發于咸通間

也故元和憲宗視大歷建中德宗而重咸通懿宗視元和而又重向使太宗之初已取其盈則其變故於餘重之又重豈待唐末年而後甚哉坐大歷之際軍旅數興戶口減耗而賦得無增者史稱劉晏之功誠不可掩矣鹽法在元和第羈縻而已劉晏事見府兵注志云自興兵河北鹽法羈縻而已皇甫鎛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至穆宗時張叔平議榷弊請糶鹽可以富國韋處厚韓愈詰以爲不可於此既無所利則民賦必有所增雖裴度李絳爲相而不能止度傳度封晉國公復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得幸俄宰相三上書以爲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卒爲程异所構又絳傳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李錡誅憲宗輦取其貲絳諫願賜本道代貧民租稅制可又言方鎮進獻等

事憲宗曰疾風知勁草卿當知之矣進中書舍人然則如劉晏者豈可少哉

漢唐事箋後集卷八

譚瑩玉生覆校

西域釋地一卷娴文祁鶴臯先生謫戍時所著書之一也天山南北疆域山川條分件繫攷古證今簡而核矣至喀什噶爾烏什庫車之譯名與欽定新疆識略不同者先生成書在丁卯戊辰閒傳聞異詞早登簡札非誤也巴顏喀喇山之即古崑崙也欽定河源紀略有定論矣先生以非所親厯略之而於葱嶺之南北兩支星宿海之潛源重發則縷擘焉昔人爲輿地之學者每云目驗得之先生亦猶是義爾頃者淳父侍郎寫定遺書先以此本開彫屬瀛爲釐訂體例

因綴數言弁諸册首
道光十有六年八月初吉婣愚姪張瀛暹拜敘

西域釋地

前史官壽陽祁韻士鶴皋輯

古之西域今爲新疆伊犂其總滙之區也出嘉峪關由安西州西行千五百一十里至哈密爲新疆門戸天山自西來横亘其間南北兩路從兹而分自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邐西南行千三百里至土魯番又八百七十里至喀喇沙爾又九百五十里至庫車又七百三十里至阿克蘇其西北二百里至烏什西南千三百五十五里至葉爾羌其東南七百七十里至和闐西二百九十里

至英吉沙爾又西北二百一十里至喀什噶爾而極是為南路自哈密踰天山之北迤邐西北行三百二十五里至巴里坤又七百二十里至古城又四百五十里至烏魯木齊又八百三十里至庫爾喀喇烏蘇其北七百六十里至塔爾巴哈台西一千九十里至伊犂而極是為北路攷漢書西域傳所載南道北道皆在天山迤南今之所謂南北路乃合天山迤北而中分之兩路雖分皆稱新疆總屬於伊犂東西相距凡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周圍二萬餘里東界安西州東北界阿拉善及

喀爾喀北界科布多西北界哈薩克西南界布魯特及霍罕安集延南界西藏東南界青海此全境之大略也先是北路之地爲準噶爾所據南路之地爲回部所據國初哈密即內屬土魯番亦奉表貢餘部尚未臣服準噶爾有渾台吉噶爾丹者其先本元之臣僕稱衞拉特即今額魯特其部有四曰綽羅斯是爲準噶爾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後以輝特代之準噶爾世爲四衞拉特部長傳至噶爾丹恃其強虐鄰部擾及喀爾喀康熙三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親臨朔漠授大將軍費揚古方略大破之
於昭莫多噶爾丹走死其姪策妄阿喇布坦懼獻噶爾
丹尸及女鍾濟海班師還策妄阿喇布坦既代噶爾丹
爲渾台吉漸驕橫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我軍擊走之策
妄阿喇布坦死子噶爾丹策凌嗣性尤狡每伺侵喀爾
喀雍正十年額駙超勇親王策稜奉
命率軍進討大敗之於額爾德尼昭以其乞和乃罷兵
當其時準噶爾據有天山南北地逼役諸回供貢賦取
給號富强我軍畱屯巴里坤及土魯番屢有偏師告捷

然未及掃穴犂庭也旣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殘暴庶兄喇嘛達爾札篡之其族達瓦齊又篡喇嘛達爾札而自立酗虐滋甚所屬不堪命內亂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率衆內附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亦降具言準噶爾將亾狀進乞進兵爲嚮導甚力高宗純皇帝以降衆日集錯處喀爾喀邊境非久計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安集之且準噶爾人民陷水火宜拯乃定議出師時乾隆十有九年也明年將軍班第等統師進勦所過簞食壺漿迎師恐後師以二月啓行五月

直抵其幕庭卽今伊犂也達瓦齊敗遁旋就擒準噶爾平回部諸城聞之相率乞降未幾阿睦爾撒納以覬爲渾台吉弗遂煽衆宰桑喇嘛等作亂師再進二十二年伊犂始定初回酋有大小和卓木兄弟二人兄曰布喇呢敦弟曰霍集占世居葉爾羌自其父瑪哈墨特爲準噶爾所忌誘執之禁諸阿巴噶斯瑪哈墨特死二子仍被禁有年伊犂既平釋令還故土不意其糾衆叛諸回應之大軍還擊霍集占兄弟抗拒繼乃克庫車徇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破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城以次降賊

窮蹙西遁布喇呢敦死于道霍集占竄巴達克山部為其汗素勒坦沙所戮以尸獻二十四年回部平葢自興師以來前後凡五載叛黨悉就殲滅南北兩路肅清新疆底定皆賴

宸謨廣運

廟算丕昭闢從來未闢之土竟

兩朝未竟之緒

聖德神功超越千古爰是築城堡畫疆圻開兵屯設將軍及都統叅贊辦事領隊各大臣鎮撫其地安輯其民

制度大備與內地郡縣無異實千古所未有也攷歷代史所稱中國號令班於西域者莫如漢唐都護校尉兼置都督節度遞設紀載綦詳矣由今攷之三十六國叛服靡常安西四鎮興革屢易大抵羈縻勿絕非能式廓版圖元代起自和林削平西北幅員最廣然角端之見印度海水之淺欽察史臣夸大之詞祇述兵威所極雖云達嚕噶齊設官監治于久遠奠定之謀未審焉孰若

我

國家建不拔之基規模宏遠若此允宜垂諸方冊昭示

來茲者省矣謹就新疆全境分敘地理四至著于篇
伊犂　漢及北魏爲烏孫國唐爲西突厥明稱瓦剌
即衞拉特之訛後改號準噶爾乾隆二十年準噶
爾滅定今名蓋取唐書伊麗水而名之其地爲北
路極邊至京師萬七百餘里至嘉峪關五千二百
餘里東距庫爾喀喇烏蘇千餘里又東距烏魯木
齊千九百餘里東北距塔爾巴哈台千五百餘里
南皆大山距阿克蘇千餘里通烏什及庫車東南
通喀喇沙爾爲土爾扈特游牧西與北卡倫外皆

哈薩克游牧西南卡倫外爲布魯特游牧通喀什

噶爾

塔爾巴哈台　舊爲準噶爾北境本爲楚呼楚後定今名至京師萬三百餘里至嘉峪關五千餘里東南距庫爾喀喇烏蘇七百餘里東阻大山及戈壁西南距伊犁千五百餘里東北距科布多二十四站西與北卡倫外皆哈薩克游牧

庫爾喀喇烏蘇　亦準噶爾故地後定今名至京師九千五百餘里至嘉峪關三千八百餘里東距烏

魯木齊八百餘里西距伊犁千餘里南阻大山西北距塔爾巴哈台七百餘里

烏魯木齊　漢車師後王庭地唐初置庭州於此後改北庭都護府設後庭縣元爲回鶻五城本準噶爾東境後定今名至京師八千六百餘里由土魯番軍台至嘉峪關三千三百餘里由巴里坤營汎至嘉峪關二千八百餘里東北距古城四百餘里又東距巴里坤千一百餘里西距庫爾喀喇烏蘇八百餘里東北通科布多西北通塔爾巴哈台南

阻大山距喀喇沙爾千三百餘里距土魯番五百里

古城 唐北庭都護府所領之地其時金滿輪台蒲類海西四縣皆隸北庭都護此爲何縣所遺之城不可攷祇以古城名之至京師八千一百餘里至嘉峪關二千五百餘里東距巴里坤七百餘里南阻大山西距烏魯木齊四百餘里北界科布多

巴里坤 漢蒲類國地本名巴爾庫勒譯曰巴里坤至京師七千五百餘里至嘉峪關千八百餘里至南

近天山距哈密三百餘里西距古城七百餘里東北通阿拉善及喀爾喀游牧

喀什噶爾　漢疏勒國唐置疏勒都督府於此其地爲南路極邊喀什譯言初噶爾創也以初創此地故名又稱哈什哈爾譯義同至京師萬一千九百餘里至嘉峪關七千二百餘里東南距英吉沙爾二百餘里又東距葉爾羌五百餘里西南卡倫外通巴達克山諸部西北卡倫外皆布魯特游牧通霍罕安集延諸部東北卡倫外亦布魯特游牧通

伊犂別有徑名樹窩子通烏什僅七百餘里

英吉沙爾　漢依耐國地本名英阿雜爾又名英噶薩爾後定今名英吉謂新沙爾城也以新立此城名之至京師萬一千五百餘里至嘉峪關七千餘里東南距葉爾羌三百餘里西南卡倫外爲布魯特游牧通巴達克山諸部西北距喀什噶爾二百餘里

葉爾羌　漢莎車國地北魏爲渠莎國唐以後併入于闐本名葉爾奇木或稱葉爾欽後定今名葉爾

謂土宇奇木急呼爲羌廣大之謂言其土宇寬大也至京師萬三百餘里至嘉峪關六千五百餘里東由台路距阿克蘇千三百餘里東南距和闐七百餘里西南大山卽古葱嶺卡倫外爲布魯特游牧通巴達克山部東南有徑通西藏西北距喀什噶爾五百餘里北阻湖灘戈壁南卡倫外亦布魯特游牧

和闐　漢于闐國唐置于闐都督府於此回人謂漢人爲黑台和闐卽黑台之訛相傳漢任尚棄其衆

於此至京師萬五百餘里至嘉峪關六千六百餘里西南東三面皆大山西北距葉爾羌七百餘里東北距阿克蘇六百餘里又有徑通庫車所屬之沙雅爾僅五百餘里

烏什　漢及北魏爲尉頭國隋爲疏勒地唐置尉頭州宋仍稱疏勒元明爲巴什伯里卽別失八里準噶爾時名爲圖爾璊今名烏什烏什者猶言峯巒飛峻也至京師萬五百餘里至嘉峪關五千七百餘里西北南皆大山西北卡倫外爲布魯特游牧

有徑名樹窩子通喀什噶爾七百餘里北通伊犂

東南距阿克蘇二百里

阿克蘇　漢及北魏爲温宿國元明爲巴什伯里地

今名阿克蘇阿克謂白蘇卽水也河水色白故名

至京師萬三百餘里至嘉峪關五千五百餘里東

距所屬拜城四百五十里賽里木五百三十里又

東距庫車七百餘里由台路自南而西距葉爾羌

千三百餘里西北距烏什二百里北皆大山距伊

犂千餘里東北卡倫外通土爾扈特游牧

庫車　漢龜茲國唐置安西都護府於此庫車猶言衚衕其地爲達西南要路故名至京師九千五百餘里至嘉峪關四千七百餘里東北距喀喇沙爾九百餘里西距阿克蘇七百餘里西南由所屬之沙雅爾通和闐東南阻沮洳西北大山通伊犂

喀喇沙爾　漢焉耆國唐置焉耆都督府於此後改碎葉鎮宋爲西州回鶻本準噶爾牧場名哈爾沙喇後定今名喀喇言黑沙爾城也至京師八千六百餘里至嘉峪關三千八百餘里東北距土魯番

八百餘里東南阻戈壁及沮洳西南距所屬庫爾勒百六十里布古爾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距庫車九百餘里北有珠勒都斯爲土爾扈特和碩特游牧西北通伊犂

土魯番　漢車師前王庭地又名前部壁晉爲高昌郡北魏爲高昌國唐滅之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後徙都護於龜茲猶置都督府於此貞元中沒入吐蕃五代時爲回鶻所據宋未號輝和爾卽畏吾兒也元平之設畏吾都護太祖次子察哈

岱封于此明爲火州地嗣稱土魯番至京師七千七百餘里至嘉峪關一千七百餘里南距所屬闢展二百餘里又東北距哈密千三百里東南距所屬羅卜諾爾五百餘里西南距喀喇沙爾八百餘里北皆大山西西北距烏魯木齊五百里

哈密　漢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屯田於此晉屬敦煌郡北魏置伊吾郡唐爲西伊州尋改伊州置都督府後陷吐蕃五代時號胡盧磧元封族子瑚納舍利于此明建哈密衛今仍舊名其地爲南北兩

路分岐處至京師六千四百餘里東距安西州界五百餘里又東距嘉峪關千五百餘里南阻戈壁西南距土魯番千三百里北爲天山距巴里坤三百餘里自西而北有徑多戈壁名爲小南路通古城

以上疆域

昔人言天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所起卽水源所出顧崑崙究在何地其距中國道里遠近史冊所載言人人殊就今新疆之山攷之皆發脈于葱嶺起西南趨東北

蜿蜒內向袤延數千里亙南北兩路之中疑古所謂崑崙者與今葱嶺相近然自張騫鑿空史遷已有烏睹崑崙之說降及近代益無可攷茲不具論論其可據者大抵新疆境內諸山東以天山爲主西以葱嶺爲宗葱嶺者葉爾羌之西南大雪山回人呼爲塔爾塔什達巴罕者也山脈起葱嶺分爲二支其一南折而東越和闐通青海還抱安肅甘涼之境爲南祁連漢書所謂南山者是其一西折而北越喀什噶爾通伊犂烏什阿克蘇直趨土魯番哈密爲北祁連漢書所謂北山者是祁連卽

天字之切音山之陽為土魯番哈密山之陰為巴里坤其迤西諸山巍然高而大者以數百其最著者在北路則有伊犂之額琳哈畢爾罕塔爾巴哈台之楚呼楚烏魯木齊之博克達在南路則有喀什噶爾之玉斯圖阿爾圖什葉爾羌之密爾岱和闐之桑谷樹雅烏什之貢克魯克阿克蘇之穆蘇爾達巴罕喀喇沙爾之博爾圖達巴罕重巖疊嶂所在不一類多積雪俗概以雪山呼之雖隨地異名實蔥嶺一脈所分也就新疆之水言之南北兩路河流異趨與山之共為一脈者不同大抵南

路之水皆東流出自南北山中最著者若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葉爾羌之塔里木和闐之哈喇哈什玉隴哈什哈瑱圭塔克烏什之瑚什奇阿克蘇之渾巴什庫車之渭干喀喇沙爾之開都其下流皆東滙于土魯番之羅卜諾爾又南北山中積雪融化之水亦入之瀦淪渟蓄伏流地中即古所謂蒲昌海一名鹽澤也北路之水在伊犂者如伊犂薩瑪爾諸河多西流在塔爾巴哈台者如額爾齊斯諸河多東流在烏魯木齊者如瑪納斯諸河多北流或注諾爾或歸葦湖或伏沙磧以及雪融

會合之水不可勝紀語云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其說諒矣或疑史載西域山川多與今不合謂由元太祖平西域盡易前代地名以蒙古語于是皆不可攷不知名目雖更山水猶昔鄭樵云郡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設非撫有其疆域奚由詳攷其山川

國朝自戡定新疆以來南北兩路山水按之圖籍證所見聞莫不瞭然可稽西陲地理之書何殊直省郡國之志茲分載其山川形勢如左

伊犂將軍所駐名惠遠城

格登山　惠遠城西南百里乾隆二十年大軍勦
準噶爾其酋達瓦齊結營此山兵近萬面淖背巖
以自固巴圖魯侍衞阿玉錫等三人率二十二卒
策馬仰攻破其營降六千五百騎達瓦齊遁尋被
擒獻勒石山巔紀功
額琳哈畢爾罕山　城東北四百餘里乾隆二十
年再定伊犁將軍兆惠等由此進兵
塔爾奇山　城東北九十里一作闥勒奇大軍定
伊犁時由博羅塔拉越此山之嶺而入峻險如關

閫路曲折通一線爲果子溝林木茂密疑非凡境
又近伊犂有庫隴癸亦山隘口將軍兆惠曾乘夜
以八十餘人奪險擊賊于此是爲六戰圖之一
阿勒坦額墨爾都圖山　城西北四百餘里
空郭羅鄂博　城東北三十里
博羅布爾噶蘇山　城東二百一十里將軍班第
叅贊大臣鄂容安徇節處在其東
那喇特達巴罕　城東南通喀喇沙爾達巴罕猶
言嶺也自此而西至察林河爲厄魯特遊牧

伊犂河　城南一里許源出哈什空吉斯二河洪流深廣境內之水皆歸焉過城南折而西北流七百餘里入哈薩克界遇沙而伏　按唐書貞觀中西突厥分其部爲二以伊列水爲界顯慶二年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討西突厥沙鉢羅汗至曳咥擊敗之乘雪兼行至其牙帳斬獲數萬沙鉢羅走石國乃分十姓之地置濛池崑陵二都督府曳咥河在今伊犂河之東濛池崑陵皆在伊犂河之西唐時碎葉川亦在其地至所稱伊麗卽今伊

犂以水爲名犂與麗同音列則音近相轉耳
哈什河　城東北七百餘里伊犂河之上源也由
圍場流出水極清駛西至博羅布爾噶蘇有空吉
斯河自東南來會之自此始名伊犂河
空吉斯河　城東南六百餘里亦伊犂河上源
薩瑪爾河　城西北二百里
策集河　城西北百六十里
奎屯河　城西北二百五十里
察罕烏蘇河　城西北八十里

和爾霍斯河　城西北百二十里

賚里木諾爾　城東北二百餘里塔爾奇嶺之東其北有川名博羅塔拉策妄阿喇布坦舊牧處今爲察哈爾游牧

烏哈爾里克河　闢里沁河　皆在城東北

博羅布爾噶蘇河　在城東

察布察爾河　特克斯河　皆在城東南

特穆爾里克河　格根河　哈爾奇喇河　察林河　皆在城西南

特博爾津喀喇烏蘇諸爾　在城西北

善塔斯達巴罕　在西南卡倫外百餘里嶺畔多產野葱自此行三百餘里爲特穆爾圖諾爾水周六百餘里西北南三面皆山山麓爲布魯特游牧沿岸潮沙可鎔爲鐵特穆爾譯云鐵圖者有也以水產鐵故名並產大魚由諾爾南岸越巴爾渾山渡塔爾玹河行三百餘里西南過察爾奇圖山經穆蘇爾達巴罕之西麓行五百餘里踰鐵里冶克山南折而東計四百餘里至喀什噶爾城所至水

草不乏昔伊犁派赴喀什噶爾換防之兵因穆蘇爾達巴罕冰雪難行皆由此路往返云

塔爾巴哈台北路參贊大臣所駐名綏靖城

鄂勒霍楚爾山　綏靖城東二百餘里

巴克圖山　城西四十里

茂海柯淩山　城東二百餘里

賽里山　城東八百餘里山之陽名和博克薩里準噶爾未滅時此其牧地今爲土爾扈特游牧

烏里雅蘇圖山　城北十里

巴爾魯克山　城東南百餘里爲厄魯特游牧
沁達蘭山　城西南三百餘里接伊犂界
額密爾河　城南七十里河有兩源一自東南一自東北流經茂海柯凌山麓會合而西入阿拉克圖琥勒諸爾
裕勒雅爾河　城西二百餘里
額爾奇斯河　城東北六百餘里爲科布多界此水發源東南山中瀠洄環繞滙入齋桑諸爾又西北溢出流入俄羅斯境

齋桑諾爾　城東北五百餘里為額爾齊斯河所

滙

額賓格森諾爾　城西南卡倫外三百餘里

阿拉克圖琥勒諾爾　距額賓格森諾爾一里許

亦在卡倫外

札噶蘇諾爾　在城東北近額爾齊斯河

札噶爾巴什諾爾　在城東北近烏梁海

特伊犂諾爾　在城東南戈壁中

庫爾喀喇烏蘇烏魯木齊領隊大臣分駐名慶綏城

哈什山　在慶綏城西南山之陽卽伊犂哈什河源所出

濟爾噶朗河　在城西南爲土爾扈特游牧乾隆二十年將軍兆惠駐師于此聞伊犂宰桑等煽亂移兵往勦南至鄂壘札拉圖突遇賊乘夜擊之殲千餘人適其酋噶爾藏多爾濟等糾眾邀歸路力戰全隊還屯巴里坤是爲六戰圖之一

敦穆達河　在城西南

奎屯河　博爾峒古河　皆在城東南

蓮花池　城西二里許小邱形周如釜中有池水極涼約深數丈四時不消不長每夏白蓮自水底挺出花朶稍小間有如盌大者幹或長至一二丈可異也

精河　在精河城外爲土爾扈特游牧

鹽海　在精河城西北

烏魯木齊　都統所駐名鞏甯城即迪化州俗呼紅廟子

博克達山　鞏甯城東南二百餘里望之如在目前三峯峭拔入雲山頂有潭周數十里山腰有潭

周十餘里土人稱爲海子山南有俗所呼七箇達
坂者卽此山嶺最高處路通土魯番爲車台孔道
過嶺凡七上下計四十餘里　按唐書西州交河
縣北行經柳谷度金沙嶺至北庭都護城又按杜
甫詩注自交河北行八十里至龍泉館北入谷百
三十里經柳谷度瑩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漢戍
至北庭都護府今烏魯木齊爲唐北庭都護故治
土魯番爲西州故治以相距道里攷之此達坂卽
所謂金沙嶺也今嶺畔有陡坡沙子細碎滑馬足

金沙瑩沙之名當以此

福壽山　城南一里許本名靈應山每山頭雲霧迷漫夏必雨冬必雪後定今名建塔其上

紅山　城東南三里山色皆赤上建玉皇廟以赤土堊壁故俗呼烏魯木齊爲紅廟子云

烏魯木齊河　紅山之下有溪河一自南山流出滙合北流經鞏甯迪化滿漢兩城之間

温泉　城東二十里泉上有亭覆之旁建龍王廟

昌吉河　城西九十里流經昌吉縣城之東

洛克倫河　城西百餘里流經昌吉縣城之西

呼圖壁河　城西百八十里流經呼圖壁之東

圖古里克河　城西二百里

塔西河　城西二百餘里

瑪納斯河　城西三百二十里流經瑪納斯卽綏來縣之西距縣城十里水極深闊中產細鱗白魚頗肥美

庫爾濟勒河　城東四十里

察罕果爾河　在城東

特納格爾河　城東百二十里流經阜康縣城西

鹽池　有大小二池一在城南二十里名小鹽池周二里許一在迤南百二十里昂吉爾圖諾爾軍台之前周八十餘里

古城烏魯木齊領隊大臣分駐名孚遠城

吉木薩河　在孚遠城西流經吉木薩城之東

察罕烏蘇河　在城西時和堡

雙岔河　在城西環育昌堡北流

木壘河　在城東流經木壘城之西

千佛洞　吉木薩城西南十餘里山中樹木叢茂相傳乾隆三十五年有人病目翳已失明矣入山樵採目暴腫痛不可忍遙聞山間人語之云山下泉水洗目宜愈若是者三其人匍匐而下耳畔水聲淙淙視而洗之痛且已再三掬洗目忽明乃悟向語之者非人也因望空謝尋舊徑欲歸瞥見土石裂處粉垣半露隱約有洞亟歸告其儕攜鍤具往土盡洞出然甚深黑燭之形如半月有大佛臥其中金面跣足顏色如新洞中銅佛像尺餘至三

五寸者甚多不知何代所供養也其人感佛拯救誓落髮爲僧住此山募修莊嚴至今極其壯麗洞中銅佛九尊會入貢云

巴里坤烏魯木齊領隊大臣分駐名會甯城

天山　卽祁連山在城東一百五十里深巖峭壁盤道縈迴古松亭亭遍滿山谷舊稱南山達坂今呼爲松樹塘嶺北面最陡峻盤旋行三十餘里始至其巓建關帝廟最靈異廟西數十步小峯頂有唐貞觀十四年碑大書大唐左屯衞將軍姜行本

勒石之紀文十五字于碑額拓頗不易近有作僞者文字舛劣可笑按紀文達公筆記云侯君集平高昌碑（斯役也侯君集辟萬均姜行本偕故可通稱）在嘉峪關外闊石圖嶺脊闊石圖譯言碑也守將砌以甎石不使人讀云讀之則風雪立至屢試不爽然則此本乃後人轉摹別刻又不足深辨也又有漢永和二年碑篆書其文曰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災蠲四郡之害邊境乂安振威到

此立海祠以表萬世此碑舊在山巔嗣恐風雨剝蝕移建巴里坤北門外關帝廟中

海子　卽古蒲類海一名婆悉海俗不知其名呼爲海子在城西北沙山之下東西袤一百餘里對岸廣數十里行人早行過此往往見有樓臺殿閣城垣街衢之狀　按後漢書張璫言匈奴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又元和志言伊州納職縣北直抵蒲類海唐之伊州卽今哈密距巴里坤相近而巴里坤又爲漢蒲類國地是此海子其爲蒲

類海無疑

鹽池山　在城東天山至此截然而止伏入地中

矣附近有鹽池故以呼其山云

喀什噶爾叅贊大臣所駐名徠甯城

玉斯圖阿爾圖什山　徠甯城西北九十里

穆什山　城西北百五十里

密里山　城西南百五十里以上三山連岡不斷

接葉爾羌

伊蘭烏瓦斯河　城東北百二十里

圖舒克塔什河　城西北九十里

烏蘭烏蘇河　城西北二百一十里有兩源出布魯特境入喀琅圭卡倫之北合而為一南流始名烏蘇烏蘇逕城南四十里名雅瑪雅爾河有一水自烏帕喇特南來注之又一水自奈曼西來折而北注之

霍色爾河　源出城西喀卜喀山流逕城南一名七里河

泰里布楚克河　城南三十里

托庸河　圖巴里克河　皆在城南

霍斯庫魯克嶺　在西南卡倫外乾隆二十四年

參贊大臣明瑞等追擊逆回布喇呢敦霍集占于

此爲六戰圖之一

阿爾楚爾山　在西南卡倫外副將軍富德等追

擊布喇呢敦霍集占于此爲六戰圖之一

伊西洱庫爾諾爾　在西南卡倫外近巴達克山

界大軍追擊布喇呢敦霍集占至此賊絕諸爾隘

口據山阻水而陣我軍分布力擊立旗招降賊大

潰紛紛乞降霍集占手刃之不能止乃繞山遁入巴達克山軍進追索布喇呢敦道死霍集占爲巴達克山部所戮以尸獻乃勒石紀功而還

英吉沙爾 領隊大臣駐之

庫森塔斯琿河　出城西羌琿山東北流遇沙而伏

葉爾羌 辦事大臣駐之

密爾岱山　城西南二百餘里一名米勒台又名闢勒山極高峻徧山皆玉備五色俗呼礤子石其

卽古所謂崑山歟

葱嶺　亦在城西南與密爾岱山相連回人呼爲塔爾塔什達巴罕明一統志亦有此稱山峭拔特出峯巒層疊綿亙無際分二支一向東南達和闐境爲南祁連山之祖脈一向西北達喀什噶爾境爲北祁連山之祖脈漢書西域傳所言三十六國西限葱嶺卽此山也　按顏師古西域傳注引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今伊犂西南卡倫外有善塔斯嶺滿山徧產野葱卽

此山之分支是嶺以葱名原非妄語

玉河　城西南百六十里自密爾岱山中流出

按漢書言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此卽所云葱嶺河也水勢極駛中產雜色玉子故俗呼爲

玉河東流又名塔里木河

喀喇烏蘇河　在城南乾隆二十三年將軍兆惠

勦逆回霍集占于葉爾羌直薄其城偵賊游牧在

城南英莪奇盤山欲乘虛襲其輜重取道城東渡

河未及半而橋圮從四百餘騎遇賊萬餘地沮洳

人馬難行且戰且退結營固守是爲通古思魯克之戰六戰圖之一明年春援兵至圍解今其地名洗泊云

和闐領隊大臣駐之

雪山　在城南自葉爾羌分支入境以積雪故名然西域之山多積雪不止和闐爲然也回人呼爲桑谷樹雅金玉皆産其中東南遙達西藏東則綿延數千里直抵青海之庫爾坤山東麓爲巴延喀喇達巴罕北即星宿海矣

哈喇哈什河　在城西哈喇哈什之地

玉隴哈什河　在城東玉隴哈什之地

哈琅圭塔克河　在城南哈琅圭塔克之地以上三河皆產玉自雪山發源夾城北流漢書所謂其河多玉石者也流逕和闐城北三百餘里始滙合為一河與葉爾羌之玉河合東流數千里注入羅卜諾爾漢書所稱于闐河卽此三水滙合為一河耳　按晉天福中鴻臚卿張匡鄴使于闐著行程記云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山流一千三百

里至于闐疏爲河三一白玉河一綠玉河一黑玉河五六月水漲玉隨流而至多寡視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可取土人謂之撈玉以今驗之河流猶昔云

克里雅河　源出南雪山三百九十里

車爾河　源出西南雪山二百八十里

塔克河　源出東南雪山八十里

烏什辦事大臣所駐名永甯城

貢古魯克山　在永甯城北山自西而東綿亘無

極西北有巴克塔山口通布魯特游牧又其北庫車山口雅滿素山口皆通布魯特乾隆二十年大軍平準噶爾達瓦齊由格登山竄踰庫魯克嶺將往喀什噶爾地爲什伯克霍集斯紿擒以獻庫魯克嶷即貢古魯克之訛

巴什雅哈瑪山　城西南百里爲布魯特游牧

屯珠素山　在城南接葉爾羌界

瑚什奇河　自城西畢底里卡倫東流分爲二南一支逕城西又分爲三繞城東北復合爲一與北

一支合流至察哈拉克出境

阿克蘇辦事大臣駐之

穆蘇爾達巴罕　在城北穆蘇爾譯言冰達巴罕謂嶺卽所謂冰嶺者也嶺北爲伊犂境嶺南爲阿克蘇境南北兩路相接取道於此冰雪滿山最爲難行由嶺北噶克察哈爾垓度雪海山行二十餘里至嶺無草木沙土橫側平陂無在非冰層巒疊巘千百仞橫空巉巉如嵩華者皆冰爲之冰裂處窅不見底但聞流水聲澎湃如雷鳴踰嶺南行八

十里至塔木哈塔什台河流浩瀚即冰山湧出之

水東南流數千里入羅卜諾爾

渾巴什河　城西五十里源出冰嶺

滴水崖　在城東温巴什其地產銅

鹽池溝　城西四十里亦產銅

庫車辦事大臣駐之

丁谷山　在城北上有古寺多唐碑浮圖高數十

丈

硇砂山　城北百餘里產硇砂

渭干河　在城西自北山流出遥城南

鄂根河　在所屬沙雅爾回城境乾隆二十三年

大軍圍庫車逆回霍集占來援我軍一殲之于托

和鼐再殲之于鄂根卽此地也

喀喇沙爾辦事大臣駐之

珠勒都斯山　在城北珠勒都斯之地其山北連

雪山回環千餘里水草豐茂爲土爾扈特和碩特

游牧

博爾圖達巴罕　在城東北

開都河　俗呼通天河或訛爲海杜河源出北雪山中逕城西五里水闊東南流先是有沙拉斯瑪琥斯者準噶爾二十四鄂拓克之一聚牧此河之西乾隆二十四年作亂大軍殲滅之

葦湖　在所屬布古爾回城境四面湖水環繞其中蘆葦茂密僅有土橋一往來西域者必于此過渡此外別無逕路可通也　按漢書焉耆國有葦橋之險班超至西域焉耆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即此地也

土魯番烏魯木齊領隊大臣分駐名廣安城

天山　在城東北　按祁連山分南北此即北祁連也杜佑通典云祁連自張掖以西至於庭州皆周徧蓋統南北兩祁連而言耳

靈山　在城北即博克達山之陽相傳有羅漢靈磧故名

火山　在城東肅州志載作火焰山自土魯番東至喀喇和卓諸回城山皆赤色如火焰形故明時有火州之名　按魏書云高昌郡東西三百里南

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國有八城多石磧氣候溫暖北有赤石山所載與今正合

貪汗山　在城北山之陰即烏魯木齊境

羅卜諾爾　在城東南五百餘里闢展西南三百餘里諾爾猶言澤也周數千里爲新疆東南第一大澤澤中有回村二島居各四五百戸其人不種五穀不知游牧惟捕魚爲食語言與陸居回子無異但不解諷經禮拜時有入庫爾勒回城者不能食肉及黍穀食輒大吐不止以庫爾勒多魚故偶

一來他處不往也每年貢水獺皮九張設六品伯克于土魯番轄之　按此諸爾古有數名一名蒲昌海一名鹽澤見漢書一名泑澤見水經注一名輔日海一名牢蘭一名臨海見括地志或謂之普浴池皆今所謂諸爾也回疆諸大水及雪山冰嶺融化之水悉注入其中渟而不流潛行地下其南沙磧數百里時有小水上泛伏流之跡宛然東南大山阻隔路不通直青海境水至彼復出爲星宿海即元史所稱火敦腦兒也是黃河之源實出星宿海也

宿海之上地脈潛通未可混而爲一康熙中遣使探河源已辨始發星宿海之非迨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後復行履勘始知古所云河有重源注于鹽澤之說確然無疑或以羅卜諾爾謂卽火敦腦兒則又失之遠矣

哈密辦事大臣駐之

天山 在城北百三十里卽祁連山俗呼雪山是爲南北兩路要隘 按元和志云一名時羅漫山一統志云唐伊西二州皆有天山蓋二州東西相

距千餘里此山跨越界內故皆有此名又按漢永平十六年都尉竇固等破匈奴呼衍王于天山伊吾盧卽今哈密之地又哈密西有烏克克嶺及畢柳達坂皆要隘也

拘密山　在城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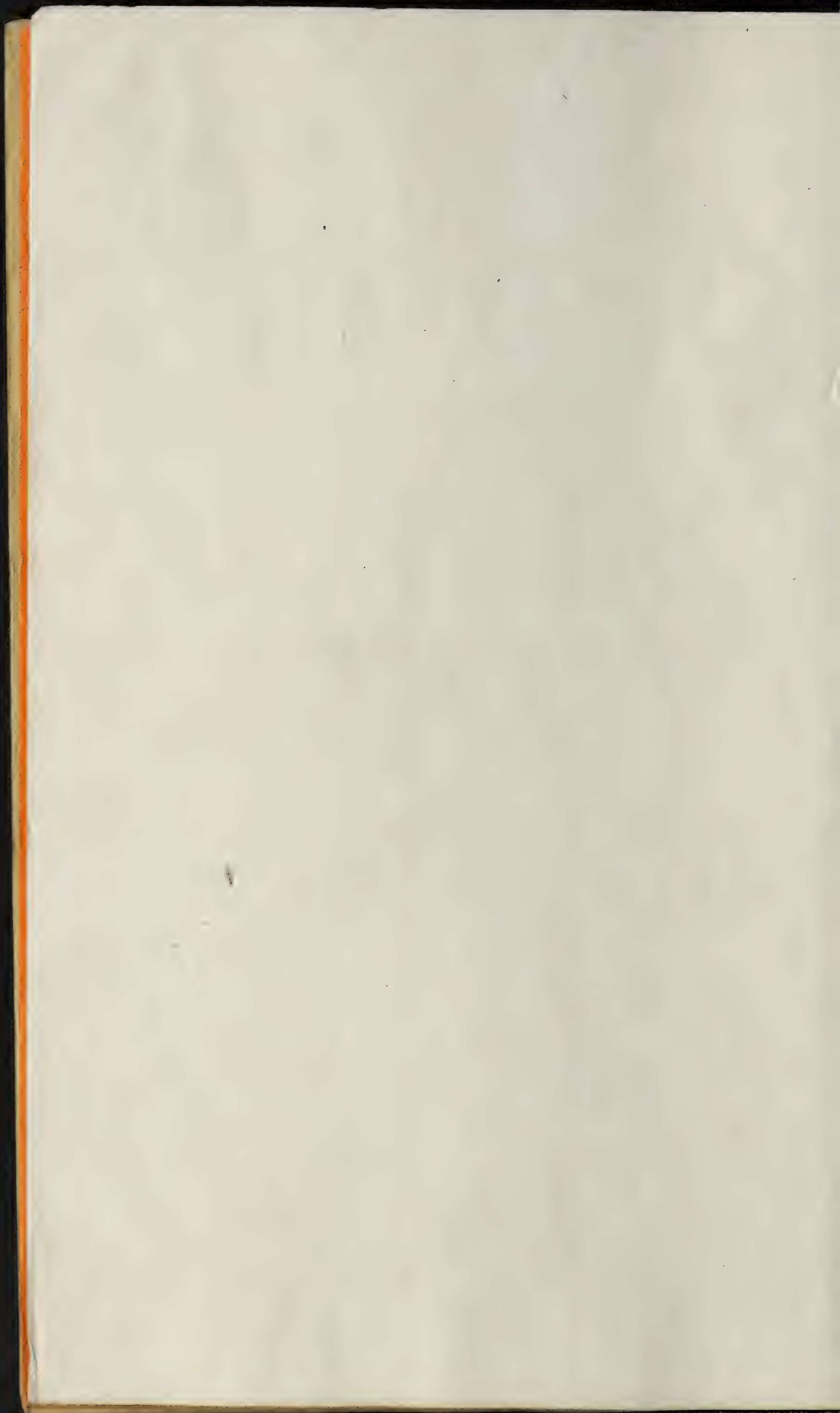
松谷水　在城東元和志云柔遠縣柳谷水有東西二源出縣東北天山南流十五里合流卽此水

瀚海　東至安西州西至土魯番界俱有沙磧乏水草不毛之地數百里謂之瀚海一作旱海今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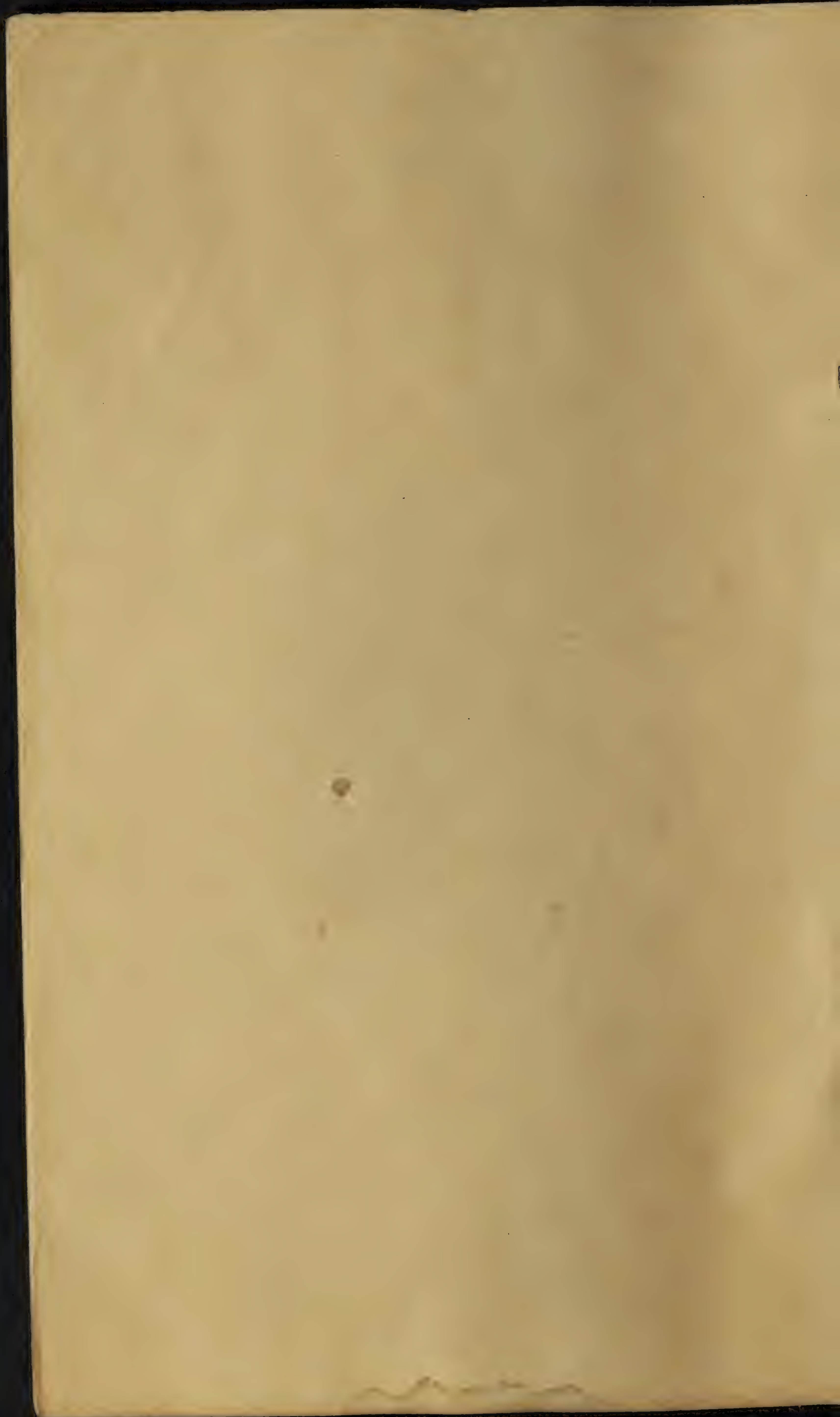
爲戈壁　按漢書云車師伊吾在隴沙以西廣志云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通志云前庭縣有大沙海在柳中縣東南九十里亦名旱海今土魯番爲車師前庭故地哈密爲伊吾故地皆有瀚海疑卽所謂隴沙者也然新疆戈壁又不獨此二境爲然矣

已上山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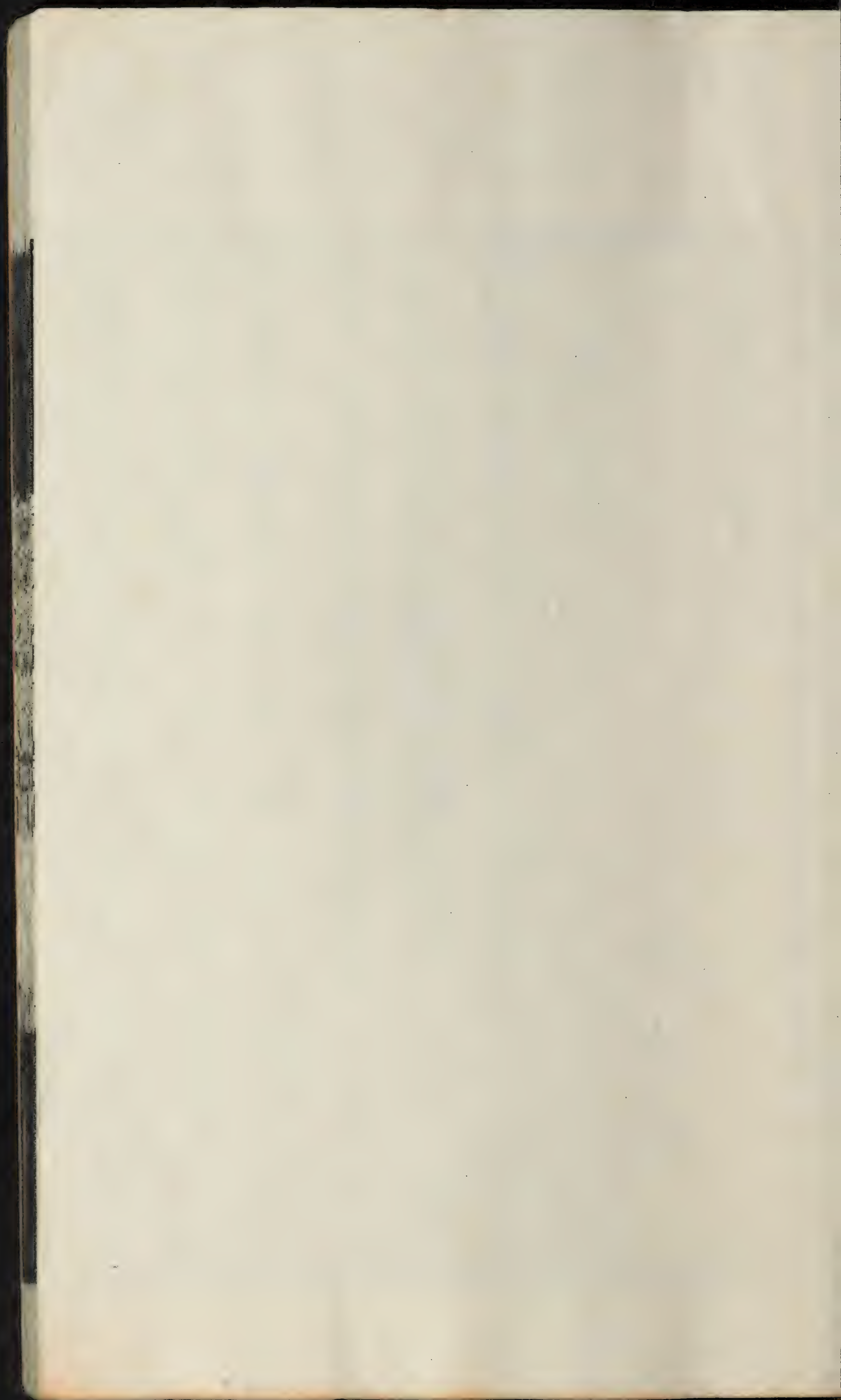
譚瑩玉生覆校











河朔訪古記卷上

元納新撰

常山郡部

常山郡部眞定路禹貢冀州之域春秋鮮虞之地晉滅之戰國屬趙秦爲鉅鹿郡地漢初置恒山郡避文帝名改常山郡屬眞定國晉仍爲常山郡魏因之徙今治後周立恒州隋復爲恒山郡唐初曰恒州天寶改常山郡又改平山郡尋復常山元和避穆宗諱改鎭州升成德軍五代梁曰武順軍晉曰順德軍漢曰成德軍周及宋

皆因之宋尋改眞定府爲河北重鎭金因之置河北西路國朝初仍爲河北西路懷衛邢洺磁相保大名河間皆隷焉後改眞定路總管府領縣九曰眞定曰欒城元氏靈壽獲鹿平山阜平藁城涉縣領府一曰中山領州五曰冀深蠡晉趙府州所鎭縣凡二十有一眞定路錄事司國朝所建立專理城內城之外則眞定縣所理城中今置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及眞定路總管府以鎭之錄事司眞定縣二官署皆在城中

漢高祖攻陳豨改曰眞定魏爲常山郡治故城今在縣

南元魏移郡治于府城中隋廢郡唐復爲眞定縣屬鎭
州宋金因之屬眞定府國朝爲眞定路倚郭縣
藁城縣戰國趙武靈王爲九門縣漢爲藁城屬眞定九
門屬常山晉省藁城北齊置鉅鹿郡省九門唐置廉州
復改藁城州尋廢又置九門縣曰觀州州亦廢並屬鎭
州天祐置藁平縣宋置藁城省九門入焉開寳三年廢
金復置國朝因之
欒城縣春秋晉靖公孫賓食邑賓因以欒爲氏西漢爲
關縣卽今治也東漢爲欒城縣故城在趙州西北十六

里今曰輪城是也晉省後魏復置隋置欒州尋廢唐改欒氏屬趙州後屬眞定宋爲欒城金因之國朝爲眞定路屬縣

中山府城古中山唐堯始封此禹貢爲冀州之域春秋鮮虞國也初爲中山魏并之秦爲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置中山國治盧奴後燕慕容垂都此元魏爲中山郡隋爲博陵郡尋改高陽唐爲定州又復改博陵郡升義武軍宋改定武軍升中山府中山郡金仍爲中山府國朝因之爲中山府隸眞定路領縣三曰安喜爲附郭縣曰

新樂曰無極

安喜縣春秋鮮虞之地戰國爲中山魏文侯使樂羊取之以封太子至漢爲盧奴苦陘二縣之地東漢爲漢昌縣魏改魏昌元魏立安州尋改定州北齊遷安喜于今治隋廢安喜屬博陵郡尋置鮮虞縣唐復爲安喜宋金因之國朝以安喜爲中山府倚郭縣兼理城中

趙州城中禹貢冀州之域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屬邯鄲郡漢屬恆山鉅鹿二郡地晉爲趙國北魏趙郡兼置殷州理象城北齊爲趙州隋改欒州尋爲趙郡唐復爲

欒州尋改趙州又爲趙郡屬河北道宋初仍爲趙州崇寧中升慶源軍尋升慶源府金天德三年改沃州因與趙音同又取以水沃火之義云國朝復爲趙州隸眞定路領縣七曰平棘爲附郭縣曰甯晉曰臨城曰高邑曰柏鄉曰隆平曰贊皇

平棘縣漢初屬常山郡後置宋子縣晉屬趙國後魏爲趙郡治所復置宋子縣隋自象城移趙州治此改置平棘縣唐宋金皆因之國朝爲趙州屬縣倚郭縣兼理城中

管仲曰鄗邑之黍春秋納荀卿于栢人鄗爲晉邑栢鄉卽栢人今治卽鄗邑也漢屬鉅鹿郡高祖八年次栢人趙相貫高謀殺上上心動問縣名栢人上曰栢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卽此地也光武卽位于縣之五成陌千秋亭更名高邑爲冀州刺史治所魏改陌仁隋置栢鄉縣于彭水之陰卽今治也唐因之屬趙州天寶改堯山縣宋省栢鄉入高邑而存堯山金復爲栢鄉屬沃州國朝因之爲趙州屬縣云

元氏縣西北三十餘里曰封龍山星文圖曰山應軒轅

十星屈折若飛龍之狀故云山陽有龍首峯高一百丈上有立石數莖望之若龍骨也峯東北五里又有獅子峯高五百丈若獅子蹲踞又有熊耳峯高五百丈又有玉石峯螺峯南北天井皆西北最高之峯各以其形相類而名也又有石人峯在東南隅三石相向屹立各高三四丈儼如人形又有孩兒華蓋二峯名仙人臺則在螺峯之西怪石相承如臺故云山絕頂有二塔獅子峯後數百步有白雲洞世傳張果老所居又有龍井而水簾在龍泉之上垂二丈許雖祁寒不凍大旱禱輒應云

千萬壘趙州平棘縣南五里安濟橋南有壁壘曰千萬
今俗呼爲西壁營昔漢安帝永初元年以鄧隲任尚討
羌無功而還後羌遂侵河内趙魏民驚恐北軍中候朱
寵將五營兵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壘
六百十有六所此卽一也今河羌人居之
巏嵍山音權髦在栢鄉縣南乃土山也今屬順德路唐山
縣境卽古栢人也巏嵍山出五色石
眞一泉眞定路府治西街居民舍下有一井極甘美曰
眞一泉金章宗嘗取惠山泉與此水較之其味大勝章

宗因曰眞一潤二遂以名其泉云

盧水中山府城濠水流入城中爲盧水水經注曰盧奴城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一百步東西百有餘步水黑色俗名黑水池或曰黑水曰盧不流曰奴故曰盧奴云自（原本缺一字）至燕皆引滱水入城今水竇既毀地道亦絕惟池水流出城外潭積微漲滑滑東北流注于滱水也

陘邑縣故城安喜東南五十里本趙之陘城也史記曰田叔趙陘城人也漢爲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改漢昌

魏改魏昌北齊廢隋置隋昌屬博陵郡唐改唐昌屬定州天寶間改陘邑至宋康初省入安喜迄今爲墟市民居甚眾豪商大賈皆集焉市衢之西有西門豹之廟此即史記所謂陳餘游苦陘得富人公乘氏女所也

新城在縣北三十里曰新城鎮即古新市縣也爲白狄鮮虞之國漢爲中山屬縣王莽曰平樂縣也趙記曰新市縣有藺相如廉頗李牧三將之宅故其城勢作成三曲西北避相如宅東北避頗宅東南避牧宅又云相如祖塋皆在城中今爲新市鄉新城鎮居民數百家爲墟

市十二月夜宿鎮上蘇氏逆旅是夜大雪

九門故城董氏族附藁城縣西北三十里荒城一區蓋戰國時趙邑本有九室居之武靈王改曰九門史記王出九門如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是也惠文王二十八年藺相如城之漢爲縣今爲九門鎮野臺在城側俗呼爲寒臺云城中世家惟董氏一族故自其龍虎衞上將軍俊師孤軍內附滅金之役戰死黃河之上謚忠烈其子文炳忠獻公受知世祖身兼左轄僉樞之職討滅宋國事載信史次文用爲翰林承旨謚忠穆次文忠僉樞密院

謚忠貞其孫士選陝西平章謚忠宣子孫淸顯世罕及之者内翰元文敏公明善撰公家傳贊曰或曰爲將三世其後受其不祥董氏貴顯四世子孫數千百人或曰活一人者必有後龍虎公忠獻公爲大將不妄殺濱死而生之者無慮數千萬人其諸以是爲德與後臺臣上章累請援史張功臣例進封王爵子孫辭不受益以滿盈爲誡也余嘗過其第中見其冠蓋蟬聯子弟皆淸修好學而有承平公子之風觀乎此淸河元公之言益信

南欒故城千金渠附栢鄉縣南千山言山二山之西也俗呼

爲南陵城十三州志曰昔陳公子完避亂奔齊桓公以此封之漢武帝封趙敬肅王子它爲南欒侯即王莽之富平也左氏傳曰齊國夏伐晉取欒其後南徙故曰南欒云城西有千金渠唐開元中縣令王佐所浚以疏積潦其堰則謂之萬金堰也

眞定路之南門曰陽和其門頗完固上建樓櫓以爲眞定帑藏之巨盈庫也上作雙門而無棖臬通過而已左右挾二瓦市優肆娼門酒鑪茶竈豪商大賈並集於此大抵眞定極爲繁麗者蓋國朝與宋約同滅金蔡城既

破遂以土地歸宋人民則國朝盡遷于此故汴梁鄭州之人多居眞定于是有故都之遺風焉

藁城縣西二十五里故城東高臺三所圮址尚存郭況故臺也今臺傍有三村落一曰臺西一曰故城一曰內族此郎郭后所居也昔光武擊王郎至眞定過此因納郭氏爲后今臺三所作南西北三面北臺之上建盧郎神廟不知何神廟東向神像具唐服民至今祀之今眞定平山縣東有綿蔓故城郎光武所封況之侯國也

安喜縣東南三十里荒臺一所曰雞鳴臺世傳漢世祖

自薊而南于此舍宿其地窪下遂築此臺雞鳴而發因以名云

趙州城中州衙南皇華驛之東有望漢臺此即東漢耿純所築以望東武之所也歲久摧圮宋大觀四年知軍州事劉戒惜其遺跡湮沒乃築而新之其高七尋其基延袤二百八十尺上廣六十尺仍構屋以覆之命州判官趙嶽之撰望漢臺銘刻石其碑今在州衙前金刺史趙溫謌碑樓下望漢臺但一荒邱耳

趙州城南平棘縣境通津有大石橋曰安濟長虹高跨

通衢上分作三道下為環洞兩堍復各為兩洞制作精偉闌楯刻蹲獅細巧奇絶華表柱上宋臣使金者刻題甚多不能盡讀有刻曰連鵬舉使大金至絶域實居首選宣和八年八月壬子題橋上片石有驢足跡四世所傳神仙張果老之跡或云當時匠者之戲匠者曰李春隋時人也張果老列仙傳云果眞定蒲吾人隱封龍山唐高宗召不起明皇迎入禁中賜號通元先生後不知所終今眞定平山縣東十三里有蒲吾古城卽果老居也

趙州城西門外平棘縣境有永通橋俗謂之小石橋方之南橋差小而石工之制華麗尤精淸滚二水合流橋下此則金明昌閒趙人裒錢而建也建橋碑文中憲大夫致仕王革撰橋左復有小碣刻橋之圖金儒題詠併刻于下

李昉書院附吟臺　元氏縣封龍山龍首峯下有宋丞相李昉讀書堂及吟臺皆在焉李公書堂本三所東溪爲浮屠所占西溪蕪沒不可考今建書院者卽中溪也吟臺在東北隅壘石爲之高三丈餘宋碑一通尙在逺國朝

至元三年李文正公冶自翰林學士辭歸隱山中因其故基以築大成殿講堂齋舍招延學者王文忠公磐爲撰書院記李文正公字仁卿自號敬齋云金進士欒城人也有文集行世王文忠公字文炳號鹿菴廣平人亦云金進士入國朝爲翰林承旨年九十二以壽終

徐童樹在元氏縣封龍山修眞觀四周多徐童樹樹類梧桐香氣時襲人其子可以染碧移植他所則輒死俗呼爲徐童華世謂北嶽徐眞君登仙于此記云駱元素遇一老人得藥十粒且告曰服此則不饑吾本姓徐氏

字元英新受長桑君牒爲北嶽長史言旣化童子乘白雲而去因以名云

中山府學講堂前有雪浪石承以丈八芙蓉石盆盆口鐫蘇文忠公雪浪石銘其石紋作波濤痕復有若臥牛立鳳之狀者昔蘇公守定日甚愛此石構小室置之榜曰雪浪齋云西廡下一碑圖石之形并刻其銘于右學中又有唐王維畫竹碑二通一黑一白世謂陰陽竹也

玉華宮在眞定路城中衙城之北潭園之東是爲睿宗仁聖景襄皇帝之神御殿奉安御容者也外爲紅絡楔

垣牆四周槐柳森列重門棨戟廣殿修廡金碧輝映宏
壯華麗擬于宮掖制命羽流崇奉香鐙置衞士以守門
闥歲時月日中書以故事奏聞命集賢院臣代祀函香
致醴遣太常雅樂率燕南憲臣眞定守臣具朝服備牲
牢行三獻之禮延祐間御史元永貞上疏略曰聖朝建
宗廟崇孝享可謂至矣而睿宗神御別在玉華宮竊惟
功德莫如太祖世祖不聞有原廟世祖神御奉安大聖
壽萬安寺歲時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雅樂今玉華
宮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伏望朝廷照依京師諸寺影堂

例止命有司祭供罷太常樂斯得典禮之正矣疏上不報元統乙亥監禮官薩都拉天錫有詩詠其事詩曰大禘天香出內宮孝思與世總無窮百年禮樂行三獻一派簫韶起半空使者領班雲氣裏女仙搖佩月明中小臣監禮陪清列兩袖葵花映燭紅天錫進士時爲燕南廉訪司照磨云

開元寺在眞定路城中鼓角門天祿坊西此卽張五村故地也寺內三門石柱刻曰大歷十二年藁城主簿李宿撰解惠寺三門樓贊云後魏興和二年建寺曰淨觀

至隋開皇十一年改曰解惠後復改開元寺寺有千石鐘聲聞數百里今爲官府昏曉之警鐘樓栱間有趙閒所遺墨跡正殿皆石欄環繞鐫刻花木禽獸人物極爲工緻纖巧寺復有轉藏經碑乃梁王承規集王右軍書也妙絶當世復有封居賦小篆千文碑在寺中

臨濟寺在眞定府城中定遠門東街飛雲樓之東其三門下有唐吳道子所畫布袋和尚像及搖鈴普化眞讚東坡墨竹絲筠軒詩等石刻極爲精妙寺乃臨濟祖庭其靈塔則金世宗所建也昔臨濟和尚結茅于此嘗與

木塔河陽二師圍爐而坐木塔曰搖鈴普化果是凡是聖普化適至揭簾而入汝謂我是凡是聖臨濟大喝一聲普化作偈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倒具一雙眼世傳本寺趙王鎔所賜墨君和故宅也

趙州城中東門內有栢林院世呼爲趙州古佛道場蓋唐末僧趙州和尚修行之所舊在城外後城既展而在東門內矣院西丁字街有石浮圖俗曰大石塔高可四五丈制作極工上刻古薤葉篆亦妙宋景祐五年西廂人所建也

中山府城中天甯寺後有小寺世傳慕容垂之後宮也其妃以誣被殺冤血濺砌石石白血殷漬而不滅每雨過其色愈鮮余嘗考北史垂妃無它被殺者惟段氏諫垂廢太子寶垂不聽寶深銜之及卽位令自殺疑此卽段氏之血也

欒武子廟欒城縣西四里虒冢村高邱一所曰欒武臺臺有廟曰欒武祠此卽欒伯書之廟也書謚曰武故云廟西南有一冢曰虒冢俗傳武子獵于此射一虒死葬于此焉

中山府文廟西宋丞相魏忠獻王韓公琦祠堂存焉琦爲帥有惠政州人爲立祠祠下有碑一通其畧曰仁宗朝出知定州時州兵不治將爲亂及至卽用兵律裁之察其横不知教者斬之有死於戰敵者賞其家其孤兒使繼衣廪迺攷古兵法列方圓鋭三陣親教習之由是定兵强勁可用號稱雄鎮聲振契丹云

眞定路城中開元寺後繡女局內唐清河郡王李寳臣紀功碑一通其碑極高大永泰二年立類要云李寳臣紀功二碑一在眞定府治東三十步卽此碑也一在府

西十一步大歷三年立今在居民房屋土底常有人掘見云

眞定路城中開元寺後繡女局內復有鉅碑埋土中止露碑首長及丈五題曰王武俊碑貞元五年立文字皆不可考類要云王武俊碑去眞定府治東門二十步卽此碑也

眞定路南關陽和門外史丞相遺愛碑一通螭首龜趺高四十尺冠以華屋壯麗崇峻其文則郡教授吳時起撰也碑略曰公姓史氏名天澤大都永清人國初嗣兄

天倪爵爲河北兵馬都元帥尋除真定等處五路萬戶
又擢經略宣撫使世祖皇帝卽位中統二年超拜右丞
相至元元年進光祿大夫三年進輔國上將軍爲樞密
副使四年復爲左丞相六年以榮祿大夫爲平章政事
八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公
出入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儀表百辟古之社稷之臣
也其保障河北戰三峯山搯金擣宋皆建奇功嘗同巴
延淮安忠武王統大軍至鄂渚以病召還明年薨于位
卽十二年二月七日也享年七十二贈太尉謚忠武葬

真定縣太保莊墓碑翰林學士圖克坦公履撰神道碑
則翰林承旨王磐撰旨敕賜文也延祐六年加贈推忠
贊治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陽
王初公之治真定也披荆棘驅狐狸開城郭立官府以
招人民成天下之劇郡四方之都會武仙之亂公兄元
帥天倪遇害王將欲盡誅郡人以雪其恨公恐失脅從
罔治之義忍忿含垢亟諫數四乃得全活壬辰招降老
幼十萬餘口將護北渡使其自便處所或使歸鄉里一
無所問其德可勝言哉公甲第今在子城西黑軍營北

第中有靜治堂青樾樓景光亭江漢堂云十二月早渡滹沱河抵陽和門外日卓午矣飯于旅舍遂至南關下馬讀其碑而去

眞定路府學尊經閣下有劉法墨史圖石刻及楊祕監邦基畫及金諸賢詩極精妙也舊在墨史堂今龕閣壁云

唐恆州刺史陶雲碑在眞定路府治廡下有唐恆州刺史陶雲碑一通字爲行草書筆勢遒勁而不著書者姓名其文則唐申州錄事張義感所撰其略曰雲字大舉

河南伊闕人高宗時爲恆州刺史其碑則永淳二年立也昔宋歐陽文忠公爲河北轉運使至眞定見碑仆府門外半埋土中命工掘出立于廡下云

三公神廟碑白石神君無極山二漢碑附　三公神廟在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下其廟兩兩相對若泰階六符之狀蓋三台近于軒轅故廟於此山今牓曰天台三公之廟廟有漢封龍山頌碑一通漢三公山碑一通縣西故城西門外八都神壇亦有三公山碑一通漢光和四年常山相馮巡所立壇側又有唐三公山碑一通八都者總望

入山而祭於此明帝永平中幸此詔復租稅六年勞來縣吏下及走卒皆蒙恩賜其後章帝北巡又幸元氏祀光武于縣堂祀明帝於始生堂皆奏樂焉白石神君碑無極山碑二漢刻皆在封龍山下

唐盧舍那琅像碑鐵塔附　元氏縣城中開元寺有唐蔡有鄰隸書盧舍那琅像一通歐陽文忠公曰唐世能名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維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有鄰特為難得慶歷中昭文韓公始得此本有鄰小字尤佳若石經藏讚崔潭龜詩與三代鼎彝何異也又云其碑石

刻在中山府城中蓋傳聞之誤耳開元寺內西北院中有生鐵塔高四五丈其制亦機巧

定武蘭亭石刻舊在中山府庫中爲天下名本今埋沒不知所在昔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惟此本乃率更令歐陽詢所搨也上命刻石留禁中以他本賜外臣一時貴尚摹搨惟禁中石本獨完善至五代石敬瑭棄中國而契丹耶律德光自中原輦寶貨圖書還北至殺虎林而死永康立其國交兵遂棄石而歸慶歷中李學究者得之韓忠獻壻始以墨本出示韓公索其石觀李遂瘞

地中李死其子出石始售于人每本必千錢由是好事稍稍得之後李負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公祁守定武以公帑金代李輸之取石匣藏于庫非故舊不得□熙甯閒薛師正守是邦求者沓至薛惡其摹打之聲乃刻別本于外以遺求者然此郡已有二刻眞贋矣其子紹彭摹他石以易元刻喑以自別遂於古刻湍流帶右天五字各刻損一二筆爲記或謂古蹟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字微帶肉此爲唐刻本也大觀中徽宗詔取此石于薛氏家其子嗣昌進納御府上命龕

置宣和殿靖康金人陷汴京其石不知所存云金以紅
毯聲歸今東南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
蘭亭博議一書甚詳
趙州城東北三十里平棘縣境上古宋子城城中有漢
耿球碑一通作漢隸蓋耿純宋子人也城西有口耿鄉
漢光武封純爲侯國世謂之宜安城至今民多姓耿皆
純之後也宋子故城卽秦高漸離匿作宋子而歌之所
也按衛恆四體書勢曰鉅鹿宋子城耿球碑師宜官書
袁術立球純之後云

徐整碑在栢鄉縣西南七十里栢鄉故城之西門內漢栢人令徐君碑一通君名整桓帝時爲栢人令有惠政民懷之爲立碑此卽高祖動心不宿之地也

栢鄉縣城中通衢居民檐下栢鄉尉藺君碑一通君名儼字望之唐會昌間尉栢鄉有遺愛民伐石立碑潞州進士張環製文將樹碑時皇叔觀察使完顏從郁適朝京還因題詩一章于碑後曰鄉材皆願識將軍事簡將軍少出巡白酒不沽誰犯禁黃雞無禍得司晨問者撫幼非干舉止祉停巫豈慢神數尺去思碑上語後官知

勸可書紳鄉人併刻其詩于碑後

吉日癸巳石刻四字周穆王所刻也昔在趙州贊皇縣城南十三里壇山崖石之上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山以望臨城置壇此山因以名焉癸巳誌其日也又有四望山者謂穆王登山望祭四方者傳中但云登山而不言石刻然字畫亦奇怪若杖畫狀土人謂壇山爲馬鐙山以其巳字之形類鐙也宋尚書廣平宋祁以皇祐四年秋自亳移鎮鎮陽道出趙州命人于壇山石壁模得此字時趙之守將武臣也遽命鑿山壁輦其字歸

趙龕之廳壁閒者莫不嘆惋嘉祐己亥移置高邑縣廳壁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復移龕贊皇廟學之壁云

槀城縣城中文廟內有漢槀長蔡湛碑一通光和四年立幷碑陰全廬陵歐陽文忠曰天章閣待制楊畋嘗謂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最爲佳畋自言平生學此字也

槀城縣九門城中有隋九門令鉗耳府君碑不載書撰名字碑首題云大隋恆山郡九門令鉗耳清德之頌君名徹華陰朝邑人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爲君長因以地爲姓曾祖靜魏馮翊太守祖朗成集二州刺

史父康周荆安甯鄧四州總管別駕龍門二郡守字畫遒勁非歐虞不能及也

九門城中有隋李康城清德頌碑一通不著書撰名氏文爲聲偶而字畫奇古可愛康隴西狄道人也碑首題曰大隋冠軍將軍大中都督恆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字多訛闕其後曰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二字磨滅不可識按隋開皇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乃開皇也大將軍在酉之說出于陰陽家前史不載而見此併記之

藁城縣九門城西浮圖碑一通題云九門縣合鄉城人等爲國建浮圖之碑唐應詔四科舉董行文撰文清河傅節得書唐高宗上元三年歲在丙子建浮圖在智短寺寺今亦廢久矣

馮樂陵在新樂縣東北二十里卽漢馮昭儀之墓也昔昭儀隨其子中山孝王興就國王爲母築宮于樂里以居之樂里卽今新樂城也昭儀在元帝之時有當熊之功成帝優異之賜御服鼓吹鹵簿名其居曰樂里既終敕葬樂里東北因名其墓曰馮樂陵云十二月原本缺二字

早自新樂縣起午前至馮樂陵午飯遂至荒陵眺望而
去午後雪復大作
漢中山王陵安喜縣東唐河西北有二墳即漢中山哀
王憲王二陵世訛爲二女陵非也哀王乃孝王之孫康
王之子寰宇記曰滱水又名唐河自唐縣界流入東注
京邱北對君子岸岸上有哀王憲王二陵又聞中山懷
王順王夷王數陵在安喜縣境內今皆不可考矣
李左車墓趙州城西七里淸水之曲有高冢一所世傳
爲李左車之墓冢上今爲佛寺中有一井可汲餘無考

其冢上側有元魏景明二年所立兗州刺史李使君碑一通而已

欒城縣西陲有村曰陳居陳餘墓在焉此餘遊趙日所居死歸葬此

欒城縣城東石欄橋東二里有冢極高爲漢蒲陽侯柴武之墓也隋開皇間武有遠孫爲浮屠氏曰英師并葬于冢側今臺冢亦漢制也冢旁有臺頭寺俗訛爲柴世宗墓非也近冢曰柴村即武族之所居也

眞定縣南十里古常山城下治河之濆荒冢隱然是爲

漢膠東侯賈復之墓昔濬治河發古冢得骸骨異常身擐鐵甲一戟在旁尋復得其墓志始知爲賈復之墓也太守馬公斂以衣衾更瘞之時燕南憲掾孫茂先見其事後三十年告于郡知事王德禎因礱石請監察御史楊君俊民爲文刻諸石名曰懷賢之碑以表其墓其略曰侯南陽人光武拜執金吾冠軍侯建武間封膠東侯食六縣後罷將軍以列侯就第卒謚剛正按後漢書作剛無正字侯嘗破五校于真定創甚光武念之約爲婚姻卒後哀其成績詔葬于此或史之所逸也又述宋洪适之言辨

論埋名之原以爲自漢明帝時都尉路君墓門始至爲
詳博王君字祐之保定人好古篤實君子以余爲忘年
友也楊君字杰□□郡人舉進士歷館閣今爲國子
司業亦余之故人也

郎氏墓碑在新樂縣東南十五里曲郡村有郎氏墓墓
林中有郎茂郎穎二碑皆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
碑云茂從煬帝幸江都而卒穎事唐爲大理卿隋唐之
時屢更定律令益法律士也穎之碑陰題名云柱國府
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國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

九人爲一卷柱國府長史司馬掾屬各一人諸議記室司倉司功司戸司兵司鎧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參軍事五人行參軍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國官國令大農各一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尉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廟長學長各一人食官廄牧各四人典府長一人典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額以貞觀四年卒此葢唐制也

眞定之西闗外社壇西北隅城濠之外眞定縣境上也有褚先生墓墓下小碣一通其畧曰先生褚氏諱承亮

字茂先宋宣和二年擢第調易州戶曹會金皇子郎君破眞定拘境內舊進士七十三人赴安國寺試策策曰以上皇不道少主失信舉人希旨極口詆毀先生離席揖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過豈臣子所當言耶長揖而出場屋劉爲之動容比揭牓先生被黜餘悉放第狀元許必輩自號七十二賢牓時人謂先生曰有德先生朝廷重其名命知藁城漫一應之尋解印去年七十終弟子周伯祿等百餘人因私謚曰元貞先生云十二月早謁拜墓下

真定縣北十五里大安鄉曹家疃道左墓碑題曰元故
僉浙東海左道肅政廉訪司事甄君之墓墓前一碑中
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趙郡蘇天爵撰文
國子司業王理書翰林直學士謝端篆碑畧曰君諱世
艮字賢卿世爲眞定人年四十餘始遊江南試吏四明
擢浙東西憲掾進南臺察院受知文皇帝尋貢中臺除
廣西廉訪知事遷帥府都事際遇今上于潛邸比紹大
統召君入朝臺臣奏爲山南經歷上不允改通政都事
尋拜監察御史出僉浙東憲至元元年九月十八日卒

於金華官舍年六十八君任廣西調護聖躬夙夜無懈嘗書賢卿二字賜之及遷浙東又賜緡錢五千貫其恩眷類此子二人曰英曰蒙云益君之在四明也與先君子最厚善每過余家喜余誦讀語人曰此子可教也今予自海上歸南陽將上京師道出鎮陽竊幸拜君之墓嗚呼二十年之閒見君之窮達生死而予栖遲草萊年益邁而學益荒負君知人之鑒矣

真定縣北新城鎮南二里許墓林蓊蔚羊虎翁仲皆白石鐫鑿極爲偉壯是爲嶺北行中書省郎中蘇君之墓

隧前一碑迺蘇氏先塋之記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集撰翰林承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書丹爲二絕之筆也君墓碑亦虞公撰其略曰君名志道字子甯以吏起家爲丞相掾三命爲樞密經歷延祐三年歲丙辰關中有變遂及和林人大震恐並皆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盡壓沒民皆枕藉相食道無行人朝廷超拜君爲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君請厚價募民粟至和林以賑饑民遂得全活明年行至京師卒其子天爵奉柩歸葬于此天爵字伯修以文章

起家數歷臺閣爲時名人今以國子祭酒選爲京畿奉使宣撫十二月大雪留新城不得發至墓稍晴遂同李亭散步至墓上讀虞公所撰碑過墳菴又讀費著周伯琦等燕南考試同題壁守墓者邀余二人啜茶且言昔畊墓旁得古碑之葢一段其制若今擣練方石字皆漫滅不可讀蘇公定爲碑葢也葢古人埋銘必以石覆其碑恐土蝕其字畫故碑葢則大篆其題目今之碑文曰篆葢卽其遺意也

藁城縣東南二十里倪家莊側有唐倪若水墓莊多姓

倪氏皆若水子孫也若水字子泉擢進士開元初爲中
書舍人尙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清靜興州縣學風
化大行未幾入爲戶部侍郎復右丞卒
藁城縣二十里新興村滹南王先生墓在焉先生諱若
虛字從之金進士及第仕至翰林學士國初遁此自號
滹南遺老篤志經學尤長于經義南北師尊之以爲法
後登太山端坐而逝歸葬于此有慵軒集及經史諸書
辯疑行世墓前碑則元遺山所撰也有司今立祠縣學
以祀云

河朔訪古記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河朔訪古記卷中

元　納　新　撰

魏郡部

魏郡部彰德路禹貢冀州之域商河亶甲居于此戰國爲魏之鄴地秦爲上黨邯鄲二郡地漢置魏郡曹操受封于此稱鄴都後趙石虎前燕慕容儁並據之後魏曰相州東魏曰司州北齊改爲清都郡唐曰相州又改鄴郡梁置昭德軍石晉改彰德軍金升爲彰德府國朝先屬眞定路後改彰德路立總管府領司一縣三安陽湯

陰臨漳州一林州
彰德路城中宋隸安陽縣國朝置錄事司以領之城之
外仍屬安陽縣城郭周十九里總管府錄事司治及安
陽縣治皆在城内焉
安陽縣春秋爲戲陽戰國爲魏寧新中邑秦更名安陽
漢廢以其地入蕩陰屬河内郡魏併入鄴晉置安陽屬
魏郡後周移相州及鄴縣于安陽故城治此隋復曰安
陽尋改堯城屬魏郡唐以安陽爲相州治改堯城曰永
定宋改永定爲永和尋省入安陽及省鄴縣分其地半

入焉宋金皆曰安陽縣國朝因之爲彰德路倚郭縣
湯陰縣古羑里之地戰國爲魏之蕩陰邑漢爲蕩陰縣屬河內郡晉屬魏郡後魏省隋改蕩源縣大業二年省唐初分安陽縣地入蕩源屬衛州貞觀元年以蕩水微温改爲湯陰縣屬相州宋金國朝皆因之爲彰德路屬縣云
臨漳縣本漢鄴縣地晉建興二年以愍帝諱改名臨漳東魏孝靜置鄴縣于今鄴鎮又別置臨漳縣周武帝平齊自鄴城移縣于今治仍屬魏郡隋開皇三年改隸相

州十年分縣地置長樂縣大業十年始築縣城暨唐及宋金皆爲臨漳縣國朝因之爲彰德路屬縣云

林州漢置隆慮縣東漢改隆爲林隋析置湛陽縣後改置巖州金爲林州國朝至元二年復爲縣又併輔巖入焉未幾復爲州割輔巖入安陽仍以州隸彰德路

磁州禹貢冀州之域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爲邯鄲郡地漢爲魏郡趙國地晉爲廣平郡地後周置成安郡隋置磁州唐天祐改惠州尋復磁州宋曰滏陽郡金以隸彰德國朝屬廣平路領縣四曰滏陽邯鄲武安成安

滏陽縣漢爲武安縣地魏置臨水縣屬廣平郡後周置滏陽縣屬成安郡隋置磁州治于此唐宋金並因之本朝爲磁州倚郭屬縣

按磁州滏陽縣惟金以之隸彰德元本屬廣平路蓋是書爲記遊覽古而作路徑滏陽歷記所見實未遍歷洺邢也故附見于彰德路云

黃華谷天平山彰德之西九十里曰林州即古林慮縣也州西北二十里曰黃華谷谷多秋菊故名昔金翰林學士熊岳王公庭筠子端皆隱居谷中號黃華山主所居曰讀書巖公文章書法高出流輩字學米元章墨竹

類攷湖州金章宗所謂昔人君子者也谷之西南諸峯峭拔奇秀林木陰翳仙宮佛廟金碧輝映巖崖泉石名號百什不可窮紀其迸珠簾桃花巖者不減天台赤城之勝其最知名者谷南之天平山珙谷寺也珙谷莫夜陰崖石壁閒燦然作金光若燈火神幻不可致詰前賢多作歌詩以紀曰金燈集

安陽縣北三十里臨漳縣南十五里鄴鎮之西曰蔡村有濁流奔迅俗謂之漳河也禹貢曰覃懷厎績至于衡漳水經云濁漳之源出晉寧路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

流過壺關屯留潞縣合衆山之水其流始大又東過武安縣有淸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其水合流謂之交漳口淸漳源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過磁州武安與濁漳合遂東過鄴縣西又東過三戶津又東北過洺州曲周平恩二縣又東北過冀州又東北過景州東光縣弓高鎭又東北過瀛州樂壽縣景城鎭又東北過平舒縣而入于海云漳水自出山至入海凡行一千六百八十里按史記魏文侯時使西門豹爲鄴令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民田民皆煩苦豹曰民可與樂成不

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民後果得其利至今鄴人祠祭不絕又西漢書文侯曾孫襄王嘗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旁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未盡豹何足法于是襄王使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田揭水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一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使相灌注一注分十二流皆懸水門鄴人名曰晏陂澤河內之民以致殷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曰

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今史漢所載二說不同余疑當時豹嘗鑿渠而後湮廢至起紹修故民歌之今併錄焉十二月早出彰德北門至蔡村西行三十里歷處作土橋以渡時漳水退縮層冰峩峩逐流東下土人云春夏水漲至與岸平闊可數里號小黃河又曰水旁多石子俗傳可以暖腹又有紋石濱河之民取以為器貨之

安陽橋在安陽縣北五里橋下卽洹水也洹水出上黨洹氏縣洹山山在長子縣東過隆慮縣北黃水注之又

東北出山連逕殷墟東北過鄴城南謂之新河又東逕安陽故城東過內黃縣北入于白溝云春秋左氏傳言聲伯夢涉洹水杜預注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李宗諤以此說爲然遂言洹水源出林慮西北平地湧出初甚微細東流九十里至安陽縣界泉脉漸大又曲而東北入大名府洹水縣界今按水經所言洹氏在澤州高平縣西並無洹水蓋縣邑遷改不常故酈元所記有異同耳余嘗觀許敬宗論禹貢道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其說甚詳蓋天下之水無有不發源于山其有自

平地出者皆洑流再發也且濟水之源出王屋山之顛洑流至平地再出卽今濟源縣濟瀆廟泉是也今李宗諤第見洹水初起林慮遂以水經所記爲異殊不知林慮乃洑流再發也呂忱字林許愼說文皆云洹水出晉魯之閒又言林慮黃水發源神囷之山谷東流至谷口潛入于地下東北十里復出于柳渚然則洹水洑流至林慮再出蓋可信矣

蕩水出湯陰縣西石尙山案太平寰宇記作牟山東流經縣故城縣因水以取名又東北至內黃縣入于黃澤

唐貞觀元年改爲湯水以其水微温也

羑水在羑里北二里有橋曰羑橋橋下卽羑水也水經曰羑水出湯陰縣西北四十里西山韓大牛泉東經羑城之北積水成淵方十餘步深一丈餘又東至內黃縣與防會又東歷黃澤而入蕩水云

宜師溝在湯陰縣西南二十五里宜師站又在縣西南二十七里又有宜師橋在站側

鄴宮元帝禪晉晉常館帝于此光熙元年夏五月馬牧帥汲桑叛敗魏郡太守馮嵩遂陷鄴城燒宮旬月煙燄

不滅曹魏之殿閣盡于此時盡矣至石勒將營鄴宮以
廷尉續咸尚書令徐光切諫而止後因霖雨中山西北
暴水漂巨木百餘萬株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
君知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宮耳于是令都水使
者張漸少府任汪等監營勒親授規矩而建焉
鄴都南城在鎮東南三里半按魏孝文天和十八年自
雲中遷都洛陽經鄴宮留數日臨引軍發懸飯一瓢于
城門上而去尚書崔光語人曰掛飯者懸飧也後世元
孫必興于此矣至孝武永熙三年高歡逼帝西入關乃

立淸河王亶之子善見于洛陽東北改元天平以十月丙子車駕北還于鄴十一月庚寅至鄴居北城改相州爲司州牧以魏郡林慮廣平陽邱汲郡黎陽東濮淸河廣宗等爲皇畿于城東置臨漳縣城西置鄴縣城東北置成安縣臨漳三百鄉鄴縣五百鄉成安二百五十鄉二年八月發衆七萬八千營新宮元象元年九月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一年帝徙御新宮卽南城也又鄴中記云城東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歡以北城窄隘故令僕射高隆之更築此城掘得神龜大踰方

丈其堵堞之狀咸以龜象焉按北史高隆之傳云隆之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撤洛陽宮殿運于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城乃起長堤爲防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以造水碾磑云

銅爵金鳳冰井三臺皆在臨漳縣鄴鎮東南二里古鄴都北城西北隅因城爲基三臺相距各六十步中爲銅爵臺南爲金鳳臺北爲冰井臺此盖曹操于漢獻帝時爲冀州牧所築也鄴中記曰建安十五年銅雀臺成操將諸子登樓使各爲賦陳思王植援筆立就金鳳臺曹

公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臺則淩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魏銅爵臺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周圍彌覆其上金虎臺有屋百三十間冰井臺有冰室三與涼殿皆以閣道相通三臺崇舉其高若山云後至趙石虎三臺更加崇飾甚于魏初于銅爵臺上起五層樓閣去地三百七十尺周圍殿屋一百二十房房中有女監女伎三臺相面各有正殿上安御牀施蜀錦流蘇斗帳四角置金龍頭銜五色流蘇又安金鈕屈戌屏風牀牀上細直女三十人牀下立三十人凡此眾

妓皆宴日所設又于銅爵臺穿二井作鐵梁地道以通井號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財寶飲食以悅蕃客曰聖井又作銅爵樓巔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飛南則金鳳臺有屋一百九閒置金鳳于臺巔故名北則冰井臺有屋一百四十閒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書又爇之難盡又謂之石炭又有窖粟及鹽以備不虞今窖上石銘尙存焉三臺皆磚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閣道如浮橋連以金屈戌畫以雲氣龍虎之勢施則三臺相通廢則中央懸絕也又按北史齊文

宣天保二年發丁匠三十萬人營三臺于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十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文宣登棟脊疾走了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節觀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爲翅從上飛下不死免其罪戮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井冰井曰崇光云至後建德七年三臺遂廢及隋大業三年韋孝寬討尉遲迥遂焚毀蕩徹了然空虛矣十二月余過鄴鎮登三臺眺望見其殘邱斷隴而問諸山僧野老猶能于荒烟野草中指故都西陵之遺跡相與悲慨

且言銅爵臺今周回止一百六十餘步高五丈上建永甯寺金鳳臺周回一百四十餘步高三丈上建洞霄道宮冰井臺則北臨漳水周回止一百餘步高二丈爲漳水衝齧一角已崩缺矣余聞世傳鄴城古瓦研皆曰銅爵臺瓦磚研皆曰冰井臺磚葢得其名而未審其實夫魏之宮闕焚蕩于汲桑之亂及趙燕魏齊代興代毀室屋尚且改易無常况易壞之瓦礫其存于今者亦幾希矣按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其瓦皆以胡桃油油之油即祖珽所作也葢欲其光明映日歷風雨久而不生

鮮耳有筩瓦者其用在覆故油其背有瓪瓦者其用在仰故油其面筩瓦之長可二尺闊可一尺瓪瓦長亦如之但闊倍耳今其眞者皆當其油處必有細紋俗謂之琴紋有白花謂之錫花相傳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故錫花乃見然亦未言其信否也古磚大方可四尺其上有盤花鳥獸之紋又有千秋及萬歲之字其紀年非天保即興和葢東魏北齊之年號也又有筩瓦者其花紋年號與磚無異葢當時或用以承簷溜故其內圓外方有若筩然亦可製而爲研然則世傳有古鄴之

研多北齊之物耳鄴人有言曰曹魏銅爵臺瓦其體質細潤而其堅如石用以爲研不費筆而發墨此乃古所重者而今絶無葢魏之去今千有餘年若其瓦礫皆磨滅爲塵矣且齊之磚瓦至今亦五六百年村民掊土求之往往聚衆數百人而踰年不得一二全者則鄴人所謂銅爵冰井者葢特取其名以炫遠方其不知者從而信之今鄴人僞造彌衆惟嘗識者知其不如古耳故荊國王文公有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年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尙記虛名動世人葢當時亦有此嘆

也夫古之眞瓦不期于爲研今之僞瓦止期于爲研其甄陶固精于古然其質終燥其用不久者火力勝故也雖和以黃丹鉛錫烏能作潤哉惟古之磚瓦散沒土中千餘載感霜露風雨之潤火力既盡復受水氣此其所以含蓄潤性而滋水發墨也

華林苑在臨漳縣鄴城東二里苑後卽南鄴城之西也

按石虎時有沙門吳進言趙運將衰晉當復興宜役晉人以壓其氣虎于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周囘數十里及築長牆數十里

趙攬等上疏切諫虎大怒曰牆朝成夕壞吾無恨矣乃從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通漳水皆設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又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百餘人虎于苑中植人間名果作蝦蟇車箱闊一丈深一丈合土載花木所植無不榮茂至高齊武成閒增飾華林苑若神仙所居改曰仙都苑苑中封土爲嶽皆隔水相望分流爲四瀆因爲四海匯爲大池曰大海海中置龍舟六艘其行舟處可廿五里又爲殿十二間于海中五嶽各有樓觀堂殿四海中亦有宮殿洲浦其最知

名者則北岳之飛鸞殿北海之窑作堂也飛鸞殿十六間以靑石爲基珉石爲礎鐫刻蓮花內垂五色珠簾緣以麒麟錦楹柱皆金龍盤繞以七寶飾之柱上懸鏡又用孔雀翡翠山雞白鷺毛當鏡作七寶金鳳高一尺七寸口銜金鈴光彩奪目人不能久視也窑作堂周回廿四架以大船浮之以水爲激輪堂爲三層下層刻木人七彈箏琵琶箜篌胡鼓銅鈸拍板弄盤等衣以錦繡進退俯仰莫不中節中層刻木僧七人一僧置香奩立東南角一僧執香爐立東北角五僧左轉行道至香奩所

以手拈香至香爐所其僧授香爐于行道僧僧以香置爐中遂至佛前作禮禮畢整衣而行周而復始與人無異上層作佛堂旁列菩薩衞士帳上作飛仙右轉又刻紫雲左轉往來交錯終日不絶皆黃門侍郞博陵崔士順所製奇巧機妙自古罕有其苑中樓觀山池臺殿自周平齊之後皆廢毀矣今其基址詢之故老猶能記其萬一余以記載可考者錄敘如右

彰德路總管府治後花圃曰康樂園昔宋至和中韓魏公以武康之節歸典鄉郡因闢牙城作甲仗庫以備不

虞遂大修亭池名曰康樂園取斯民共樂康時之義故云魏公自爲記書而刻諸晝錦堂上園中舊有七堂曰晝錦燕申白公榮歸忘機大悲凉堂又有八亭曰御書紅芳求已迎合狎鷗觀魚曲水廣春又有休逸飛仙二亭故老相傳黃堂廳事肇啓建于節度韓重贇宋太宗歸自河東視其廳曰朕之所居亦不過也上欲留宿重贇奏曰臣以一方之力積歲成此今陛下居一夕即虛之矣不免勞民重建乞賜守臣豈勝榮幸上乃命設幄宿于廳下而去至魏公大加完飾郡廨園亭雄壯華麗

甲于河朔又傳休逸堂魏公取鄴城冰井臺四鐵梁爲
柱初鐵梁棄鄴臺歲久光瑩無蘚剝人以爲神物訶護
不敢動及以爲堂柱羣疑始定今園亭廢毁皆不可考
惟飛仙臺基在府治敏功堂後今構觀音堂其上臺北
十餘步踰小巷後園有休逸堂基面山亭基金節度完
顏熙載作養素樓其上今廢其碑尚存其餘則不可知
矣晝錦堂記碑今移至魏公祠堂云公有康樂園詩曰
名園初闢至和中思與康時共樂同一紀年光雖易老
萬家春色且無窮歸來敢衒吾鄉勝到此須知舊鄴榮

病守縱疲猶強葺欲隨民適醉東風十二月余至彰德府治後因游康樂園今皆菜畦麥隴可考者惟休逸臺荒基餘皆不復辨矣

彰德路城中富財坊南街西第二巷閭門扁曰胡公里故胡按察私第在焉公諱祗遹字紹聞武安人也祖父俱第進士公北度居相州六十年既卒監郡伊爾布哈中順尊慕德望卽所居立胡公里

緱山書院彰德路城南門大街道左高綽門牓曰杜文獻公緱山書院諱英字文玉信安人也避亂居維陽謀

隱緱山故以此自號云甲辰間尼瑪哈行省徵至彰德辟爲諫議官不就遂隱居教授日與王鹿菴劉神川倡和爲樂中統元年世祖聞其賢命爲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年七十卒葬安陽縣西十里王裕村今其孫秉彝字德常以鄉貢進士積官中書左司郎中請建書院因贈資德大夫翰林學士魏郡公謚文獻設緱山書院列于學官云

雀城湯陰縣東北三十五里有城周回二百步高二丈土人呼爲雀城世傳文王厄于羑里武王築此城以望

之有赤雀見因名云

涼馬臺湯陰縣北十二里有臺高三十尺周回五百步曰涼馬臺按鄴中記曰後趙石虎所築建武六年虎都鄴洗馬于洹水築此臺以涼馬故以名云

觀音禪院八角井附彰德路城中豐安坊有寺曰觀音禪院唐天禧二年所建寺有八角井父老相傳井中嘗有雲氣如虹衆謂有寶探之其深不可測郡人周郜得崑崙奴善入井曰水精使之入井底良久出曰一黃龍抱數顆月明大珠熟睡水精驚亦病死初州城在井北避洹

水泛溢南徙乃包此井于城中云

隋龍興寺碑在彰德路北關外古寺坊東龍興寺寺前豐碑一通是爲隋龍興寺范陽張庭珪八分書其文則相州刺史越王撰蓋所謂信行禪師傳法碑也

陶唐廟在安陽縣西北六十里乞伏村廟有金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趙秉文所撰碑一通并書篆額後銘曰鬼神睢盱伏羲受圖人文權輿彝倫既敘五穀既敷唐文煥乎披昏抉塗藥民之愚有典有謨位非我娛萬民其琴丹朱其疏陸水其都人蠱其居吁嗟都俞思漸

于膚今其已夫祝焉忽諸遺祠路隅田婦耕夫或祝或巫白馬同車淸風肅如神來有無淸漳之墟歲熟萬區神游藐姑明昌有道千載同符擊壤康衢走不知乎今世陶唐氏之民歟

湯聖王廟在安陽縣西北五十里廟有少中大夫山東東西道按察使胡祗遹所撰碑

羑里城文王廟羑城在湯陰縣北六里道左朱綽門門牓題曰羑里城周文王之廟其城周回一百五十步高二丈餘門牓則正議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康

里囘囘所書也廟有一碑則太常博士借注戸部員外郞兼發翰林文字胡祗遹記大元至元九年夏十有二日建廟壁龕翰林承旨永年王磐五言古詩石刻一通按史記音義羑里益獄名也夏曰均臺商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員土也又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商紂紂囚之羑里西伯迺演周易作六十四卦其臣閎夭太顚之徒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九駟及他奇怪因商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征伐又曰紂囚文王將殺之或曰西伯聖人也不可殺

紂曰吾聞聖人有靈德吾將驗焉乃殺伯邑考醢之以食文王文王食之已而嘔于羑里之門外于是衆信文王爲聖人因以土封其嘔處謂之嘔子冢其冢今尙存土人訛爲狗子冢云王承旨鹿菴廟壁所刻詩曰羑水淺且淸羑里餘荒城文王德如日曾此夷其明陝樹憩召伯箕山栖許生後人起敬愛木石含芳榮嗟爾一抔土耕犂未全平千秋不磨洗永被囚聖名我行蕩陰道過之爲停征念昔有殷季虐主方狂酲銛鋒戮賢聖若刈寸草莖左啖鄂侯脯右啜鬼侯羹玆時無羑里何以

紓羑里深杳杳羑城高亭亭君王在縲絏不異南面聽淑氣發神慮淳和助心靈演開伏羲畫剖出天地精一時雖冥昧萬古垂日星若無羑里拘易經何由成易經在所重羑里押可輕康里公字子淵積官至遼陽平章布呼䆫文貞王之子翰林承旨庫庫之兄父子皆國之名臣也

西門豹祠漳水之上有祠門扁曰西門大夫之廟按魏文侯使西門豹爲鄴令至鄴會長老問民疾苦對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其故曰鄴俗祀河伯巫覡民女好者

云當爲河伯婦卽聘取洽齋宮河上令女齋戒十日乃洗浴粉飾如嫁狀令坐牀上浮河中行十餘里女乃溺俗傳否則漂沒其民人久以爲然故三老廷掾歲歛民錢數百萬止用二三十萬與巫祝共分餘錢持歸故民有好女者皆遠逃去鄴民困貧其所由來久矣豹曰至爲河伯娶婦願幸相告吾亦往送女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其巫嫗年七十餘從弟子女十人皆單繒爲衣立大巫後豹呼婦視其姸醜巫引女出帷豹曰是女醜不足爲河伯婦煩大巫嫗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它日送之

卽使吏卒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當趣之乃投一弟子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投一巫凡投三弟子豹曰巫皆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向河立待顧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當使廷掾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豈常留客哉于是衆誓不敢爲河伯娶婦皆罷歸矣淫祀遂絶豹又鑿漳水溉田五百餘頃民甚德之因建祠云廟有宋修祠碑一通則錢塘楊蒙所撰其略曰元祐八年癸酉余奉檄策委定武將亂衡漳遲舟于客館父老集

琴堂下曰此地之東有祠云西門大夫雖時祭不乏而廟制湫陋邑大夫君行農而謁焉愴然虔矚迺鳩工修祠云其後辭曰漳水可涸兮君之澤方洋洋西山可頹兮君之名方巍巍巍新厥宇兮神妥斯琢諸石兮來者師十二月至祠下拜謁讀碑而退史云廟東北曰水樂浦浦西五里俗謂之祭陌河卽西門豹投巫之所也案晏殊類要祭陌河作紫陌河

扁鵲廟碑在湯陰縣東南二十里伏道村村之道左一碑題曰神應王扁鵲之墓其廟併在墓側廟有二碑一

碑教授張仲文撰一碑大中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武安胡祗遹撰墓旁生艾治疾爲天下第一今每歲充貢云伏道者昔商紂知獄繁民怨乃置防城以兵防羑里之囚又伏兵于道左故云廟壁有左司劉昂題詩一首曰昔爲舍長時方技未可錄一遇長桑君古今皆嘆服天地爲至仁旣死不能復先生妙藥石起虢效何速日月爲至明覆盆不能燭先生具正眼毫釐窺肺腑誰知造物者禍福相倚伏平生活人手反受庸醫辱千年廟前水猶學上池綠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宋

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詔封扁鵲爲神應侯因上疾愈從醫許希有之請今曰神應王未知何代所封也

尉遲公廟碑彰德路城中晝錦坊後周太師蜀國公尉遲迥之廟在焉迥爲周將征伐有功初滅北齊以迥爲相州總管至隋文帝以計徵迥欲圖之迥乃率諸州衆兵數十萬及爲楊素韋孝寬高熲等師所敗遂上樓自殺至唐開元中州多怪厲刺史至輒死吏民疑懼于是刺史張嘉祐以迥死國難忠臣也爲立祠以祀之後刺史吳克復加以冕服初嘉祐之建祠也顏眞卿爲記其

事蔡有鄰書之碑陰紀迴靈異之事言雨暘隨禱輒應

回風驅蝗使境內無害每至秋夜有雙鶴下集廟庭郡

人至今稱以爲異云唐張嘉貞宋璟皆刺相州有惠政

今並配食廟庭魯公所撰碑略曰有周上柱國蜀國公

河南尉遲迴字居羅按周書作薄居羅代人也因部立家遂雄

荒服父俟兒按周書俟兜尚魏太祖姊昌樂公主贈太傅迴

仕魏爲散騎侍郎歷大丞相帳內都督尚金明公主進

爵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左僕射代侯景有功詔兼梁

益等十八州事周之興也進蜀國公邑萬戸總秦衞文

康十四州事大司馬冊太師加上柱國授相州總管宣皇晏駕京師將徵公公以隋公當權辭不受代公子魏安公沁東之敗也公綠巾尙整按周書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猶背城請戰黃龍已潰則登樓自裁又云公凡事二代易九朝忠不辱隋節能奉上唐武德中改葬表墓開元丁丑乃建廟云開元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華州鄭縣尉閻伯璵敘祕書省校書郎顏眞卿銘蔡有鄰書彰德城中嘉惠曲書錦坊故宋丞相魏國忠獻韓公琦之廟在焉重門修廡中爲大殿殿肖公像袞冕龍揚侍

從之臣相向拱立儼然廟堂氣象蓋公熙甯初力辭上宰再典鄉邦未半歲河北地震水災命公安撫四郡移鎭大名相人思之即公晝錦坊故第築生祠以祠公廟昔有宋中書舍人王靚所撰碑兵燬不存國朝重建廟碑一通晉州判官高書訓所撰高公太原人官至國子博士故尚書高鳴雄飛子也庭西晝錦堂記碑一通至元閒再摹而刻宋參知政事歐陽修撰翰林學士蔡襄書龍圖學士邵必大篆世稱爲四絕碑云府學之西亦有公祠堂宋鄂州嘉魚令邸鄜爲撰廟記其碑今置府

學儀門下安陽縣治之南護國顯應廟西隅亦有公廟
葢宋勑建者郡人稱爲雙廟也至若大名府之廟碑則
丞相温國文正公司馬光撰磁州之廟碑則知真定楊
子縣事徐薦撰其陝西之秦州河東之太原淮南之楊
州河北之眞定暨中山府皆有公廟大河南北凡八所
至今皆祀之不絕也晝錦新廟殿壁龕公書晝錦堂詩
石刻一道詩曰重向高堂舉晏杯四年牽强北門迴故
園風物都如舊多病襟懷遂一開白髮恥夸金絡騎綠
陰欣滿石梁臺因思前彥榮歸者未有三曾晝錦來西

廡則有郡人緱山杜英所題詩扁詩曰輪囷日下五雲飛此是先生唱第時龍上靑天蛇有力鼠潛舊穴馬空肥縱横邊議三千牘照耀身名六一碑壞壁百年遺像在郡人爭看錦爲衣按公薨于相之府治神宗震悼命陪葬山陵其家懇辭乃命入内都知張茂則敕葬公于安陽縣西北三十里豐安鄉天子御製碑文題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命龍圖閣學士宋敏求即墳所書冊賜守墳寺曰傳孝報先之寺云十二月余偕下邳人李亨至祠下謁拜讀庭下二碑及讀詩扁而退

安陽縣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河亶甲城有冢一區世傳河亶甲所葬之所也父老云宋元豐二年夏霖雨安陽河漲水囓冢破野人探其中得古銅器質文完好略不少蝕衆恐觸官法不敢全貨于市因擊破以鬻之復塞其冢以滅跡自是銅器不復出矣

黄堆冢在河亶甲西南世傳乃河亶甲后之冢也

魏武高平陵在鄴鎮西南三十里周回一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十二月余登銅爵臺西望荒郊煙樹永甯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之西陵也

曹操疑冢在滏陽縣南二十里曰講武城壁壘猶在又有高臺一所曰將臺城外高邱七十二所參錯布置纍然相望世云曹操疑冢初操之葬以惑後人不致發掘故也冢間有曹公廟殿屋甚華麗廟北一高邱之前鉅碑一通螭首龜趺齊忠王之碑姜一芝所撰云西望西陵不十餘里煙樹歷歷可見十二月余按轡其間自午抵暮縱横出入墓中不知所向噫何其用心之詐也使操能見武侯八陣圖則有愧多矣

朝陽陵在臨漳縣鄴鎮東北九里卽魏文帝文昭皇后

朝陽陵也按魏略甄后中山無極人初嫁袁紹子熙及魏文帝破鄴文帝時爲太子因納爲夫人生明帝爲郭后所譖賜死後文帝以郭后無子詔爲養子明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遂使射其子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收弓矢大奇之而建儲之意遂定及帝卽位追謚曰文昭皇后太和四年使太常卿甄霞持節改葬于朝陽陵今陵旁一冢父老曰李夫人冢后與夫人甚相喜故得祔葬焉

安陽縣東四十里永和鎮城西二百步漢欒巴廟在焉
范蔚宗漢書欒巴魏郡內黃人也好道而性質直順帝
世累遷爲太守後爲尚書以上書極諫起憲陵侵毀小
民墳冢下獄禁錮還家及陳蕃竇武輔政召拜議郎蕃
武被誅巴復上書極理其冤帝怒下詔功曹收付廷尉
巴自殺遂歸葬而邑人于此立廟云墓在鎮東南二十
六里周回一百步高二丈云
晉嵇侍中廟墓湯陰縣西南一百二十步曰浣衣里道
左小碣題曰晉忠臣嵇紹之墓墓周回二百步高二丈

餘廟在墓側有宋碑一通乃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魏國公韓琦記并書熙甯三年八月十五日縣令張琳立石其碑曰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爲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

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衞從奔散獨公
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
明分可謂得其死不爲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
月爭光崒然與山嶽爭高天地不可窮而公名亦不可
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
祀永遠不絶也相之湯陰郎公死難之所其廟在焉前
之爲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爲政所先因循不葺底于大
壞今令張君琳至則首拜祠下覩其隳敝之甚驚而嘆
曰兹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跡與夫朝廷崇祀之意

諭于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介乃寛與之約聽其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于是民益知夫賢人之忠于國者雖死于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縣一郡縣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也廟完具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于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竊慕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又晉書載公死難血濺御衣事平左右欲澣所衣帝曰此嵇

侍中血勿去詔葬縣南賜曰澣衣里仍立廟焉廟有國
朝翰林承旨鹿庵王磐律詩一首曰十載家艱恨未消
又持手版事昏朝已知定亂功難就猶幸臨危節可要
忠血數斑需藻火英名千古追雲霄一盃欲酹祠前土
野鳥[illegible]藏未易招磐字文炳廣平人亡金進士入國朝
累官至承旨致仕居東平年九十二歲卒謚曰文忠十
二月早至湯陰南門拜謁廟墓讀碑而去余嘗讀趙文
敏公松雪齋文集有紀夢嵇侍中曰延祐元年十一月
十九日彰德朱長儒道其邦人之意求書晉嵇侍中之

廟六字余每敬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民瞻館于書室中夢一丈夫晉人衣冠蓬首玄衣流血被面謂民瞻曰我嵇侍中也今日趙子昂爲余書廟額故來謝之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事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吳興趙孟頫志

臨漳縣南鄴鎮西北五里紫陌側晉高僧佛圖澄墓在焉澄天竺人俗姓帛氏永嘉年來洛陽雖未嘗讀儒家書與一時學士辨論無能屈者澄身長八尺腹旁一竅

常以絮塞夜欲讀書則拔其絮竅中光出照于一室又
常至水際引腸滌之還內腹中善誦神咒役鬼神以麻
油雜燕支塗掌上則洞見千里外事合齋戒者皆得見
之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無不驗石勒兵屯葛陂大殺
沙門澄匿勒大將郭黑略家黑略言于勒召試道術取
鉢水咒之生青蓮花勒由是信之勒之獲段末波擒劉
曜皆先驗澄之鈴音也至石虎傾心敬事使衣綾錦乘
雕輿太子常侍皆舉輦扶翼升殿主者唱大和尚羣臣
皆起以彰其尊後虎大饗太武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

子成林壞人衣乎虎發殿石視之果有棘生焉澄意本在冉閔小字棘奴也澄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不復言謂弟子曰戊申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化去矣遣人與虎辭虎詣寺見澄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延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崇顯寺廟宜享休祉奈何布政猛烈終無福祉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歿無恨矣虎知必逝悲慟嗚咽即命于漳水西紫陌鑿壙營壽域

十二月八日澄卒于鄴宮寺是歲晉永和四年也後有沙門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虎發壙視之惟一石虎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明年虎果死

湯陰縣北十里有古壘南北斜長五里父老云唐九節度師營壘也壘東北有萬人冢即九節度潰兵之遺骸乃節度使辥嵩掩骨作此大冢命幕府御史陸長源撰記刻碑立冢上云

安陽縣西北五十里永治村魏國韓諫議墓在焉諫議丞相忠獻公父也神道之碑則樞密使富弼撰翰林承

旨王珪書碑首題曰宋故大中大夫行右諫議大夫南陽郡開國男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韓公神道碑銘其碑略曰公諱國華字光弼太宗初中興國二年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瀘州遷右贊善大夫改彰德節度判官盡抉姦隱諸豪不敢犯升祕書省著作郎監上蔡稅以監察御史召望高臺閣屬天子議復燕薊揣廷臣勇而善辭令者諭高麗西攻契丹以分其力既曰非韓某不可即假以太常少卿為使公馳舸至其國其王負固不受命公諭以禍福王大恐遣

大將領兵數萬渡潰江以侵契丹公復命天子大喜拜
左拾遺直史館賜五品章服兼判登聞鼓院入三司爲
開封推官遷左司諫充鹽鐵判官久之契丹大將蕭甯
使叩雄州約戰知州留福信之以聞天子因思高麗功
立命公走雄州按其事亦令代福作報書索其情僞甯
之意欲我先發公固願息兵養民念國體不可屈書乃
謝使者急令備邊還奏天子又大喜歷判鹽鐵度支戸
部三司院有密讒于帝者帝雅信公詔總判三司賜三
品章服公益奮條三司不便事二十七上之官民偕利

遂著爲法俄而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卽拜峽路轉運使
眞宗卽位入判大理寺秩凡五遷爲職方郎中出知河
陽徙潞州契丹入掠河朔公以精騎屯吳二谷契丹不
敢犯境帝嘉之褒以璽書契丹再至澶淵首命公假祕
書監爲國信使江南饑又遣巡撫一道還朝權開封府
判官出知曹州徙泉州天子封太山擢諫議大夫召歸
道病卒于建陽驛泉人聞之傾一州來會哭朝廷舉䘏
典賜一子官公六子球德淸尉珙將作簿琚兩浙轉運
琥河陽參軍璩祕書著作郎不幸繼亡琦相仁宗皇帝

被遇今天子立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魏國公望重天下勛冠列辟以
公積德儲慶所宜享厚報然恨公早世不克待其發而
發于丞相丞相以似以繼其傳之者其可涯邪銘曰土
孰不官公官獨難使臨東夷跨海瀰漫指揮出師勢分
狄患王始倔强恃遠且難視詔揀剌不奉其虔公怒移
書以訶以譎諭以禍福日月之觀王雖島首聞義惕然
發兵饋糧革頑易懦對廬稽顙伏命館門能俾遠人舉
國奔職不憚已勞不畏鄰隙又俾强敵斂其毒螫二邦

由公一舉斯得繼走朔鄙議收弋戮生策立判敵姦不施不爲其款國不挫威兩使外禦天子再怡出知四州大用是宜而卒不用讒人之爲復不承年道卒不歸遐邇奔赴與考同之位不都躬萃于幼嗣曰將曰相勳德名世本忘源流公得何異何以畀之天相其類天實使然人亦靡然書之寔然其昭昭然

劉神川先生墓安陽縣南門焦道菴士劉神川先生藁殯之所也先生名祁字景叔渾源人金狀元南山翁撝之曾孫正大間監察御史從益字雲卿之子先生與弟

郁字文季皆以文章德行馳譽大河南北後寓輝州甲辰尼瑪哈中書招置幕下年四十七卒有神州遯士集行世又著歸潛志以紀金末喪亂之事與太原元裕之壬辰雜編關西楊奐然天興近鑒東明王百一汝南遺事微有異同今修三史金國之事蓋多取其語云

河朔訪古記卷中

譚瑩玉生覆校

河朔訪古記卷下

元 納 新 撰

河南郡部

河南郡部河南府路禹貢豫州之域周武王定鼎于郟鄏則今王城也成王卜瀍水東澗水西卽今府城也秦置三川郡謂大河伊洛三川也項羽以瑕邱申陽爲河南至漢爲河南郡光武都洛陽魏置司州襲都于此西晉亦都洛魏孝武自此遷都長安東魏改洛州周大象閒爲東京置洛陽郡隋爲洛州大業閒遷都于此改曰

豫州尋爲河南郡唐復爲洛州號曰東都五代梁改西京宋爲西京河南府金改曰金昌府全勝軍國朝改曰河南府路領州一曰陝州陝州統縣四曰洛陽曰偃師曰登封曰鞏謹按元史地理志當作領州一縣八縣曰洛陽宜陽永寧登封鞏縣孟津新安偃師州曰陝州陝州統四縣曰陝縣靈寶閿鄉澠池

洛陽縣周之下都是爲成周也漢爲河南郡治曰平陰縣東漢改洛陽縣晉曰金墉城唐曰來庭縣神龍初仍改洛陽宋金因之國朝爲河南府路附郭縣

白馬寺洛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卽漢之鴻臚寺也永平十四年摩騰三藏法師以白馬䭾經至此因建寺以白馬名鴻臚寺漢爲掌四譯客官署三藏以西域僧故得館于此自古惟官府有寺佛廟得名葢踵鴻臚之名始于白馬也寺有鬬聖堂一所世傳三藏與褚善信讐校經義之所又有三藏贊碑一通撰文書篆皆宋眞宗御製也又有翰林學士蘇易簡所撰碑一通備載寺之興廢始末甚詳至欽宗靖康時毁于金人兵火逮國朝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從帝師帕克巴之請大爲興建門

廡堂殿樓閣臺觀鬱然天人之居矣庭中一鉅碑龜趺螭首高四丈餘碑首刻曰大元重修釋源大白馬寺賜田功德之碑榮祿大夫翰林承旨閻復奉勅撰碑曰聖上大德改元之四年冬十月釋源大白馬寺告成詔以護國仁王寺水陸田在懷孟六縣者千六百頃充此恒產永為皇家子孫祈福之地仍命翰林詞臣書其事于石臣復謹按清慧真覺大師文才所具事蹟漢永平中摩騰竺法蘭以白馬䭾經至于西雍初假館于鴻臚後即東都雍門外建白馬寺爲譯經之所嗣後沙門踵至

若康僧會之于吳佛圖澄之于晉鳩摩羅什求那跋摩之于宋元奘無畏之于唐千載而下經論日繁教風日競北至幽都南踰瘴海東極扶桑西還月窟蓮宮梵宇彌亘大千實權輿于此緜歷劫火寺之興廢有可考者宋翰林學士蘇易簡文石在焉國初有僧曰英山主以醫術居洛磬橐之貲謀爲起廢或訝其規模太廣工用莫繼則曰茲寺中華佛教根柢他日必有大事因緣余第爲張本爾至元七年帝師大寶法王帕克巴集郡國教釋諸僧登壇演法從容諭于衆曰佛法至中國始

于何時首居何刹扶宗宏教大師龍川講主行育時在衆中乃引承平之事以對且以營建爲請會白馬寺僧行政言與行育協帝師嘉納聞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特敕行育總領修寺之役經度之始無所取財遍訪檀施于諸方洊更歲籥而未覩成效帝師聞之申命大師丹巴董其事丹巴請假護國仁王寺田租以供土木之費詔允其請裕宗文惠明孝皇帝時在東宮亦出帛幣爲助于是工役始大作爲殿九楹法堂五楹前三其門傍翼以閣雲房精舍齋庖庫廄以次完具位置尊

嚴繪塑精妙盍與都城萬安興教仁王三大刹比勣爲
始終閱二紀之久緣甫集而行育卒詔贈司空鴻臚卿
謚護法大師文才繼主席酬酢衆務率其屬敏于事者
曰淨沐等以畢寺之餘功落成之際仁王寺欲復所假
田租文才即遣僧奭言于丹巴曰轉經頌禧寺所以來
衆僧也有寺無田衆安仰丹巴合宣政院官達什愛滿
等奏請遂有賜田之命且敕有司世世勿奪云寺二一
在宜陽縣治西九十里又一在永寧縣東南二十五里
應天禪院在河南府城東北市坊火燒街即太祖降生

甲馬營故基也大中祥符九年西京應天院太祖神御殿成爲屋九百九十一區命宰相向敏中爲奉安聖容禮儀使入内都知張景管句奉迎敕諫議大夫戚綸告永昌陵

上清宫在洛陽縣西北北邙山之西唐老子廟乾封賜額曰元元皇帝廟開元末西北别建元元觀復改曰上清宫宫壁有吳道子畫神堯太宗中宗睿宗元宗五帝御容又有元宗齋宫詩碑朱温廢爲老子廟後唐莊宗復爲上清宫云杜少陵有冬日洛城謁元皇帝廟詩郎

其宮也牛口谷楡窠園皆在宮之相近云廟壁龕杜甫五言古詩一首唐陸肱所書碑也

嵩陽宮在登封縣北五里本漢武帝宮也後魏建精忠觀隋改上陽觀唐武后改嵩陽宮大中祥符二年改天封觀後復爲嵩陽宮宮有漢武帝御井古栢二株蔭數百步武后皆封五品大夫世稱大小將軍云宮前聖德感應頌碑一通唐徐浩書殿東柱刻曰國子博士韓愈與著作郎樊宗師處士盧仝道士趙元遇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題

崇福宮在登封縣東北四里乃古太乙之所治也宮後有太乙殿殿後有太乙泉云至宋章聖朝合州進木文丈人其事甚怪比至京木中人呼萬歲者三詔賜崇福宮安奉故李廌方叔有詩曰眞人友造化故與物爲一持此誠與神可貫金與石何爲輒入木厭世未肯出衣冠儼如生隱若顧陸筆

測影臺在登封縣東南二十五里天中鄉告成鎭周公測影臺石蹟存焉告成卽古嵩州陽城之墟是爲天地之中也臺高一丈二尺周十六步可容八席周禮大司

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建王國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唐開元十一年詔太史監南宮說以石立表宋太中三年汜水令李偓重建增崇七尺國朝至元十六年太史令郭守敬奏設監候官十有四員分道測景十八年奉敕于古臺之北築臺高二十六尺中樹儀表上爲四銅環規制極精緻命有司營廨舍門廡又于古臺新臺南建周公之廟以祀之其碑則河南憲史李用中譔文也臺西則天中觀云

嵩山中嶽廟在登封縣東一十二里曰中嶽廟殿屋宏

麗垛樓四闕角複道聯屬儗于宮庭三門之下二衞神
皆鐵鑄極雄偉兩廡碑石森列皆國朝代祀者所立也
又有唐碑一通韋行儉所譔宋碑三通盧多遜王曾陳
知微所譔國朝修廟碑一通則盧陵歐陽玄譔也廟西
又有鎮皇廟云中嶽之神今封爲中天大甯崇聖帝
中嶽中天崇聖帝廟在登封縣按中嶽唐武太后垂拱
四年改嵩山爲神嶽加嶽神爲太師使持節仲嶽大都
督封中天王禁斷芻牧萬歲登封元年尊爲神嶽中天
黃帝天靈妃爲天中黃后後罷之明皇天寶五載封中

天王至宋大中祥符四年號中嶽崇聖帝貞明后乾興元年改顯明皇后唐開元八年建考唐制每歲土王河南尹奉詔祀嶽至宋亦知府往祠慶歷後通判攝事今在縣東北九里按其神性慈傳五戒不享葷辛廟始在東南嶺上今廟之東後魏太武帝太安中徙于神益山在今廟之北至宋大武方移于此廟南有雙石闕外石人一對闕上多記刻後漢安帝元初年建

昇仙太子廟在偃師縣南古緱氏縣東南二十里曰府店店南緱氏之上有昇仙太子廟古曰王仙君廟漢武

建西王母祠于其右王母姓緱氏故以名其山云唐武
后萬歲通天元年改賜今額又曰賓天觀有唐二碑
一通乃左相陳希烈撰文徐浩書一通則武后自書撰
也二碑今皆不存今惟有一碑國朝陳天祥所撰者也
天祥敭歷臺諫素有風節爲時名臣贈平章政事趙國
公謚曰文忠世尊之爲緱山先生按神仙傳曰周靈王
太子名晉字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丘公
接以上嵩高山學神仙之道三十年後七月七日乘白
鶴而去因立祠于緱山之下焉祠南有洛鶴池仙屋石

室武后于石室中開石匣得一古劍神光赫然緱山大抵若覆盂之狀高不百尋周不數里且無泉石之勝因仙居之名而著聞四方也土人云至今風月清夜窅然時聞笙簫之聲

漢光武帝原陵在臨平亭南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西望平陰去洛陽東南十里按帝王世紀作十五里

漢明帝顯節陵在洛陽縣東南三十七里故富壽亭也陵周三十丈二尺無周垣行馬四出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

漢章帝敬陵帝王世紀曰在洛陽縣東南三十九里陵周三百步高一丈六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鐘虡皆在行馬内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按河南志作提封田二十頃五十五畝

和帝愼陵在洛陽縣東南四十一里陵周三百八十步高十丈

順帝憲陵在洛陽縣西十五里陵周三百步高八丈四尺北邙山下制度並同前但鐘虡在司馬門内寢殿園

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四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

魏明帝高平陵在洛陽縣東西四十里大石山即萬安山也

宋太祖永昌陵在芝田西四十里陪葬子孫十五墳

宋太宗永熙陵在芝田西南四十里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置守陵五百人陪葬子孫凡八墳

真宗永定陵在芝田北五里皇堂深八十一尺上方百四十尺

仁宗永昭陵在芝田北十二里初崩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人修奉山陵

英宗永厚陵南至定陵七里一百三十步東至昭陵九十步

神宗永裕陵在永厚陵之西

哲宗永泰陵在裕陵東北

漢劉寬墓在洛陽上東門外墓南二碑漢隸蔡邕所書碑首題曰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逯鄉侯劉公碑其一碑門生殷包等所立碑陰刻贈物綠含玉落星錦之類

一碑故吏李諫所立也碑陰刻故吏鄉里名氏云二碑所載與漢書同但遷官次序頗略異耳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併記其世序云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于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世次之詳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鉅族未有家譜然而俗尚苟簡廢失者豈止家譜而已哉

杜氏墳在鞏縣西五十二里首陽山東唐杜審言及子閑孫甫三世墓皆在焉

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仲淹墓在洛陽縣南七十里神陰鄉彭婆店東北萬安山下其子丞相忠宣公堯夫以下皆祔葬兆內文正公之碑則歐陽文忠公撰文額曰褒賢之碑忠宣公神道碑則曾文昭公肇撰文額曰世濟忠直之碑墓東則守墳褒賢寺寺有范氏復祖墓碑一通天台陳基之文也其略曰宋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墳墓皆在吳門之天平山至公始葬洛陽母謝夫人之兆其子丞相忠宣公以下三世皆祔焉靖康之亂子孫在吳弗獲展墓逮我元混一故公克登祀典

有司致祭惟謹公八世孫文英謂其子廷方曰吾子孫
幸生明時憑藉餘澤食有義田居有義宅教有義塾而
祖宗邱隴鞠爲芻牧之區尚安得爲子孫哉廷方自吳
門不遠數千里致其父命于河南僉憲李齊御史沃時
海壽出金爲倡率其鄉黨收倖奉牲墓下豪民觀感率
復所封舊地薙草繚垣壞樹築室俾甥趙氏廬其上又
曰文正公以閒生之氣王佐之才致位將相爲宋忠臣
誦其詩讀其書可以立忠信而尊君父興王道而致太
平其父子窀穸使斧斤耒耜相尋其中豈國家尸祝以

待先賢之意乎基字敬初能詩文游京師名稱藉甚則
余之故人也
邵康節先生之墓在洛陽縣南伊闕西南九里曰辛店
伊水西也
洛陽金石刻　漢碑　大尉劉寬碑二通　丞相蕭何
碑折作兩段　魏碑　三斷碑二通皆漫無字　齊碑　佛龕碑天統三年立武平二年刻　二祖天師碑　馮翊王平等碑　後魏
碑　侍中廣平穆王碑俗云陵冢碑大昌元年立　景王碑　魏汝
南文宣王碑　末帝碑　元魏碑韓毅隸書天平四年立　昇仙

太子廟碑梁雅文　唐碑　啓母廟碑楊炯文　金字碑韓滉書　義成軍節度使曹公碑長慶四年立　程公碑陸贄書開元二十年立　劍南東西川鹽鐵青苗租庸等使兼殿中侍御史虢州刺史嚴公碑顏頵書元和中立　龍門龕石像碑袁元哲書　彭王傅贈太子少師徐浩碑次子徐峴書　啓聖宮臺勅碑太子亭題　雒陽尉馬允中碑　黄門侍郎孫公碑　荊州長史孫公碑張廷珪書　延州刺史孫公碑開元二年立　齊州刺史崔府君碑崔平書大中八年立　陳公碑蕭祐立　右僕射曹公碑正元四年立　左僕射牛公碑長慶三年立　邕州刺史

裴公碑鄭還古書開成五年立　房州刺史盧府君碑張文禧書正元九年立　東都留守盧府君碑開元中立　太原少尹盧府君碑張文禧書正元九年立　歙州刺史郭府君碑開元十二年立　散騎常侍黎公碑嗣子書太和中立　塞軍使張公碑　丞相司空李公碑太和中立　明威將軍田府君碑　韓尊師道德碑開成四年　太子賓客王府君碑周式書大歷中立　工部侍郎趙公碑王宣書開元十年立　左衛大將軍卞國公泉公碑彭杲書　左僕射太子少保劉公碑　都督隴右羣牧韋公碑　秦公碑　太子少保崔公碑　盧州司馬劉府君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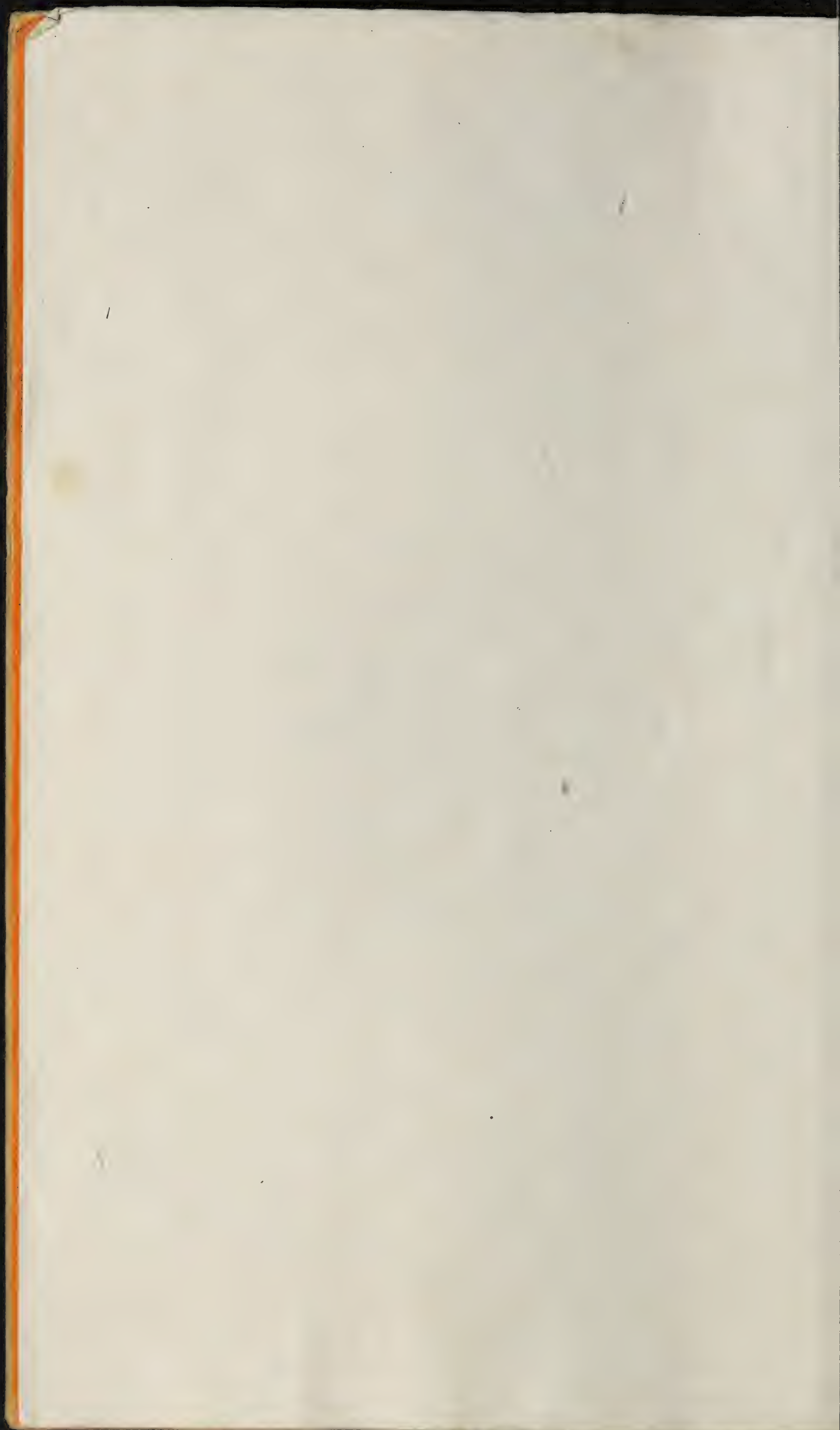
眞堂記碑　測景臺記碑　會善寺碑徐洪八分書　嵩岳廟碑八分書　嵩山寺頌碑胡莫書開元十七年立　辨正禪師奉先塔銘碑徐峴書　太子翊善鄭公碑　光福寺塔題名碑王仲舒書　嵩山題名碑韓愈書　江陰縣令武登碑長慶四年立　澠池縣南館記碑盧元卿八分書　太子賓客孟簡碑　普甯郡王陳府君碑蕭祐書　權公碑　太原尹唐公碑　盧曉八分書　工部侍郎趙國公碑　襄陽李公碑　惠林寺題名碑　惠林寺新修軒廊記碑　清河崔公碑　太子賓客孔府君碑　諫議大夫王府君碑　白樂天

墓志碑　刑部尚書白居易碑許郱書　吏部郎中盧府君碑　如雲鎔禪師碑楊遠書　尊勝幢碑篆書　心經幢子碑篆書　白樂天龍門八節灘詩碑樂天自書　鄭州司馬王公碑景龍三年立　伊州刺史衛府君碑長安三年立　蕭府君碑　杭州刺史李公碑郜公書　邛州刺史狄君碑　幽林思嵩山詩碑韓覃作　杜甫題元元皇帝廟詩碑陸肱書　白樂天香山寺詩二十韻碑賀拔惎書　李德裕平泉山居詩碑　天后御製詩碑王知恭書　後魏大將軍泉府君碑　華夷圖碑　洪州錄事參軍趙道先碑　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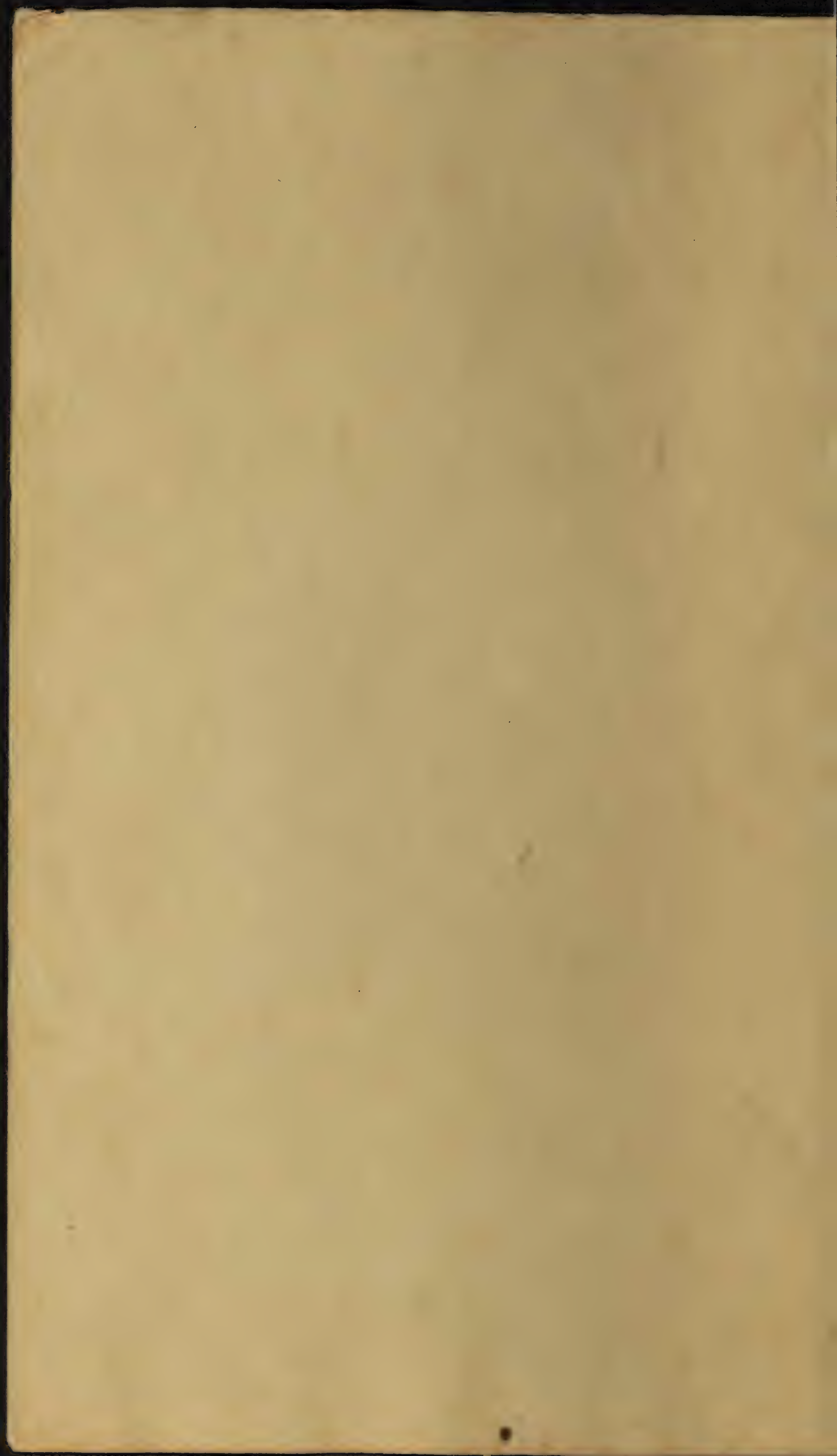
使畢公碑唐惟蔚書咸通六年立　一　魏公碑太和六年立　隋州錄事參軍狄公碑

河朔訪古記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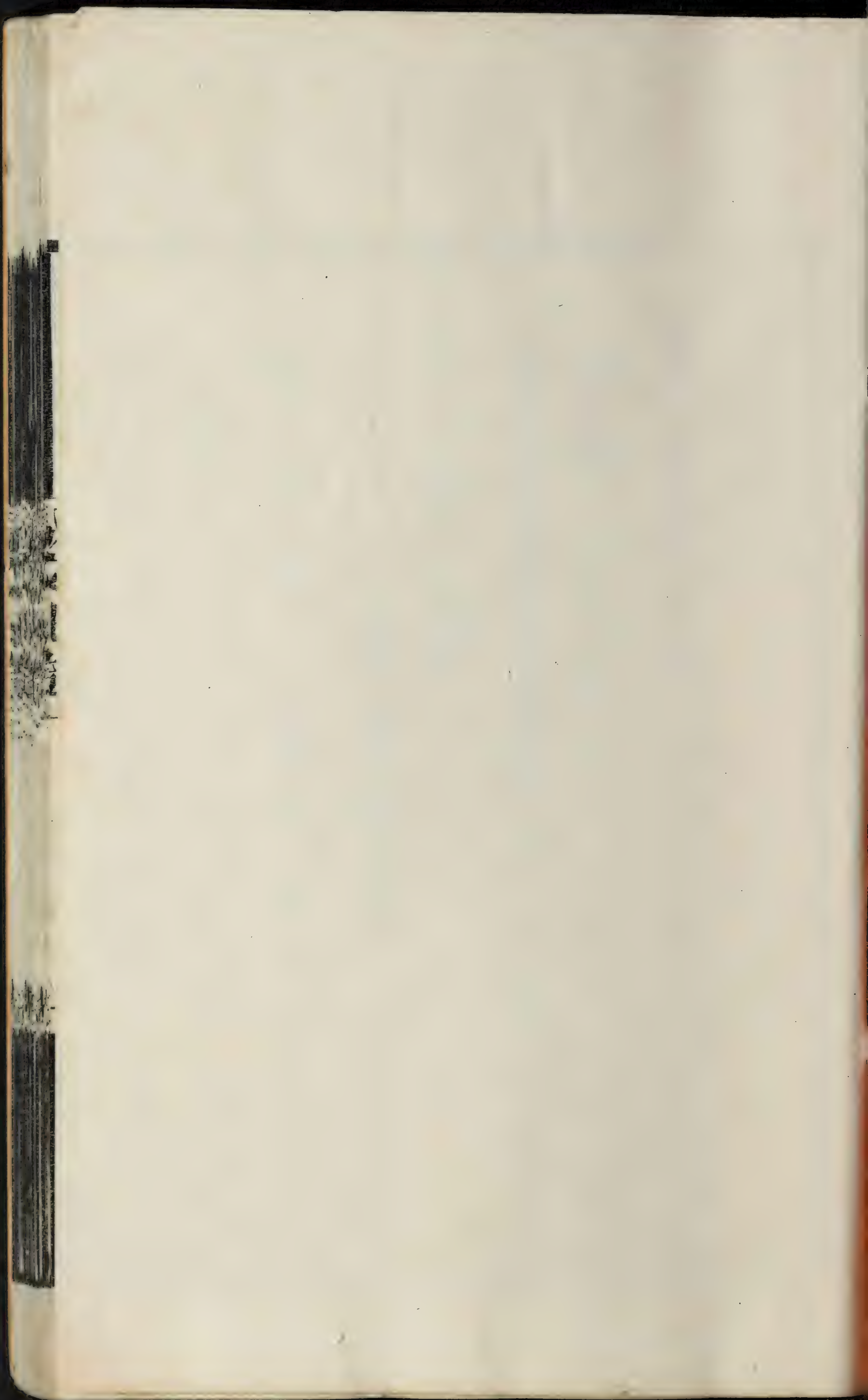
譚瑩玉生覆校











馭交紀卷之一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鏡心編著
分巡嶺西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臣冒起宗訂

帝堯申命羲叔宅南交

尚書註云南交南方交阯之地安南卽古交阯○禮王制云南方曰蠻雕題交阯有不火食者矣○山海經云交阯國人交脛○東漢書云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疆域東西相距一千七百里南

北相距二千八百里東接廣東欽州西界雲南老撾宣尉司南帶占城盡海堧北抵廣西憑祥州其山則句漏佛跡雲屯最峻江則來蘇龍門而富良最大其俗獠夷雜居不知禮義椎結翦髮文身跣足好食檳榔口赤齒黑暑熱好浴于江便舟善水平居不冠立常叉手席坐盤足謁尊貴跪膝三拜待客以檳榔嗜酸醎海味以富爲雄爭奪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一年再稻一歲八蠶桑麻薇野不解種麥多魚鹽之利其服役有頭飛獠子赤裩

獠子鼻飲獠子皆窟居巢處善飲酒擊銅鼓鼓初
成置庭中招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
擊鼓郎酋與主人其譯語呼天爲雷地爲得日爲
靄月爲湯

考帝王其德無外譬天地之持燾故阻深晻曶之區
虧蔽日月日月弗遺也堯命宅交舜南巡至蒼梧
之野此在古初然矣盛世不勤遠詎謂遠弗曁哉

周成王六年交阯南越裳氏重三譯來朝
越裳郎占城或曰九眞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道

路修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
知中國之有聖人也使者還迷其歸路周公錫以
軿車五乘皆爲向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期年而
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爲先導示有以服遠人而正
四方○風俗通云周公作越裳操以紀其來
考三代夏征有苗在荆楚間則百粤之遠可知也商
時編髮之蠻重譯入朝至周迺來越裳在交阯外
其言天之無烈風淫雨三年受命黃耇三譯求通
何其誠也而周公謙讓曰德澤不加君子不臣其

人嗚呼周之德其至矣乎

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師及南越人戰秦師敗績復遣趙佗任囂擊平之置三郡以交阯屬象郡

淮南子人間訓云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擊之秦兵大敗至是遣囂等畧取陸梁地爲桂林南海象郡而交阯屬象郡置長吏

三十三年以任囂爲南海郡尉趙佗爲龍川縣令以謫徙民戍五嶺交阯合

漢書秦使尉佗將謫徒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

雜處

二世皇帝元年以女無夫家者萬五千人予南越秦亂

趙佗擊交阯幷之

史記秦使尉佗安百越佗知中國勞極上書求女

無夫家者三萬人爲士卒衣補秦可其萬五千人

于是百姓離心欲亂者十家而七時南海尉任囂

病且甚召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

立南海雖僻遠亦一州之主可爲國也囂卒佗殺

秦所置吏聚兵絕道自守遂幷交阯地自稱爲南

武王

考秦北築長城遮胡胡禍秦壤相錯也島夷遼隔不通中國或曰山海之區犀象珠璣在焉秦利其有于是出五軍開交廣其初民皆匿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未幾內亂自置之吏叛弗屬然斥地闢壤自秦始也

漢高帝十一年遣大中大夫陸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爲南越王受封稱臣

十二年南越擊交阯

賈初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矣天子聞君王王南越將相欲移兵天子憐百姓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倔彊于此漢聞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師臨越殺王如反覆手耳于是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今令我聞

所不聞幸甚賈遂拜佗爲南粤王令稱臣奉漢約

自是佗始變魋結襲冠冕焉

高后五年春趙佗反于南越自稱南武帝 交阯合

時有司請禁越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

物今后聽讒臣別異我絶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

倚中國擊滅南越也于是自稱帝發兵攻長沙邊

敗數縣

七年遣將軍周竈擊南粤 交阯合

將軍隆慮侯竈帥兵出會暑溼士卒大疫不能踰

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書伐越始此

文帝元年賜南越王佗書佗去帝號稱臣奉貢

漢書文帝爲佗親冢在眞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

官其從昆弟厚賜寵之以陸賈爲太中大夫賜佗

書曰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

室之子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

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

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

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

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
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
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
使賈馳諭告王朕意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
褚二十衣遺王願聽樂娛憂存問鄰國佗恐乃頓
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賈還報文帝大
悅
武帝元鼎五年擊南越平之遂定其地爲南海蒼梧鬱
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七郡又畧得珠崖儋耳通

爲九郡置交阯刺史領之
孝景後元二年佗薨子孫傳立四世孝武建元四
年閩越王郢興兵南擊佗孫胡上書曰東越擅興
兵侵臣臣不敢相攻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
越義守職約遣兩將軍往討兵未踰嶺閩越弟餘
善殺郢以降因遣嚴助往諭意胡頓首曰天子乃
已誅閩越死亡以報德遣子嬰齊入宿衛元鼎四
年遣諫大夫終軍往諭南越王光入朝王欲行其
相呂嘉諫之不聽嘉遂攻殺王及漢使者而立王

異母兄術陽侯建德五年秋以衞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横浦故歸義粤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灕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討南越滅之先是越王遣二使者治交阯九眞二使者間漢兵至合浦籍其戸口以降卽拜二使者爲交阯九眞太守置交阯領之是時雖置郡縣而猶仍夷俗不及漢文書第羈縻耳○史記作越○漢書作粤

○邱濬曰秦之南海漢之合浦及珠崖儋耳今廣東之地也秦之桂林漢之蒼梧鬱林今廣西之地也秦之象郡漢之九眞日南交阯今安南之地也

元封五年置交阯部刺史領七郡治廣信

大事記云元封五年置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置交阯刺史別于諸州令持節治蒼梧

征和四年交阯叛殺珠崖太守孫幸幸子豹討平之

宣帝神爵三年交阯反

甘露二年交阯等郡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

兵擊之

漢書交阯珠崖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二十餘年凡六反神爵三年三縣反至是九縣皆反○綱鑑曰武帝滅南越置珠崖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漢輒發兵擊定之至元帝初元三年南縣大叛連年不定上博謀于羣臣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治也臣願遂棄珠崖專用恤

關東爲憂上乃棄珠崖

平帝元始二年以錫光守交阯

光武建武五年交阯牧鄧讓率七郡守相遣使入貢因

封錫光爲烈侯以任延爲九眞太守教民耕種冠

履

通鑑王莽末交阯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阯

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盛德又遣偏將軍屈

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

武陵太守王堂桂陽太守張隆長沙相韓福零陵

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任延以交人射獵爲業不知耕鑄田器教之墾闢樹藝無嫁娶禮乃著令以年齒相配於是產子始知種姓多名子爲任徼外蠻夷皆慕義納款舉向華風云

十三年春以蘇定爲交阯太守定至交阯以法繩下徵側徵貳忿而反

十六年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命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漢界

援旣下交阯鑿南塘通九眞置望海大康縣立城郭井邑銅柱一在欽州一在思明府而日南林邑西屠夷國大浦口亦有建者其詞曰銅柱折交阯滅交人往來疊石以固之自是銅鼓銅馬始入中華矣

明帝永平元年賜交阯計吏金帛

東觀漢紀交阯部刺史上計時張重仲篤者爲日南計吏至京召對賜金帛後位通顯

章帝建初八年開交阯入貢嶠道

通鑒會稽鄭弘爲大司農時交阯七郡貢獻皆從
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繼弘奏開零陵
桂陽嶠道自是夷通遂爲常路
和帝永元十二年日南象林蠻反郡兵討破之
順帝永和二年南蠻反交阯刺史樊演發九眞交阯兵
討之秋七月交阯九眞兵反
漢書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
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
阯九眞二郡兵二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

會侍御史賈昌使日南卽與州郡并力討之

永和三年日南夷爲梗九眞太守祝良交阯太守張喬招降之

廣西通志云永和中日南蠻夷爲梗朝議發荊揚諸郡兵討之中郎李固駮之曰荊揚盜賊盤踞蠻夷未輯不可一也兗豫之人徵發萬里必致叛亡不可二也南州濕暑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不可三也遠涉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戰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

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可五也設軍到而
死亡者衆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不
可六也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猶尚不堪況若四州
以赴萬里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
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
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
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勇畧仁惠
堪任將帥者爲刺史太守帝從固議卽拜祝良爲
九眞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

降散夏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望風請降者數萬人繇是嶺以外復平○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李固此議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

桓帝延熹三年以夏方為交阯刺史冬十一月叛蠻降

延熹八年桂陽賊入蒼梧執交阯刺史葛祗

祗既為賊所執死之蒼梧太守張敘棄市坐縱賊不護衛也

靈帝中平元年交阯反執合浦太守來達刺史賈琮撫平之

漢書舊交阯土多珍產前任刺史率多無清行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勑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散蠲徭誅刺渠帥選良吏守郡縣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獻帝建安元年交阯太守士燮置其弟壹䵋武三人爲

合浦等郡太守

交阯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

領合浦次弟徐聞令䵋領九眞武領南海俱太守

八年春改交阯爲交州增置州牧

交廣記云刺史張津令交阯太守士燮表言十二

州皆州而交獨交阯刺史何不平臣昧死以請改

刺史爲州牧詔許之拜津交州牧後仍復爲州刺

史

十五年徙交州刺史治南海

交廣春秋云交阯初治贏𨻻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郡廣信縣建安十五年移治南海郡番禺縣〇王範云刺史治在交州漢末移南海

十六年孫權交州刺史步騭殺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及其都督區景遂入南海

時道不通吳巨擁衆數千權以騭爲交州刺史不敢入先使諭巨巨納之後悔騭以兵少恐不能存巨有都督區景勇略與巨等騭惡之陰使人請巨

巨往戒景勿詣隴隴固請景景又往乃俱斬之中
庭於是統兵二萬下取南海

後漢昭烈帝章武元年帝在蜀以庲降都督李恢持節
領交州刺史入于平夷

廣州平夷縣與蜀江通故恢遙領交州平夷往焉

禪帝建興四年吳大帝孫權黃武五年吳分交州置廣州徙交州
治龍編俄復舊○魏與晉亦更置官吏不能相統

一

七年夏詔以交州屬吳徵李恢還

孫權初受魏九錫之命亦以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因有交阯太守孫諝貪暴郡吏呂興殺諝九眞日南俱叛降晉權因呂岱言交阯遠乃分合浦以北南海蒼梧鬱林高涼四郡爲廣州即以岱爲刺史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其子徽爲九眞太守以陳時代燮徽戴員爲交州刺史徽不奉命舉兵以拒員等岱討平之于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

吳景帝孫休永安七年　秋七月吳復分廣州置交州增入高興

吳烏程侯孫皓建衡元年遣將薛珝陶璜復取交阯殺晉所置守將日南皆還吳增置新昌武平九德三郡吳亡歸晉晉因之

董份曰漢盛時武皇帝遣伏波樓船二將率十萬師征定嶺南分其地爲郡而未幾輒叛及元帝而珠崖乃大叛益遣都護以下十一人興大兵歷數年費以三萬萬計弗能討罷之而漢亦中衰大粵數反覆好亂自古記之矣

考漢承秦後王尉陀交越凡四世割據者九十餘年

所謂因而羈縻非耶迫樓船伏波之師再擧闢粤交阯九眞日南盡歸漢稍稍道以禮法夷漸爲華厥功爛焉然叛服不常中國殫匱初元逾海之軍費三萬萬又復不濟楊雄云朱崖之棄捐之力也是耶非耶李固之議固賢于十萬師遠矣比漢末鞭之不及亦其地勢然哉

晉武帝太康元年詔以滕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

晉書脩討郭馬未克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邱聞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閒

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

明帝太甯元年梁碩陷交州刺史王諒死之

通鑑王敦以王諒爲交州刺史使殺新昌太守梁碩碩舉兵圍龍編陶侃遣兵救交州未至碩殺諒

成帝咸和三年前交州刺史張璉反進攻廣州鎮南司馬曾勰等擊破之

穆帝永和四年交州刺史阮敷擊林邑破之

通暨林邑寇九眞殺士民殆盡桓溫遣督護滕畯
帥交廣兵擊之爲所敗至是阮敷討之破五十餘
壘
升平三年交州刺史溫放之集兵至南海破林邑
而還
晉書放之始安公嶠之子也爲給事黃門侍郎以
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初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
太守夏侯覽以尸祭天阮敷不能成功議用廣州
兵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

杜寶別駕阮朗不從放之以其阻衆誅之勒兵而
進參黎耽潦並降遂破林邑

孝武帝太元五年十月九眞太守李遜據交州反
太元六年秋七月交州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

安帝隆安三年林邑范達陷日南九眞遂寇交阯太
守杜瑗討破之

宋文帝元嘉九年遣使巡交廣
元嘉二十三年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

明帝泰始四年交州人李長仁據州叛

昇明三年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交州發兵拒之

通鑑宋以煥爲交州刺史更以叔獻爲甯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既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四月齊王受禪七月卽以叔獻爲刺史

齊世祖蕭賾永明八年以伏登之爲交州刺史

綱目分註云交州刺史房法乘專好讀書嘗屬疾不治事自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法乘

聞之大怒擊登之於獄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執法乘囚之啟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遣法乘還而以登之知交州事

梁武帝蕭衍大同元年安南將軍蘭欽爲前刺史蕭恬所殺

梁書欽將集廣兵征交州復啟歐陽頠同行欽既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眞聞欽至厚貨廚人塗刀以毒藥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

大同五年冬十月彗出南斗

文獻通考彗出南斗長一尺餘東南指漸長一丈餘占曰吳越有兵其後李賁稱帝於交州發吳越兵討之

大同七年交州李賁反刺史蕭諮出奔越州遣越州刺史陳侯等會廣州兵討之

通鑑交阯李賁世爲豪右仕不得志有幷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吏部尚書蔡樽以幷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賁與韶還鄉里會交州刺史

武林侯諮以刻暴失衆心時賁監德州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諮輸賄于賁得奔越州凡賁移檄啟事皆韶之辭也上遣越州刺史陳侯羅州刺史甯巨安州刺史李智愛州刺史阮漢同征李賁諮又奔廣州依蕭暎上遣諮與暎會兵討之

中大同元年陳霸先敗李賁於交州

陳書六月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官軍暕推霸先為前鋒所向摧陷賁走典徹湖於屈獠界立砦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

之頓湖口不敢進霸先奮勸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賊衆大潰

太清元年陳霸先從交州刺史楊瞟討李賁平之

陳書賁竄入新昌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建康

簡文帝大寶元年以陳霸先爲交州刺史

陳武帝霸先永定二年以歐陽頠爲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刺史

陳書頠盡有越地改授都督廣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羅愛建德宜黃利安石雙十九州諸軍事

隋高祖仁壽四年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遣總管劉方討平之

恭帝侑義甯二年左武衛大將軍馮盎據嶺表附于林士宏是年梁王銑遣甯長眞帥師伐交阯

唐書盎高州良德人冼氏夫人之孫也仁壽初爲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師請討之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卽詔盎發江嶺兵擊賊平之拜漢陽太守還嶺表嘯署酋領有衆五萬以蒼梧高凉

珠崖之地附於林士宏○通鑑銑士宏各遣人招
交阯太守邱和和不從銑遣寗長眞帥嶺南之兵
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司法書佐高士廉請城中
勝兵足以當之遂以士廉爲軍司馬將水陸諸軍
逆擊破之長眞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旣而得煬帝
凶問乃以郡附於銑始安郡丞李襲志被攻城陷
爲銑所虜於是東自九江南盡交阯銑皆有之勝
兵四十餘萬○陳隋之間或改九眞爲愛州日南
爲驩州或置交州總管安南都督府統之○安南

之名自此始

王愼中曰三代以還得南粵者惟漢文帝降附尉佗爲近于帝王之德而經制未備追兩伏波將軍之師誅伐蕩定然建武之君猶出于廣土之意宜其民不恆于服而輒繼以叛蓋五嶺所表荆揚之餘域爲德之所懷而力有不得致者三代以前是也後雖力足以致而不純于德其迭有叛服之跡則漢事可覩已吳晉不奄北土有事于南服尤勤以其偏安之統其事雖勤無足多述也

考交州在嶺南最遠又反覆善變自晉而後偏安之
業更姓革代南人占望背向漢法不能盡行矣

駁交記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馭交紀卷之二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

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鏡心編考

分巡嶺西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臣冐起宗訂

唐高祖武德四年命李靖安撫嶺南

六年詔李靖以交廣兵趨宣州

太宗貞觀元年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

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藺謩等發江淮

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險不可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宜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自服上乃罷兵冬十月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諭之盎遣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賜絹五百疋

高宗調露初年分嶺南爲東西二道改安南都護府置安南都護兼本管經畧招討使

安南都護始屬嶺南道有州十二交阯郡爲交州

分武峩州粵州芝州九眞郡爲愛州分福祿州曁州日南郡爲驩州分峯州陸州湯州又置龐州後屬嶺西道

元宗開元十年嶺南按察使裴伷先上言安南賊梅叔鸞等攻圍州縣遣中官楊思勗討之

舊唐書思勗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元成遽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擒斬之元成即叔鸞之黨也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璋作亂思勗復受詔率兵討之

德宗建中四年以姜公輔同平章事

公輔日南人也

貞元八年嶺南奏安南市易不果

通鑑節度使奏言近日海船殊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廣州素爲衆舶所湊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異物則遠人格豈必重中使而輕外夷寢不行

憲宗元和十四年㝢安南賊楊清爲刺史

通鑑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

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

武宗會昌三年安南亂經畧使武渾奔廣州

通鑑渾役將士治城將士作亂燒城樓刼府庫渾

奔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衆

懿宗咸通元年雲南蠻陷交阯命嶺南五管調兵戍之

二年春貶安南都護李鄠爲儋州司戸尋流崖州

通鑑李鄠自武州收集軍士攻羣蠻復取安南朝

廷責其失守故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
宗黨遂誘導群蠻攻陷交阯再紏鄠罪長流崖州
四年春正月雲南蠻寇安南招討使蔡襲死之
七年夏高駢破南詔蠻復交趾以高駢爲靜海軍節
度使
時李琢爲安南經畧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
夷人不堪命遂結南詔以叛攻陷安南經畧使蔡
襲死焉命高駢爲都護復其地駢奏曰南詔酋龍
子法蒙立後比年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况

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臨報縱未
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羈縻蠻夷內得士卒休息也
帝然之
昭宗天祐五年梁朱溫以劉隱兼靜海軍節度使安南
都護
宣帝即位仍稱天祐十四年秋八月劉巖稱越帝追尊
其兄隱爲烈宗改國南漢乾亨元年又改名龑遣
將李守鄜梁克貞取交州
五代史劉龑擒曲承美至南海龑登儀鳳樓受俘

詔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庭今面縛何也承美頓
首伏罪乃赦之
劉龑八年交州亂遣其將程寶討之敗死
續大事紀愛州將楊廷藝據交州討之不克
劉龑遣將軍孫德晟攻象州不克
通鑑馬希範以步兵五千禦之漢兵自象州引去
劉龑大有十一年遣子宏操帥師取交州不克敗死
通鑑交州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而代之廷藝故將
吳權舉兵攻公羨公羨以賂求救于漢主龑欲乘

亂取之封子宏操爲交王將兵救公羨宏操戰死龑乃收餘兵還○南漢大有十四年龑改名龑隨卒子宏度嗣更名玢後宏熙殺玢更名晟嗣位至晟乾和十二年交州吳昌濬稱臣于晟授安南都護後晟卒子繼興嗣更名鋹○五代間安南地專據于土豪互相篡奪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交愛土豪曲顥一作顥傳子承美送款于後梁得節鎮南漢劉龑據廣州遣將李克鄘執之幷其地未幾愛州將楊廷藝有異志攻逐交州刺史李進進牙將

皎公羨殺廷藝（皎一作矯）藝故將吳權殺公羨遂據交州傳子昌岌卒弟昌濬昌文以次立昌文卒其參佐呂處評（呂處評一作吳處坪）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搆亂有驩州牙將丁部領者率其子璉稱兵擊敗處坪衆推爲交州帥領交阯事號大勝王（大勝一作萬勝）

考唐治安南亦時用誅討不若秦漢之勞也李靖職安撫魏徵請諭使陸贄止易市得馭遠策故其郡隸嶺東西道視晉隋以前爲靖而姜公輔生其地地何嘗限人也元和後叛復不一大抵火夷易動

如渾之刻琢之墨皆足以亂比及五代土酋曲顥等互相攻據南漢咫尺不能取于是交阯自爲一區也

宋太祖乾德二年宋師伐劉鋹克郴州斬鋹將暨彥贇刺史陸光圖

通鑑宋既克郴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鬭虎抵象又賦歛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採

珠以珠玳飾宮殿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戸供宴犒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三月交州亂劉鋹署丁璉爲交州刺史

開寶六年璉遣使入貢八年再奉貢詔褒其父部領封交阯郡王授璉安南都護餉較太師

時宋遣將潘美討平劉鋹璉入附故授都護○安南王號自此始

太宗太平興國初璉歿爲大將黎桓所簒興兵問罪旋
罷之
璉與父俱歿弟璿幼嗣位大將黎桓遷而幽諸別
第自簒位仍僞作璿表令桓代之求封于是封桓
爲王○黎氏有安南自此始○及太宗知其簒命
將孫全興等水陸二軍分道進討時水陸兵馬部
署劉澄賈湜等自廣州路入至白藤江連破之頓
兵花步桓詐降以誘前軍轉運侯仁寶沒于賊澄
病死論誅全興等有差兵罷桓復以璿表貢方物

謝罪繼遣使以璿讓表來上太宗猶憤與之第許
以副署因而撫焉
雍熙二年授桓節度使封京兆郡侯
以桓連歲入貢表求正領節鎮始制授而封之
淳化四年進封交阯郡王
通志云桓倨驁宋使至受詔不拜信宿後乃張筵
飲宴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譟
呼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辭後李若拙為使稍以
禮詘之

眞宗景德元年時封桓南平王遣子明提入貢授以驩州刺史

三年黎桓卒其子兄弟爭㓨相殺遣安撫使邵曄諭之

桓卒後中子龍鉞立兄龍全㓨庫而遁弟龍廷殺龍鉞兄明護率扶蘭砦兵攻戰其酋黃慶集等款廉州請兵知廣州凌震以聞朝議以幸亂伐喪不可第令安撫使邵曄詒書諭以威德明護懼卽奉龍廷主軍事龍廷自稱節度開明王願效職貢曄

以聞令削僞官許其貢封如前賜名至忠授印給旌節

夏六月丙子詔廣州毋得擅伐交阯

宋史知廣州凌震請發兵定交阯亂帝以黎桓素脩職貢惟令安撫

七月邵曄上安南國山川圖

宋史緣海安撫邵曄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圖帝曰祖宗闢土廣大惟當謹守不必貪無用地苦勞兵力

四年秋七月以黎龍廷爲交阯郡王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初表求邕州互市不許大校李公蘊篡黎

氏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封之

黎氏傳三世共二十年龍廷苛虐國人不附爲大

校李公蘊所奪并殺明提明昶等自稱留後奉貢

議以蠻夷不足深責卽用桓故事封公蘊交阯郡

王

三年二月詔許交阯互市廉州

四年祀汾陰后土公蘊復遣貢禮成加恩同平章事

七年秋交阯狄獠等避罪來奔詔疆吏勿輕納蠻獠
狄獠張皤漢等避罪來奔至如洪砦都巡簡臧嗣
命犒以牢酒交人急捕狄獠遂犯砦鹵獲甚衆詔
李公蘊追索仍禁疆吏勿輕納蠻獠損政體
天禧初封公蘊爲南平王遣使將命至境賜器幣襲
衣金帶鞍馬
仁宗天聖元年遣使來貢旋入寇詔討之尋罷兵
公蘊命其子弟及壻申承貴內寇詔廣南西路轉
運司發溪峒丁壯討捕之未幾公蘊卒子德政嗣

稱權知留後隨授以郡王

公蘊子德政遣使來謝

明道元年加德政同平章事

皇祐二年交阯蘇茂州入內地詔歸之儂智高反德

政請率兵助王師不許

蘇茂州韋紹嗣紹欽等三千餘人爲邕州誘人居

內地德政表求詔盡還之仍令德政約束邊戸廣

源州蠻儂智高反德政欲率兵二萬繇水路入助

王師朝廷優其賜而卻其兵

至和二年封日尊交阯郡王

德政卒其子日尊居哀贈德政侍中南越王賻賚

甚厚封日尊交阯郡王

嘉祐四年交阯寇欽州

五年交阯寇邕州詔討之尋罷兵

日尊寇邕州詔安撫使余靖討捕靖遣諜誘占城

同廣南西路兵甲趨交阯日尊上表待罪罷兵

六年春交阯寇欽州都巡簡朱士堯拒戰死之

八年交阯貢馴象

五年交人寇邕命余靖討之上表謝罪乃罷兵至
是入貢
英宗治平二年交阯求儂宗旦日新峒等地
知桂州陸詵上言交州求儂宗旦日新溫悶峒等
地帝問交阯于何年割據輔臣具以對韓琦曰交
州山路險僻多瘴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
守也
神宗即位進封日尊南平王
熙甯二年封乾德爲交阯郡王

日尊表言占城不貢帥兵虜其王俄自稱大越皇帝尊公蘊爲太祖改元寶象又改元神武日尊卒子乾德嗣封交阯郡王

十二月交阯來貢

八年冬十一月交阯陷欽廉二州

時議開邊言交夷可取狀是時王安石謀立奇功于是知桂州劉彝聽偏裨沈起言以爲安南可取大治戈船發兵遏絕表疏沈起劉彝後先經畧葢挑釁結禍交人遂叛陷欽廉又陷邕州殺守臣蘇

緘屠其民五萬餘口詔以郭逵爲招討使趙禼爲
副討之破決里隘二將相左至富良江不敢度官
軍八萬死者什六僅殺其王子洪眞得四州一縣
而還逵禼皆得罪乾德懼遣使詣軍門降願歸所
侵欽廉邕三州官吏千人遂班師久之纔送民丁
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
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載以
舟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即止而
僞置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紿示以海道遠也

九年交阯乾德納款乞再修職貢
因乾德乞降治開邊罪罷王安石安置劉彝沈起
隨秀州遣宦者飭制西邊彭汝礪等諫不聽
元豐元年乾德復表乞予所奪不許尋悉還之
初表乞而不與尋因戍守者被罹瘴霧多病歿朝
廷知其無用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
管羈縻本非交阯有也
六年交阯犯歸化州
以追儂智會爲辭犯歸化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

西辨理順安歸化境界詔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峒予乾德
哲宗元祐中又數上表求勿惡勿陽峒地不許後遣使入貢進封南平王
徽宗大觀元年詔以交人自熙甯以來歲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
高宗紹興二年乾德側室子奔大理自是求入貢帝嘉其誠許之
淳熙元年天祚遣貢封爲安南國王賜以印

安南之爲國自此始○邱濬曰按周必大云安南初封交阯郡王後進南平王奏章文移止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蓋宰相曾懷之失也夫安南在秦爲象郡在漢爲九眞日南象三郡魏晉至唐皆與南海桂林同爲嶺南郡縣五代始失之然猶受宋之官爵階號未顯然自爲一國也自是遂以國稱而天下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郡縣矣

三年賜安南國歷日

是年天祚卒子龍翰嗣

五年安南貢方物

光宗卽位奉表貢賀

寧宗嘉定五年以謝表不至輟加恩

是年龍翰卒子昊旵襲封謝表不至遂輟加恩昊旵卒無子女昭聖主國事

理宗紹定二年昭聖遜位于夫陳日煚遂有其國李氏國絕

通志云李氏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其名曰日曰

乾曰陽曰天曰龍曰昊皆僭上之意然貢獻頗恭
順云
淳祐二年日煚始來請命
寶祐五年賜諭詔及器幣香茗
六年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備
景定三年表乞世襲詔授之
授日煚僉較太師安南國太王男威晃僉較太尉
安南國王 威晃一名光昺
考交阯自唐末析據稱外藩宋因之不過羈縻也得其

待罪貢誠輒優容恩禮有加柔遠人宜爾耶戒納
逋拒助兵御貢許市斤斤愼守矣然入寇請地數
數見夷有以量宋也乃安石中開邊言卒禍粤視
韓琦之論何如雖然宋開國不武其積漸然耳
元世祖中統二年封陳光昺爲安南國王
至元十四年陳日烜自立召之入覲不行
是年光昺死子日烜不請命自立遣禮部尚書柴
椿召之入覲以疾不朝
十五年再召以疾辭止令其叔陳遺愛代覲世祖

怒封遺愛爲王

十八年授柴椿安南行宣慰使都元帥遣兵千人送遺愛就國至永平界安南弗納遺愛懼夜先逃歸遣陪臣迎柴椿入國諭旨而還

十九年右丞唆都統兵收占城遣使假道于日烜不聽

二十一年世祖議征之日烜敗績

命鎭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進兵臨境日烜遣興道先屯險要以備冬十一月師至分六道以進

興道復以兵扼于萬刼江擊敗之

二十二年正月興道復敗績日烜拒敵潰走右丞唆都中書李恆死之

興道復與元部將烏馬兒戰大敗進次富良江日烜率舟師拒敵不勝師入城還屯富良江北日烜空其國潰走海港右丞唆都中書李恆以兵會脫懽命李恆追襲敗之會暑雨疾作欲還思明州命唆都先行安南以銳兵來追唆都戰死恆衛鎮南王脫懽爲後殿左膝中藥矢至思明毒發恆卒

二十三年二月日烜弟益稷來歸立為安南國王
封近親陳秀岐為輔義公餘同附官吏爵賞有差
二十四年置征交阯行省大發兵分道並進擊之
日烜棄城遁
置征交阯行尚書省以奧魯赤為平章烏馬兒樊
楫參知政事並受鎮南王節制大發蒙古漢券諸
軍命張文虎等餘海道運糧十七萬石瓊州路安
撫陳仲達等出兵船以從雲南省右丞愛魯赤引
兵出关交阯木兀門安南將昭文王以四萬兵拒

守愛魯擊破之獲其將黎石何英脫懽次思明遣
程鵬飛奧魯赤等分道前破敵至界河交人拒守
如堵皆擊破之其海道自玉門山至安邦口遇其
舟師十七戰皆捷次萬劫諸軍畢會渡富良江薄
交阯城下敗其守兵日烜棄城遁入海
二十五年日烜奉表謝罪
是年正月師出天長海口諜求日烜不得引兵還
交阯城分將破其諸寨二月脫懽兵還萬劫遣烏
馬兒樊楫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先是文虎次

雲屯猝過敵舟擊之眾寡不敵遂沉米于海趙瓊州餘船多漂還瓊士卒與船糧亡者十一諸將議以糧不至乃還諜聞日烜及其子分兵二十萬守女兒關及邱急嶺以邀歸師脫懽經從單己縣趨盝州開道至思明命愛魯督兵還雲南奧魯赤以諸兵北還日烜隨遣使奉表範金人代己謝罪繼復貢方物

二十七年詔諭來朝不從又議征之旋止

是年日烜卒子日燇遣使入貢詔諭來朝不從又

議出征會兵湖廣行省平章不忽木曰獸窮則噬
勢使之然今日燇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
彼能悔過則不煩兵而下世祖從之于是交阯遣
昭明王詣闕謝罪
三十一年秋進討交阯會世祖殂
邱濬曰始皇築長城漢武伐匈奴後世以其窮兵
黷武爲無道元世祖擊交阯擊緬甸擊占城擊瓜
哇擊日本殆無虛歲其窮兵黷武視秦始漢武何
如哉夫長城之築出塞之師特以爲害中國者莫

如北狄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爲害必深也秦始漢
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于是蓋
開此諸國多珍貝之類欲利其所有耳嗚呼求無
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爲民人之主而殺人民以逞
其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焉有道之主果若
是哉
成宗卽位命罷兵遣禮部侍郎李衎郎中蕭泰登使
其國赦日烜罪并放其來使陶子奇還國日燇率
諸臣寮迎拜遣陪臣上表謝慰國哀并獻方物願

爲藩臣奉貢職成宗許之後封爲安南王

時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苑圖

本私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交

阯文書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

詔責以大義於是遣禮部尚書馬合馬持詔諭曰

燇大意以霖等所爲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爲

度敕有司放還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

盡情悃向以虛文見紿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

以貽後悔

武宗至大四年世子日燇遣使來朝尋入寇廣西詔
湖廣行省發兵討之
仁宗皇慶二年交阯犯鎭安歸順二州陷祿洞知洞
㷔養利州官舍民居殺掠數千人中書省遣使詰
之安南飾詞以謝因飭邊吏毋令侵越自是貢獻
不絕
晉王泰定三年世子日爌貢
文宗至順三年世子日焯復貢使至皆不稱王
粵志總論曰漢武以征伐之餘威及交阯日南九

眞三郡如反掌然何甚易哉蓋西京之時寬其文網而因其習俗故其民安東京之時導以禮法而恐以兵威故其民疑光武時銅柱標名千古爛然然建武之功方于元鼎已不可並轡而驅矣唐宋以來墨吏利其山澤之資以安南爲奇貨藉山而冶竭澤而漁虎狼之性反噬隨之矣其號爲強有力者喜以功名自樹今日召募明日徵輸馘首未聞而捉襟立見故自曲顯專據興仆倏變積至于部領始驕蹇而王宋因封之豈以夷治夷勢固然

耶元既混一區宇北不備胡西不備羌而以其全力不能下一安南何也漢以文告而元以干戈也試觀漢時樓船下瀨之師未嘗渡富良也龍編諒山之地不以煩戍卒也彼且無町畦吾與之無町畦禮所謂修其政不易其俗者殆庶幾哉蓋安南原非用武地也驅中原之民入瘴癘之鄉兵未及交而死者過半況虎狠難革其面卽得之而終不能守旨哉宋名臣韓琦之言歟

總考交阯粤之餘域顓頊養材任地堯命舜巡湯獻

周貢幷及之帝王之德丕冒海隅風聲之漸所從
來矣夷王時楚熊渠伐其地自虞夏得而綏也王
翦之役以尉屠睢將五軍僅下西甌任囂趙佗始
畧定未幾佗代囂並象郡稱王矣非所謂取之而
不能有耶漢高詔以其地王吳芮佗據交廣不內
十三年遣陸賈封佗次年再詔南武侯織王南海
洎嬴陵又不克入武帝博德楊僕之師興而交阯
于是附南海蒼梧稱郡元初得瓊儋附交阯建武
馬援再定之故漢誇伐遠之師于斯爲盛然斯時

也或數年或間歲反不絕晝其刺史徙蒼梧廣信又徙交州及南海或能綿地之幷析若移奕此不獨交阯然也廣東合浦郡廣西桂林郡亦然而儋厓之屬瓊州者東弗論唐貞觀開元建中恩威所加號稱戢寗元和之後叛弗能定至宋列外藩五代益不足云以方我皇明神武聖淵東漸西被羣黎遍德蔚然文明無少出入而交阯之區貳執服含職三百年之貢勿敢後者可同日而語哉

譚瑩玉生覆校

馭交紀卷之三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張鏡心編考

分巡嶺西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 臣 呂起宗訂

皇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戊申詔諭安南

大統既集冬十二月遣漢陽知府易濟齎詔往諭

安南王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

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
遐遠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右掃羣雄定華夏臣民
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
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
事以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遠未
聞故茲詔示

二年封陳日煃爲安南國王
日煃令陪臣同時敏等首上表款貢請封遣翰林
侍講學士張以甯典簿牛諒往封日煃爲安南國

王賜大統歷駝鈕塗金銀印及文綺四十疋同時
敏等四人其副阮勳及從行二十三人賜各有差
且戒後世毋伐其國以甯等至會日烇卒姪日㷃
嗣以甯字志道古田縣人自安南使還道中疾卒
其臨終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三年安南國王陳日烇卒子日㷃請封上製文遣祭
命考功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封之
詔曰朕恭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
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烇奉表稱臣遣官齎詔印仍

封爲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熼已逝今世子日熞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于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熞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于藩方故玆詔示想宜知悉并取前使張以甯等所護印及賜物予之秋八月王濂等至境日熞與臣庶郊迎奉御製文于綵輿迎入別設日熼靈位使者南面佈宣之日熞率羣臣再拜俯伏以聽翌日使者奉詔印授之日熞復率羣臣北面跪受交人向以長揖爲

敬至是始稽首頓首成禮去

四年春二月陪臣阮汝亮上表入謝貢方物

五年安南陳叔明貢馴象不受

春二月日熞從伯陳叔明遣其臣阮汝霖奉表貢馴象禮部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日乃日熞今曰叔明何故亟白尚書詰之汝霖具言叔明逼日熞死奪其位懼朝廷致討故托脩貢以覘意上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卻其貢不受仍諭以詔曰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所必誅不以夷夏而間

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煃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
立日熞爲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
日熞爲盜所逼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
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于大義必
討無赦如或更絃改轍擇日熞親賢命而立之庶
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
以昭示四夷爾其無悔故茲詔諭

七年陳叔明上表謝罪求封

春三月叔明上表謝罪兼修貢求封詔且以前王

印理國事尋遣正大夫阮時中上表謝恩貢物且稱年老以弟煓代許之

八年夏煓遣使請貢期詔以三年一貢著爲令夏六月命中書回安南公文曰安南僻在西南本非華夏風殊俗異未免有之若全以爲夷則夷難同比終是文章之國可以禮導若不明定儀式使知遵守難便責人中國外夷若互有道彼此歡心民之幸也何在繁心今後若與安南往來爾中書行移詔書無故不輕往使彼得以自縣豈不有便

於外夷者歟爾中書昭示安南知會若欲三年來貢其部臣行人許五人而止進見之物須從至微至輕必來使自捧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不在多惟誠而已

十一年安南與占城構兵

是年煓卒弟煒嗣時叔明尚柄國政數與占城構兵

十二年冬煒入貢因詔戒叔明與占城國平

詔諭安南占城二國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帝

王一視同仁每欲使四夷俱安近者海外諸國皆
來臣服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
朕未知實否今爲爾兩國言之和睦鄰境乃保國
之善道故善爲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
順天道天必祐之世澤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構
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而害及生民又何利
乎甚而至於天地神人同憤共怒其患將不可測
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
當行今遣使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卽當罷

兵以和睦鄰境爲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
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
十四年陳叔明再貢須詔諭之因勑中書諭止安南
行人
諭安南國王詔曰前者朕令安南來見其以三年
遣使一朝所貢之物惟是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
永堅何在物之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
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王易位
有所疑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本定奈何昔王

荒昏於上致命如斯豈非天假手與朕又聞方今
之王亦族中人爲之立或者可以事中國聖人有云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
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今陳煓奪位而爲
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黔黎庶膺王爵儻或
慢天地殘虐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山隔
海遠居蕞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
中國有道之君必不輕伐倘倔強無知者必征今
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强凌弱衆暴寡之爲

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因命中書諭止
安南行人敕曰使者自安南歸卽日奏陳安南入
情禮意其彼中動以侮詐爲先非以小事大之誠
乃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有歲貢將期爾
中書速遣人至臨境止行人歸毋尚虛禮令安南
國王省己修仁

十五年陳煒奉表貢方物惡其詐卻之

夏六月安南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
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攻其脫

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復勅廣西布政司自
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十六年詔諭陳叔明
諭安南國王陳煒伯陳叔明詔曰朕聞春秋諸侯
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云何蓋謂
逆君命而禍黜黎故天鑒若是有不可逃其禍也
假使當時之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
固何其捨長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
露昔賢不云乎毋爲禍首毋爲福先爾叔明自臨

事以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慾而致是耶然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者之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且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世爲永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命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寃未伸而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遂天鑒後必有無窮之福矣若否朕命

而必爲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之也聖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何也其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爲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豈不美哉

二十一年安南臣黎季犛弑主㫬

冬十二月國相黎季犛幽㫬于城外大陽弑之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二十四年安南國陪臣謝師言等歸因勑諭之

勑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曰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遙晨進昏止吞烟服霧勞已至矣然是脩職貢而

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安南國王之命今事畢而歸
盛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肅
然其心凝然其神則天假飈風渡衡陽之浦不期
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尾浪鰲背生風蛟蜃嘘氣
而横八極非一誠心而無二者豈不危然而懼乎
是時檣傾而舵摧欲良工以完之奚速成也哉朕
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如朕命吉哉故玆勑諭
二十五年安南使臣阮士諤歸因勑諭之
勑諭安南使臣阮士諤曰爾阮士諤入貢來朝八

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安南國君陳日熞荒昏以致滅亡然既亡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君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虛為政倘有小愆當自省修德以釋則可回天意

二十八年陳日焜以叔明卒來告哀上以叔明懷好挾詐殘滅其主不義罷弔祭命禮臣咨其國知之

二十九年冬遣行人陳誠呂讓使安南

先是思明府土官知府黃廣成奏言本府自故元

設置思明州後改思明路軍民總管府所轄左江一路州縣洞寨東至上思州南至銅柱元兵征交阯去銅柱百里立永平寨軍民萬戶府置兵戍守而命交人供其軍餉元季擾亂交人以兵攻破永平寨遂越銅柱二百餘里侵奪思明屬地邱溫如嶅慶遠淵脫等五縣逼民附之以是五縣歲賦皆令土官代輸前者本府失理於朝遂致交人侵迫益甚及告禮部任尙書立站於洞登洞登實思明府地而交人乃稱屬銅柱界臣嘗具奏蒙朝廷遣

刑部尚書楊靖覈實其事況今建武誌尚有可考
乞令安南以前五縣還臣舊封臣止銅柱爲界庶
使疆域復正歲賦不虛上令戶部具其所奏遣誠
等往安南諭還之
三十年行人陳誠呂讓至安南諭其王還思明地不
聽議討上命姑待之
春二月陳誠等諭其王陳日焜令以所侵地還思
明府議論往復久而不決誠以譯者言不達意廼
自爲書與日焜曰邇者思明府土官黃廣成奏言

安南侵據壤地朝廷稽典册考圖記遣使告諭俾還所侵自誠到王國宣布上意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逾固未肯聽從今以前代載籍所紀疆場利害爲執事陳之按誌交趾古交州地後漢時女子徵側作亂光武遣馬援率師平之遂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內外也在唐則爲五管之一統以都護宋時李乾德寇邊郭逵將兵征之擒僞太子洪眞乾德懼而割廣源門州思浪蘇茂桃榔之地以降則當是時此地尙爲中國所有況銅柱以北邱溫

等地乎元世祖時而祖光昺入款稱臣及日烜嗣立失臣子之節於是世祖興問罪之師日烜蒙荆棘伏草莽生民殆盡城郭幾墟日燇嗣立祈哀請罪世祖遣使降詔諭令入朝當時詔書有還地之語而日燇云向者天使辱臨小國迎送于祿州小國懼有侵越之罪往往辭之邱温而已觀此則邱温以北之地其屬思明亦明矣今安南乃越淵脫踰如鰲慶遠而盡有之非乘元末之亂僥倖而得之者乎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舊屬

安南而不知所屬之繇陳黎二國相及何執政亦
執前說以爲祖宗之地未審何所據而然也苟如
執事所言則誌書所紀日傳之言無乃但爲浮說
耶抑王懼有侵地之罪固執無稽之言以自飾也
我皇上天錫勇智表正萬邦怙終者雖小過不赦
改過者雖重罪亦釋傳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
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改過致祥往歲龍州趙
宗壽之事是也吝過召殃近歲南丹奉議諸蠻酋
是也是皆明効大驗共知共聞者王能遵殃迎祥

歸其侵地豈惟宗社之安亦一國生民之幸也釋此不圖爭而不讓是爲怙終自禍矣惟執事圖之焜復書謂爲己地不從誠等復命或以其抗逆朝命當討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彼情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

三十二年建文元年安南臣黎季犛弒其主篡位

黎季犛弒其主陳日焜而立其長子顒未幾復弒顒權立其幼子㝃尋又弒之大殺陳氏宗族奪其位陳氏共十二世一百七十年季犛自謂舜裔胡公滿之後更

姓名曰胡一元其子黎蒼更曰胡蒼改國號曰大
虞季犛僭稱太上皇蒼爲大虞皇帝改元元聖邱
濬大學衍義補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以生
者以人爲貴而人之德曰生生夷華一而已而夷
則不止於一焉蓋華夏居中夷狄處外中者混而
同其性稟習俗雖有少異而其大畧則同也外者
環而繞之有接續之際而無混同之勢故其性稟
習俗始而近也則大同而小異終而遠也乃至於
背戾而懸絕焉惟其勢異而情殊故帝王所以治

之也修其敎不變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隨機而
應變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彼旣
止其所而不爲疆埸之害則吾之內地華民得其
安矣○華夷之類不同而貪得吝與之心則一也
帝王之馭夷狄一惟以義勝之而不校其利舊有
者不取則彼敢於恣肆舊無有者取之則彼必至
於怨望吾惟循其舊而已舊例之外毫末不加焉
然又必因其從患匱乏而又時有所縱舍焉不責
其備不逆其詐○載考李固所謂發將無益州郡

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効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
不久隨即罷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
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
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
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
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
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
侵掠者○韓愈請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
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此語誠古

今處治南蠻之良策大抵南蠻與北狄不同蠻性陰柔倚山爲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外出虜掠如蠅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勦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溼特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蠻者也〇天下道理最大且眞者誠而已是誠也可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魚夷狄雖異類亦人也孰謂不可以誠感乎誠之爲

言眞實無妄之謂也眞則無僞實則無虛無妄則誠矣觀漢文帝賜尉佗書自言其爲側室子而又言高后自臨事諸呂爲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國家不幸之變故亦併及之千載之下讀之猶使人心悅而誠服況同時之人素不知其故者一旦得而聞之甯能不感動其心乎後世帝王惟我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與文帝不約而同其曰朕本淮右布衣不一而足中庸謂惟天下至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區區夷落固在其化育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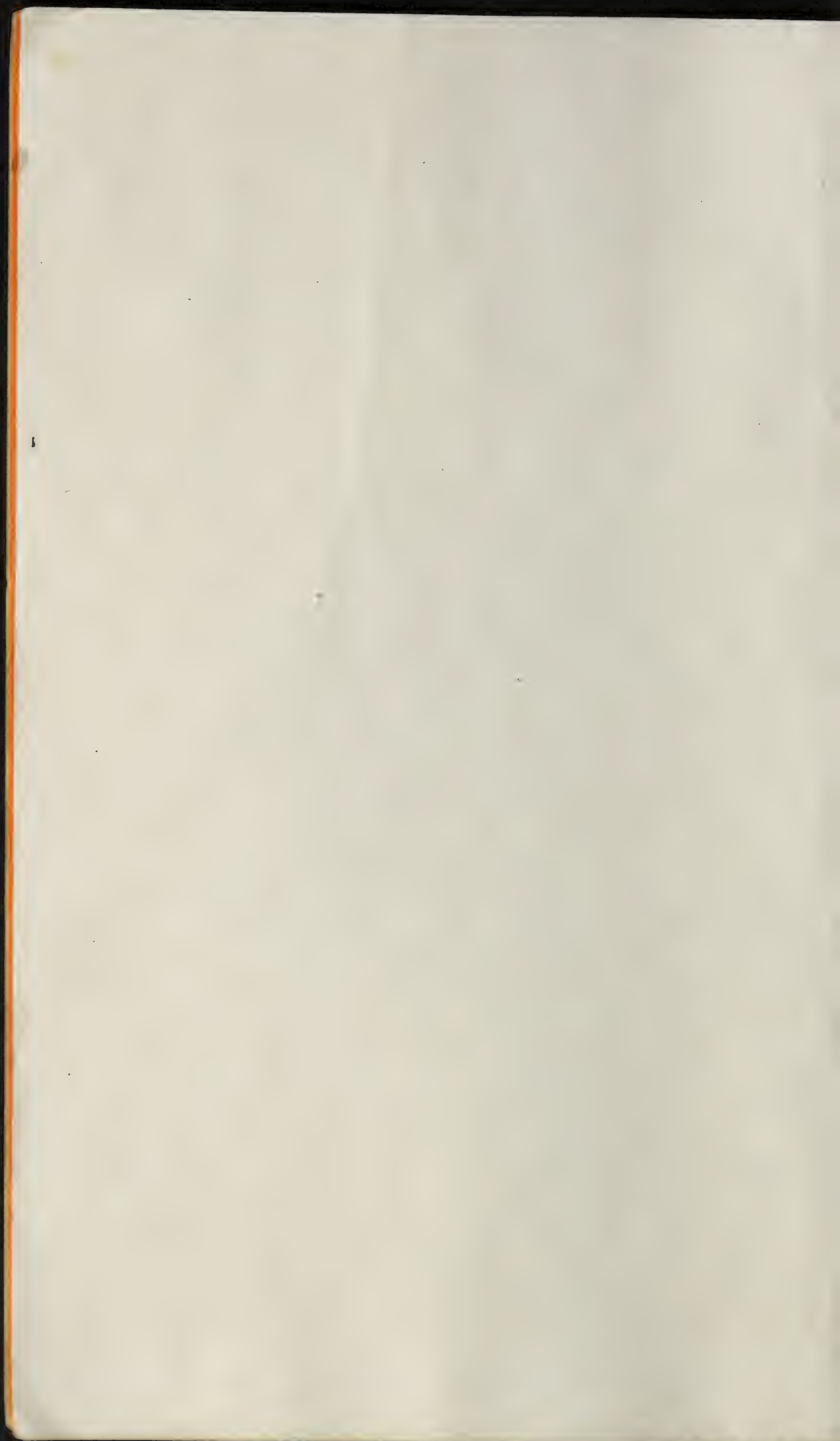
矣○夷性好爭爭則自相仇殺不暇爲中國患而或假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圉款矣

謹考元政不綱嶺外竊據高皇帝舉義除殘所向廓清師臨廣海傳檄而下南取交夷猶拾彈丸迺嘉其歸命俾王于島與占城並峙封植之恩如天斯普矣未幾日熞卒嗣夷譎詐逼日熞之亡稱占城之兵至煩聖諭敦復不一而足字小之仁何其殷哉迨諭還地不聽赦不加誅恭捧歷來皇綸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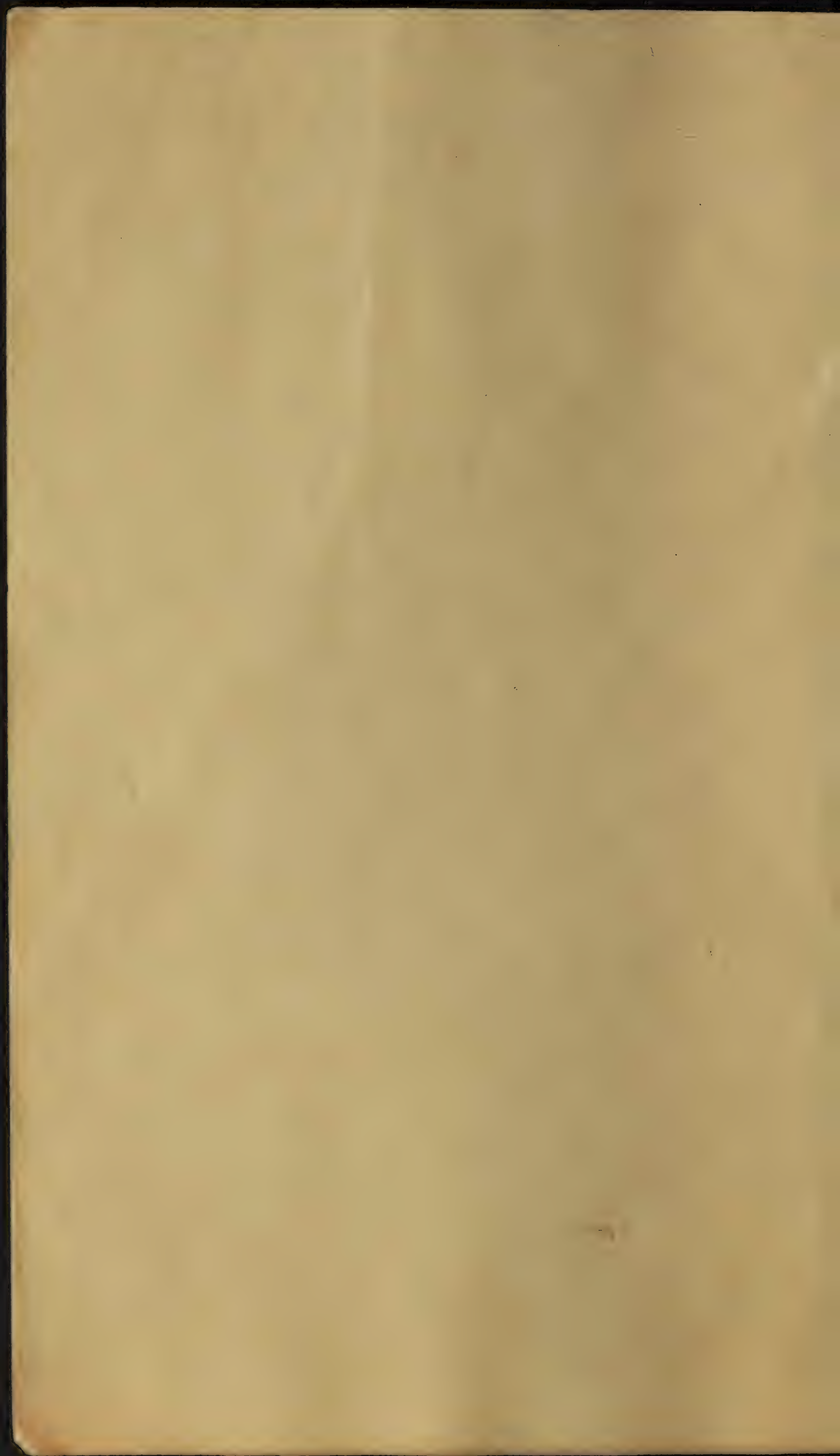
願民安不輕伐也罷弔卻貢諭止行人恩至義盡
眞陋漢宣于不足道而與成周比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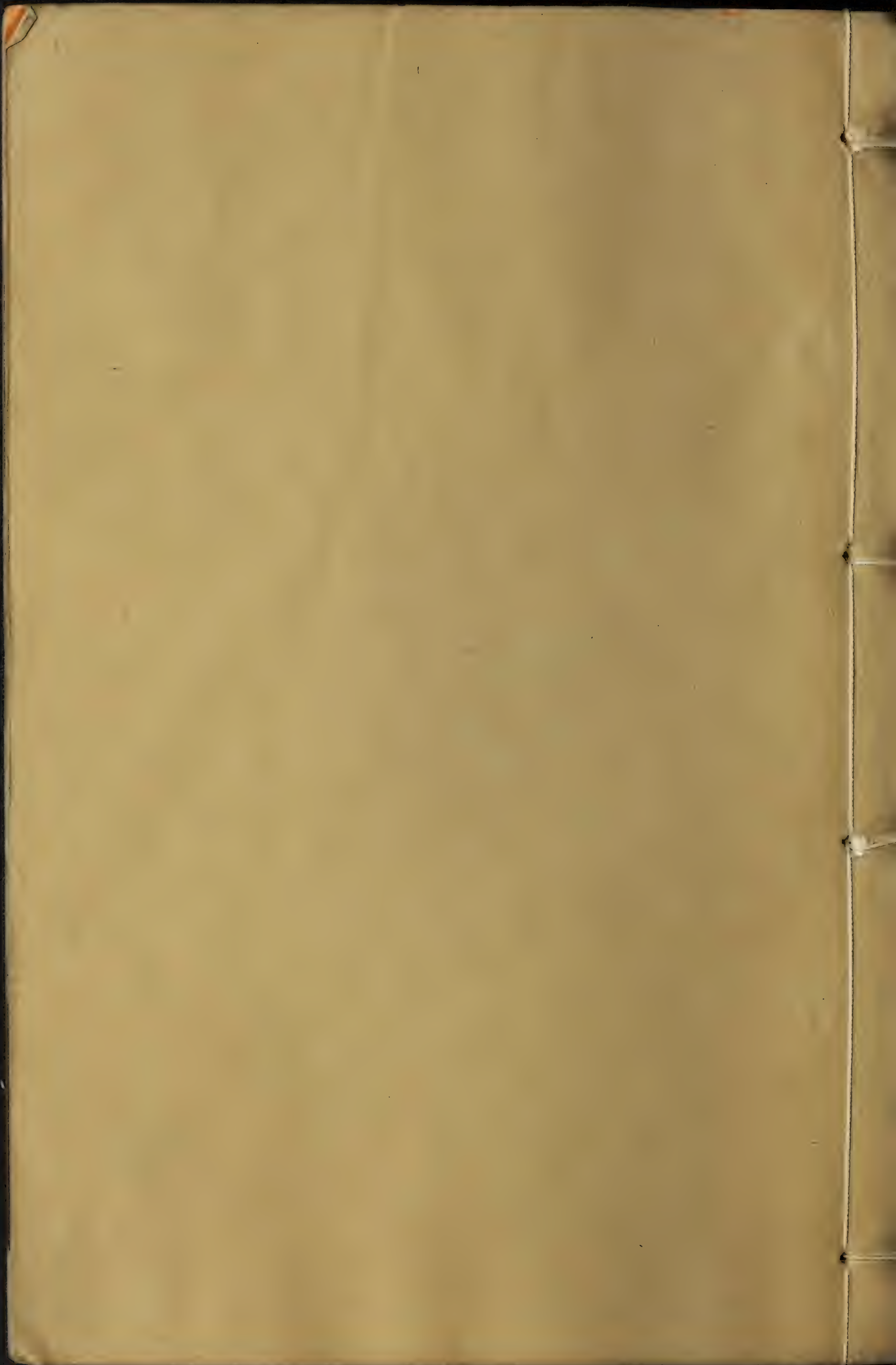
馭交紀卷之三

譚瑩玉生覆校











馭交紀卷之四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鏡心編考
分巡嶺西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臣冒起宗訂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癸未胡𡗐奉表賀即位且具奏遣行人楊渤等往詔諭之

夏四月胡𡗐遣使奉表賀且奏曰昔天朝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寰宇前安南王陳日煃率先諸夷攄誠奉貢蒙恩錫爵俾王其地不幸日煃喪

亡宗嗣世絕支庶淪滅無可紹承臣以陳氏甥爲
衆所推權理國事主其祠祭于今四年荷蒙聖恩
境內粗安然名分未正難以率下拜表陳詞無所
稱謂伏望天恩賜臣封爵使廢國更興荒夷有統
臣奉承敬貢有死無貳事下禮臣議以遠夷荒忽
難信宜廉察之〇辛酉遣行人楊渤等齎勑往諭
安南陪臣耆老等曰得胡查奏云國王陳氏宗嗣
已絕查乃其甥衆推權理國事主祠祭欲求封以
王此一方朕以安南遐遠未可遽信特遣行人下

詢爾等知陳氏繼嗣之有無胡㚟推立之誠僞具
以實奏毋誑毋隱㚟所遣奉貢之人皆賜賚遣還
八月勑諭安南胡㚟勿伐占城
諭曰朕君臨萬方體天爲治一物失所時予之辜
今占城言與爾鄰壤爾屢興兵侵其土地殺其人
民剽掠財物占城之人困爾荼毒夫兩國土地傳
自先世而主於天子何得恃强踰越爲惡受禍古
有明戒然事已在赦前玆不深究自今宜保境安
民息兵修好則兩國並受其福爾其欽哉

冬閏十一月封胡奃為安南國王

奃使人隨渤入朝兼進其陪臣耆老奏章言日煃不幸寡祐短命支庶喪亡遂至絕祀胡奃實其外孫少依王所恭順小心是以眾人誠心推立以主陳氏宗廟天使下臨詢及微賤敢以實奏伏望天恩賜之爵命俾守此邦乃遣禮部郎中夏止善等齎詔往封奃曰昔爾安南邊隅列郡肇錫王封密邇中國向慕風聲朕皇考太祖皇帝臨御之初率先歸附朕嗣大寶爾胡奃攄誠效職奏謂前國王

陳氏嗣絕爾以外孫主祀于今四年詢之于衆所言亦同今特命爾爲安南國王於戲作善降祥厥有顯道事大䘏下惟艱乃誠欽哉奎遣使奉表謝

恩

二年安南裴伯耆入京具奏雲南老撾宣慰司送陳天平入奏上憐而納之

秋八月陳氏舊陪臣裴伯耆潛入京奏曰臣世事陳氏祖父皆爲執政大夫臣母實陳氏近族臣自少侍國王受爵五品奸臣黎季犛父子弑主篡位

屠害忠臣臣兄弟妻子並被收戮捕臣欲加菹醢
臣聞遁逃與蠻獠襍處耿耿忠誠鬱抑無告近聞
皇上入登大寶統正萬方思欲瀝膽披肝請滅此
賊履險乘危今年四月始到思明幸覩天日願廣
一視之仁哀無辜之衆興弔伐之師隆繼絶之義
臣得負弩矢前進以揚天威擒滅此賊盡除奸兇
復立陳氏子孫則遠夷仰戴聖德永作外藩臣不
才切效包胥爲人敢以死請上憫之命有司給衣
不遽動討伐也丁酉老撾宣慰刁線歹護日烜孫

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國王烜之孫天明之子日煃[illegible]也日煃率先歸順天朝高皇帝封為安南王在位二年卒弟日㷆立亦止二年子日焜繼之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焜稍欲抑損季犛弒之而立焜子顒國之大權盡出季犛父子顒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弒顒而立顒子㷃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并㷃弒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査自謂舜裔胡公滿之後遂改國號大虞季犛僭號太上皇査為大虞皇帝臣以

先被斥棄越在外州幸以見遺臣之僚佐激于忠
義推臣爲主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迫倉
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臣竄伏巖谷萬死一
生久之度其勢且衰息稍稍間行艱難跋涉以達
老撾知皇上入正大統臣心忻怵有所依歸然以
抱疾積久至于今年始獲躬覲天顔臣與此賊不
共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血上憐而
納之命有司賜居第廩餼
冬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至上命詰之得查篡弑狀

冬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至上命禮臣出陳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伯耆亦引大義責使者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胡𡗶初云陳氏已絕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曰然朕謂陳氏以婿得國今𡗶以甥繼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弒主篡位僭號改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而其臣民共爲欺蔽是一國皆罪人也

三年遣監察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賫勑往責𡗶不道

𡗥遣阮景眞入謝罪請迎天平
春正月勅諭胡𡗥曰朕君臨萬方以至誠待物昔
爾𡗥奏云前王陳氏宗祀已絕爾爲其甥衆推權
理國事主祠祭告求襲爵朕頗疑之勅詢爾國陪
臣耆老皆以爲實故下詔封爾爲安南國王去年
老撾送陳氏之孫天平來朝言爾本黎姓父一元
名季犛爾名蒼皆其臣屬三弑國主簒奪其位遂
更今姓名自謂舜後國號大虞爾父僭稱太上皇
爾爲大虞皇帝改元紀號其言甚悉朕初未信及

爾所遣使來使天平見之皆錯愕下拜亦有感泣者則爾之不道灼然明甚安南國土陳氏之先先稟命於我太祖皇帝世世相傳修其職貢爾陪臣屢行簒弑奪而有之罪惡滔天不亡何待若占奪祿州等處之地益罪之小者勑至爾其具簒奪之故以聞六月胡奃遣使臣阮景眞等隨琦等入朝上表謝罪且奏曰臣奃父子實安南陪臣且連姻陳氏多事子孫喪亡以至於盡臣實其甥謬當衆戚事其先王亦頗盡心豈敢簒弑以犯大戮益緣

舉權理國事以主祭遭遇聖明錫以封爵奉承惟謹常懼有愆蕞爾島夷僻在荒服豈敢僭號改元欺天罔上天平本陳氏宗族久棄在外不謂尚存悠悠之言自此而致聖恩弘貸遣使下問臣請迎歸天平以君事之伏望皇上恕臣狂愚赦臣死罪臣不勝悚懼瞻望之至

七月遣行人聶聰等再諭胡奃

諭曰阮景眞等來得奏具悉朕惟天地生萬物出於至誠聖人代天理物亦以至誠爲本故其下皆

以誠應朕用此道君臨萬邦推心待人無間遠邇
然慮爾習於變詐或未盡誠今復遣人諭爾爾果
誠心應朕盡革前非迎還天平以君事之朕當建
爾上公封以大郡傳之子孫永世無窮朕之斯言
上通於天佇俟來章以須顯命遣景眞等與聰俱
行
十二月上遣陳天平歸安南發兵護之
胡𡗶復遣阮景眞等隨行人聶聰來朝奏曰伏蒙
勅書諭使攄誠臣對越天地敢有二心所或攜貳

明神殛之今遣陪臣阮景眞等恭賀正旦且迎還
天平臣亦當率國人迎於境上而行人聶聰等亦
力言奎誠心恭命上許之○庚辰勅安南王孫陳
天平曰前得胡奎奏深自改悔請迎還爾以君事
之朕以一國不可二主慮奎不實再使往問許以
上公封之大郡今奎復奏誓無貳心仍遣阮景眞
等迎爾謂當躬迎於境上朕惟道貴適中禮有從
宜其治任以行又勅廣西總兵韓觀左右副將軍
黃中呂毅俟天平至護行送之還尤宜審度事機

以爲進退不可輕忽會大理卿薛嵓謫廣西中請
俱往

四年上以季犛邀殺陳天平大怒命成國公朱能西
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
將兵討之以兵部尚書劉儁黃福贊理軍事
初天平陛辭曰臣亡國餘孽荷陛下大德煦育生
成得反故國承已絶之宗復已失之位是使亡魄
再生朽骨更肉臣雖庸愚實切圖報尚望陛下曲
垂恩顧終保餘齡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上曰自

古亡國出奔之君如齊桓晉文皆內有主故反國而安今爾無主於內徒朕爲主於外事之委曲尤切朕心賜綺羅紗衣各一襲鈔一萬貫命廣西參政王麟送之勅封胡查爲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遣其使阮景眞等還至郎溫查遣陪臣黃晦卿前迎具餼上牛酒犒師衆見天平皆拜舞踊躍中訝查不至何也晦卿曰非敢後也屬有微疾約迎謁於嘉林中亟遣晦卿馳還促查遣騎隨覘之迎者趾錯于道無他也遂不虞其詐入險留關度雞

陵將至芹站山道險峻林莽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天雨季犛乃伏兵山谷中眾數萬大呼刼天平格殺之嵓亦自經死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其賊帥遙拜曰遠夷不敢抗大國犯王師緣天平實疎遠小人非陳氏親屬而敢肆其巧偽以惑聖聽勞師旅死有餘責今幸得而殺之以謝天子吾王即當上表待罪天兵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以久淹從者中遂引兵還以胡查刼殺陳天平奏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朕推誠容納

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將奚用能等皆曰逆賊罪
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滅之○甲申
勑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陳天平還
中等不遵朕言率意而進以致辱國今興師南伐
勑四川都司選卒七萬蜀王于成都三護衛選卒
五千聽爾調發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為會計從便
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甲辰勑浙
江福建江西廣東湖廣軍俱往廣西聽征凡八萬
人復發鎮江蘇州鎮海金山建陽新安九江儀眞

高郵淮安安慶六安滁壽泗揚邳徐廬宣二十衛馬步軍往凡萬人又勑總兵官韓觀大軍合用糧餉已勑戶部先撥二十萬石與廣西都司布政司調發復命大理卿陳洽赴廣西計議軍事選廣西土軍往會太平府發者三萬人又勑山東都司選青州二護衛司軍卒赴京隨南征共千人已發廣東軍六百人具器甲糗糧海道往占城會合軍馬防遏黎寇以千戶二員百戶六員領之徵黃中呂毅赴京給事中張信等劾其出師失律宜正典刑

上貸其死俾立功以贖

秋七月遣使祭嶽瀆告伐罪

祭嶽鎮海瀆之神曰安南賊臣黎季犛及子蒼慶

殺國主殲夷其宗簒奪其國改易姓名僭稱位號

暴征橫歛淫刑酷法一方嗷嗷無所控訴又縱兵

刼掠侵奪鄰封累諭不悛而驕詐逆命肆其兇毒

今特命將出師救民伐罪以是月十六日兵行特

用致告惟神相之遂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

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佩征夷副將軍印爲左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
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討之命兵部尚書
劉儁黃福贊理軍事都指揮同知程寬指揮僉事
朱貴等爲神機將軍都指揮同知毛八丹朱廣指
揮僉事王恕等爲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魯麟都
指揮僉事王玉指揮使高鵬等爲橫海將軍都督
僉事呂毅都指揮使朱英都指揮同知江浩都指
揮僉事方政等爲鷹揚將軍都指揮僉事朱榮都
指揮同知金銘都指揮僉事吳旺指揮同知劉塔

出等為驃騎將軍諭曰前安南王陳日煃在我太
祖皇帝時率先歸順恭修職貢我國家亦待以優
禮日煃既死其後二王皆為賊臣季犛父子所弒
篡奪其位更易姓名僭稱大號殺陳氏子孫殆盡
收兵四刼攻擾占城侵我邊境陳氏之孫天平被
其迫逐歸命朝廷賊乃偽陳詞款請歸君之朕推
誠不疑茲遣還國彼包藏禍心又紿殺之侮辱朝
使朕恭天命不敢不正特遣爾等率師弔伐夫安
南之人皆朕赤子惟黎賊父子及其同惡在所必

獲其脅從及無辜者必釋爾宜深體朕心毋養亂
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
妻女毋殺戮降附有一於此雖功不宥爾其慎之
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其愛卹士卒堅利甲兵
本之以敬慎載之以智勇爾其勉之罪人既得卽
擇陳氏子孫之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
告成宗廟揚功名於無窮此朕所望也其往勉之
能等頓首受命時西平侯沐晟尚鎭雲南先遣左
參將豐城侯李彬以征夷副將軍印及制諭往授

晟俾同彬就雲南進師侯能等廣西進兵入境彼此聲勢相聞協力成功且以所諭能者諭之○丁西復諭成國公朱能等曰今爾兵繇廣西左副將軍兵繇雲南以入須兩軍合勢和以輯事若賊乘官軍未合以計間阻而併力一軍誘以微利官軍恃勇而貪此危道也或賊詐爲款伏以怠我師而別出奸謀潛肆攻刼及據險設伏伺我不虞又或置毒飲食以待官軍之饑因賊之詭譎千狀萬端不可不愼雖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動必以正然

宋襄自謂仁義陳餘不用奇計卒致敗也爾等相
機而動擇利而行朕不中制癸卯總兵官成國公
朱能等率師啓行車駕臨祭大江諸神祭畢饗將
士上臨江送之天日開朗順風揚帆旗幟精明鼓
角譟亮上喜知安南之必平也八月勅征討安南
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安南僻在海陬自昔爲
中國郡縣五季以來中國多事不能制之歷宋及
元亦嘗悖叛用兵圖之而無成功今黎賊逆命朕
命爾等率師討之期爾成功然宋元所以無功者

蓋因將驕兵惰貪財好色爾其戒之富良江近賊東都賊必據守我師深入難與持久若至嘉林欲渡必具舟筏曠日勞師莫若未至之先迭出遊騎於嘉林與賊相對始用百騎逐日增之至於千騎晝夜舉火放砲以眩惑牽制而潛師趨富良上流淺處與西平侯會合而濟出賊不意必能成功朕意如此然難遙度爾其用心運謀蓋自古善戰者皆因敵以制勝也

九月成國公朱能率師至龍州以疾薨訃聞上命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加
勅諭
冬十月張輔權率師而前發憑祥度坡壘關望祭
安南境內山川令韓觀軍關下督運餉修道伐木
繕治橋梁出遊兵偵邏時隘留雞陵二關賊衆各
三萬餘依山結砦掘濠塹機毒矢轉石發木拒守
遣呂毅等引前哨銳卒進攻以盾翼蔽而上破隘
留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賊皆走散大軍遂
度關分兵守之輔傳檄曰安南密邇中國自我太

祖高皇帝肇膺天命其王陳日煃率先歸順錫爵
頒恩傳序承宗多歷年所賊人黎季犛父子爲其
臣輔擅政專權久懷覬覦竟行弑奪季犛易姓名
爲胡一元子黎蒼爲胡奎謬託姻親益張威福手
弑其主戕及闔家肆逞兇暴震于一國草木禽獸
不得其甯天地鬼神之所共怒皇上卽位之初隆
懷遠之德黎賊父子遣使入朝稱陳氏宗族已絕
己爲其甥暫權國事朝廷惟務推誠未嘗逆詐而
前安南王之孫爲所迫逐逃入老撾轉詣京師訴

其罪惡黎賊父子知國主之有後慮天兵之必誅遣使請迎歸國以君事之朝廷信而不疑悉從所請遣使者以兵五千護送還國而黎賊父子設伏境上遮拒天兵執殺前安南國王之孫使臣以聞特命將兵八十萬討除逆賊惟兹伐暴之師必著聲罪之實賊人黎季犛父子兩弒國王以據其國罪一也弒陳氏子孫殆盡罪二也僭改國名大虞妄稱尊號紀元元聖罪三也淫刑峻法暴殺無辜重斂煩徵剝削不已罪四也世本姓黎擅自改易

罪五也憑藉陳氏之親妄稱暫權國事以上罔朝廷罪六也聞國王有孫在京師誑詞陳情迎歸本國以君事之及朝廷赦其前過俯從所請而益肆邪謀遮拒天兵阻遏天使罪七也國王之孫還歸本土不思感悔竟誘殺之逆天滅理罪八也恃強奪寧遠州七寨占管人民殺虜男女罪九也又殺其土官刁吉罕之壻刁猛慢虜其女㬋亦以爲驅使强徵差法銀兩驅殺百端罪十也威逼各處土官趨走執役發兵搜捕夷民致一概驚走罪十一

也侵占思明府祿州西平州水平寨之地罪十二也還地之後又遣賊徒據西平州刼殺朝廷命官復謀來寇廣西罪十三也占城國王占巴的賴新遭父喪舉兵攻其舊州格列等地罪十四也又攻占城板達郎白黑等四州盡掠其人民孳畜罪十五也又加兵占城取其象百餘隻及占沙離牙等地罪十六也占城既受朝廷印章服物乃自造鍍金銀印九章冕服玉帶等物以逼賜其王罪十七也責占城國王惟尊中國不重安南以此一年凡

兩加兵罪十八也天使以占城使者同往本國黎
賊以兵刼之於尸毘奈港口罪十九也朝貢中國
不遣陪臣乃取罪人假以官職使之罪二十也斯
其大者餘不悉言惟黎賊父子不臣之罪滔天罔
上理不能容其諸國人遺罹荼毒積有歲年深可
憫憐天兵之來正為弔爾民之困苦復陳氏之宗
祀已嚴飭將士秋毫無犯可皆按堵如故勿妄驚
疑其脅從官吏本出威逼實非心從可各安職役
皆不加罪若會同惡濟謀今能改心易慮幡然效

順亦許自新原任官職亦仍其舊其有各國諸人見在安南經商或被拘留者可卽赴軍門自陳卽與護送還國其有願留買賣者聽若能為一國之人造福生擒黎賊父子送至軍門者重加爵賞敢有昏迷不悛助惡拒命天戈一指掃蕩無遺待黎賊父子就擒之日卽會集爾官員將吏國人耆老選求陳氏子孫復其王爵雪幽冤於地下解倒懸於國中上以副皇上之心下以慰爾民之望○驃騎將軍朱榮等軍至雞陵關賊先結寨設重塹置

竹刺其中分衆三萬守之以火銃鏢弩拒敵而隘

賊潰空奔歸言大軍勢不可禦衆相恐動無固志

榮等攻之斬首六十餘生擒十餘人賊委器仗而

走遂前四十里攻其小關賊望風潰去庚子新城

侯張輔分兵雞陵關至芹站諜報芹站兩旁皆有

伏令鷹揚將軍呂毅黃中等領軍搜索賊遁去就

哨昌江市造浮橋仍置堡遣鷹揚將軍方政遊擊

將軍王恕等哨探直抵富良江北嘉林縣大軍自

芹站以西繇他道至北江府新福縣諜知西平侯

沐晟軍至白鶴遂遣驃騎將軍往會晟亦遣都指
揮俞讓來初大軍入境輔等以上命戒羣下毋妄
殺所至感悅至是三帶州僞僉判鄧原及諒江府
南策州人莫邃莫遠等來見言賊恃僞東西都及
宣江洮江沲江富良江以爲固賊衆水陸號七百
萬我師於江北岸築城樹栅戒嚴以待然賊畏怯
不敢渡江蓋欲守險以老我師遂自新福縣移營
於三帶州簡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丙午成國公
朱能卒聞命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佩征夷將軍

印充總兵仍以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勑曰大將
軍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
北征而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
殘胡終建大勳爾等宜取法前人乘此冬月癉癘
肅淸同心協謀殄除逆賊建萬世勳業以副朕之
委任十二月晟奪宣江水上軍遂次洮江北岸與
多邦城分壘輔亦遣陳旭往攻洮江同造浮橋議
于上流濟師先遣朱榮以馬步軍于下流十八里
治舟筏益張疑兵爲必濟狀以誘之賊果爭渡江

登岸奪舟筏我兵奮擊大破之于嘉林江北晋都督高士文督舟師于箇招市與朱榮兵接輔與晟率大軍直至多邦城下沙灘平濶為營輔攻西南晟攻東南賊城下設塹重濠濠外坎地以陷人馬濠坎中皆置竹刺如蝟守具甚設時官軍攻具甚完下令懸重賞以厲將卒距欲襲之處里許約以夜乘城明火撚吹銅角為號至四皷輔遣黃中等銜枚擕攻具過濠附雲梯于西南城下蔡福陳忠先登拔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銅角競響

將士登城勇益倍賊衆倉惶失措矢石不得發羣躍下城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又於城内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督遊擊朱廣書獅蒙馬羅文等以神機銃翼而前象見獅皆股慄又重傷皆退走突城衆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蔡伯樂追至傘圓山相蹈藉及被殺死者不可勝計獲象十二器械無算○丁酉張輔等循富良江南下遂擣東都賊棄城遁乃駐軍城東南撫民納降來歸者日以萬計皆給榜諭使復業卽日遣人馳奏豐城

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率師擊西都城賊見多邦城
陷焚西都宮室倉庫逃入海賊黨有依天徤山等
處而以兵絲生厥江潭舍江犯官軍者總兵官張
輔遣都督黃中等屢敗之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
等州縣次第皆詣軍門降
五年安南平上命求陳氏後立之
春正月輔調部將王友晟調部將柳升合兵濟往
江襲破籌江柵轉攻困枚山萬刼江普賴山斬首
三萬七千餘級獲賊團副丁部曲斬之餘黨潰散

賊將胡杜聚船于盤灘江輔因南策州降人隊正陳封使擊杜敗之杜走悶海口盡獲其船仍使封招撫諒江東潮等處人民于是聞風者相繼而降其上書論黎賊過惡者日以百計丁卯張輔沐進次木丸江先是輔得諜報賊舟往來富良江距交州下流二十餘里又言季犛及其子澄等聚船于黃江等處晟與李彬率步騎戰船縣富良江進次魯江賊結五百餘艘犯我軍輔等水陸並進都督柳升等奮擊賊舟膠淺遂大敗獲賊船百餘艘殺

賊將阮子仁阮磊阮劣斬首萬餘級生擒賊將黃
世岡彤文傑馮宗實莫鐵范難阮利等百餘人皆
斬之三月丙戌朔張輔等遣南策州降人莫邃等
宣上德意安輯諸郡縣官吏軍民合官還原職兵
還原伍民還原業訪求陳氏宗族選嫡而賢者一
人送京師請命復其王爵三月降人莫邃等同北
江等府安越等縣耆老尹沛等千一百二十人詣
軍門言伏蒙給榜謹分詣諸處宣布撫諭官吏軍
民安業如故惟陳氏子孫向被黎賊殲夷已盡無

有遺類莫可繼承安南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棄溺於夷俗不聞禮義之教幸遇聖朝掃除兇孽軍民老稚得覩中華衣冠之盛不勝慶幸咸願復古郡縣庶幾漸革夷風永霑聖化具表文請獻於朝以達下民之情卽日馳上奏之追敗賊黨於膠水縣之悶海口地下溼不可以軍遂卻還至鹹子關以誘賊兼築堡令柳升護之賊果入富良江連檣十餘里又出精銳陸兵數萬來挑戰我軍兩岸夾攻賊操海舟橫截江中用划船載木樹柵以拒輔

乘其柵未備督將士力戰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
賊大敗擒其工部尚書阮希周殺其將胡射等數
萬人江水爲赤復追至黃江悶海口獲舟無算黎
賊父子僅以數小舟脫身遁去僞吏部尚書范元
覽等皆詣附降

四月羣臣請設三司郡縣上降詔行之

張輔等奏曰欽蒙聖訓訪求陳氏子孫俾繼王爵
臣等謹遵遣降人莫邃等將榜遍諭入之國中耆
老數陳情悃謂黎賊搜求陳氏子孫誅戮已盡無

可繼承又謂安南本中國地其後淪入夷類今幸掃除殘賊再覩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理治遂等別具表備述民志臣等察究民情知其誠實特爲陳奏臣等已于三月十九日追勦賊徒今復追討賊勢愈窮旦夕就擒但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絶必合開設三司官職以統率郡縣撫輯兵民奏至上曰俟黎賊父子悉就擒而後處置五月追至興安海門涇鶻時久晴季犛父子走匿數小舟皆涸遂棄舟遁我舟至大雨漲數尺衆大喜

曰天贊王師矣至茶龍步騎舟師大集得其降大尹阮謹言黎賊走乂安命柳升督舟師前進輔晟循舉厥江追至日南州之奇羅海口升連勝得五百艘輔等乘勝追之復引兵出奇羅海口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遇賊困敗黨與皆散生擒賊首黎季犛李保保等十人擒其子黎澄於海口山中○乙丑土人武如卿等於永盎海口高望山獲黎蒼及黎芮并獲其孫黎𣿅與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安南平捷奏至羣臣賀曰黎賊父子今悉就擒

皆繇聖德合天神人助順上曰此誠天地宗社之靈將士用命所致朕何有焉羣臣復以開設三司郡縣請上命降詔行之

六月以平安南詔布天下

六月詔曰仰惟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烜慕義向風率先職貢遂封爲安南王世有其土比者賊臣黎季犛及子蒼殺其國主戕及闔族毒痡生民怨聲載路累使曉諭怙惡不悛安南王孫奔竄來訴黎賊謬陳誠款請迎君

之乃伏兵要殺於途拒辱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切使臣而奪之蠢兹兇豎積惡如山四海之所不容神人之所憤怒不得已爰命總兵官征夷將軍新城侯張輔等率師八十萬討之飛渡富良深入逆境桓桓虎旅威若震霆業業兇徒勢如拉朽七百萬之衆須臾而盡二千里之國次第皆平生擒逆賊黎季犛及子黎蒼黎澄與其家屬幷僞將相官僚黎季貔胡杜等撫納降附綏輯善良遍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之官吏耆老人等咸稱爲

黎賊殺戮已盡無可繼承又稱安南古本中國郡縣淪汙夷習及茲有年願復古郡縣與民更新朕俯徇輿情從其所請置交阯都指揮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廓清海徼之妖氛變革遐邦之舊俗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安南王陳氏爲黎賊所弒死於非命宜與贈謚慰其幽冥其子孫宗族有爲黎賊所害者宜贈以官有司皆具名來聞陳氏子孫既爲黎賊盡戮宗祀廢絕有司宜與建祠其墳墓蕪廢宜與修治祠墳各給民

二十戶供祭掃安南官吏軍民人等爲黎賊驅迫
死亡者衆暴露可憫有司卽爲埋瘞安南郡縣官
吏皆陳氏舊人爲黎賊威脅本非得已詔書到日
凡在職役者悉仍其舊然民久染夷俗宜設官兼
治敎以中國禮法黎賊數年以來爲政苛猛毒虐
其民今悉除之宣布朝廷政令以安衆庶安南各
處關隘有結聚人民守把營寨及逃避海島者詔
書到日卽便解散其民罹黎賊囚苦已久有司宜
善撫䘏使安生業毋致失所其官吏軍民有爲黎

賊所害或黥刺徒配或全家流徙不得其所及一
應被害之人詔書到日悉放回籍復業所在有司
即便起發毋得停留其有囚繫於獄者即時放遣
安南境內凡有高年碩德有司即加禮待及鰥寡
孤獨之人無依倚者爲立養濟院以存卹之有懷
才抱德可用之士有司以禮敦遣至京量才於本
土叙用安南與占城百夷等處接界宜各守疆境
毋致侵越亦不許軍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
販鬻番貨違者依律治罪於戲威武載揚豈予心

之所欲元惡旣殛實有界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
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之勅諭總兵官
新城侯張輔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左參將豐城
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及諸大小將卒人等
安南黎賊弑君篡國僭號改元侵奪鄰壤抗拒朝
命朕不得已命爾等往討其罪賴天地宗社默相
將士用命兵威所至咸已削平生擒逆賊黎季犛
父子及其僞官綏輯善良撫納降附秋毫無犯市
肆不驚捷音來聞良深嘉獎昔宋元之時安南逆

命興兵討之皆無成績今茲之舉遠過古人盛名
偉烈傳之百世茲特賜勅慰勞炎暑正盛宜擇高
涼之處休息士馬俟天氣清爽即班師復勅輔等
曰得所奏陳氏實已絕嗣郡縣不可無統請設三
司撫治軍民今皆如所請立交阯都指揮司以都
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爲副再選能幹都指揮
二人副之布政司按察司以尚書黃福兼掌之前
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參政王平爲左右布政使
前河南參政劉本劉昱爲左右參政前江西按察

使周觀政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爲左右參議前河
南按察使阮友彰副使楊直爲按察使副使前太
平知府劉有年爲僉事別選辦事官發去可于府
州縣等衙門官內任用仍具名來聞不足者別合
吏部銓註今遣印信付爾給授之改大理寺卿陳
洽爲吏部侍郎遣郎中張宗周等賫吏部勘合二
千道付張輔沐晟劉儁量才注授置交州北江諒
江三江建平新安太原宣化奉化建昌淸化鎭蠻
諒山新平乂安順化新華十七府威蠻等州四十

七州一百五十四縣稅課司四稅課局三十三河
泊所二十一巡簡司六十七驛七遞運所五改鷄
陵關爲鎮夷關設交州左右中三衛富良江北交
州前衛昌江邱温各立衛市橋隘留關各立守禦
千戸所又勅張輔沐晟劉儁曰交阯有懷才抱德
山林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弟力
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
兵法武藝智謀容貌魁偉語言便利膂力勇敢陰
陽術數醫藥方脈之人悉心訪求以禮遣送赴京

擢用八月都督高士文追擊廣源州餘黨斬數十人時寇賊據高地矢石亂下士文中飛砲死指揮程瑒滅之

九月總兵官新城侯張輔左副將西平侯沐晟等上露布獻俘

九月總兵官新城侯張輔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等遣都督僉事柳升等獻俘至京師上露布曰聖人一視之仁體乾坤之覆燾帝王九伐之法嚴蠻貊之侵陵蓋救民莫切於除兇而治內不忘於安

遠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𡕵者世爲陪臣生稟兇德肆蛇虺之毒逞鬼蜮之雄屢犯邊疆肆虐鄰壤弒主簒國遂移陳氏之宗僭號紀元妄稱有虞之裔家被誅求之慘人懷屠戮之憂積惡滔天呼寃動地皇仁恒加於曲宥璽書屢飭其改圖固天地之德廣大遍包而魍魎之情譎詐無已僞迎故主孫子虐以淫刑邀遏天朝使臣稔其悖逆神靈赫怒遠邇盡傷在王法所必誅豈聖心之得已臣等謹遵睿算肅奉天

威以去年十月十四日師至芹站飛渡富良將佐
奮勵以爭先士卒秉忠而用命拔多邦之壘下兩
都之城士卒歡迎市肆不易窮搜藪澤之內屢戰
江海之間降附者悉俾安全旅拒者無不摧破惡
黨悉就於誅夷元兇深竄而假息臣等水陸並進
晝夜兼行遊擊廣恕等追及於日南州都督升麟
等蹴之於奇羅海旌旗照耀川原之草木皆紅鼙
鼓喧闐滄海之鯨波盡沸腥羶決去蛟蚋失依村
莽蕩焚豺狼就縛臣等奉揚聖旨布鴻恩招輯流

離覔宥迫脅室家歡慶脫身水火之中田里謳歌大慰雲霓之望謹以所獲賊偽大虞太上皇黎季犛偽虞國皇帝黎蒼偽粱國大王黎澄偽驃騎上將黎澂偽新興郡王黎汪賊孫偽太子黎芮偽郡嗣王黎滷偽郡亞王黎蔸幼孫五郎偽唐林郡王黎季貔賊侄偽河陽郡亞公黎原贊偽平陸縣上侯黎子騂賊孫偽掌鄉侯黎叔㵝偽清亭侯黎駿偽石塘侯黎廷㷇偽永祿侯黎廷㸐賊將偽東山侯胡杜偽樞密院副使阮彥光偽護軍李景琦偽

符縣伯段聲偽神亭伯陳夢湯偽中郎范六材謹差都督柳升魯麟張勝等檻送京師并其偽造金印一十六顆獻之闕下臣等猥以駑鈍得效驅馳仰廟畧之有神仗皇威而無敵風行草偃天開日明復全振古之封疆永樂太平之盛治謹具露布以聞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皆侍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畢以季犛及子蒼偽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而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冬十月張輔等奏舉交阯明經抱德及材武諸色凡九千

人陸續遣送赴京上以冬月氣寒命工部遣官以
綿衣靴襪即途中賜之○戊子遣使賫勅諭老撾
宣慰使刁線歹曰朕自臨御以來撫綏遠人無間
彼此一以至誠是以九夷八蠻各供職貢何恃而
然安南黎賊父子逆天搆禍神人共怒朕命將出
師恭行天討爾不畏朝廷敵愾乃與季犛潛通助
之兵象奸詭如此爾罪奚逃即發兵問罪恐傷及
無辜今特遣使諭爾能追悔前過庶圖保全不然
天譴人罰悔將無及十一月丙寅設三江淸化乂

安新平順化五衛演州南靖守禦二千戶所
謹考成祖之貸胡奎至矣奎不悟卒以滅亡蠢爾
蠻方大邦爲讐其謂是歟迺老撾達天平之奏比
及平交又佐黎逆何始終之背也君子曰夷獠譎
詐不足憑也陰柔反覆不足誅也雷霆之擊討大
山海之藏宥小斯帝王之量然哉

馭交紀卷之四

譚瑩玉生覆校

馭交紀卷之五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鏡心編考
分巡嶺西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臣昌起宗訂

六年命戶部交阯徵斂從輕設衞所並山南山北海東海西四道分司知府州縣等官

春正月掌交阯布政事尚書黃福奏交阯初平其地徵斂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上曰比除交阯郡縣官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

重徵斂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庚午設太原嘉興廣威天關望江臨安新寧七鎮金場局各置大使二員副使四員選授知州知縣二十一員每鎮三員提督查辦又以知府二員總督令禮部鑄印給之設雲屯市舶提舉司置提舉副提舉各一員二月增置交州左衛之中左中右二千戶所幷交州中右前三衛及昌江衛之中左千戶所淸化衛之中右中中中前中後水軍五千戶所三江衛之中前後三千戶所甲辰設

按察司之山南山北海東海西四道分司三月設
坡壘邱温隘畱三衛如陝西潼關四川瞿塘之例
軍隸廣西民隸交阯
六月張輔等上交阯地圖上命兵部議功次
六月張輔沐晟等旋師至京張輔上交阯地圖東西
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上
嘉勞之賜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等賜鈔五錠
已丑吏部等衙門尚書蹇義等奏新城侯張輔等
平定交阯建設軍民衙門總四百七十有二置城

池十二所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象馬牛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隻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軍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二件上曰朕爲天下生民主豈欲窮兵究武而貪土地人民之富哉顧逆賊不可以不誅窮民不可以不援輔等能用朕命擒戮兇渠平定一方其功可謂雄偉不常者遂命義等定議功次以聞

七月論平交阯功行封賞

秋七月諭羣臣曰新城侯張輔南征之際實總師旅審機出謀克明克斷率先將士奮不顧身生致兇渠今進封爲英國公世世承襲仍賞白金三百兩鈔一千錠綵幣四十表裏西平侯沐晟實佐總戎攄誠奮勞發謀協算奬率將士飛渡危險用成克定之功進封爲黔國公世襲金鈔同幣殺其一各賜以冠服並食祿三千石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毗輔之任贊畫有勞但當臨敵之時不免稽違之過功賞所及必貴適中各增祿五百石賞白

金二百兩鈔六百錠幣十五淸遠伯王友進封淸
遠侯亦賜冠服白金百兩鈔四百幣十都督僉事
柳升封安遠伯金八十鈔幣同右都督朱榮金五
十鈔二百幣五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
世襲金鈔幣同柳升都督程逵金四十鈔百幣四
餘各賞賚有差都督呂毅黃中以初失律不賞親
擒黎季犛軍人爲首者王柴胡超陞指揮使爲從
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
八月交阯三司奏簡定反上命黔國公沐晟討之

八月都布按三司奏逆賊簡定聚衆作亂請益兵勦之定陳氏故官大軍初討黎賊已出降將遣赴京師遂偕陳希葛逃去與化州僞官鄧悉阮師等謀作亂悉等推定爲主僭號大越僞稱日南王紀元興慶往來乂安化州山中造兵器招徒黨官軍既還定等遂出攻盤灘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之路寇交趾近城而慈廉威蠻上洪大堂應平石室諸州縣皆應賊勢日盛官軍屢出無功上以交阯初入版圖人心未固不及時勦滅恐不可制命發

雲南貴州四川都司共兵四萬以黔國公沐晟爲征夷將軍總師繇雲南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事○甲午遣使齎勑諭叛冦簡定等曰比黎賊父子簒弑僭竊肆行暴亂遂命偏師弔伐元惡就擒餘黨破滅設立郡縣撫綏善良一方之人皆已安業獨爾等梗化弗順搆黨拒命刼害生民羣臣咸請興師殄滅朕以鋒鏑之下延累無辜且人不善或能遷革用是遣勑諭爾大凡舉事造端須順天道黎賊父子罪惡滔天天之所廢不可

支也爾以餘孼違天逆命摧滅可以立待然樂生
惡死人之同情原爾之心或一時冒昧不能深計
倒行逆施失道至此或懸有司刻害苟圖自存心
欲改悔疑懼未決宜及此時明逆順之理察禍福
之機誠能革心來歸既往之愆悉赦不問仍各授
官俾還本土統治其衆子孫世襲朕言出于心通
于天地爾若執迷不悛禍及身家悔將無及九月
陞諒江知府莫邃爲右參政賞白金五十兩鈔五
百貫綵幣五表裏交州中衛副千戶阮如偶陞指

揮僉事賞如鎏諒江知州莫勛陞右參議交州左衛指揮僉事陳汝石陞指揮同知賞視鎏減五之一鎏等皆交阯土人大軍及境率先歸順討賊撫民與有勞績新城侯張輔以便宜授職至是來朝復論次其功陞賞之裴如隆等二十四人皆除各衛千百戶賜勅嘉奬十二月丁酉沐晟與賊首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儁參政劉昱都指揮柳琮皆死之

七年命英國公張輔總兵清遠侯王友副之討簡定

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
清遠侯王友充副總兵總師討之仍會晟行事勅
廣西廣東湖廣四川浙江福建江西貴州雲南各
都司鎮江等十三衛共發兵四萬楚遼寧三府護
衛共發七千從征都御史李慶劾晟喪師失陷呂
毅等法當治罪上曰爲將喪師安得無罪姑曲容
令勉圖後效三月勅輔等曰自沐晟出師失律致
賊猖獗今聞賊黨鄧悉已死而八百老撾猶供餽
之其所供者今爲何人又聞賊張盧言有象五萬

而謂我將帥皆易與者此蓋前之爲將者之謀啓
蠻夷輕視之心衛等宜深以爲戒必同心協力早
滅此賊以靖一方五月張輔等奏叛寇簡定等自
相謀害賊黨阮師等各懷疑貳今推簡定爲偽上
皇别立陳季擴爲偽皇紀元重光季擴即簡定從
子也稱陳氏後以惑衆其勢重于定竊據江河出
沒爲患必用舟師庶可成功即今駐營北江府就
叱覽山取材造舟招諭諒江北江太原等府避寇
人民皆使復業六月張輔進兵慈廉州攻喝門江

粉社營栅皆破之又進至廣威州孔目栅賊偽金
吾將軍黃臣劍等遁去其諸州縣從賊者皆復降
竄伏山林者皆復業秋七月張輔敗賊黨阮世每
于鹹子關時鄧景異等據南策州盧渡江太平橋
等處輔師向鹹子關偽金吾將軍阮世每以衆二
萬守之於對岸立營栅列船六百餘艘於江中又
悉樹樁東南岸以爲捍禦時西北風急輔率雲陽
伯陳旭都督朱廣都指揮俞讓方政等以划船戰
船齊進火器迅烈矢發如雨賊力戰不能支斬首

三千餘級溺死無算生擒偽將軍潘低等二百餘人得船四百餘艘餘賊散走九月朔張輔敗賊黨鄧景異於太平海口時景異往來海口刼掠輔進兵勦之初遇賊哨船追殺俱盡遂前進遙見賊船三百餘艘泊海州南岸亟命都指揮方政等往擣之賊分其船之半迎敵官軍鼓譟直前與賊聯艦接戰賊大敗斬首五百餘級溺死無算生擒三百餘人餘不戰而潰擒偽大將軍范必栗鄧景異脫身遁冬十月張輔駐兵清化時賊首陳季擴妄稱

安南前王孫遣僞官段自始致書總兵官求封爵輔曰陳氏子孫往者爲黎賊所戮徧求國中無有存者今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殺段自始麾兵前進遣都督朱榮蔡福以步騎先行輔率舟師繼之初賊於各處江海口多樹椿以土石塡塞舟檝不通至是輔繇黃江阿江大安海口至福成江轉入神投海口皆決去壅塞而後行十餘日至淸化水陸之師畢會而簡定已逃入演州陳季擴往乂安賊黨阮師胡具鄧景異等皆散走於是駐兵淸化

悉殲其支黨

十一月張輔等擒簡定

張輔沐晟等獲賊首簡定等時定至巨勘冊欲從地冊趍天關鎮聚衆拒敵晟率兵從磊江南趍巨勘都督朱榮都指揮羅文等以舟師從磊江上牛鼻關輔率都督朱廣都指揮陳懷等以步騎從磊江趍地冊比至天關鎮定已從東黃冊趍多林冊官軍追至美良縣吉利冊定方寓民家遥望官軍勢盛遂棄馬及印帶等物走入山潛伏官軍大索

不得遂圍之生獲定并其偽將相陳希禹阮汝勵阮宴等

十二月召英國公張輔清遠侯王友都督朱榮蔡福林帖木兒及原調官軍還京八年英國公張輔還沐晟追擊陳季擴上表請降許之

春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于東潮州初師檜偽稱王與偽將軍杜原撒據東潮州之宜陽社有眾二萬餘時出寇黃江麻牢大全諸海口以應簡定至是輔以兵圍之水陸皆奮矢石交下如雨賊

大敗斬首四千五百餘級溺死尤多生擒偽將軍
范支陳原卿偽鎭撫使阮人柱等二千餘人皆斬
之築京觀焉○乙未張輔王友奏云蒙勅召還臣
謹就道緣賊首陳季擴鄧景異等尚在演州逼近
淸化鄧鎔領衆據要路出入諸處爲寇若官軍盡
調還京恐沐晟兵少不敵將使功壞于垂成請以
陳旭副晟以備季擴從之是日輔遣指揮朱福等
檻送所獲偽大越上皇簡定偽福成郡公陳希葛
偽安撫使阮汝勵偽鈎鈐將軍阮宴龍虎將軍武

世僚至京伏誅五月晟追賊于虞江季擴棄柵走
至靈場海口斬首三千餘級擒偽神龍將軍黎弄
都督江浩遇賊黨鄧景異戰不利都指揮孫全亦
戰敗于爭江死之○戊午賊首陳季擴遣胡彥臣
等上表請降上以其能遷善許之以爲交阯布政
使以陳原樽爲參政阮師胡具鄧景異鄧鎔爲都
指揮潘季祐爲副使遣右通政方素易等齎勑往
諭曰爾等上表請降今從所請各授以官果能攄
誠則一方受福永享太平若懷詐不誠大軍必進

是爾貽禍于眾悔將無及

九年以陳季擴逆狀著命英國公張輔會黔國公沐

晟勦之

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佩征虜副將軍印充總兵

官與征夷將軍黔國公沐晟會勦捕叛寇勅曰陳

季擴表奏伏罪朕已可其奏遣人賫勅撫諭如果

能至誠歸順即赦其罪若懷詐不誠爾等務在協

謀平賊庶不負朕委任○丙辰詔交阯曰朕祗膺

天命統馭萬方心存博愛宵旰惓惓矧交阯既屬

于職方而連歲未臻于休息憫茲困憊之後特敷
寬恤之恩自永樂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以前交阯
但有嘯聚山林者咸赦其罪軍復原伍民復原業
其官吏軍民有犯已未發覺咸赦除之稅糧之外
金銀鹽鐵魚課等項停徵三年金銀仍禁私採其
金銀銅錢亦停禁三年聽民于境內交易不許透
出他境見任土官有才能顯著善撫軍民者具名
來聞以憑旌賞○甲申以土官參政莫邃等皆能
建功勦賊固守境土遣人齎勅勞賜綵幣莫邃六

表裏參議莫勛五表裏知府杜維忠杜希望杜希伋莫遠梁汝笏指揮陳封陳汝石丁宅武正四表裏同知梁仕丞麻伯虎楊巨覽三表裏人各織金綺衣一襲鈔千貫夏四月英國公張輔至南寧奏陳季擴外示順服中實詭詐阮師等逆狀顯著終無悛心請進兵討之秋七月輔晟至月常江賊設伏于山之石列船三百餘艘江中樹椿江口兩岸置柵延袤二三百里令阮師等索戰輔調都督朱廣都指揮張勝俞廣領划船拔椿以進輔率都指

揮方政等以步騎斷其伏兵水陸夾攻大敗阮師等生擒偽將軍鄧宗稷黎德彝阮中阮軒等斬級四百餘溺死甚眾獲船百二十得景異偽大將軍印八月徙昌江衛于昌江橋徙市橋千戶所于塔山十一月設寧化州領赤土東來二縣直隷布政司○癸亥輔率舟師追陳季擴于緣海聞石室福安等州縣草寇黎蘁范慷等近交阯城為患斷銳江浮橋阻截生厥江交州後衛道路不通遂往征之蘁慷等合眾五千餘拒戰官軍敗之偽龍虎將

軍大都督黎蒞中流矢死殺偽都督阮隨於陣擒
獲偽將軍楊汝梅偽防禦使馮翕梟首賊千五百餘
人以狥餘賊逃莽澤中追殺殆盡賊將范慷杜箇
旦鄧明阮思瑊等遠遁者相繼悉擒自是慈廉福
安諸州縣皆帖然矣○壬申改命征南將軍都督
韓觀充征夷副將軍佩征南將軍印總率官軍鎮
守交阯節制交阯諸衛所勅曰交阯按察副使楊
直奏乏糧已令廣東都司布政司於欽廉二州運
糧萬石往濟之爾宜計議暫停於無寇之處俟爾

到交阯道路無阻即令起運如未可進不宜貪寇

十年張輔率舟師追陳磊等擒之潘季祐等降

八月賊舟出神投海外分爲三拒氣鋭甚會北風急方政等直衝其中堅聯舟急擊刀槊火器迭發賊卻走復追躡之與鈎連死戰自卯至巳賊大敗生擒僞大將軍陳磊鄧汝戲阮林等七十五人及從賊千餘人斬之溺死無算賊黨阮師鱠等望風奔潰輔亟督軍出海追之不及而還磊等四十人被重傷皆斬以狗鄧汝戲等三十五人檻送赴京十

月總兵官張輔軍至乂安府土黃縣惡江擒捕偽少保潘季祐等賊衆走匿季祐亦竄可雷山遣子僚請降遂給榜招之季祐父子遂與偽官吳曒等十七人詣軍門降輔承制授季祐按察副使管乂安府事招撫軍民已而偽將軍知府觀察安撫招討等使陳敏阮士勤陳全勖陳全敏陳立阮爽阮掩阮棹等相繼皆降十二月輔晟軍至順州阮師等屯愛子江設伏前據昆傳山分三隊各列象陣輔策馬率衆先薄左隊衝入引擊中堅弓射象奴

仆之再中象鼻象退走蹂賊陣亂指揮楊鴻引强弓繼射之兩隊敗朱廣獨當右隊鏖戰輔調指揮薛聚耷之賊大敗斬偽少尉阮山生擒偽將軍潘經阮徐阮原態黃阮可及偽校尉阮度五十六人并賊眾八百七十人追至愛母江餘賊潰散鄧鍺弟偽鄉亭侯鐵偽將軍潘魯潘勤等偽知州制叵徹等相繼出降偽大將軍何栗潘溪亦遣子送款○壬辰輔率兵至吡黃莊賊帥胡同降追鄧景異等至羅蒙江皆懸崖側徑捫蘿可上輔舍騎而進

方政等將士皆步從至叱蒲捺賊遁大索不知所之行二十餘里遙聞更鼓聲已四鼓矣衆銜枚趨至叱蒲幹冊江北黎明賊據高立寨遂渡江圍而攻之景異連被飛矢傷其脇遂擒之鄧鎔遁政領軍追捕幷其弟鋭擒之盡獲賊徒黎蟾及景異等僞印景異創甚遂剮之函其首及鎔兄弟送京師悉斬以徇

十一年張輔沐晟擒陳季擴等交阯復平

春正月勅輔晟來降人隨其功之大小先授官後

具實以聞事平不用二月輔遣指揮薛聚追捕賊
酋阮師於南靈州獲之先是諜知師逃暹蠻輔遣
都督朱廣領兵追捕廣往來暹人關諸山箐中悉
獲師及其黨鄧鎔陳季擴家屬師等逃依南靈州
土官阮茶彙至是聚舟師奄至獲之斬茶彙以狥
三月季擴逃入安竹排山輔遣指揮師祐往捕之
季擴勢窮走老撾祐進兵追躡之進克老撾三關
至金陵箇蠻人散走棄季擴與其妻妾於及蒙册
南歷之地官軍悉生縶以歸季擴就縛間復竊乘

船走入海鎮夷衛指揮李鑒等追逐至多魚海口并其姊偽公主悉擒之賊黨皆平輔晟等議設升華思義四州隸升華府在化州以南統黎江等十一縣盖黎賊所取占城之地而以阮師胡具鄧景異鄧鎔為守及師等叛占城仍遣人守之至是叛賊就擒輔等復建四州承制授降人阮蕘楊夢松范公議阮儉為知州胡交張原主武征范昉為同知仍以書報占城王使知建置之故備其事以聞

五月張輔檻送賊首偽大越國王陳季擴偽忠武

公阮師及僞印九顆幷各賊家屬赴京師交阯復平閏九月輔晟委都指揮朱輝廖春卒官軍五千留備禦輔等各卒官軍還朝

十三年賞平交阯功遣英國公張輔鎭守交阯尋召還

春二月上問本兵以陞賞孰便戸部尚書夏原吉曰賞賚于一時陞賚于後日後日之費較無窮也於是復賞輔晟金各五百兩鈔二萬錠幣五十雙都督同知朱廣僉事江浩功相等都指揮方政比

朱廣等功最多各賞金五十鈔三百錠幣五雙都指揮僉事師祐獲賊首陳季擴賞金四十鈔二百幣四雙都指揮僉事謝鳳而下各有差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鎮交阯十月交阯叛寇陳月湖伏誅初月湖糾合清化磊江蠻作亂自稱月湖王適英國公張輔至進兵剿捕賊敗走追至天關鎮赤土縣擒之械京而誅其黨郭元慶等相繼就戮寇遂平○庚戌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奏自廣東欽州天涯驛經猫尾港至涌淪

佛淘從萬寧縣抵交阯多繇水道陸行止二百九

十一里比邱溫故路近七驛宜設水馬驛傳以便

往來從之

十一月勅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馳驛還京輔經營交

阯前後凡十年

十五年命豐城侯李彬鎮守交阯順州人黎核等作

亂討平之

二月命豐城侯李彬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

鎮交阯諭曰交阯本中國地其人皆朕赤子朕懷

撫綏勤于晝夜爾久事藩邸忠厚謹飭用是付玆
重寄尤宜日親賢人君子效古良將之所爲審度
事幾區畫有法庶副朕之委任勅兵部尚書陳洽
曰今命豐城侯李彬往鎮交阯爾諳彼人情可暫
留贊襄俟有召回京三月李彬奏賊人阮貞等復
聚衆於陸那縣殺掠人畜今已就擒貞律當死妻
子應給功臣爲奴請以本境徇衆俾人知警從之
六月李彬奏順州人黎核潘强及土官同知陳可
論判官阮昭主簿范馬緩千戶陳惱百戶陳吾儕

南靈州判官阮擬左平縣知縣范伯高縣丞武萬
百戸陳巳律等作亂焚二州城柵廨舍殺官吏僭
稱名號有衆千餘人命都督朱廣領軍勦捕而交
州中等衛指揮韓振譚公政吳葵潘勤等以兵會
殺黎核於陣及其逆黨五百餘人生擒潘强陳可
論阮昭范馬綏范伯高武萬等皆誅之阮擬陳巳
律等以餘衆遁上嘉之勑具將士功狀以聞核之
亂也順州守備土官指揮同知段公丁陳思齊死
之十月李彬遣都督朱廣領兵督捕賊首楊進江

廣攻破北畫等寨擒進江等悉斬以徇餘賊潰散
十六年交阯清化府土官巡簡黎利反豐城侯李彬
討之
春正月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簡黎利初從陳季
擴充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為土巡簡然中
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大王以弟石為偽相國段
莽為偽都督聚眾刼掠彬遣都督朱廣討之斬首
六百餘級生擒范晏范柳等百餘人利遁去彬請
以晏等就交阯戮以徇眾從之先是給事中馮貴

奏賦安南金珠擢貴參政繼命中官馬騏鎮守益貪暴失衆心土官州縣不勝其毒反者四起而黎利尤劇土官參政莫邃與利賊相持久力戰死二月嘉興州四忙縣土官知縣車綿子車道等叛殺流官知縣歐陽智彬遣都督方政討之土官指揮陳汝石千戶朱多蒲死焉官軍力戰擒車道殺之綿子與車三遁走以山林深阻瘴癘方作搜索不獲遂引兵還而遣人招諭彬請予汝石等褒䘏以勵士心從之夏四月李彬以指揮韓振等討叛寇

黎㮚等功狀奏聞賜勅褒諭韓振及指揮譚公政
潘勤吳癸等各賞鈔幣陞職其餘千戶同知及總
小旗等項皆陞一級賞鈔幣有差
十七年交阯土知府潘僚反土百戶陳直誠等相繼
叛
夏五月彬遣方政擒賊于可藍堡獲其僞將阮箇
立等利走匿老撾留指揮黃誠朱廣守備政還交
阯利復出爲寇殺巡簡梁珦而去誠追擊賊敗走
時暑雨水溢彬請俟秋進兵從之八月乂安府土

官知府潘僚季祐子也因父降得官季祐死僚襲
繼父任至是爲中官馬騏非理凌虐遂與土人千
戶陳莒指揮路文律同反于衙儀縣彬進討之僚
潰走玉麻州依土官琴貴冬十月反寇范軟等據
俄樂縣彬遣都指揮徐源率兵斬軟等以狥十一
月乂安府倡江縣土百官陳直誠弟陳眞僞稱金
吾將軍與紅衣賊覽盤等掠羊變社黃汝典燒芙
蕾儂文歷起邱溫陳木果起武定阮持起快州吳巨
來起善誓陳順慶起南靈淘金社正鄭公証等聚

衆千餘亦起同利縣方政首引兵討公証追及於南策州河瑰巡司斬首四百餘級遁去勅李彬往討○丙午遇潘僚與紅衣賊迎敵敗走之追至玉麻州蒲潭山破其柵生擒紅衣賊莫扭門蕭底等僚等復遁入老撾都指揮薛聚追殺其黨胡子徑及紅衣賊尚破等三百餘人時布政阮勳指揮陳原瑰共守惡江擒斬陳順慶陳直誠參政馮貴與方政兵合亦獲鄭公証於同利其黨黎娙等脫走大灣賊丁宗老繼起政旋破之十二月老南縣塗

山寺妖僧范玉自稱天降印劒合爲王僭號羅平王紀元永寧其黨范善陶承吳忠皆往從之玉以善爲入內簡校左相國平章軍國重事吳忠爲內行遣石尚書知軍國重事陶承爲車騎大將軍黎行爲司空以衆據水路大軍進討善聚衆兩岸又列船於江中水路拒敵彬督將士亟戰斬首千二百級擒善及忠等七百八十人得賊船二百五十餘艘玉脫走得賊卒二百六十餘人皆斬之以善忠武路等械送京師○戊戌彬師至善才縣遇賊

游兵千餘人與戰敗之追至麻艮杜賊空營出戰
又敗之擒殺陶强弁賊將卒三千五百餘人
十八年以李彬不卽平寇詔責之
春正月賊艮師魯范公政作亂遇彬師於石室縣
師魯公政皆敗走斬其僞將艮獲等五百餘人指
揮孫霖亦破賊于善才縣殺賊將范沉等生擒賊
首黎行等黎利聚衆立柵于磊江參政馮貴有兵
二千素驍勇善戰馬騏嫉之盡奪其兵貴與參政
侯保皆戰死都指揮徐源攻破利柵利遁走閏正

月勅總兵官豐城侯李彬曰朕命爾撫綏一方盖欲軍民各安其所而致盜賊紛紛將何以逭其責今調雲南四川等處官軍益爾爾宜盡心殫慮早滅此賊若玩時愒日致賊益滋在于國典必亦難恕夏四月彬遣都指揮孫貴捕賊黎姪于鎮蠻府姪遁擒偽將丁春等彬自率兵追之偽將潘揚范庚等皆降彬勒兵窮搜擒姪及其妻并賊將阮蜍杜德阮如雷等殺獲六百餘人械姪等送京師戊午獲賊首范玉亦械送京師五月勅總兵官豐城

侯李彬曰叛寇潘僚黎利車三儂文歷等迄今未獲未審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安宜晝夜盡心廣爲方畧早滅此賊以不負朕之委任○已巳彬遣朱廣捕僞開聖王阮多僞昭信侯譚輿邦僞太師韋五等悉擒之并獲其妻子僞印皆械送京師冬十月彬遣方政追黎利于老撾忙心河敗之利遁走

十九年總兵官李彬請屯田從之

春正月彬遣師佑追賊至玉麻州時潘僚入老撾

借兵琴貴逆戰以象衝官軍指揮張銘千戶張本等奮勇射乘象者繼以火器象反走賊大奔潰斬首百餘級生擒三十餘人貴弟結以所領二百人降秋九月彬遣都指揮王忠追賊首楊恭于新安府恭僭稱王號作亂獲其舅杜佑爲鄉導擒之械送京師

二十二年正月豐城侯李彬卒

冬十二月以交阯叛寇黎利久未獲遣勅切責參將榮昌伯陳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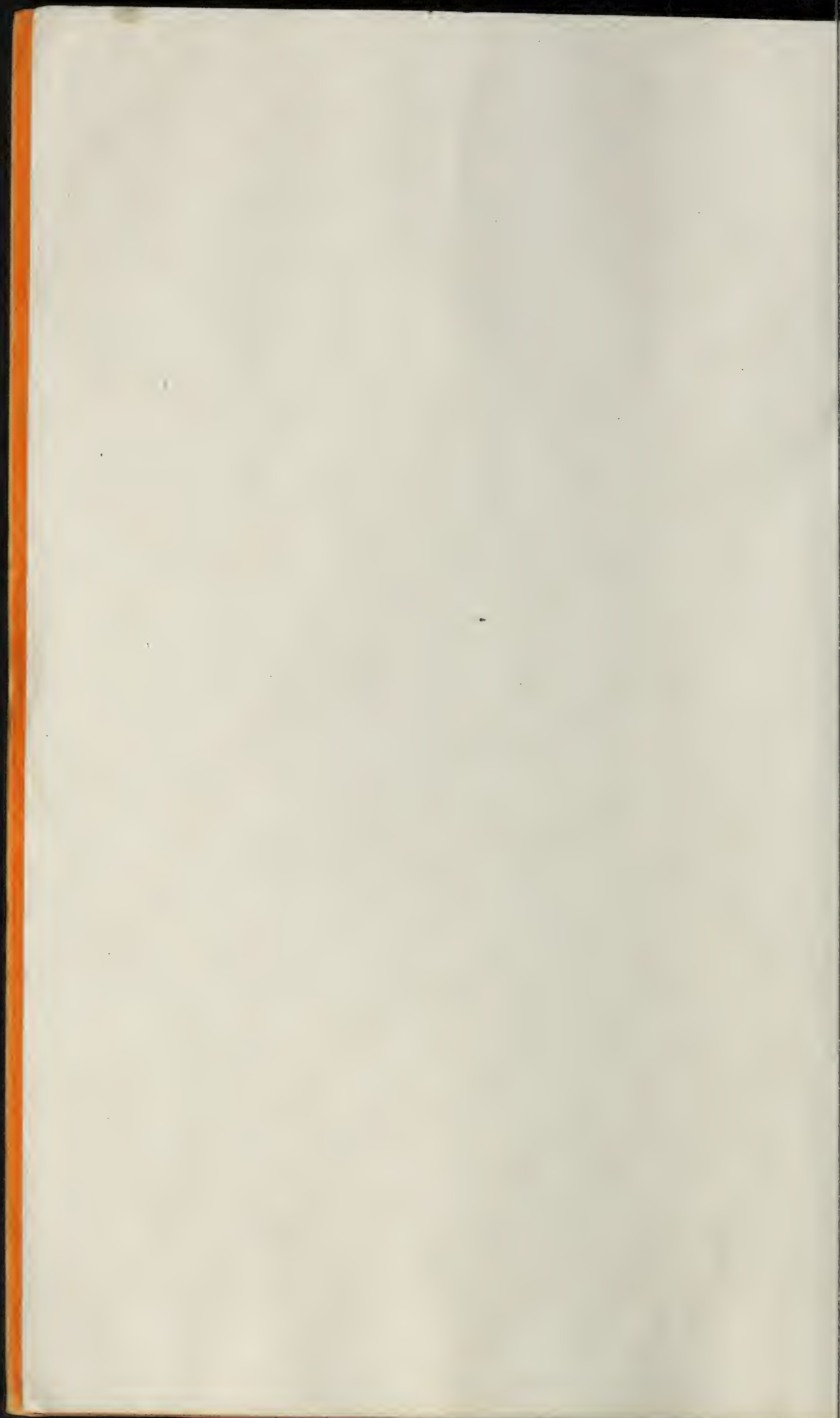
謹考中國討交阯漢之樓船伏波爲正然元鼎建武之師未盡比于三代之盛者以其出于廣土之意也惟我成祖文皇帝聖神英斷首出百王初信胡奃則御物不疑至誠矣既得天平則興滅定亂至義矣諭其復君仰之悔禍至仁矣罪其弒逆加之聲討至正矣尤不可及者始終以立陳氏爲心訪求宗族見于安南既平之日者尤惓惓焉此其至公無私揭日月而行天地豈有毫髮利其土之意哉卒之訪立不獲始從郡縣堯舜湯武千載一

轍矣君王師海上洸洸湯湯三定交阯宣威南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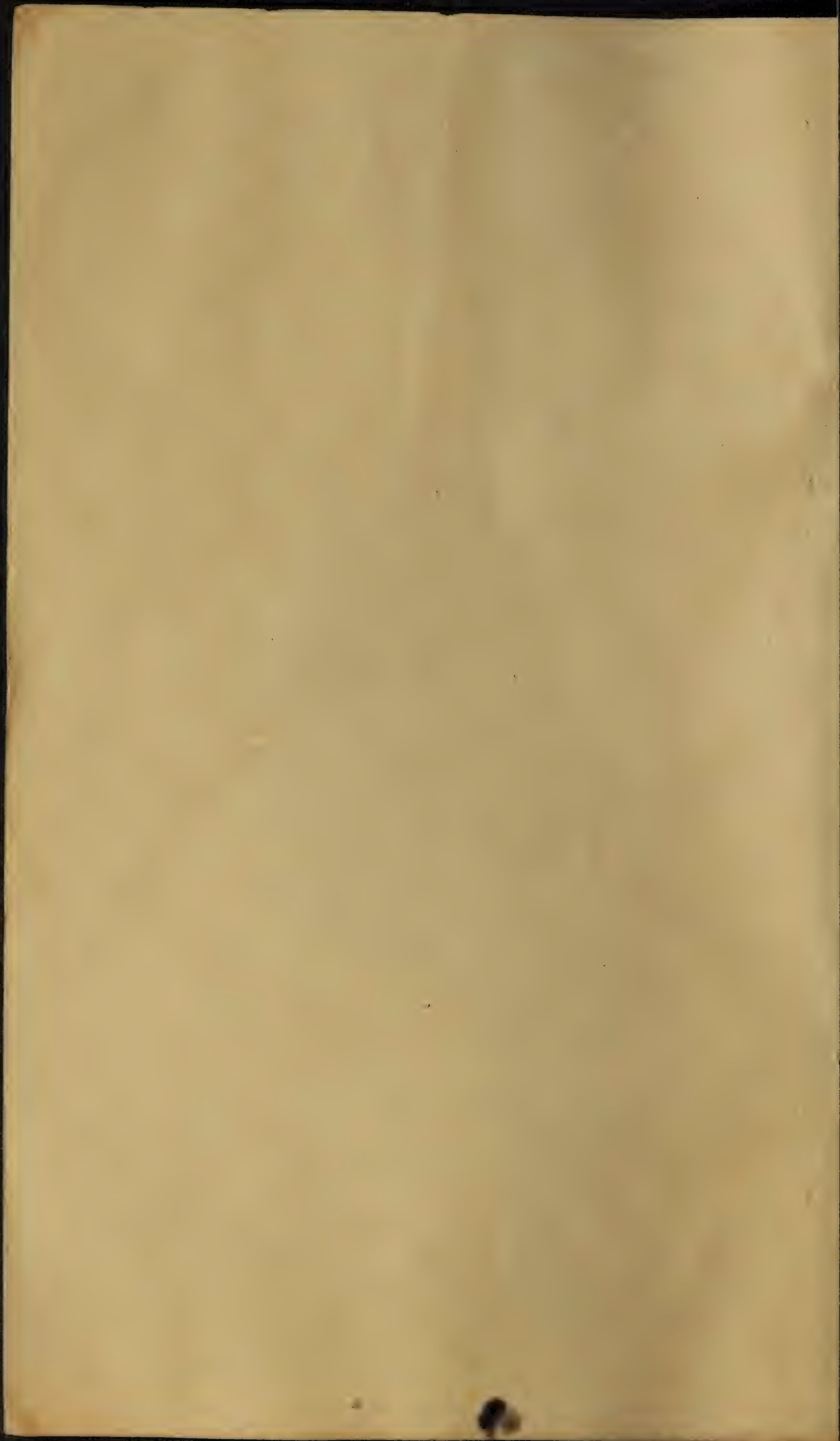
惟尚武之什差足比擬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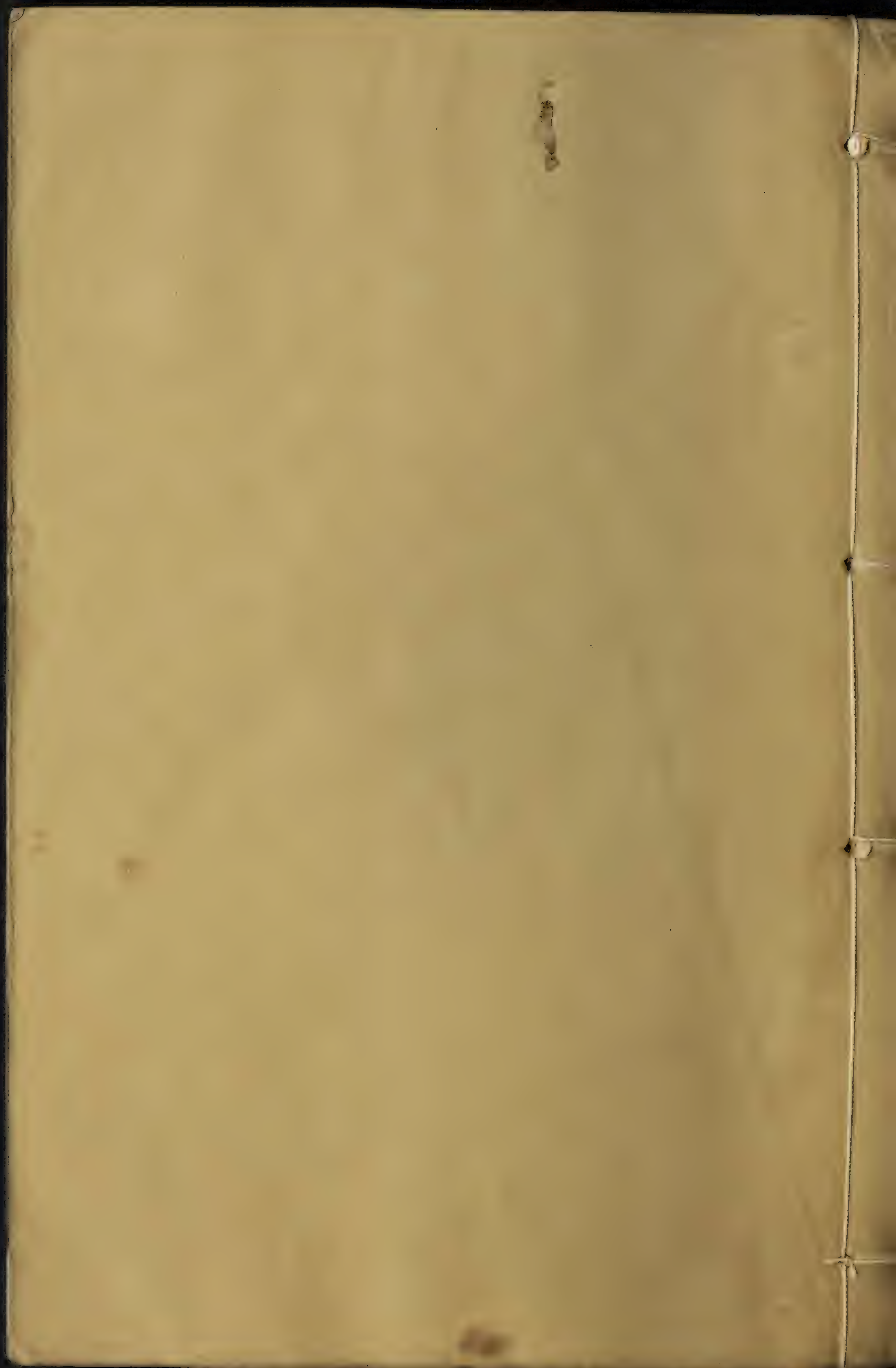
駁交紀卷之五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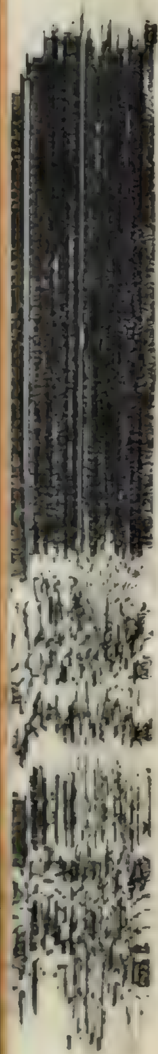














馭交紀卷之六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鏡心編考

分巡嶺西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臣冒起宗訂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

仁宗昭皇帝即位戶部尚書夏原吉首陳止交阯採辦金珠事上納之

前戶部尚書夏原吉繫獄四年至是上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且咨以時政原吉首陳東南民

力困于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兼撫流民罷西
洋取寶船止雲南交阯採辦金珠數事
十月召掌交阯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
部尚書陳洽代之
召掌布政司按察司事工部尚書黃福勑曰卿久
勞于外朕亟欲見卿馳驛還京又勑參贊軍務兵
部尚書陳洽代福掌布按二司事○福治交阯視
民如子狗其所好革其所惡勞輯訓飭躬勤不倦
每戒郡邑吏咸脩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

無鉅細咸盡心焉於是交人皆愛戴之如父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溫恤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道其民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文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福居交阯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

上命中官山壽諭黎利授以清化府知府

遣鎮守交阯中官山壽齎勅諭黎利勅曰爾本良

善人秉歸向之誠但以有司失於撫綏致懷疑畏
潛遁山林未遂素志今大赦之後盡洗前過咸與
更新特遣人齎勅諭爾授爾清化府知府撫一郡
之民宜卽就職以副朕推誠待人之意益壽力言
利與已相孚今往諭之必來歸上信之遂降是勅
既而交阯參將榮昌伯陳智等奏叛賊黎利逃入
老撾爲老撾所逐復還寧化州瑰縣官軍追之僞
頭目范仰等已率男女千六百人來降黎賊雖率
男女四百八十餘人來降而止於清化府俄樂縣

不出且聞仍造軍器不已懷詐如此必當進兵討之上曰朕聞此賊初只爲官司科擾不得已而然今已大赦天下此賊良心未喪庶或易慮若官軍未進卽遣人招諭宥其前過令還本土安生樂業若仍前所爲卽具實來奏別爲區處如官軍已進勢不可止須十分謹愼蓋賊之譎謀惟憑險設伏須遠哨瞭毋墮其計後掌都司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乂安府茶籠州敗績昌江衛指揮同知伍雲死之○丁亥都指揮陳忠與賊戰死之忠臨淮人

初爲寬河衛副千戶以靖難功積官至綏德衛指揮同知坐事謫戍廣西從征交阯於箇招市舁小船入江刦黎季犛水寨從橫海將軍攻多邦城先登累戰皆奮身陷陣復職爲交州左衛指揮同知其後斬獲亦多至是叛賊黎利寇清化忠與戰爲飛鎗所中而歿

十月孟瑛等奏黎利仍懷反側上報已有勑諭姑奏奪

參將保定侯孟瑛榮昌伯陳智奏黎利反事上勑

報曰已有勑赦黎利罪命爲淸化知府內官山壽齎往諭意待山壽至彼爾等察其近情何如與山壽計議停當奏來

十一月上命掌都司都督方政爲參將副榮昌伯陳智鎮交阯

俾交阯參將保定侯孟瑛爵追其誥券謫爲民雲南坐其兄賢謀逆也故以都督方政爲參將同榮昌伯陳智鎮守遣人賫制諭付之

上以翰林院覆奏中官馬騏往交阯措辦金珠事諭止

之
中官馬騏傳上旨諭翰林院書勑命騏復往交阯
措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阯
荼毒軍民乎交阯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
可遣耶此人近在內間多方請求朕悉不荅卿等
宜識朕意遂止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正月諭贈劉儁太子少傅諡節
愍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頌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卹其贈儁太子少傅謚節愍陳建曰交阯所恃者二人張輔善用兵威震殊俗交人所恃以靖黃福善撫字恩流遐裔交人所恃以安詔黃福還交土日益跪危矣又曰仁廟剛明總攬乾綱而馬騏猶萌恣睢之念故中官傳旨並宜執例覆奏云邱濬曰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

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簡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絶嗣查爲甥求權署國事我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天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季

犛乃表請迎天平還以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天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徧告于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倡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卽棄其地俾復爲國
讙考安南平後巳隸職方黎利懷譎叛者蜂起其
亦有以致之耶恭頌仁廟宸諭官司科擾又謂蔡
壽軍民英睿神慈洞矚萬里與文皇不信譖福之
言同一明遠淵哉聖乎乃黃福洽交交人愛如父
毋以勞詔還體臣之意殷然然交人又視福去留
爲輕重矣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交阯黎利等通雲南土官反上
命總兵官黔國公沐晟參將榮昌伯陳智會討敗

績上勅責之復令廣西總兵官顧興祖益兵赴勦

先是雲南寧遠州土官刁罕吉縱其部賊長擎等與交趾宣化賊周莊太原賊黃菴潛通黎利黨共蕃賊潘可利等反皆紅衣黑胸號紅衣賊故有是命○陳智與方政遣蔡福再攻茶籠州敗績又安土知府琴彭死之蓋政勇智怯兩人素不相能中官山壽堅主招撫擁兵不救故敗尚書陳洽奏聞

上勅責智政曰今聞率兵至可留關及茶籠州兩遭挫辱皆緣爾等平日私意忿爭是以臨事之際

勇者獨往而無謀懦者畏縮而不助安能成功論罪豈可寬貸今姑優容宜晝夜同心同力練兵蓄銳務滅此賊以贖前罪勑責壽曰黎利本一窮蹙小寇若早用心擒捕如探雀雛爾乃妄執已見再三陳奏惟事招撫以致養禍貽患及方政等進討爾擁官軍一千餘人坐守乂安不往策應遂致悞事爾罪豈可容乎宜深思改悔盡心奮力協助政等共圖後効勑洽曰陳智方政皆庸力智懦而多忌政勇而寡謀加以私意相競不相和協再至于

敗今姑優容之使圖後効爾宜盡力贊輔俾其同
心以平此寇古語云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爾宜勉
之○丁未命楚王蜀王各發護衛步兵千人又發
福建廣東雲南貴州四川湖廣各都司南直隸各
衛選調馬步軍萬五千人廣西都司于思明田州
調弓弩手三千爲鄉導復令廣西總兵官鎮遠侯
顧興祖調官軍五千人赴之已又調南北京衛中
都留守司武昌護衛江西浙江山東河南都司官
軍共七萬人赴交阯討叛寇仍諭老撾不許容納

叛逆又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黎利潘僚殺害忠良盜據州寨凡官吏軍民有被迫脅不得已從逆及有曾與黎利同謀受其委任者能率衆來附或挺身自歸悉宥其罪復其職役有能盡心朝廷出力報効及交阯土人有能建奮功績者皆量其功能授之以官可編置勘合一千道付總兵官及尚書陳洽掌之驗績除授

四月命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往征交阯尚書陳洽仍參

贊軍務以安平伯李安掌交阯都司事仍聽總兵
官節制
勅三司曰今命成山侯王通等率師討賊通至選
兵三萬人聽其調度務殄此寇以安一隅所屬官
吏軍民方以供億軍旅爲重其外一切細務悉行
停止毋以勞民勅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曰朝廷
命爾統兵往鎮交阯遏絕寇盜惠安黎元爾等懷
私苟利不相輯睦致賊猖獗失陷官軍虐及良善
論爾之罪萬死莫贖今姑曲宥但俱削爵降充爲

事官郎從成山侯王通等立功以贖蔡福愚戇敗
事亦姑貸死立功如臨陣不武必誅不宥

上御文華殿與蹇義等論交事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
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
足使令又云若其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
若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
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

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主毒害國人文皇帝不得
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
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
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
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一方生
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考嘗
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即位之詔于彼特原昨日遣
將出師朕通夕不寐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
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

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文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阯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交阯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

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都指揮司按察司奏為事官方政等守乂安府賊臨城政按兵不戰都指揮王演慮賊勢益盛自率精騎出擊斬賊首百七十餘級賊懼而遁上謂行在兵部尚書

張本曰方政不戰或持重以待未可知然賊遠來勢銳擊之足以挫其鋒演可謂有功矣賞不可緩其遣人馳驛齎銀幣勞之

五月詔赦交阯

詔曰朕惟統理之道所重愛民矜恤之仁宜存宥過交阯自入職方今二十載數搆叛逆以勤王師惡死樂生人情無異趨淵赴火豈其本心究詢所繇皆緣有司撫綏失當漁奪無厭情不上通澤不下究致其困苦遂生危疑逃避山林嘯聚爲亂推

情蓋非得已論罪誠有可矜用霈洪恩悉與湔滌凡交阯官吏軍民人等所犯反逆等罪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詔到之日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其黎利潘僚路文律等本皆歸心朝廷曾經任用偶乖一念失悞致此今特開其自新之路誠能悔過從善復守臣節悉宥其罪仍授以官及有被黎利等迫脅從逆幷鄭公證等餘黨逃避未出今能挺身來歸或赴所在官司自首一體赦宥官復原職軍復原伍民復原業詔書到後如黎利等及

脅從之徒執迷不悛仍前拒命天討必加後悔無及今後交阯軍民人等除合納稅糧外其該徵及採辦金銀鹽鐵香貨魚課等項悉行停止金銀銅錢鹽及鹽魚皆聽於境內交易官府勿禁用稱朕䘏民之意

七月宥方政等罪使立功

行在兵部奏爲事官方政安平伯李安指揮于瓚謝鳳薛聚朱廣陳封等臨陣先退致敗績上命姑宥之勅總兵官王通令其俱戴罪充爲事同陳智

等當先立功無功以軍法處治○八月掌交阯布
按二司事尚書陳洽遣人奏賊首黎利至乂安城
其勢益盛晝夜攻城爲事官李政方政等合軍擊
敗之
九月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師敗尚書陳洽等死之
王通等師至交阯城賊黎善率衆攻之分三道而
至一從西入攻清威土城一從教場入攻下關都
督陳瑢等發大銃火箭擊走之一道攻邊江小門
爲事官李安率精銃出戰賊殺傷甚衆中夜遁去

通等分道而出馬瑛至清威遇賊戰敗之至石室縣與通會駐師甯橋諸將言其地險隘且結營觀賊勢未可輕進通不從麾衆渡橋路皆泥淖人馬匍匐賊伏起官軍遂敗尚書陳洽力戰自已至未奮馬突入賊陣身被創甚死之指揮李騰等俱陷于賊通中傷而還遣平州知州何忠及千戶桂勝至京奏請益兵忠夜潛出城二百餘里爲賊伏兵所得諸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之以甘言美職誘忠從已復刀鋸逼之忠罵不絕口奪

杯擲中虜面流血盈頤忠父子及勝俱遇害事聞
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諡曰忠節贈陳洽少保
諡節愍官其子樞爲給事中黎利率衆至清潭攻
北江等處遂進圍東關○忠荆州人永樂中進士
授御史以言事出爲知州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
孤城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
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
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十月
總兵官王通等進兵擊賊大敗○十二月賊攻清

化不利引去時王通自甯橋之敗無復固志擅傳檄自清化迺南城池悉聽利管屬其官民出城赴東關惟清化知州羅通指揮打忠率民兵堅守閒出攻其土山數殺傷賊眾勢稍緩至是檄至城中大驚懼通語忠曰城高池深糧多人眾與其出城就縛曷若盡忠而死況未必死乎總兵賣城與賊其令決不可從日奬勵軍士城守益固賊攻之不能下遂引去

二年命安遠侯柳升帥師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

參贊軍務

陳洽既敗死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王通奏請益兵詔升等將七萬人以往且勅慶舉六卿三屬有才畧者自助慶舉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春正月召少傅楊士奇楊榮諭曰前相與論交阯事蹇義夏原吉拘常見恐中國之勞費未已朕觀春秋夏徵舒弒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矣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卽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此太宗皇帝初定交阯卽欲爲陳氏

立後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卿
等爲朕再思果以爲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
惟陛下斷自聖志古之荒服朝貢各以時商高宗
伐荆楚既克之亦使復其朝貢之常而已陛下興
滅繼絶使陳氏子孫復修職貢華夷之人皆安上
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
未暇及俟稍甯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二月賊黎利攻交阯城成山侯王通等擊卻之

賊黎利攻交阯城成山侯王通等出兵與戰敗之

斬偽司徒黎務偽司空丁禮等偽太監黎秘太尉
陳極等死者以萬計其衆奔潰利驚懼諸將及三
司官言于通曰賊敗走無備宜乘勢過江擊之出
其不意賊必成擒稍緩賊召集殘黨必以死拒我
軍通猶豫不決曰待審之經三日不出兵賊覘知
通怯復集餘衆樹柵立寨掘壕塹修器械四出攻
掠
四月成山侯王通棄交阯指揮李任等力戰不支與
知府劉子輔等俱死之

黎利以昌江城爲大軍出入要地以賊八萬餘攻之守城指揮李任顧福劉順等合城中老穉及婦女登城揚旗鼓譟日夜拒守任等自將精鋭不時出城掩擊焚其攻具賊四面築土山以飛鎗射城中任率敢死士夜潛開門殺其守土山者襲破其營賊掘地洞入城任開横溝與洞相應從溝中發將軍石子擊之賊多死者賊聞征夷將軍大兵將至恐恃此城保障乃益兵象來攻矢石交下如雨任百計備禦相拒九閱月大小三十餘戰初城中

將士二千餘人至是死傷疾病者過半而賊併力攻圍以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衆益兵而入任福力不支皆自刎死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順偕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城中軍較及男女同時死者甚衆賊縱火焚民居刼掠一空○子輔以御史出知諒江利攻圍效死堅守數月不能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遂自經死○賊黎利攻交阯城王通等歛兵不出利致書與通請和通自甯橋之敗氣

大沮喪雖獲城下之勝而其志不固遂許以淸化等州之地諸將士或以爲善或默或雖以爲不可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而擅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復敢言遂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九月安遠侯柳升師至交阯敗死

安遠柳升師至隘雷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之後主其地升

等受書不啟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意易之升雖勇而寡謀時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銘參贊軍事尚書李慶皆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觀主將辭色皆驕驕者兵家所忌况逆賊譎詐或示弱以誘我且璽書諄諄戒諭當防賊設伏此安危之機也公須力疾言之慶強起與升力言升諾之然猶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馳渡橋既渡橋壞後隊阻不得進

升所履皆淖泥地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者皆陷沒於是右參將都督崔聚斂兵整飭部伍是日梁銘病死明日李慶亦死又明日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軍少賊衆賊大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爲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歸竟無降者史安陳鏞李宗昉等是日皆死賊百計強聚降終不屈遂殺之○工部尚書黃福自交阯送歸先是馬騏既激變交阯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衆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上

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爲賊所得
皆下馬羅拜曰我曹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
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
加害其酋長餽以餱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
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
冬十二月欽州澌凛峒長黄金廣等以四峒叛附安
南
欽州時羅貼浿如昔郡縣七峒北連左右兩江南
接交阯宋元置峒長轄峒丁以保守疆境元時黄

世華等殺賊有功始授以金牌印信充七峒長官子孫世襲國初廖永忠取廣東郡縣皆投款上印綬仍給新印七峒以蕞爾不復給印且革去長官止稱峒長以故諸酋各懷觖望至是金廣等以澌凛羅浮古森葛原等四峒一十九村二百七十戸叛附安南黎氏封經畧使經畧同知僉事等官仍世守其土以屬萬甯州

謹考交阯之罷一一楊以息兵養民爲言其詳見之諭對中英國蹇夏諸臣始終異其詞不能同也斯

二者謀國之大較也爰稽其時張輔尚在宿將威名南人震慴黃福恩信浹乎侏僑斯皆足以定交也福以仁廟中詔還宣廟命將至再不及英國豈非有數存乎其間耶惟是我文皇帝不得已而伐之章皇帝可取而予之皆不利其土以王陳氏大公至正前代僅焉出其下矣或云黎奎之封黎利之署何居夫聖人不億詐不逆不信以包荒之畧成愛民之心西番苦奈兒貪暴鄰國邀刼往來使臣卒為鄭和俘獻文皇帝釋而還之又選其族屬

立爲王曰蠻夷禽獸耳不足深較誰謂我成祖宣宗作述之善有二道哉

馭交紀卷之六

譚瑩玉生覆校

馭交紀卷之七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

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鏡心編考

分巡嶺西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臣𦱊起宗訂

宣德二年十月總兵官成山侯王通與黎利盟退師

遣指揮闞忠同利所遣人進安南王三世孫陳暠

表請立爲後

王通等大集軍民官吏出下哨河立壇與黎利盟

誓約退師遂宴利且遺利金織文綺表裏利亦奉

重寶爲謝○黔國公沐晟等師至交阯水尾縣之高寨賊於水陸二路以衆拒守道梗不通晟等督兵造舟遣人分哨逐程而進○行在鴻臚寺進黎利所與安遠侯柳升等書曰昔當太祖皇帝龍飛之初前國王先諸國入貢特蒙褒奬賜以印章世守封疆朝貢罔鈌自黎季犛作孽覆其宗祧上欺朝廷下重民苦太宗皇帝興師弔伐一舉就平詔求陳氏子孫以奉陳祀是時遭罹季犛之毒陳氏之族皆奔竄遠徙故一時無從訪求今陳遺嗣有

日暠者竄身老撾蓋二十年本國之人不忘陳氏
先王之澤已求暠於羈寓之次欲得暠繼宗祀之
微百萬之心不約而同是以利等無狀輒布狂言
冒聞制闕伏干鈞慈上奏黼扆倘蒙天恩得循太
宗皇帝繼絕之明詔使陳氏既滅而復續非獨暠
蒙天地大恩實一國之人蒙戴天恩于無窮也先
是王通與賊和遣指揮闕忠同利所遣人進陳暠
表曰安南國先陳王臣頤三世嫡孫臣陳暠上言
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弑國主殺戮臣之一族

殆盡臣暠奔竄老撾以延殘喘今二十年近國人
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語臣云天兵初平黎賊卽
有詔書訪求先王之子孫而立之一時未得乃建
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自知罪在萬死仰恃
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臣暠伏念交南之地
實爲海外之邦逮于天朝太祖皇帝之啟建而臣
祖父最先諸國以入朝頻年納貢于帝廷累世襲
封于王爵頃因黎氏之稔惡致勞天討之遠加承
恩旨之渙頒求陳後以嗣續時宗族悉逃而散徙

在鄉里無從訪求急撫治其人民遂建置于川縣今土人猶念績先臣之祀幸天詔嘗有興滅國之言瀝血陳詞籲天請命恭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炤臨溥海涵而春育需雲行而雨施念臣先靈久為餒鬼憐臣孤苦俾復舊邦臣曷敢不刻骨銘心輸誠效順永永恭天之命顒顒事大之誠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

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召楊士奇楊
榮諭以三臣所對曰今日朕與汝兩人決之榮對
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
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
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
不得則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于交阯之役
極矣行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
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為榮何謂示弱
臣侍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陛下今日

決之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皇考言朕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昺表示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其與之

十一月命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寺卿徐永達爲副使賫詔往諭交阯查封安南王陳昺罷征南兵

諭曰太祖高皇帝肇膺天命統馭華夷安南國王陳日煃首先歸誠敬效臣節逮其後嗣始終一心

既爲賊臣黎季犛所弑簒陳氏之位屠陳氏之宗
毒害國人罔所訴告我太宗文皇帝命將出師往
致天討除殘繼絶實本聖仁其黎季犛父子咸已
生擒而陳氏之後歴詢國中久而未得乃命郡縣
其地越歲既久所置之吏撫馭乖方致其弗靖復
勤師旅朕爲天下主詎忍一方受其弊夙夜在念
圖惟輯寧今總兵官以安南頭目黎利等之詞來
聞謂前國王陳氏遺嗣有存人思其先請命承繼
永奉職貢覽詞懇切良契朕懷宜敷恩命與之維

新凡交阯大小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罪無大小咸
赦除之前安南王陳氏之孫合頭目耆老同具實
來聞卽遣使冊封朝貢仍遵洪武舊制總兵官王
通等卽率官軍各回原衛所交阯都司布政司按
察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官吏旗軍人等各帶家屬
回還鎮守公差內官內使悉皆回京琦等行人賜
鈔五千貫勅諭頭目黎利等昔安南在我太祖高
皇帝統御之初首先效順敬修臣職始終不違逮
其賊臣黎季犛父子簒弑其主殲及陳族毒虐國

人侵害儕境我太宗文皇帝發兵弔伐蓋將除殘
繼絕用寧一方罪人既得而詢求陳氏子孫歷久
弗獲乃命郡縣其地設官撫綏歲月寖遠綏撫之
人賢否不齊民用勿馴復釐師旅屢歷寒暑兵甲
未息朕惟四海之民皆吾赤子為民父母豈忍一
隅獨淪墊溺夙夜在念圖安輯之今總兵官以爾
等書詞來聞謂前安南王陳氏子孫今有存者請
循太宗文皇帝繼絕之命陳詞懇懇有契朕心已
下詔大赦交阯悉與維新令頭目耆老具陳氏見

存子孫之實來聞遣使冊封今遣侍郎李琦等勑
諭爾自今宜安民保境以副朕體天愛人之意遣
都指揮張凱田寬齎勑諭總兵官王通參將馬瑛
等曰今得安遠侯柳升進至安南頭目黎利等書
及前安南王嫡孫陳暠表祈請復陳氏之嗣悃款
切至有契朕懷今已悉從所請特頒詔赦與之更
新勑至卿等卽率領官軍人等悉皆回還故諭○
未幾驛報安遠侯柳升等沒于賊上曰朕以升前
在交阯熟知地利人情是以用之然恐其恃勇而

驕故切戒其特重且謂賊無他技惟設伏詭降以誘敵必升不用朕言致有此失升負朕也嘆惋久之

三年勅總兵官王通與內官山壽馬騏等赴京及官吏軍士等俱徵還

春二月王通等奏言黎利攻圍交阯臣率師與戰屢挫賊懼不敢復進又恐朝廷再調大軍遂奉書請降又同陳暠奉表陳情謝罪貢代身金人銀人并送還都督蔡福等官吏四百十七人兵一萬三

千一百九十一名馬騾一千二百匹請乞班師臣
切思奉命討賊當輸忠效死但城中官軍數少人
情驚懼無有固志又賊衆狂狡過於曩昔水陸要
害俱爲所據雖有援兵亦難猝至城池終恐陷沒
不免再興師旅以一隅之地而勞天下之衆致君
父之憂非臣子忠君之心臣與衆計議以爲不如
乘此機會整率師旅出至生地再圖後舉臣已率
交阯屬衛官軍還至南甯伏望皇上以陳暠是否
陳氏子孫爲名遣使往來覘伺若有虛冒然後量

添軍馬水路分路進討如再不效臣等甘受誅戮
謹俯伏候命上覽奏諭侍臣曰總兵官在外擅與
賊通不俟朝命輒棄城歸無復人臣之禮矣勅王
通馬瑛曰得奏知官軍已回廣西南寧初得陳暠
表及黎利與總兵官請立陳氏之書深契朕心即
遣侍郎李琦等齎詔赦交阯官吏軍民之罪令具
陳氏子孫來聞蓋此舉非為賊猖獗朝廷不能調
滅但不忍赤子久罹塗炭爾等正宜堅守城池以
待朕命乃輒與賊通棄城徑回爾等雖急為自全

之計其如國體何且失臣子之禮豈不爲蠻夷所
笑勅至即令所領軍馬并黎利等送出潰散官軍
各回原衛所爾等領在京官軍回還其陳畠黎利
所遣赴京之人悉聽其來仍勅內官山壽馬騏等
與通同赴京勅黔國公沐晟令交阯陳氏孫畠及
頭目黎利等遣人進表貢方物謝罪并送還潰散
官軍馬匹已至廣西其成山侯王通等率領官軍
鎮守內外官并三司官吏人等俱已回還勅至即
令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俱回京師卿等所領

官軍悉令各回衛所○三月成山侯王通遣送頭目黎少頴進表至京文武羣臣劾奏成山侯王通等不應擅與叛首黎利議和棄城退師當差人星馳執赴京師明正其罪黎利亦不應寬宥宜發兵討之上曰通等旦夕至矣不必差人朕非為宥利但憫念一方生靈故曲從寬貸耳○四月朔頭目黎少頴等陛辭賜文綺衣鈔勅諭黎利曰去年十月軍中以爾等所陳書并表來奏請立陳氏之後朕仰體太宗文皇帝初意俯從所請特遣禮部侍

郎李琦等齎詔大赦交阯令爾及國中頭目耆老
具陳氏嫡孫之實來聞爾宜恭候朝廷之命乃中
懷詭詐與王通等議和誘退官軍入據城池僭慢
無禮有非一端今雖陳詞謝罪而文武廷臣合奏
爾罪不可以宥朕以恩命既頒姑從宥貸但立後
事重須合國人之心非爾所得獨擅勅至即同頭
目耆老具前安南王陳氏嫡孫之實奏來以憑頒
詔册封爾仍以所拘留人口及一應兵器送京庶
幾一方永底綏定羣臣奏章就付黎少頴等示爾

爾其省之

閏四月論征交阯罪下王通山壽馬騏錦衣衛獄仍籍沒之羣臣復劾沐晟等逗遛上貸晟不問封章示之

通等還羣臣劾奏通及馬瑛陳智李安方政弋謙山壽馬騏等違命擅和棄城旋師之罪上命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會鞫之庚戌奏云通違命擅和棄城來歸壽庇護叛賊騏激變一方皆宜寘重典上命悉下錦衣衛獄法司又奏律皆應籍沒其

家產從之五月黎利遣黎器何甫等隨侍郎李琦羅敬等來謝且告陳暠于正月初十日卒無後國人推利謹守其國以俟命○羣臣復劾奏沐晟徐亨譚忠皆受命逗遛聞柳升陷輒退回喪師罪狀上姑貸晟不問封章示之亨忠姑俟其歸命行在工部侍郎羅汝敬鴻臚寺卿徐永達復齎勅諭黎利及耆老軍民曰朕以交阯之人不忘陳氏請立其後朕志在卹民俯從所欲赦其旣往之罪召還征討之師特詔頭目耆老具陳氏子孫之實來聞

用憑建立今黎利等奏陳氏之孫名暠者于正月病死並無子孫數月之間言詞頓異昔王師初平交阯詔求陳氏子孫咸謂爲黎季犛屠滅已盡今二十餘年尚有如暠者在何至暠死頓云盡無此必頭目耆老未及徧訪其有存者不敢自言勑至爾頭目耆老軍民宜悉心諮訪陳氏子孫奏來用頒繼絶之命以甯一方以副朕體天愛人之心其交阯所留朝廷官吏軍較人等及其家口速皆遣歸以慰其父母妻子之望所留軍器亦悉送納庶

幾求福之道賜汝敬等鈔爲道里費并賜交阯遣
來頭目黎器等鈔及文綺襲衣命與汝敬等同行
四年侍郎羅汝敬還自交阯復遣李琦等諭之
春二月行在侍郎羅汝敬等還黎利及耆老遣頭
目阿粟等貢方物并代身金人三月遣行在禮部
侍郎李琦鴻臚寺卿徐永達行人張聰等齎勑諭
安南頭目黎利及其耆老曰覽奏具悉朕奉天子
民四海萬邦咸圖康濟矧爾安南距京師非遠陳
氏歸化最先諸國豈忍退遺獨令不遂所欲哉前

聞陳氏有孫尚在爾等奏請立之俾主宗祀朕用
嘉悅卽詔罷兵召還所建牧守令爾頭目耆老具
實來聞蓋樂從衆志以圖保全一方也未幾爾等
遽言陳氏之孫病死而爾謹守其國以待朝命朕
以陳氏之後未必惟存一人再勅訪求今稱其後
無遺遂有攺命之請夫誠得一人以綏一國足愜
予志但建立事重所當詳慎誠以陳氏之先德厚
族衆散處幽僻宜尚有人昔永樂中大軍初擒黎
季犛父子卽求陳氏子孫立之是時國中皆謂已

絕旣歷二十餘年尚有存者推昔較今理未必無
其令耆老人等徧歷諮訪如有陳氏子孫卽具名
來聞若咨訪實無朝廷當與處置爾利仍徧諭土
官軍民之家有藏匿朝廷官吏軍人及其家屬者
悉令送還軍器委棄山澤者固有儆壞若城郭所
收並須送納上之御下每務含容下之事上宜敦
誠敬庶幾去危卽安之道爾其欽哉別勑利曰爾
奏九歲之女馬麒收養帶回京師者欲得完聚聞
之惻然朕爲天下父母忍一稺子獨違所親耶卽

今咨訪蓋水土失性病死久矣父子之變皆同修
短之數有定特諭爾知是日賜琦永達聰道里費
賜使人何栗等衣鈔遣隨琦行

五年黎利遣使貢方物奏陳氏無後
三月李琦等還黎利遣頭目陶公僎等貢金銀器
皿及方物其頭目耆老人等奏云再奉勅書諭以
陳氏子孫果若咨訪實無朝廷當與處置又謂得
人以綏一方足愜子志臣一國之人莫不歡忻舞
忭仰見聖天子軫念遐方之大恩臣等切自思惟

皇上之于陳氏憐祖父之忠勤憫子孫之失業獨
愛恤無已如此况臣等爲陳氏臣庶世受陳氏厚
祿豈敢不體朝廷盛心而悉心諮訪與國人偏行
尋覓內而國中外而邊遠家至戶到並無見存臣
等竊見本國大頭目黎利爲人謹厚撫綏有方甚
得民心可堪管攝伏望皇上憫念疲民使黎利得
布宣聖德以安遠人永爲藩臣常奉貢職是聖天
子惠顧遠方之大福亦臣等一國生靈之大幸也
上覽畢顧侍臣曰蠻夷譎詐未可遽信更當索之

命禮部賜公僎等文綺衣四月令公僎等齎勅還諭黎利曰前命求陳氏之後以主國事蓋欲徇民之心奠安一方今安南頭目耆老共言陳氏之後已絶無從訪求如前所奏又言爾利謹厚撫綏有方甚得民心可堪管攝朕用嘉悅蓋從民所志朕之素心其廣集安南頭目耆老更詢陳氏如果無後連名奏來朕與處置兵器以衛民也安南之民皆朕赤子今留在彼與在此同已寘不問惟朝廷官吏軍人及其家屬之未歸者皆有父母妻子之

望恩愛隔絕其心如何夫便已之私而獨人父母
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仁者不爲天地鬼神鑒臨在
上非人不佑厥應惟彰其悉遣歸庶幾受福之道
賜公僎等鈔有差
六年黎利遣頭目何栗等陳情因遣侍郎章敞等往
命黎利權署國事
五月黎利遣頭目何栗等陳情謝罪貢方物其奏
云臣所遣陶公僎等自京回齎至勅書臣前後欽
奉聖諭累次差人再三陳奏未蒙俞允臣以此疾

痛在心不能不號呼天地父母而再申哀籲昔遣
來官軍之數已造冊繳進此外並無存留今奉聖
諭前事臣益不能自安抑螻蟻之誠有未達覆盆
之下有不炤鑒且如臣之親屬及本國人口原被
官軍所虜于班師之日盡數帶回臣與國人但瞻
望垂涕雖父子兄弟猶且不敢相認况復拘留中
國之人上違朝命而自取罪愆哉意者前項人口
回還之日山海之間風濤瘴癘染病致故在家者
不知其餘因此屢瀆聖聰致軫宸衷諄諄爲諭臣

雖愚下豈無惻隱必以上承聖天子仁愛之盛意緣前項人等委的無存難以應命此臣所以跼天蹐地但增憂懼而已其陳氏子孫於季犛篡國之時屠戮悉盡所存庸暗之人若簡定季擴等永樂年間相繼作耗太軍勦除無有遺者今奉聖諭臣又大集國人再行詢訪委無見存伏望聖慈赦臣邱山之罪霈臣雨露之恩豈獨臣實幸一方生靈之大幸也栗等又賫其頭目耆老等奏欽奉勅書准臣等所奏臣與一國之人莫不懽忻踴躍喜出

望外除欽遵大集國人徧行詢訪陳氏子孫委的無存臣等切惟本國地方不可無管攝而黎利未奉朝命此臣等所以款陳而不能已也伏望皇上俯矜下情從民所欲允臣所請使黎利得以守南荒奉貢職上以弘聖天子一視之仁下以蘇一方生靈之命上納之○六月遣行在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齎詔往諭黎利曰宣德二年十月有陳暠者自陳古安南王嫡孫歸自老撾而與頭目黎利同奏立暠繼陳氏之位言詞懇至朕俯矜

下情卽召還所置守吏及鎮戍之兵顧以建立事
重須叶國人遂下詔國中以察衆意會不旋踵黎
利奏言暠卒自是連歲頭目耆老並奏陳氏之後
已絶請以黎利管攝國事衆口一誠累章不已果
得人以撫衆固朕心之所嘉今允所請特遣使齎
印章命利權署國事以撫國人賜何罘等鈔幣遣
隨儆等歸仍賜儆等鈔爲道里費

七年侍郎章儆等還黎利奉表謝入貢

春二月行在侍郎章儆等還權署安南國事黎利

遣使阮文絢等奉表隨儆等來謝貢金銀器皿及
方物自後常貢不失庚辰賜阮文絢等鈔幣遣歸
八年遣陳舜俞歸仍遣侍郎徐琦等往諭安南
閏八月賜安南使人陳舜俞等文綺襲衣并鈔遣
還命兵部侍郎徐琦行人郭濟齎勅諭黎利上順
天道下造民福以保令終與舜俞偕行
九年安南阮世寧等來歸詔安置之
三月廣西總兵官山雲奏交阯黎利已卒長子狂
妄次子幼弱奸臣黎問黎察竊權搆黨恣相讐殺

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甯七源州土官阮公
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
西龍州及太平府上下凍州居住上勅雲曰黎利
本起賤微因奉陳暠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
恤民遂詔罷兵將察實建立而彼遽奏暠死暠之
死利所爲也此時朝廷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
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義如此宜爲天所斃也
爾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不可怠忽阮世甯等避
難來歸宜加意綏撫隨便居住凡所食用皆官爲

處置使之得所毋失遠人來歸之心
四月安南權署國事黎利死利子黎麟遣頭目黎傳
來告喪獻金人及方物遣行人郭濟朱弼往諭祭
十月命黎利子麟仍權署安南國事
麟遣陪臣阮宗胄耆老戴良弼奉表奏請管理國
事命侍郎章敞行人侯璡齎勅往諭曰朕昔念安
南軍民皆朝廷赤子俯徇輿情命爾父利權署國
事以撫綏之今爾父既卒特命爾權署安南國事
爾其敬順天道誠以事上仁以撫下庶幾保境土

于靖甯享祿位于長久欽哉賜儆等道里費及宗
冑等鈔令隨儆歸
十年黎麟奉表稱謝
春二月麟遣國人潘子田陳元禧來謝
十二月英宗卽位命行人朱弼謝經往安南頒卽位
詔
謹考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
陳氏首先納款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
太宗體高皇之意不忍絶陳氏之嗣宣宗體文皇

之心復欲繼陳氏之絕言繼述之善也國家全盛
聲靈若益發兵誅之日南九眞終歸漢郡迺屢廑
聖諭以一方淪墊圖維輯甯眞以天地爲心以宇
宙爲量蠻夏內外共安其所但四夷君長各有統
束向風慕義冠履斯存固不屑屑與犬羊論得失
也淮南王安述三代之盛謂不牧之民不以煩中
國非彊不能服威不能制斯言爲宣廟頌也卒之
安南感恩服貢無異廣詔奠謐兵革不事二百餘
年外無徼側區憐叔焉之寇而內無建武開元之

師孰非章皇帝之所貽哉或猶致疑于二楊之議其亦未量夫利害久暫之數矣

馭交紀卷之七

譚瑩玉生覆校

馭交紀卷之八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
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鏡心編考
分巡嶺西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臣冒起宗訂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春三月麟遣陪臣黎龍來進香
尋遣阮文絢梁天福丁蘭來賀阮叔惠請封許之
夏六月命兵部左侍郎李郁通政蔡亨往封麟爲安
南國王賜印
麟僭號大寶

二年春正月麟遣陪臣蔡士明何甫阮昇來謝

三年遣給事中湯鼎等使安南

夏六月遣給事中湯鼎行人高寅使安南國賫勅
諭國王黎麟曰朕恭承天序統御萬方一體天心
以圖綏靖曩者廣西守將奏爾下思郎州土官農
原洪攻殺安平州人民虜去二百二十餘人搶燒
牛羊房屋又占峒村民二百二十九戶比又奏爾
邊人率眾刦掠思陵州霸村擄男婦四十餘人搶
燒牛羊房屋此豈爾未聞歟抑爾號令不能行于

彼歟今特遣官諭爾其合農原洪及守邊頭目悉歸前後所侵擄地方人畜其聞省其前過自今恪遵禮法各守疆界如其不悛必正其罪毋曲蔽之以爲己過

四年兵部具安南侵地議

廣東欽州民黃寛等自宣德初誘脇居民二百九十餘戶幷田土投獻安南先已勅巡按御史及三司官齎勅撫諭至是各官具奏寛等不服招撫及考本州圖誌自漢馬援討平以銅柱界之於西南

以分茅嶺限之於西北其界之內自洪武以來俱隷欽州今分茅嶺之內三百餘里銅柱之內二百餘里悉爲安南所侵如遣勅安南王令還侵地則民不招自還矣事下行在兵部議宜候安南國遣使朝貢之期勅國王還所侵地仍曉寬等如能效順挈家來歸悉宥其罪并飭守邊者不許侵軼以搆邊釁從之

七年冬十一月麟死其子濬嗣遣阮廷歷范俞來告哀黎傳等來請封

八年命行人程瓛往諭祭光祿寺卿宋傑兵科給事
中薛謙往錫封
冬十月黎濬遣陪臣阮堵何甫粱鵠來謝祭
十一月遣陪臣程昱程清來謝封
濬一名基隆僭號太和
景皇帝景泰二年辛未命行人邊永進士陳惠齎詔往
諭卽位黎濬遣陪臣程其阮廷美馮文達來賀
三年夏六月以冊立皇太子命刑部郎中陳金行人
郭仲南齎詔往諭安南賜金等各金織羅衣一襲

鈔五百貫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丁丑二月命翰林學士黃諫太僕寺丞鄒允隆齎詔往諭復位

六月黎濬遣使來賀請賜衮冕如朝鮮國王例不許

三年冬十月安南臣黎宜民弑其主濬而自立

宜民一名琮瑢之庶兄僭號天興

四年夏四月頭目黎壽域等起兵討宜民而殺之立

濬弟灝

灝一名思誠僭號光順

冬十月遣陪臣阮昇潘維禎來賀因請封

五年秋九月遣陪臣丁蘭阮復阮德輶來奏事

奏曰生有封死有祭此聖朝柔遠人之盛典也比者國王黎濬爲庶兄琮所弑乃遣逆黨陳稜妄以溺死奏蓋欲援禮經之不弔以售其奸朝廷不逆其詐委曲俯從蓋以夷而畧之也今事既得白則弔祭禮不可無而臣等至京已四閱月朝廷弔祭之使尙未之遣敢輒冒聞

六年春二月命行人劉秩往諭祭

秋九月命翰林學士錢溥禮科給事中王豫司禮太
監柴昇奉御張榮往錫封
溥貽書與王論郊迎禮甚悉
冬十月灝遣陪臣黎公路陳盤裴祐來謝
七年冬十二月命太監柴昇奉御張榮指揮疆俊往
鬻其地所產香物
八年春二月憲宗純皇帝即位命尚寶卿凌信行人
司正邵震賫詔諭即位
賜其王及妃紵絲表裏粧花絨錦并給信等麒麟

金織衣一襲俾服以行禮又路費鈔百錠

冬十月灝遣范伯生來進香黎友直來賀

憲宗純皇帝成化十年甲午四月上以安南匿保樂逋

逃侵龍州界命指揮郭景往諭之

十一年春正月黎灝遣陪臣何瑄潘琮來謝罪

春三月以冊立皇太子命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

綱齎詔往安南國賜其王及妃綵段文錦

冬十月黎灝遣臣裴山王克述褚豊來賀

十二年巡撫都御史王恕奏太監錢能擾害安南

先是雲南鎮守中官錢能估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郭英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朝廷遣使往安南皆道廣西未有繇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啟邊遂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紿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既傳聞籍籍英勾引外夷窺邊朝議命恕往巡撫其地恕既至即令按察司捕英治之英懼赴井死沒其寶石于官械其黨至京師誅之恕上言昔交阯鎮守匪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啟釁致麓賊

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遂疏劾奏太監錢能以帷幄腹心之臣而陰結外國誣上行私合應明正其罪以爲生事邊陲擾害夷方者之戒

十三年下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西廠獄

禮部郎中樂章等使安南時挾貨貿易多受饋遺諸事刑部問擬爲民命俱冠帶閒住

十六年罷征安南議

秋七月占城國奏安南累歲侵擾請討之太監汪直遂上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

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禍害不細直意不止乃傳旨取來樂中調兵數時尚書余子俊職方員外劉大夏力言利害事乃寢

十七年夏六月黔國公沐琮奏安南侵犯

先是黎灝親率夷兵九萬開山為三道進兵破哀牢繼進老撾地方殺宣慰刀板雅蘭掌父子三人其季子怕雅賽歸依八百宣慰刀攬那遣兵送往景坎地方既而灝復集練兵且頒偽勅於車里宣

慰司期欲會兵進攻八百其兵有暴死者數千傳言為雷所震八百因遣兵扼其歸路襲殺萬餘交人大敗而還刁攬那以報雲南守臣黔國公沐琮等因奏灝昔嘗吞併占城皇上姑賜涵容冀其悔過而灝肆惡無忌苛刻不仁既指摘黃章馬之名刦廣鎮安村寨復託解闕正等之故窺伺臨安邊情擅差經畧而駐師蒙自地方假捕琴公而攻殺老撾父子請降勅切責之刁攬那能保障生民擊敗交賊請賜勅領賞以旌忠義老撾之子怕雅賽

聽其越例襲職以示撫恤仍分勅東里元江木邦廣南孟艮等土官俾互爲保障從之

十八年四月下行人王勉錦衣衛獄

先是勉奉命往廣西等處勘處安南事情旣還上言安南國王黎灝久蓄不臣之心僭立年號擅興征伐請兵往正其罪事下兵部以勉希求進用引啟邊釁當治其罪

二十三年十月諭安南國王

灝納占城叛而助虐將奪占城國授之以冒天朝

之封占城國王古閭于朝上以其事付兩廣總督
都御史屠滽察其事機合衆議以勅印畀之遂移
文諭安南國王數其不能恤鄰道之順逆古得返
其國
孝宗敬皇帝宏治元年戊申命翰林侍講劉戩刑科給
事中呂獻齎詔往諭卽位
冬十二月黎灝遣陪臣譚文禮宋福來進香黃德良
來賀
五年三月以冊立皇太子命刑部郎中沈庠行人董

綵齎詔往諭仍賜以綵幣文錦㡿等各賜衣一襲

六年春二月黎灝遣陪臣阮碩等來賀

八年詔廷臣議占城安南事

冬十月占城國王古來奏累被安南侵地殺人雖蒙朝廷降勅諭使敦睦而陽順陰逆稔惡弗悛因遣從子沙古詣闕請命大臣往為講解詞甚哀下廷臣集議謂故事無遣大臣為外國講和者請下兩廣守臣移文安南諭令敦睦鄰好返其侵地兼諭古俾撫綏人民脩飭武備為自立之計事定令

兩國各具實以聞議上
大學士徐溥等奏止遣諭安南官上從之
初議上上仍欲遣官大學士徐溥等奏該司禮監
傳下聖意欲准差官往諭臣等仰見皇上一視同
仁之心不以夷夏而有間也但竊以事理揆之春
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馭夷之法與治內不同
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終是外夷負固恃險違越
侵犯之事往往有之累朝列聖大度兼包不以爲
意若占城者尤小而疏成化七年爲安南所侵累

年奏訴憲宗皇帝屢勅兩廣總督爲之區處而安
南上奏張辯謂已還其侵地實未嘗輸情伏罪今
若降勅遣官遠至其國徒掉口舌難施威力海島
茫茫無從勘驗彼豈能翻然改悔舉數十年之利
一旦棄之小則掩過飾非大必執迷抗令使臣無
以復命於朝邊將無以揚威於外致虧國體貽患
地方當此之時何以爲處若置不問則損威愈多
若問罪興師則後患愈大臣等又覩祖訓有曰四
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

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興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大哉聖言誠萬世之至論也況今國計之虛實何如兵馬之強弱何如而欲費不貲之財涉不毛之地爲無益之舉尤不可也蓋夷狄相攻乃其常性今占城名號如故境土侵奪有無誠僞尚未可知情雖可矜理難盡許令有司行文諭之足矣何必上廑聖慮特爲遣

官況朝廷大事未有不詢於羣臣者今衆口一辭以爲未可但其所言不過據理而利害得失之際尚恐文移傳播鄰國不敢盡言臣等居密勿之地膺腹心之托若不爲皇上言之萬一事有乖張死莫能贖所以不避煩瀆者實爲皇上計爲宗社生民計非敢苟同於衆也如有時勢可爲事理無害臣等自當贊皇上行之何敢故爲逆耳哉上納之遂從衆議

十一月黎灝遣陪臣黎峻武暘等來貢

峻奏言入貢所經驛路必繇憑祥州乃知州李廣
甯索其僱値李廣甯亦䟽辯陪臣挾重貲入中國
貿易役民甚衆民苦之下所司行議爲之計入貢
行李之數榜示以爲定䂓
十年春二月黎灝卒子暉立
暉一名鎗僭號景統
冬十一月暉遣范興文阮德順來告哀潘琮范克順
阮廷峻請封
十二年冬十一月命行人徐鈺往諭祭司經局洗馬

兼翰林侍講梁儲兵科給事中黃績齎詔往錫封
詔曰我皇明統馭萬方聲教誕敷率土咸曁爾安
南爲國介在南陲作我藩屏素稱守禮蔚有華風
故國王黎灝夙紹顯封恪勤貢職保安民社垂四
十年歷茲考終國統宜嗣世子暉德惟克類衆所
歸心奉表請封意專詞懇特遣官持節封爾爲安
南國王於戲崇德象賢義無間于遐邇繼志述事
心勿替於初終凡國中耆舊臣僚尚其同寅協恭
勉匡所事奉法循理永甯爾邦以共享太平之休

以稱朕柔懷之意故茲詔示統宜悉知

十三年暉遣陪臣阮維禎來謝祭劉興孝來謝封

十七年夏五月黎暉卒次子誼立

暉卒子敬嗣敬僭號泰禎未幾而死子㵼死立其

弟誼一名濬僭號端慶

秋九月黎誼遣阮麟來告哀阮寶珪來請封

武宗毅皇帝正德二年丁卯春正月命翰林編修曾鐸

工科左給事中張弘至齎詔諭卽位行人何需往

諭祭編修沈燾吏科給事中許天錫封之誼遣陪

臣丁順楊直源來賀卽位梁侃謝恩阮銓進香阮
璹謝祭黎嵩丁禎謝封貢方物

四年冬安南臣阮种弑主誼立其弟阮伯勝國人討
平之

頭目黎廣度黎垌鄭江等表誼寵信毋黨阮种阮
伯勝等恣行兇暴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竊
國柄于去年十月阮种等遷誼于別宅逼令自盡
欲立阮伯勝臣等與國人共聲其罪黨與盡伏誅
臣等竊見故國王黎灝弟子故臣黎玿之第三子

黎晭堪任國事乞賜襲封王爵詔許之

五年春二月晭遣譚愼徽阮文泰來奏事阮綢武幹

阮允元來請封

七年命翰林編修湛若水刑科給事中潘希曾往錫

封

八年春二月晭遣陪臣阮莊阮瑡張孚說來謝

秋八月交阯寇欽州百戶謝惠拒戰死之

時官軍僅滿百而賊兵多於我惠不量彼已遂敗

沒

十年春鄭惟鏟鄭綏陳眞弑其主晭

晭一名瑩僭號洪順追謚誼爲厲愍王○初灝生二子長子暉次子玿一名鑌僞封錦江王暉生敬誼玿生灝晭誼被害時玿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晭而灝之子僞封沱陽王譓及弟慮以兄子不得立灝妻鄭綏女譓妻鄭惟鏟女是時鄭宗强且握兵柄於其國立晭非其意也晭既立僞尊父玿爲德宗然多行不義疑忌同姓大臣國人惡之

十一年夏四月安南陳暠乘亂自立旋敗死黎譓立

諒山都將陳暠見昞不道失國人心被弒自稱陳氏後與其子昺昇以諒山兵甲逼交州或作暠爲社堂燒香官攻殺鄭惟鏟自立僞號應天爲陳眞所攻退走諒山據長慶太原淸都三府鄭綏等共立黎譓一名椅時年十歲乃昞兄灝之子昞無子育爲子既立僭號光紹僞謚灝爲哲宗謚昞曰靈隱王追謚誼爲威帝遣陳眞攻陳暠于諒山暠病死獲其子昺及其黨陳璲等誅之黎氏大臣阮弘裕等討弒昞之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惟代惟俊奔淸華惟

鏜子惟僚奔高平是時兵柄未有所屬酋目莫登庸者故有勇力睭以爲都力士乃陰懷叛志諷羣臣推巳典兵諸軍道俱聽節制旣得志漸除譓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陽府自稱武川伯黎譓潛起兵攻登庸反爲所敗

十月交阯寇廉州指揮范鎧擊敗之

三年譓遣陪臣阮時雍阮儼黎懿吳煥來貢幷請封因國亂不果行

鄭綏以登庸不臣譓擁虛位仍復立其族子酉榜

攻其都城譓出奔登庸率兵攻綏敗走登庸捕酉

榜殺之逼納譓母因迎譓歸國

十四年登庸自稱爲太傅仁國公

謹考交阯東接靈欽止一衣帶北聯南太土州界

之其在西南如滇之老撾車里八百等宣慰及占

城國並受國家封植列在外藩相錯而峙乃交以

受朔通貢之夷屢行吞噬殘其同類自祖宗朝以

來莫之省改斯豈敢干犯天朝抗上國之諭有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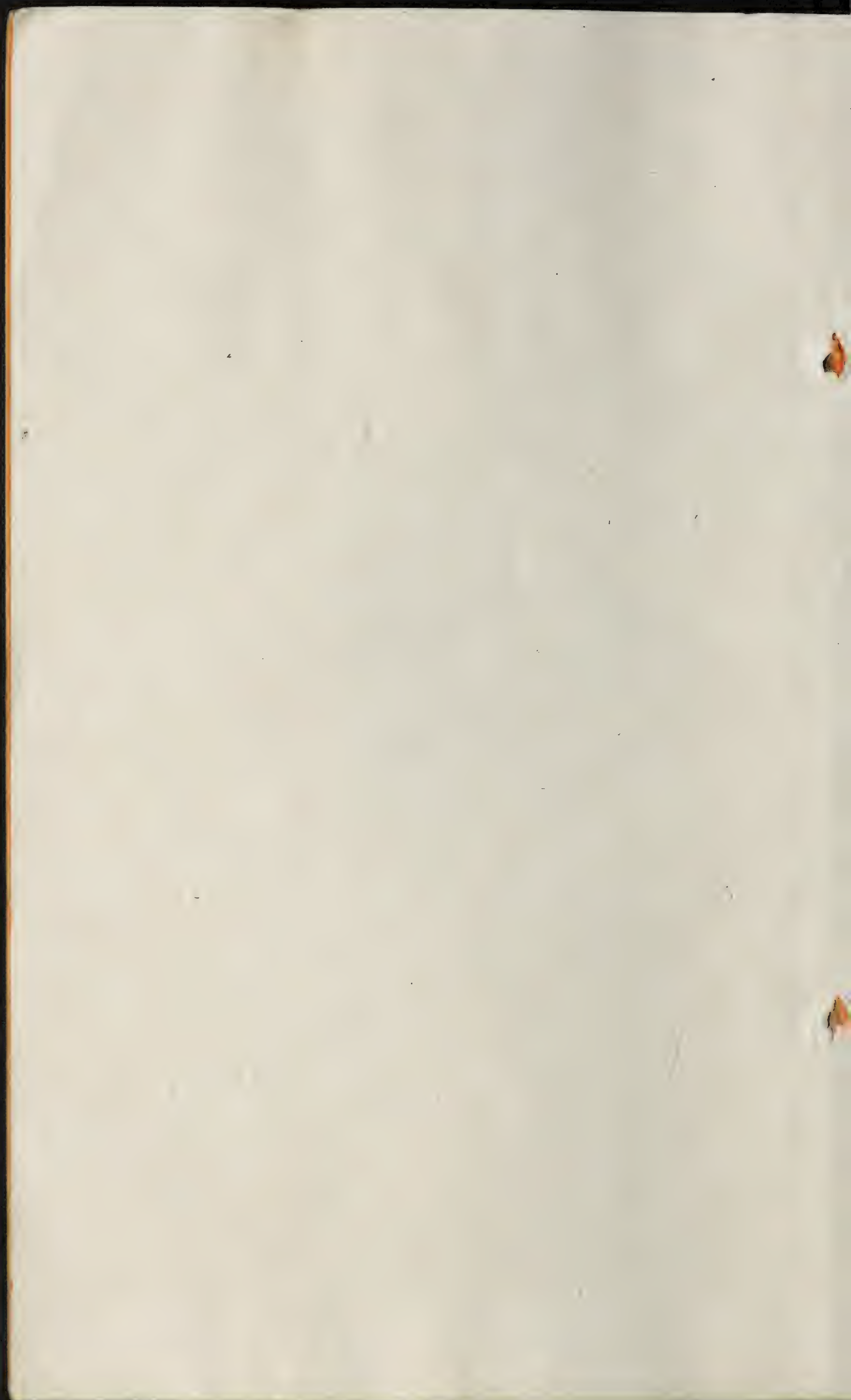
志哉亦惟豺犬之醜得骨斯爭逼穴則鬬弱肉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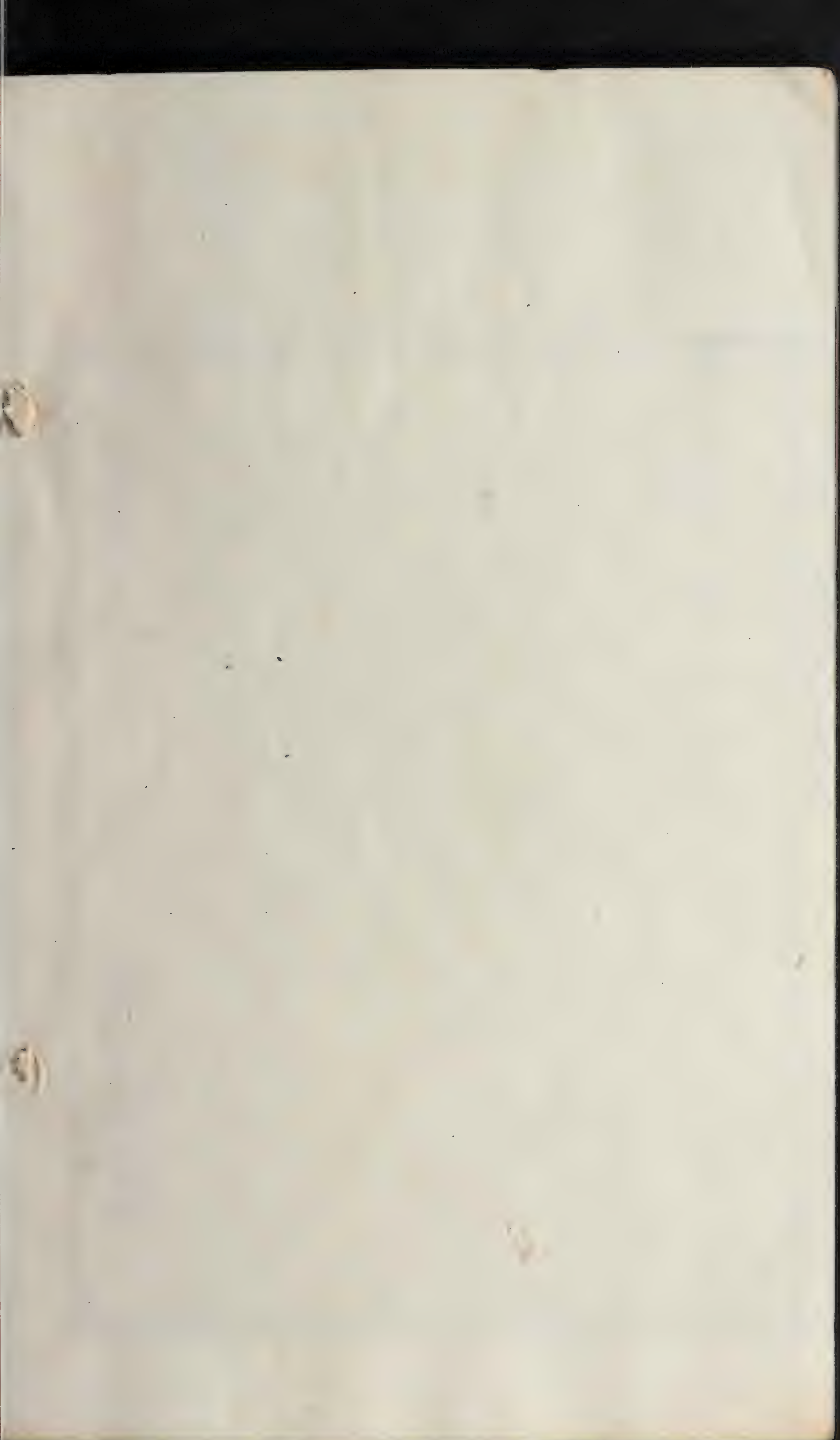
食是其常態王制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
不可推移非謂雕題文身未能以中國之治治之
哉肆維列聖追念舊章篤以威惠存尊大之體捐
奇細之誅累朝一轍如罷得已之兵有所置以成
其大則陸容之言用矣施勸責之術俾土官互相
保障則沐琮之議行矣嚴生事之誅希進開邊者
法無貸則王勉之獄下矣不第此也占城瑣尾乞
憐卽一使之諭慎而不遺至今讀閣臣徐溥等奏
援古量今鑿鑿碩畫與李賈韓魏之論千秋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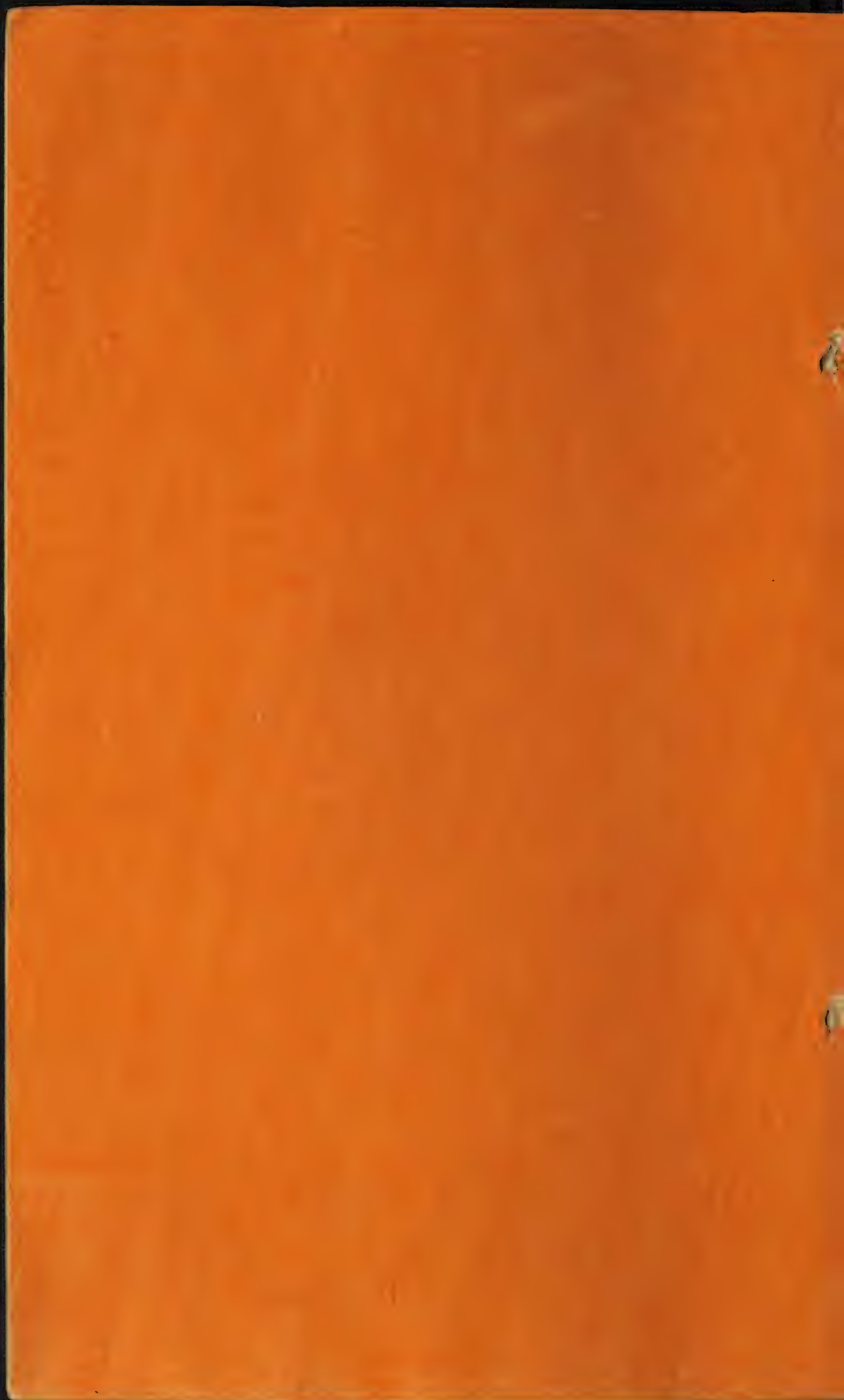
又豈有所靳惜而然哉國體至重蠢夷無知外臣之禮羈縻弗督也卒之夷自圖立各能報復鄭重之下漢體森然綸扉之言于今益信若王恕奏而擾害夷方者誅樂章遠而賄遺辱國者禁叛民附交候使加勅自治之道又何嚴也兩粤水不波而山不嘯豈偶然乎宋熙甯中安石用劉彝將郭逵希立奇功其旣不效卽置之法所損不細視我朝制馭安南上策爲何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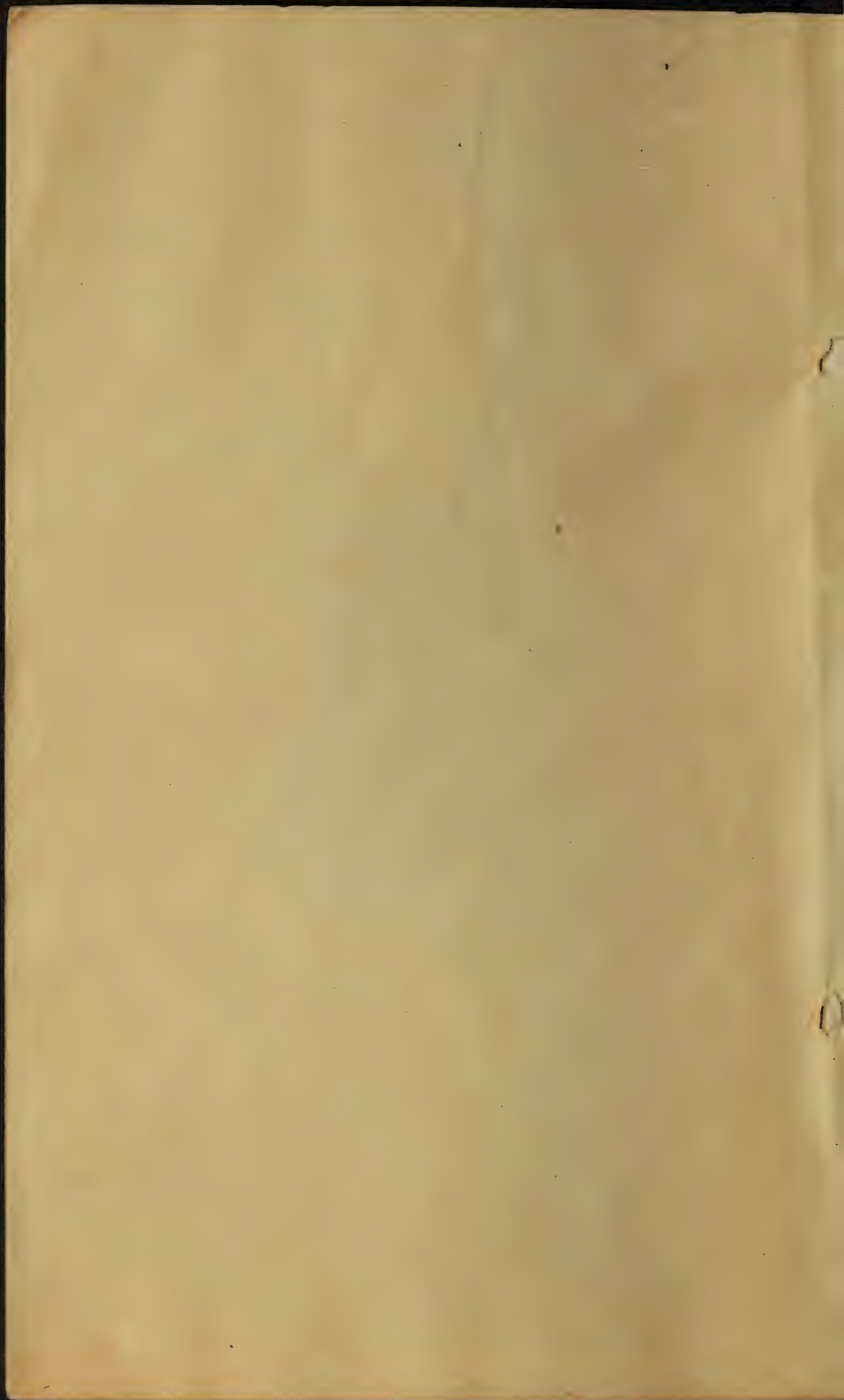
馭交紀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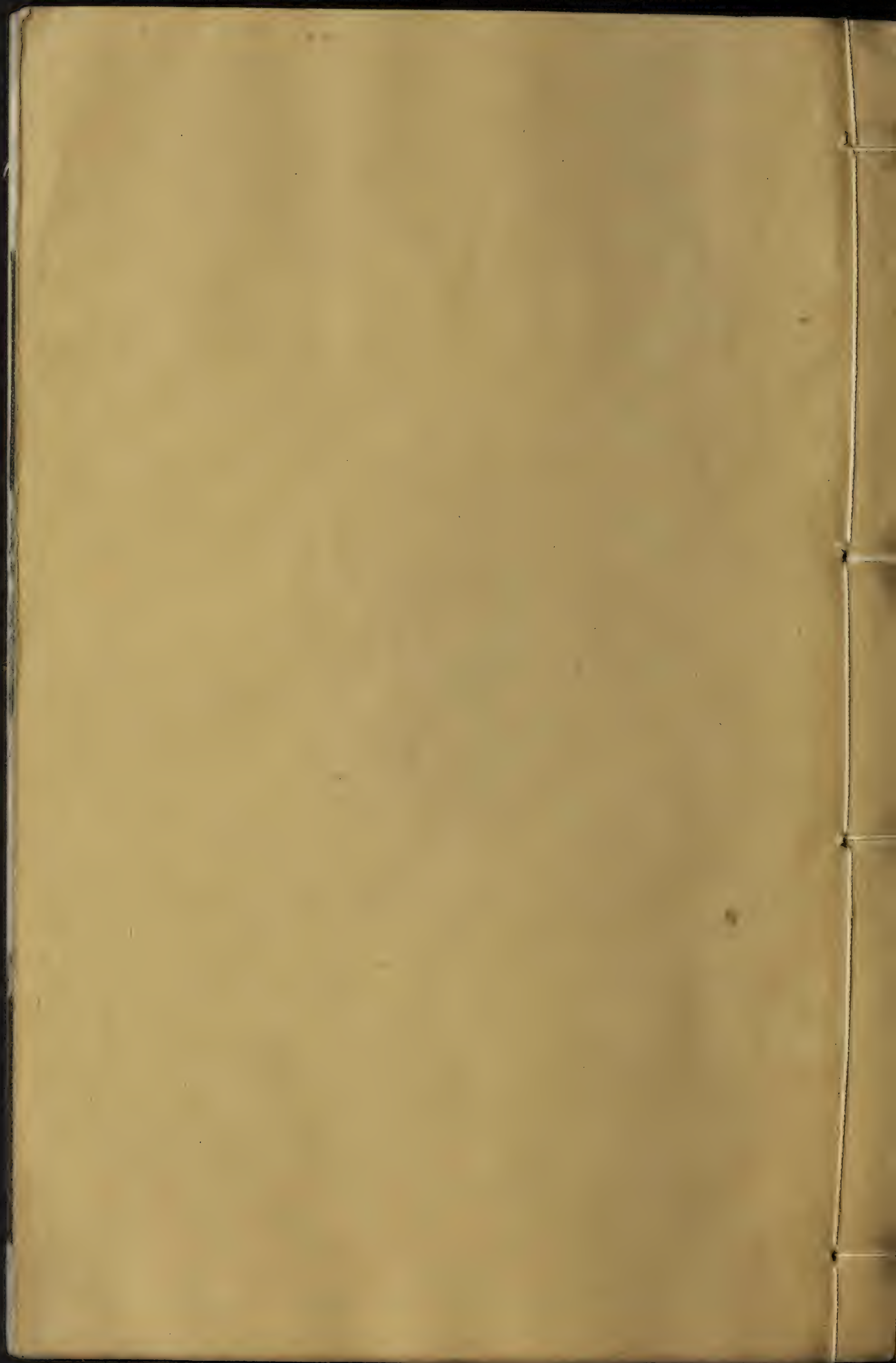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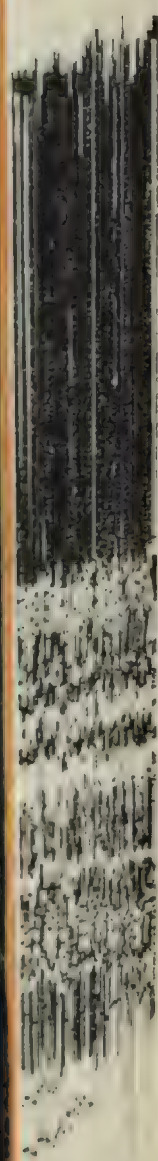














PL
2451
.Y8
v.287

馭交紀卷之九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

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鏡心編考

分巡嶺西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臣冒起宗訂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命翰林編脩孫承恩給

事中俞敦齋詔往諭卽位

會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弑譓譓母潛以告與其臣

杜温潤間出得脫居于淸華登庸復立譓庶弟廣

一名椿爲王僭稱統元降譓爲沱陽王國亂道梗

承恩等不能達

二年春二月孫承恩還自太平府墩道卒

三年夏四月登庸假譓名差阮光論來貢幷求封抵

鎮南關左江道僉事楊鳳阻之

四年夏六月譓遣陪臣黎懿等間道來貢幷求封爲

登庸所阻

秋八月譓遣頭目耆人阮拔萃等來奏請兵救援左

江道復阻還

五年春二月登庸賂欽州判官唐清爲屬求封總督

都御史張嶺寘于獄死之

六年春三月莫登庸篡位

先是使其國人范嘉謨僞作廣禪詔遂篡位僞國號大越僭稱明德立其子方瀛爲僞太子稱制監國尋弒廣并其母䣭殺之○是時譓尙據淸華乂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爲之聲援登庸率兵以拒譓奪淸華據之黎譓敗走乂安又追至乂安黎譓敗走葵州又追至葵州黎譓走入哀牢國哀牢卽老撾也

九年莫登庸禪位于方瀛

旣禪之後登庸自稱太上皇退居都齋海陽爲方瀛外援擅作大誥五十九條題曰皇明大誥法天撫運皇上大誥天下方瀛僭號大正○秋九月黎譓以憤悒卒於淸華黎氏傳十世歷一百十年譓子甯甫七歲故臣黎峒鄭江黎弇鄭惟㦃等共立之甯一名㮔僭號元和居于淸化府之木州潫馬江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立四年登庸攻之竄占城國人立其弟憲僭號光炤登庸屢遣兵攻

之而老撾時爲援不能克
十五年秋九月黎甯差頭目鄭惟憭泛海至京歷奏
登庸僭逆之罪
冬十月戊戌上面諭禮部尚書夏言曰皇子初生既
詔告天下何獨外國不遺當使華夷一體知悉
言退疏謂安南國自正德十年該國王黎賙進貢
之後迄今二十一年貢使不至前遣編脩孫承恩
給事中俞敦捧詔往諭卽位竟以國亂道梗不達
而返若復如前梗阻徒損國威合無今次暫免遣

使上曰詔使且待彼國事情還會同兵部計議來說勿視爲非要

十二月遣錦衣衞千戶陶鳳儀百戶姚景祥往勘安南久不入貢緣繇并簒主奪國罪人姓名

閏十二月勅諭提督兩廣侍郎潘旦曰安南國粵在先朝職貢罔廢自正德十年進貢以後迄今二十餘年貢使不至肆朕登極下詔道阻而返叛逆之罪昭然明著在法當興問罪之師及又節據守臣奏稱該國賊臣作亂國無定主分裂竊據不能

歸一但恐夷情譎詐難以遙信已經差官查勘俟
罪狀明白卽當命將率領漢土官軍分道而進聲
罪致討若不先事有備何以刻期成功特命爾會
同巡按御史督同各該將領土官整搠兵馬鋒利
器械候總兵官進兵之日聽其調取前去隨宜應
用仍督令三司掌印幷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多方
處置糧草凡兵馬經住去處足彀支用毋致缺乏
各該官員敢有遲延違悞者聽爾等指實參奏從
重究治爾爲憲臣見有地方之責務須計慮周詳

區畫停當使兵强食足大振軍威可以懾遠夷之
膽收征討之功斯副朕意

十六年議征安南逆臣莫登庸

春二月禮部尚書嚴嵩兵部尚書張瓚會同府部
多官議奏黎寧遣使告變歷陳莫登庸父子簒逆
之繇則該國亂階皆登庸父子與其黨之所釀而
職貢不脩非黎寧之罪宜興兵致討上曰安南久
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逆臣莫登庸簒亂
阻絶貢路又僭稱名號僞置官屬罪狀顯著既會

議明白便命將出師前去征討總督等官各推素有才望者來看調度兵糧戶兵二部議處具奏○令千戶陶鳳儀等還以咸甯侯仇鸞掛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改工部尚書毛伯温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參贊軍務尋以黎甯所奏未審眞偽且著地方官從宜撫勦○夏五月召提督兩廣兵部侍郎潘旦還南京佐理部事以山東巡撫蔡經代之先是旦疏謂莫氏奸賊之雄黎氏亦逆利之裔律以中國之法固皆非所宜立處以夷狄之道則

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二氏紛爭兵甲未息皆欲假天朝名號以爲之主彼旣未定我誰適從只宜靜以觀其變也毛伯溫惡其忤已故奏易且還

六月廉州府知府張岳疏言交事

疏曰臣伏覩去年十月六日皇子誕生渙頒詔命華夷內外莫不覃敷惟安南以久不入貢詔使臨遣爲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罪當討撫赦陛下寬仁惻恤兼愛華夷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

入其國究問緣繇臣待罪邊疆不能宣達朝廷威
德使雕題君長慕義向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
慮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聞安南黎譓立七年
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清華府登庸立譓
幼弟黎𢤱相之既又弑𢤱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
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
等府牒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
知然其久爽貢期大抵繇此非真負封豕之勢敢
於阻兵拒險以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

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
足以勞弊中國今用兵之聲先已傳布使者行勘
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陛下所以遣
使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兵戈臣不暇遠引
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
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也爲夷狄勞師萬里之外
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
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
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

也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厮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於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弊猺獞屯結官軍僅足守備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讐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鬭志南交暑溼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猺獞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見其不可四也近日爲大

工役府州縣無礙銀兩盡數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數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喜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爾蓋深於兵者必不談兵其擬拾古人糟粕以談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

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於天下大勢其財用盈虛兵馬强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竊以爲不可況皇子誕生神人懽悅大慶之恩將使天下含生之

類無不得所若軍旅一興必有無辜之民隕於鋒鏑者恐非陛下肆赦初心也○總督蔡經問岳曰空言罷兵無以塞明詔子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岳曰欲降之必令納地令貶號且令匍伏詣闕獻國中圖籍聽上處分夫國體固不可褻也經曰如此能令登庸聽乎岳曰祗岳一檄之力足矣於是經以兵事調度一屬之岳而岳具有成畫尙書毛伯温至岳以先所論列者告之復手賊情地形搨子授伯温曰若計用兵則圖進取方畧無逾此者

然不若罷毋征爲完計顧公策安決耳連數日語輒當伯温意伯温密謂岳曰交事屬子矣先是登庸聞廷議興師欲遣人上表乞降未幾方瀛死以故未果行登庸密遣使輸情於岳岳絕不與通至是求益懇岳用前言於經者要之登庸初猶倔强岳懇以禍令蚤自爲計於是登庸惟命會岳遷浙江副使登庸復首鼠兩端伯温經奏乞還岳廣東登庸密覘曰廉州守安在岳至登庸曰張太守在吾無恐矣伯温檄重兵駐節南甯而參政翁萬達

者素負雄畧諸所策如張岳議伯溫益信之○秋
八月安南人黃哲刁鮮等擒獲登庸諜者僞知州
阮景輩八人并僞印及僞大誥一册雲南巡撫汪
文盛以聞下兵部議謂登庸弒主篡國僭號擅官
妄擬大誥干犯王法宜戮無赦合請責成蔡經與
汪文盛各從長計處兵食協力征剿以正紀綱如
逆庸畏威懷德悔罪向化撫鎮且待以不死星馳
奏請上裁奉聖旨莫登庸既篡本國又擅作大誥
僭擬名號好生背叛罪在不赦雲南兩廣撫鎮等

官上緊多方計畫協力征剿務得罪人以安南土
夏六月總督蔡經疏署曰今日安南之役固以討
賊爲名亦以繼絶爲義而切要之機惟在定其名
分以激忠義之心以作靡弱之氣使自爲敵之爲
愈也蓋莫賊篡弒之後姑自彼國而論勢力相較
雖有強弱之殊彼此相形猶有正僞之別但查黎
甯原奏稱爲黎譓嫡長子今據鄭惟悛之書則稱
立慮第二子黎甯號爲光紹而今則號元和且四
年昔謂據于清華而今則稱在本州其親信如鄭

惟憭亦且不知其第二子之名及其所生年月是
黎甯存否已不可知而所立者是否相應或鄭惟
悛等假立名義以鼓衆心亦未可知矣夫使所立
之子果出黎譓則正派猶存人心尚屬倘其不然
則名義未正就彼國人心且渙不可收而我動調
大衆六道並進以一年計用兵三十萬器具犒賞
約七十三萬餘金餉倍之雖雷霆之擊罔不摧折
而勞逸之形似亦宜審處也兵部覆如經議奉聖
旨安南此事識體達道者則見得分曉朕聞外邊

卿士大夫私相作論謂不必整理他你部裏二三次會議也不見力乇何處爲正旣都不協心共事且罷仇鸞毛伯温著在京別用欽此

十八年莫方瀛上表乞降

秋七月莫方瀛遣其頭目范正毅齎投降奏本至雲南阮文泰齎投降表文至廣西總督蔡經與巡撫汪文盛各具以聞表留中事下兵部議○先是兩廣三司官左布政使陸杰等議兵部原題有登庸畏威悔罪待以不死之言若不先行檄諭雖有

自新之心亦難自達于是總督蔡經傳檄彼國府衛轉諭登庸父子畏威悔罪束身請降即將國中事情明白開陳俯伏待命其黎甯見在何地果係黎譓第幾子俱要從實具本以憑會議奏請上裁猶可轉禍爲福如或執迷猶昧省改則後至之誅實所自貽遣指揮王良輔通判蘇廷瓛往諭之故方瀛乞降○冬十一月兵部尚書張瓚會同五府六部翊國公郭勛尚書許讚等議得莫登庸父子恐懼省悔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

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且夷情叵測詞雖卑懇意
或詭秘少涉于偽飾爲所欺在今日法不可不正
義不可不彰往正其罪止于登庸父子其餘一切
不問臣等合請欽命總兵官仇鸞尚書毛伯溫前
去兩廣雲南適中處所會同兩廣總督撫鎮并副
參以下三司等官將兵餉通行整飭以備征討使
義旅張皇天威宣著若莫登庸父子悔罪束身請
命乞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天朝處分別無虛詐
合國亦無異詞朝廷待以不死總督參贊諸臣作

速將其乞降聽處眞實情繇星夜具奏取自上裁

從之

十九年仇鸞毛伯温檄諭安南

春正月莫方瀛死登庸立其子福海嗣位○仇鸞

毛伯温至廣州會議馳檄諭莫登庸莫方瀛頭者

上表乞降是否中心實情有無別項詐僞如果眞

實必須逐一聲說眞實緣繇其稱願以土地人民

悉聽天朝處分亦須逐一聲說悉聽處分緣繇務

吐繇中實語勿事紙上虛文我聖天子穆穆在上

至聖至誠大小臣工明明在下惟忠惟順上下一
德海宇同春眞可質諸鬼神豈但行於蠻貊戒毋
作僞徒取日拙之勞急宜自新早聽天朝之命若
支吾不實執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師宣弔民之
意爾身就戮甘爲獻馘之俘我武維張丕闡師皇
之烈復檄諭安南國父老士民曰天子爲華夷之
主必敦興滅繼絕之仁聖人爲綱常之宗必彰討
叛除兇之義時惟欽崇乎天道所以允協乎輿情
今黎氏之遺裔未泯而莫氏之惡貫已盈亂臣賊

子人人得而誅之爾安南雖僻在炎荒然素被天
朝聲教中間豈無抱忠仗節之士撥亂反正之才
共舉義兵以彰元惡茲當大懸賞格以速成功爲
此仰長慶諒山等府衛承安文淵等州縣諭父老
士民各宜欽承上天禍淫覆暴之心仰體皇上正
名問罪之意思黎氏爲汝之舊主莫氏爲汝之世
讐奮勇攄忠建謀設策有能擒斬莫登庸方瀛父
子者賞銀二萬兩仍奏聞朝廷大加陞秩有以府
歸附者即以府與之以州縣歸附者即以州縣與

之仍各賞銀一千兩庶使安南無辜之民得免殺戮之苦安南有志之士大彰忠義之名天道以順人心以安豈非安南之大幸哉不然大兵四集之時難免玉石俱焚之患是時雖有忠義無以自見亦將駢首就戮噬臍之悔殆無及矣汝爻老士民其速圖之○夏六月仇鸞毛伯温蔡經會師梧州

○秋九月督兵趨南甯

謹考世廟安南之役王世貞志曰尚書毛伯温與總督蔡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

時參政翁萬達多算善兵能探伺情僞伯温經咸
伏之旣而論之不然萬達管邕事出其手若設策
自張岳也岳守廉州久去交近恩信大著交人孚
之又慨慷洞達有智計跡陳六畫忠震于廷先資
數言揣量情事假始劵終不差豪髮莫故獲其衆
新附聞大軍至恐被誘執意惶惑不敢降顧獨深
信岳時時覘去留爲背向嗚呼一檄之力勝十萬
兵如岳者其亦可謂才誠兼也雖然岳議與潘旦
合伯温易旦偕經來其意可見及聞岳計乃傾心

委任以交事屬之何其虛也夫國家大事得一人
可立濟而舍己拚言受策舉事伯温有焉卒之夷
心聲屬仰漢德威藉土伏命罔有不從而萬達雖
雄略自負一如岳議聲制于邕容二管之地坐收
勝筭一時寅恭協濟策力互奮若蕭皇帝任用得
人尤超越千古哉

馭交紀卷之九

譚學玉生覆校

馭交紀卷之十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
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鏡心編考
分巡嶺西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臣冒起宗訂

世宗肅皇帝嘉靖十九年冬十月召咸甯侯仇鸞還京
以鎮守總兵官安遠侯柳珣代之
制曰今命爾鎮守兩廣地方掛征夷副將軍印充
總兵官總鎮軍務與同參贊提督軍務官協心定議
平定安南地方各該撫鎮并副參以下官及應調

漢達官兵悉聽節制如制奉行

莫登庸詣鎮南關降

時聞登庸欲聚毒上流且言造舟二千餘欲泛海趨襲梧州衆請兵之獨翁萬達持議與張岳合萬達因力言登庸本欲束身降服假重天朝名號以自固顧未得軍情要領內懷狐疑聲言此以綴我師爾復遣指揮王良輔通判蘇廷瓛開關傳諭令毋求封毋求貢束身請罪歸地納印去僭號奉正朔則大兵可止而登庸可生矣復令良輔等曉以

手書甚悉我兵亦分道並進聲威張甚登庸始悟

且懼請降期許以十一月初三日准其來降我師

先集鎭南關萬達等於關内近地立幕府高棨昭

德臺恭設龍亭黃幄儀仗令旗令牌中立至日傳

令開關兩廣三司副參監統諸臣幷齎執令旗牌

官夾侍左右侍甚肅登庸素衣繫組躬率侄莫文

明幷小目耆土人等各以尺帛束頸繇關道左入

脫履跣足面北跪傳解其組接受降書登庸俯伏

五拜三叩頭畢其侄莫文明小目耆土許三省等

二十八人亦各以次降服拜叩如儀少頃登庸仍
率其侄從諸人與夷目阮如桂等上降書一通恭
向軍前俯伏再拜示以朝廷恩威軍府號令姑容
戴罪還國待奏聞賜以不死登庸伏再拜稱謝而
還監統諸司卽臨南關登庸倉皇脫履跪迎俯伏
再拜皆語以恭俟朝命倘有法外奸細抖玩法士
官乘機嚇詐及生事造言者宜一切勿聽天朝正
大之體軍門嚴明之法汝宜知之登庸跪聽畢又
俯伏再拜叩頭而謝乃傳令閉關收兵回營其侄

莫文明等俱隨赴軍門仇鸞毛伯溫遣指揮王良輔以莫文明并先使阮文泰等押送赴京鸞溫疏略曰安南自漢晉以後雖稱內附然夷俗瘴鄉終不宜于中國大率數歲一亂又必數歲而後定昔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年郡縣叛者相繼卒歸于夷此其明驗也參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不內以夷治夷如以登庸有罪未宜輕受爵土伊孫福海見今待命倘蒙矜宥或可別與以都護總管等項名色如漢唐故事此所謂以夷治夷者也但

恐議者尚以黎氏爲疑臣等復思黎利倡亂阻兵陷沒郡縣殺敗官軍大將如柳升大臣如陳洽皆死于利之手其餘官吏戍卒不能自拔者悉遭荼毒臣等至今言之尚爲痛心我憲宗特以生靈之故不欲窮兵而姑與之耳今登庸之罪既與黎利之猾夏者不同而一聞天聲匍匐請死又與黎利之屢抗王師者有間黎利既蒙寬貸則登庸似應末減至若黎甯雖自稱爲黎利子孫然臣等節據諸司查勘踪跡委的難明鄭惟憭一向潛住該國

上下朗石林州尚寨附近廣西土宮地方黎甯面
貌初不相識故或稱黎甯或稱黎憲或稱光炤或
稱元和或又以爲阮金之子或又以爲鄭氏詐稱
而近據雲南布政司開報會番夷人鄭埴口詞稱
漆馬江尚雖有黎甯而來歷宗派不可得詳所列
事情年貌又與鄭惟憭原報互異俱難憑據臣等
以爲今所處分實我天朝安邊境馭遠夷之大策
其操縱予奪不宜以逋賊之子孫而爲企卻但黎
氏自修貢以來已蒙列聖覧宥若其遺裔尚存似

宜體恤合行雲南撫鎮等官查勘果有可據別無
異同聽令仍於漆馬江居住見在所有地方俱屬
管束或量與職事經屬雲南若非黎氏子孫置而
勿論其鄭惟憭即於廣東所屬隨宜安插量給田
宅不致失所如此處分庶為曲盡臣等一時之見
如此乞勅該部覆議取自上裁下兵部會議○登
庸亦奉表謝罪其略曰黎廣臨終倉卒付以國事
竟自傳子方瀛未及奏請委涉擅專罪實滔天豈
容自昧不幸臣子遘疾而亡臣與長孫福海惟執

恭以侯朝食頃者重兵壓境圖豕何當幸見檄示
備奉天言慈渥無涯拊膺流涕嵩呼北望組繫投
降實係畏威懷德不敢有飾詐之心伏望聖慈矜
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
夷情從宜區處使臣得永世稱藩恭奉正朔則莫
大之幸也比者廣東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
貼浪二都澌凜金勒古森了葛四峝係欽州故地
宜悉還歸唯命是聽其阮如桂杜世卿等奏略曰
本國自二三十年來逆臣迯構亂謀逼脅國主其

時莫登庸討平諸逆委有功勞臣國人因喪亂流
離之後倉猝推戴其罪亦與登庸等也後因闕禁
謹嚴情詞無繇上達致黃天威震怒命閫專征登
庸父子恐懼不甯上表今由蒙恩宥是父母之
恩天地之賜也臣等又幸天朝既賜登庸以更生
矣若終于亂亡則聖明之心必有所不忍者以此
臣等惓惓之私見登庸管事以來稍知綏輯然非
仰藉聖恩畀之名已何以約束一國乎況黎甯實
係阮金之子黎氏委果無人豈敢欺蔽伏望聖慈

賜登庸以新命俾得管攝夷民世世稱藩則天朝
生育之恩與天地相爲無窮矣俱下兵部議
二十年上命革去安南國號王封改安南都統司授
莫登庸都統使
春三月兵部尚書張瓚會同掌後府事翊國公郭
勛吏部尚書許讚等議得登庸降表自稱私相授
受委涉擅專罪實滔天豈容自昧今以人民土地
俱聽朝廷處分至於稱號紀元往謬一切革除況
小目阮文泰等又奏稱黎氏委果無人登庸原因

道路阻絶關禁謹嚴無繇上達則知其罪雖深重
其中似有不得已之情臣等切惟中國之于夷狄
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撫
之以恩自古帝王制御夷裔率是道也安南之罪
皇上大張天討已足以震懾諸夷昭布來世但惟
安南合境夷類何啻億萬皆我皇上赤子久遭國
亂塗炭之後延頸望生有如饑渴所據參贊軍務
尚書毛伯温等奏請欲俯從夷情將登庸待以不
死其孫福海賜以都護總管名色并查議各項事

宜考古質今極其詳盡但生殺予奪出自朝廷臣
等不敢定伏乞聖裁奉聖旨安南自昔本屬中國
至宋受王封始淪於夷若陳氏傳世久遠又知慕
義納款爲我太祖嘉奬著訓後人無伐其國止因
賊臣黎季犛弑主日焜又殺其孫天平大逆不道
上干我文祖震怒始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
人於水火不謂黎利復肆奸欺鼓衆作叛又詭辭
請封我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推聖祖爲陳氏意
以恤交人姑置不問累朝因之朕即位以來黎氏

久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勘奏乃知有莫登庸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無辜暫差文武大臣從宜撫勦今登庸既面縛軍門納土請罪是與二黎兇悖有間察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姑從赦宥茲爲交人來圖著革去王號不許稱國庶免亂賊接迹相叛既說黎氏無人登庸久爲交人附屬准授以官職降賜印信使奉正朔朝貢仍計其地方輿置官屬以便統轄其人民土地朝廷無所利之一應事宜兵戶禮三部再會同多官詳議

來說平降夷使著午門外叩頭賞賚待一併議奏
押送官舍人等炤報捷例行欽此瓚等復議得一
處官職帝王之制固詳內而略外帝王之政在定
分以正名今莫氏既受新命節鎮一方若境內小
目猶復僭竊如故不惟難於統轄且於名義未安
事體未便查得安南地方有海陽山南山西交阯
安邦諒山太原宣光興化清華乂安順化廣南一
十三路合無查炤各省土官事例每路各改設安
撫司衙門每司設安撫一員同知一員俱聽莫氏

統束應設官員聽其自行陞黜每當朝貢之年止
將陞黜過官員總數開奏莫登庸應授官名在漢
唐則有都護總管在我朝則有宣慰宣撫臣等不
敢定擬均乞聖裁一處正朔春秋大一統天王正
朔頒之方國我朝大統歷日頒行天下若朝鮮等
國歲給有常既該莫登庸表請奉朔無非欽奉敬
天授時至意合無禮部照依朝鮮國事例備將廣
西布政司每年印造大統歷日一千本令其先期
赴鎮南關祗領總督衙門將領過緣繇具奏查考

一歲貢儀謹按周書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非貴遠物也所以昭德之致無替厥服也我朝凡外國歲有常貢前此安南每三歲一貢御前皇太后中宮東宮各獻方物有常今既改授職官則與前禮似當有別合無今後御前貢物照舊外自餘合令免進其賞賜之物量爲裁減禮部備行令其欽遵一處印信虞典覲岳班瑞以示信守後世符印實本諸此我朝外國各給印信今登庸既授職官合遵照欽定職名衙門鑄給印信

一顆賫赴安南欽遵行事其原降王印仍行查繳

一處四峝欽州澌凜古森了葛金勒四峝原係金

湯之地合行編入欽州版籍仍量爲優恤三年遵

炤施行其合境土地人民朝廷雖不在所利但政

貴一統合令于朝貢之年仍開戶口錢糧總數具

奏一處夷使差來夷使莫文明既係登庸親侄似

與小目不同而先次差來阮文泰等候命日久又

難槩論各將文明優加賞賚文泰等一十一名厚

加賞賚許三省等二十七名量加賞賚庶輕重得

中遠人悅服均乞聖裁奉聖旨這事情旣再經會
議安南國著革作安南都統司莫登庸與做都統
使賜從二品銜門銀印仍與世襲其十三路地方
就照原舊地名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
事各一員聽都統使管轄差遣朝貢其餘合境大
小官屬聽彼從宜建置前黎氏僭擬中國制度都
著改正迴避獻還四峝地方原係我編氓准收入
版圖還行與兩廣督撫衙門好生優恤莫文明賞
紵絲衣一襲綵段二表裏阮文泰等各綵段一表

裏許三省等各紵絲一疋事完卽日遣回貢儀御前東宮紹舊戶口錢糧不必冊奏其餘依擬欽此

六月諭安南功行陞賚

尙書張瓚等以安南事平請賀奉聖旨昨安南廢職不庭不發自朕心猶有畏縮譏議阻搖國是者今黎氏既已覆滅莫酋繫頸來降朕已處分了何表賀之有內外大小官宜勞宜錄大學士夏言首贊大策功收不戰賞銀八十兩彩段六表裏翟鑾與有贊勞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郭勛亦建有

議賞銀四十兩彩段三表裏嚴嵩不避集議賞銀
五十兩彩段四表裏毛伯溫奉命任事馳檄發兵
宣威炎服南蠻震讋卒克成功加太子太保蔡經
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炤舊總督幷
仇鸞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汪文盛賞銀五
十兩紵絲三表裏柳珣沐朝輔素著聲威克勤調
度柳珣加太子太傅沐朝輔加太子太保張瓚本
兵力贊各賞銀五十兩彩段五表裏毛伯溫寫勅
取回京欽此其餘陞賞有差

八月勅諭安南都統使莫登庸

勅諭安南都統司都統使莫登庸曰朕奉天命居中國爲華夷主惟欲輿圖之外四裔俱安守其土疆輯甯民人庶稱朕一視同仁之意爾安南古初本蠻夷地然自秦漢以來立爲嶺南大郡入我中國久矣高官大爵受命中朝歷世相因未有易者至宋始封王稱國遂使兹土復淪于夷我太祖高皇汛掃虜羶再造宇宙中原甫定陳日煃首先納款我太祖因而封之且著之聖訓令後人無伐其

國以其能畏天安人也嗣因黎季犛滅陳氏我成祖文皇帝始命將討平再勞王師求陳氏後不得乃郡縣其地我成祖用夏變夷之心爾南人豈忍忘哉未幾黎利作逆幾動天討我宣宗章皇帝念南氓屢遭兵甲亦不欲久煩中國以事遠夷乃因利表請姑聽之務以活南人耳利不足誅也利子孫克修職貢朝請不廢累朝亦禮遇有加比自先朝逭朕卽位以來朝貢不至方議興問罪之師適鄭惟僚奏稱黎氏失國爲爾登庸篡奪則不庭之

罪罪實在爾昨命文武大臣往勘爾乃繫頸伏辜
恭上降表言黎宗已絕備陳爾父子盜據名字私
相授受之非願獻人民土地聽朝廷處分該尚書
毛伯温等奏報兵部集議題請朕惟法原自首人
貴改過既自縛投降納土請命是能畏天道服中
國也爾負大罪數十故一切赦之今革去安南國
號王封特授爾都統使之職賜從二品衙門銀印
俾奉正朔朝貢許爾子孫承襲世守其地其十三
路地方各置宣撫司設官分職屬爾管轄差遣其

餘合境大小官屬聽爾從宜建置前黎氏僭擬中
國制度宜悉改正毋蹈僭逆獻還我邊四峝地方
已收入版圖其諸土地人民朝廷無所利之茲特
降敕錫爾榮命爾能感恩慕義賤夷貴華知今日
革除封國之典實杜他日亂臣賊子之禍爲爾類
永利爲爾子孫無窮之福如或乍服乍叛譎狂不
悛仍踵前人故轍則天討必加罪在無赦爾與閭
氓共深思而仰副之
二十一年六月以莫福海襲安南都統使仍敕諭之

冬十二月勅諭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朕惟帝王以天下爲家欲使萬物各得其所一視同仁無間遐邇爾安南遠處南服世修職貢近年朝貢不至推厥所自實惟爾祖登庸之罪已命官往勘征討爾祖乃能悔罪改過恭上降表備陳私相授受之非願獻人民土地聽朝廷處分該尚書毛伯溫等奏報兵部集議題請謂爾祖登庸畏威投降輸情待罪朕仰體上帝好生之德俯順下民欲逸之情一切赦之革去國號王封授以都統使之職賜從二

品銜門銀印俾奉正朔朝貢許其子孫承襲世守
其地實爲爾類永利也兹該鎭巡等官奏稱爾祖
登庸病故爾係嫡孫且爾能備陳爾祖納款之誠
備述爾祖屬纊之言亦可謂善承祖志者矣特命
襲爾祖都統使之職仍降勅諭爾其益竭忠誠恪
修職貢撫理夷衆安靜地方以稱朝廷懷柔至意
用副爾祖恭順之誠一應事宜悉要遵照原降爾
祖勅諭内事理而行
二十二年夏六月都統使莫福海遣宣撫司同知阮

敬與阮敬直等賫表文及金銀器物等來謝賜文綺表裏

二十三年六月福海遣宣撫司同知段直等賫表文及金銀器物等來謝賜文綺表裏

二十五年二月福海遣宣撫司副使阮銓等賫表文并方物來貢賜文綺表裏

夏五月莫福海卒

三十年三月以莫福海子莫宏瀷襲安南都統使

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敬復以方瀛次

子莫敬典爲婿通於方瀛妻武氏因得專兵柄福海卒宏瀷方五歲阮敬挾宏瀷自恣登庸之次子莫正中與莫文明避回都齋其同輩阮如桂范子儀諸人亦各還田里旣而阮敬以兵侵海陽遂逼都齋莫正中阮如桂諸人共集兵禦之弗勝各奔散莫正中莫文明率其家屬潛赴欽州投訴奏發肇慶淸遠安插其范子儀等復擁兵詐稱宏瀷身故以迎莫正中嗣職爲名寇欽州官兵執誅之莫敬典亦捕其餘黨殆盡至是始得護送宏瀷赴鎭

南關勘明奏令襲職○時黎氏雖居一隅而黨類實繁黎甯死無子其臣鄭簡立其子黎寵寵死復立其宗人維邦會莫臣黎伯驪亂簡以兵會之宏瀷奔海陽自是不能赴關領職而貢使亦不能行矣

謹考交自丁部領驕蹇而王歷代因之聽其割據入我明取子廢立如置股掌肅皇威德遐被遂舉其土地分制之俾受漢官而莫且縛洗伏罪無敢仰視一時之功何燿燿也夫中夏馭戎俾知仰命

斯禮存而功可久黎莫易姓皆欲借上國名號以懾束其部夷景天朝尊也羈勒之下操縱緩急昔章皇帝待黎利初命權署與今日降授一事後先同符蓋操在先嚴居始也留不測之恩以篤其後嗚呼廟謨卲遠矣

馭交紀卷之十

譚瑩玉生覆校

馭交紀卷之十一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
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鏡心編考
分巡嶺西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臣冒起宗訂

穆宗莊皇帝隆慶六年壬申安南來進貢

冬十二月諒山路宣撫司副使武祚接到督備龍
憑州指揮鹿鳴周公文備開六月內皇太子登極
諒山宣撫司預備龍亭儀仗候詔書到日接讀該
都統使整備迎接日久未奉傳報且新正歷朔已

奉寵頒候襲都統使莫茂洽謹循國故實預備賀
儀候得入貢限期同時起進齎文總督兩廣副都
御史殷正茂具題勅下禮部仍轉行總督開關將
安南補進嘉靖三十年三十三年幷今謝貢儀及
夷使人等准放入關赴闕進獻所請預備賀儀一
同上進自嘉靖四十三年入貢迄今十餘年方得
請期修貢蓋茂洽未襲邦內多事故也
神宗顯皇帝萬歷元年癸酉春三月莫茂洽襲安南都
統使

茂洽母裴氏係宏瀷嫡妻以嘉靖四十二年二月十二日生茂洽至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兵部咨奉旨行兩廣總督轉行茂洽就彼承襲都統使管事

四年秋七月莫茂洽遣使謝恩及賀卽位進方物幷補貢二次

九年春正月茂洽遣宣撫司副使梁逢辰等來入貢並修六年職貢其嘉靖三十六年三十九年闕貢旨補如前

先是八年二月內兩廣總督劉堯海具題安南叩

闕請修貢奉聖旨如三年例行欽此

十五年黎維邦死鄭簡子鄭松立維邦次子維潭居

清華

十九年黎維潭起兵攻莫茂洽奔嘉林縣春社

二十年冬十一月鄭松計通土民裴文奎等內叛襲

殺茂洽

二十一年兩廣總督陳蕖奏交事上命相機處置

春三月莫敦讓自海中奔防城告急總兵官童元

鎮潿洲遊擊陳震守巡海北道等官各具報總督

陳蕖奏畧曰黎莫交搆已入未揣存絶先年姑待

莫登庸不死許備藩籬一旦遽稱鄭松假稱黎氏

迫逐敦讓亡命至此查得莫茂洽若果被害敦讓

係彼尊屬或懼及禍但既稱莫敬邦與鄭松交鋒

未決因何先事告急能無他虞獸窮則鬬鶩近內

境能無驚擾事干地方計畫宜周又經通行海北

守巡并各司道總兵等官議莫敦讓等所請借住

欽州邊境雖徒黨止於六十餘人螳臂難逞操縱

當有定衡未便聽許兼恐鄭松逐北憑陵內地尤宜萬分隄備一應伐謀制命務得肯綮從長會議以憑相機酌行先具題報○夏五月兵部題覆敬讓先事告急有無別情不妨密切偵探及一應事務要熟察審處毋得搆引釁端奉聖旨這夷情便行與該總督官相機處置務求安妥欽此○松復擒敦讓于大蓼村莫履機等奔廣東欽州莫敬恭莫履遜奔廣西思陵州莫敬邦有衆十餘萬起京北道用武汝諧等攻走黎黨敦讓得復歸衆推敬

邦署都統諸僑居欽州思陵者護出境未幾黎兵
轉攻南策州殺敬邦時莫敬璋屯新安敬恭敬用
屯諒山懼黎追索急竄憑祥龍州界
冬十月黎維潭叩關請通貢
時維潭與其宣撫黃廷愛叩關請通貢左江道僉
事張璧上之來牒用國王金印封因覆問
廣西巡撫陳大科疏陳交事
十一年陳大科疏畧曰蠻夷易姓如奕棊然不當
以彼之叛服爲順逆惟當以彼之叛我服我爲順

逆斯機權在我無庸以蕞土而遽興兵顧維潭將
恢復是圖而茂洽故職方之貢臣也倘如先朝故
事命大臣致討聽其款關請罪比諸漆馬江以不
翦莫祀惟聖明裁之其黎氏牒中世次與故府所
載稍異命印從何授受擅用以請均宜詰問
二十二年兩廣總督陳蕖奏處置黎莫事宜上納之
廣西按察司左江兵巡道僉事張璧報安南都統
使莫茂洽已故族屬逃散黎氏孫黎維潭已得都
統司印信閉關痛絕俟彼悔禍自縛請死另聽處

分一面督率參將吳顯忠密探嚴備二十二年正
月初三日據督備戚維揚太平府委官經歷程美
大差人迎到黎夷夾板公文到道拆視內云安南
先國王黎氏世孫黎維潭呈爲本國事情事稱始
祖黎利宣德年間封權署安南國事正統年間奉
詔勅金印封爲安南國王傳自黎麟黎濬黎灝黎
暉黎誼黎瑁黎㫬黎譓至正德十三年被逆臣莫
登庸潛謀篡逆逼逐黎譓脅立庶弟黎廣假權行
弒國人推立譓子黎甯于淸化源頭以主黎祀謹

差陪臣鄭惟憭抱本奏陳乞興師急救該奉天朝
議處聽黎甯於漆馬江居住見在所有地方俱屬
管束甯歿嫡子黎寵無子舊臣鄭檢等推黎暉四
世孫黎維邦嗣立其畏天事大之心未嘗少置但
關河以北猶爲他據貢款未通以迄于今黎維潭
以黎維邦次子繼志復讐專委頭目鄭檢子鄭松
領督兵象戰船水步進討擒得莫茂洽收得該司
都統使銀印謹已封職再擒黨逆莫敬邦今莫氏
支孽殄亡官目悉皆歸順境土復爲所有人心咸

戴黎維潭權署國事與頭目鄭松方欲陳白本國事情以請朝命第以莫氏餘黨莫敬恭等嘯聚諒山地方所望天憲嚴明悉加法處使郊關無復梗阻貢路得以遄通芹藿忱誠旦夕以冀等情又報該憑祥州吏目成雲龍報稱莫夷被黎兵趕逐逼近南關喃村界嶺復差人探報黎人將莫避居脫郎文淵等州驛盡燒復統象兵追莫至關透入弄兜村有男婦二百三名口各諭出境又該龍州揭報安南莫敬恭莫敦教等乞要投居內地已令復

歸申謹防備總督陳渠奏畧曰莫夷再奔勢誠窮
蹙且黎夷稱亂樸滅莫黨乃以追逼之故突近界
上震犯邊關得無上干天討叉經嚴飭驅令斂退
回巢不時詳報隨據呈稱該思明府迎到安南諒
山宣撫司官黃廷愛牒呈內稱黎氏孫黎維潭統
兵復國等情轉報到臣參詳恐或黎賊詭閒未必
眞確批回該道不得容聽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
同巡撫廣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大科巡
按廣西監察御史涂宗濬看得南交遠在萬里僭

逆相尋叛服靡定查上年三月內交夷莫敦讓等奔竄防城等處據稱鄭松假稱黎氏逼迫亡命臣當具疏黎莫交搆已久未揣存絕今一旦黎維潭自稱黎氏之後似亦有因且黎維潭之先黎利橫奪陳氏垂百餘年彼莫登庸篡弑兇禍頗類先年待黎利不死姑與署事已而封王彼實貢使不絕嘉靖中年委因嬰難阻絕未幾登庸伏辜僅官都統此二豎者俱南討經年竟未膏鉞祖宗恐賜寬貸特以活南人耳賊不足誅也初登庸自縛之日

故稱黎絕又云已於國都內爲設香火以存黎氏
之祀不無故主之情及查黎甯曾差頭目鄭惟憭
泛海奏登庸罪狀則黎未盡絕甚明即朝廷處分
亦聽黎甯於漆馬江居住見在所有地方俱屬管
束初未絕黎也但彼不庭年久託辭路梗詎可容
聽況莫氏都統以來頗效恭順即同屬夷黎人失
請忿兵相加惡得無罪今竊揣大勢莫裔多人從
上年弁播以來屢經敗衄在黎懷滅此朝食之心
在莫有難必旦夕之恐其境土析而之黎已近六

七似無振日據黎維潭卑辭扣關實欲藉我聲靈
驅除嘸類雖黎莫順逆有在顧莫氏猶然漢官譬
我佃田者他人攘臂奪之其零丁倚亡恙也可遂
助他人窮斥不顧乎該道飭報黎款臣宜令愼固
封守毋容輕聽以此令惟傳檄黎人責以不請之
罪問以失貢之期聽彼鷸蚌相持有定黎人匍匐
請死別爲區處未晚也越在荒服槩難浚求不識
稍當機宜萬一否勅兵部酌議具覆奉聖旨這夷
情依擬行與彼處相機處置

二十三年黎維潭請罪求納款

秋七月維潭復遣官目黎旱用等從安邦浮海走轅門來請罪求款總督陳大科行肇慶守臣移左江道副使楊寅秋譯問廣西巡撫戴燿並檄勘議令龍州求莫氏願棲之地以實對寅秋計曰不拒黎不棄莫吾策定矣于是遣左州知州揚繼顯往當置對敬用等取龍州邊民被髮結衽類交夷者爲擁衛甚衆自願居高平以海東居敬恭安樂居敬璋繼顯還報寅秋知莫氏意望尙賒領之復有

頃龍憑督備指揮吳懷仁得敬恭願處高平實狀
來告衆議始定維潭繼遣官目黎重華請款再三
○冬十月復遣杜汪等來與之期以次年二月二
十八日具報督撫檄參將李鳳往部兵南甯知府
蘇民懷同知黃琮推官盧碩太平知府吳大紳推
官黃喜皆從行計款費府各千金總督佐以梧餉
及銀牌稱是副使楊寅秋參議林震以首議故屬
之往太平因受成焉
二十四年總督陳大科奏議款事

春正月思明知府黃承祖又諜言莫敬璋兵往永安州黎衆邀而殲之新安地盡黎有矣適黃琮勘事還又言杜汪范彥雖承聽猶鷙驁維潭亦貌從無束身入關意乃遣人持檄同范彥還督諭之○二月十日杜汪復至言唯唯如約至二十六日忽使人言于關曰士卒饑病款儀未備且莫乃吾讐也棲之高平不敢聞命遂宵遁隨譴閉關○夏四月總督陳大科具疏畧曰安南之事一切稱名雖黎維潭其實權臣鄭松主之也莫弱而黎強故今

日不得不折而入于黎然黎庸而鄭狡黎在他日
將終爲鄭所有耳據諜二十六日維潭之回彼國
也蓋鄭松星夜飛騎四次來追維潭遂冒大雷雨
以去此實鄭心害其事之成唯恐維潭一朝被天
朝之名號則彼將不得行其篡奪之謀蠢爾維潭
墮其術中不之覺耳但查安南傳國不數十年輒
易一姓未有不受封號奉正朔儌天朝之寵靈而
能有其土地人民者雖以黎利莫登庸之橫肆終
匍匐請命之不遑而況在于今乎下兵部覆議○

維潭繼遣鄭公義以非道自明祗因兵士食竭兼
瘴嵐染疾且事件未能猝辦暫出善地整理完備
另請再檄潯州府同知黃宇思明府同知李陶成
偕前勘官復往○冬十二月諜報杜汪唐世畑等
已運儀物至諒山亟遣思明土知府黃承祖偕指
揮吳懷仁往覘詰責見代身金人曰先以此進懷
仁承祖曰非得請朝命不敢上也
二十五年黎維潭降總督陳大科等題請赦罪授職
事宜上許之

春正月廣西按臣林道楠察黎情形尙持首鼠兩端行部南甯屬承祖引世𤇆等面諭以宜督維潭早款闕各授賞出赴道請期責限以四月初旬受款遂白督撫皆報可檄參將楊元部漢土兵往備副使楊寅秋往駐闕下亟檄黄宇李陶成等前往詰問又懸令闕內外毋聽細人誘惑行私許執以狥其時土司欲撓款者尙傳莫兵且遮道又謂鬼門闕以東梗甚諜無左驗已之旋遣恩城吏目李嘉禎往督諸土司毋懷二心各以所部兵來會分

署遞列要害與楊元聲援○夏四月朔雒潭次諒山將抵關先遣范彥來迎初三日黃宇李陶成出關詰以六事首擅殺貢臣回稱復讐之急不遑請命天朝自甘萬罪二爾黎氏已稱無後今有何宗枝可考回稱故祖黎暉襲封為王後因莫逆篡奪黎甯請兵救援蒙安插漆馬江一向世守三鄭松有無詐冒奸謀回稱父祖世與黎共患難情願附戴舊主四金印既失因何行使復云銷化回稱先因投迎公文恐無印難憑描模權用事了銷化五

先次戒期何故胥遁回稱糧草缺乏兵士病回本
國事件猝難整辦申明暫歸六安插莫氏乃天朝
繼絶之仁往年黎甯蒙天朝矜憐居以漆馬江莫
登庸遵依奉行今爾何得故違回稱莫篡故安插
漆馬江今我恢復豈得比例又詰彼在先雖係篡
臣在今日欽係貢臣爾累次申報一聽天朝處分
豈得反覆遂語塞復諭以察爾本意誠恐殘莫依
傍土司留此禍根今分土既定則以法相守天朝
有律誰敢竊留爾亦自無後患于是始有喜色各

叩首無詞因授以款關儀節使旋習之初十晨開
關黎維潭率其國人黃廷愛等銜而入于昭德臺
上恭設龍幄陳設儀仗旗牌靡不具備道參而下
分班列侍軍容嚴整先夷杠次夷使衛兵次維潭
幷通國臣耆俱照牌魚貫而入黎維潭褫衣跣足
身繫白組北面伏地李陶成親解其組維潭起著
衣履同臣耆聽唱禮五拜三叩頭訖進服罪本次
進金人代身次進通國臣耆伏罪乞恩本黃字遵
照總督撫按憲牌曉諭姑令戴罪還國恭候會題

請旨區處維潭又五拜三叩頭畢恭徹龍亭前赴
左江道謁拜後會同多官面訊先後有無索受餽
遺黎維潭舉手加額稱並無索取面諭安插莫氏
恭聽處分黎維潭及臣普俱領署明白分別犒賞
有差傳令開關除將白組一條發太平府庫訖代
身金人聞昔範用囚首面縛維潭備白謂其以恢
復故罪視登庸有間爲立而肅容狀閑驗嫌其倨
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臣黎維
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

六字莫氏原授銀印許維潭暫用俟鑄授新印至
日進繳○夏六月總督會同撫按具疏遣指揮白
明達吏目李嘉禎偕黎使馮克寬等二十四人併
至京師兩廣總督陳大科疏畧曰安南僻在荒徼
夷長更置不常嗣入我朝斷自以陳氏爲正而黎
氏之代陳也莫氏之代黎也總之皆簒也備考掌
故累朝處置率多恩威並用雖嘗郡縣之而旋復
捐棄之故黎利抗命已甚矣及其服也宣宗皇帝
不難于權署之授莫登庸僭制無比矣及其降也

世宗皇帝不斬乎都統之封此列聖馭夷之洪模
而千古柔遠之上策也乃今則有黎莫內訌之事
而黎維潭自始事迄于今日一是以恢復爲名最
喫緊者恐維潭假托乎黎氏子孫也則據安南通
國臣民結供相傳世系有據咸願皈依舊主即查
志畧當年勘核亦不外是矣又恐鄭松假托乎維
潭也則據供鄭目世爲黎臣同居清化共嘗艱苦
毫無冒詐旋查莫氏中文所開亦黎自黎鄭自鄭
判然矣始信黎維潭乞款之忱誠爲恭順以視當

年黎利莫登庸之事並屢中國徵兵費餉擾攘數年直至王師壓境勢窮乃降今維潭曾不煩一矢之加遺而束身款塞稽顙獻琛也豈非悔罪之速哉臣等往復參酌竊惟安南一方生靈皆陛下赤子不可一日無人管束今黎維潭既爲衆所推舉合疏代懇似應准從伏乞聖慈矜憐赦其既往之愆鑒其一念之誠待黎維潭以不死仍乞俯順彼中民情姑假之事權使之統轄其土地約束其人民其應授職銜或照莫登庸例授以都統使或改

給別項名色此則生殺予奪請自聖裁臣等不敢
定擬也若其三年貢儀乞命下禮部查議或炤莫
登庸時所進品物或另有增減酌定數目行令依
期恭進其莫氏境土先已淪失近莫敬璋在東海
新安亦被擒殺止有莫敬用等所遺無幾逃竄靡
定念係貢臣之後宜加保全據黎維潭願聽處分
莫敬用亦自願安插高平合炤漆馬江事例斷以
高平府治一處撥給莫敬用安插仍禁諭黎維潭
以後不得侵害庶朝廷之恩威益溥而交夷之大

小酬全不惟南徼百蠻知所感慕而四夷之未服者亦必覩感而興起矣奉聖旨黎維潭既安輯舊疆又繫組服罪請命不失遠夷恭順之義朕念安南雖係夷邦人民不可無統黎維潭准授安南都統使仍寫勑諭并鑄印與他俾轄制一方永遵王化餘俱依擬欽此〇冬十一月兵部覆叙與事諸臣功賞有差仍行廣西布政司歲頒歷一千本如數

二十六年夏四月遣鴻臚序班范光裕齎勑印授維

潭仍將收獲舊印奏繳

二十七年春二月黎維潭以新頒印紅色類銅不似舊印白色求再頒眞正銀印以便遵用

夏閏四月兩廣總督戴燿題請另鑄給換

秋九月印既換未領黎維潭先于七月物故鄭松奔山南地方莫敬恭于本年八月恢復舊疆鄭松旋攻退是時謝貢未修新印未領該國搆亂事關夷情尚無定主姑徐待之未幾莫黨逃竄事平

謹考神廟聖謨宏遠治象簡嚴海外之援黃河之

圍王師肆臨無戰不舉義耀之伐史不勝書惟嶺外安寔漠然山高而水清也詎安南無事亦其愼守而善馭之朝廷之威惠有以服乎夷耳方黎鄭攻莫強吞弱竄邊境汹汹若爲酋聲制袒分左右則邊藩立潰尋兵不知幾何時矣乃一二邊臣規倣前模謹筦戎索精嚴鎮定相御兼施有時閉關其置若棄及乎款塞操縱而行詞既尊正恩亦委曲夷見中國無他懷其信義組頸伏身範金勒背雖倔強負恢復之雄而低佪領降授之爵維謹覘

世廟命將興師所得亦豈有加于此也且其時西南之役不又有播乎播一酋雖太守單騎臨部皇遽請罪及其鴟張以八路五將軍之師殺人如麻歲餘尅之又誰非時剿時撫時縶時釋者生之厲階哉故國家張撻伐之勛播爲著若爲地方計救甯爲人民惜性命爲中外留物力終不以此易彼鵲告魏文侯曰治在毫毛名不出閭信夫

馭交紀卷之十一

譚瑩玉生覆校

馭交紀卷之十二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

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鏡心編考

分巡嶺西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臣冒起宗訂

神宗顯皇帝萬歷二十九年安南祿平州韋達禮犯思

陵土州

冬十二月鄭松僭持國事不能節制夷衆致祿平

州夷官韋達禮以思陵土州土官韋紹會馭下慘

刻失人心聽叛目周佑勾引遂突入州境執去紹

會幷印信入口督撫會行詰責達禮旋將官印人口送還三十年又檄該國鄭松擒捕達禮正罪三十三年督撫慮其奔逸東海難擒惟有以夷攻夷督行道鎮嚴責鄭松必擒達禮解獻正罪方許襲封頒印否則閉關拒絶該國懾威授意夷目韋德于三十三年十月刺死韋達禮函首以獻驗勘明確會疏于三十四年七月題報

三十二年思明府土目陸佑叛入安南旋殲之

春二月思明叛目陸佑因土官黄應雷懦弱佑倒

持事權交通殘莫會與韋達禮交易牛貨達禮還

貨索牛佑固執不與致達禮謀擄牛抵償延及思

陵則思陵之禍佑實召之自知罪重逃入安南于

是一面議剿一面傳檄彼國擒獻佑勢窮拔刀自

刎寨民將佑屍獻出佑子陸宋陸明及三月裴宗

奇潘都等先後奉旨擒斬正法兩廣總督戴燿具

疏略曰仰仗天威元兇授首安集餘黨交夷屏息

邊境告甯若必欲行師竊慮或生他虞似非長策

臣雖不敢憚于用兵而興師外國事頗重大殊未

敢易言今國體不失而遠人益懷矣下兵部覆覈

敘錄有功員役

三十四年黎維潭子維新襲職遣使黎弼㒖致和阮

實等奉表入貢

先是黎維潭卒而未領印又值韋達禮侵犯思陵

州事督撫責以擒解達禮方許承襲至是刺殺達

禮獻首襲職領印具表文入貢內一部謝恩二部

修兩年常貢

三十五年交阯賊犯欽州

冬十二月二十七日賊艅龍門港直入約四十餘船每船約三四十人于欽州城缺處所突入刦掠賊多兵少衆寡不敵百戶呂朝烱狂走吏目裴㹧然被獲隨釋學正李嘉諭罵賊而死總督聞變亟調各營官軍出師賊聞兵至于二十八之夜仍縱棹而遁副總兵楊應春率兵及欽境而還

三十六年正月安南夷賊復侵欽州百戶孔榕等死之

正月二十八日夷賊復寇守龍門哨百戶孔榕巡

海中軍把總祝國泰率舟師絶其歸路是夜霧氣
黑蔽官兵以銃砲擊之賊死傷亦多及天明賊見
我師船少外無援兵賊四面繞迫攻打矢石俱盡
二將皆死哨官朱子連戰於南屯亦死之時遊擊
部兵遊哨守海大小三十艘兵五六百人不能移
駐欽境與龍門東西相望致賊深入盡龍門乃欽
咽喉七十二境之門戶也于是總督戴燿具失事
疏略曰交賊入犯道鎮及守土之臣始既失于偵
探既又失于夾剿城守不固焚燬肆橫地方傷殘

人民受害聽其潛逃不能堵截均應治罪兵部題
覆奉聖旨是夷賊乘虛入城肆行焚刦失事不小
地方官職守何在蔡夢說等都著戴罪勦賊自贖
楊應春等著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會遇
等著巡按御史嚴行提問其夷賊及失事等項一
併查明具奏戴燿久任總督平居制禦謂何豈得
盡諉下吏姑著上緊討賊仍嚴督黎維新合兵同
勦擒獻首惡及助惡夷賊還立限與他待事甯之
日再行議處欽此又兵部移咨欽奉聖諭朕雖靜

攝宮中心未嘗不念周天下其於柔遠安邇詰戎
振武之事尤惓惓焉粵地遠在萬里狡夷竊發果
否遯逃作何防勦失事地方作何保禦著撫按也
從實勘報欽此刦欽州夷賊非止一處黎莫俱有
在椧橘村則有朝郡公翁富改名武承禎等在花
封縣則有扶安侯名段俊等在觀欄村則有企榻
伯名裴用等在萬甯則有黄目等在塗山則有扶
忠伯名范涼等在那漏則有該字等在玠琩則有
該資等俱係賊首原屬莫夷殘黨今皆附黎作惡

就各賊首之中則扶安侯爲大先于三十三年駕船載貨至欽州貿易詎李遊擊執畱船貨以致懷恨欲來報讐其侯伯官皆自僭稱云○三月總督令田遊擊押廣肇中營標兵併守東西二山兵劉廉州府遣副總兵楊應春詣河州踏看屯兵營地及進兵去處歷四峝地方撫峝民募鄉導得兵九千人

九月征交寇并檄黎維新擒莫黨獻罪旋伏辜

秋九月以總兵官孔憲卿行征夷將軍事以海南

兵備副使蔡夢說監軍進兵勦賊帶管海北兵巡
道分守右布政使林梓留守欽州推官李春熙隨
軍紀功先後生擒賊首黄日等十二人小賊首二
百五十三名賊從九百六十三名并斬賊一千五
百餘級先是二月十八日據廉州府并署欽州印
官會遇開報來刦欽州賊首在萬甯州則有翁富
敀名武丞禎等皆屬莫夷殘黨在花封縣則有扶
安侯等在觀欄村則有金楊伯等在塗山則有扶
忠伯等原屬殘莫徒黨近已附黎維新就各賊首

之中則扶安侯爲大賊首僞號曰侯又曰段總兵
企楊伯名裴用三十三年駕船載貨來欽州賣買
被李遊擊執留以是懷恨欲來報讐又扶忠伯係
舊賊首寄住塗山村幷助惡小賊首吒潘吒僊王
目吒匡該林該貧等情隨經檄黎維新督鄭松擒
罪續據擒獲大賊首扶安企楊扶忠三名幷原刦
贓物解獻又祿州夷官韋德慶等擒得扶安養子
阮眞陳光輝裴仲淹等大賊首四名小賊二十六
名原搜獲原刦欽州贓物解到正法三十七年春

正月總督戴燿奏捷䟽略曰狡夷狂逞越犯欽州進城虜掠官民遭其殺害廬舍被其燒燬罪惡貫盈神人共憤臣恪遵明旨調集東西兩省官兵相時進剿幸而道將同心士卒用命首惡既已就縛餘黨悉就殲夷獲功多係生擒來降盡皆招撫亦庶幾足伸中國撻伐之威少洩欽民憤懣之氣矣再照諸賊巢穴俱在遠方我兵繇陸路者離欽州有七八日之程中間山林茂密在在可以埋伏鳥道崎嶇處處俱設簽簽且瘴氣異常無間冬春觸

人無不生病其餘水路者離欽州有十一二日之程外海則多颶風巨浪易以覆船內海則多石頭險礁易以破船而各村港口無不設立暗樁以拒我舟兼以主客之勢大相懸絕諸將奮不顧身深入險阻冒犯風濤今水陸將領幸全軍凱旋實皆仰仗皇上聖武布昭天威遐播以致有此豈諸將之力所能及哉及查安南都統使黎維新并頭目鄭松解獻大賊首扶安等審俱眞確足見恭順也

○夏五月奉旨着後增兵防禦

六月設欽州守備官罷交夷互市

四十年禁交夷船闌入內地

夏四月總督張鳴岡疏略曰交夷航海飄風至者向不數數見卽間有之不過數十人其所經地方亦不過附近海北瓊南一帶而已今一月之內飄入廣州者四起八百有七十人嶺東者一起人六十有六其在雷廉瓊等府數起則不下四百有奇我兵分布嚴密隨至隨獲譯審或稱赴長沙禮臣或稱買粟因風飄至審其船鮮兵器又俛首就縛

非有犯順擄掠實跡立檄同原船放回其解至省城者復另差官押回該國以彰皇上不殺之仁無外之治于是奉旨切責黎維新將近海各夷嚴加約束不許仍前飄入內地

四十一年安南差陪臣劉廷質阮登等進二部貢十二月㴠濵營把總譚三達入交阯稔車山開釁旋定之

四十四年春二月總督周嘉謨題請榜禁土州奸民勾引交夷

三月交夷犯雲南

交南夷酋刁春琪與兄刁春彥搆爭勾引交賊內訌據雲南五邦五畝等寨撫鎮道將調集漢土官兵奮勇截殺生擒賊黃義艮等二十四名斬級七十八顆撫按具題奉旨命兵部移咨兩廣總督轉檄黎維新將刁春琪縛獻正法嚴束部酋無納我叛人啟疆開釁○夏六月祿州夷賊數千帶兵象無數分往榜貪靈剁舍三路而來突奔過江擁入上思州城下攻打各門將鳥銃射入城樓被我官

兵銃箭射死二賊力守孤城遂退屯于淥極村分路流刦東比二鄉遭殺擄之慘旋卽退散于是督撫嚴檄切責黎維新約束諸酋毋縱容夷屬爲我邊患我內地道鎮及各營將士防禦嚴密兼令附近一帶土州官兵各齊心戮力加謹隄備相機截捕

四十五年傳檄黎莫擒渠惡贖罪

秋八月總督周嘉謨疏略曰粵西南太一帶邊境與交爲鄰屢被狡夷侵犯數十年來警報頻仍祿

酋韋德慶已被天刑謝文安等擒獻梟示而渠魁
漏網者猶時時擁衆入寇如東界則有新州之祿
山文遺賢艮該派韋貪等而扶隆首則偽稱伯矣
在西界則有諒山之該堆西川勇文廸嚴敵林嶺
林長林韋文才等而督勝元兇則偽稱侯矣扶隆
等四十三年冬突入上思州境四十四年夏復逼
上思州城幸官兵力捍賊而鄉村已被蹂躪詎意
督勝于本年三月內又統衆突犯思明州攻殺那
利等村而下石州土官父閉國藩先因被刦退職

授印其子買舟遯于那利江干亦被賊搶死幸其
子閉璋與州印保全耳于時會議請彰天討復念
勤師遠域動費不貲大舉談何容易于是嚴行傳
檄切責黎維新莫敬寬擒獻首惡贖罪黎維新責
令何惇擒解扶隆篠山文遣長林章文才等莫敬
寬則斬獲該堆獻馘朝監殺級就焚幷擒解西川
勇文廸巖敵林嶺等其督勝被莫兵攻破巢穴復
合餘燼突入龍州劫掠亦被守關指揮亦閗裂該
司土官趙有濬併力堵截斬獲賊級十三顆解驗

懸示此一舉也籌畫素定聲勢遙張一檄抵萬師之强兩姓輸七旬之格所謂算得於攻心而功多於斬首者也該臣會同撫按行檄而先後道將心力之拮据亦竭盡無餘矣黎維新莫敬寬遵奉憲檄厲兵秣馬不數閱月卽擒諸囚來獻已見恭順相應題請獎賞何惇把守祿州扶隆入犯初不能戢今已擒賊自贖功過亦宜相準仍應量賞以勵後効扶隆等各照原擬取問

四十六年春三月祿酋何惇入犯思明府交夷翁朝

祿犯四峝

欽州思勒等村名四峝自莫登庸受降獻歸中國其民有丁無糧歲止納銀四十兩多不完東粵歲費餉金二千設兵二百爲之戍守凡以屏蔽我欽州耳欽切近交夷黎莫方治兵相攻未敢內犯惟賊夷翁朝祿與其弟興弟曉不黎不莫竊據東海府等地方時出抄掠往歲欽州之役大兵征討止獲朝祿及翁興之妻二賊既遁未免修郄于四峝遂集夷賊千餘劄地名江坪水口行刦思勒峝西

黎潭耕等村虜人虜畜一掠遁去萬歷四十六年
總督許弘綱疏參失事將領
四十七年夏五月思明府奸目通事勾引祿州夷賊
入掠
秋八月檄黎維新擒何惇正罪
祿州酋何惇犯順二十餘年思明南太二府州縣
土司無歲不破焚刦侵奪三崗思陵上下石州遷
隆忠江等處二百七十餘村西至龍門下凍東至
那端剎巖五百餘里

熹宗哲皇帝天啟元年辛酉春二月安南遣陪臣阮世

標阮洪等齎表進二部貢物

其夷使陪臣六員通事二名行人八名從人二十

六名○夏六月土司江州忠州二酋交惡江州勾

祿酋何惇舔遷隆進寇忠州刼掠人畜又分枝攻

掠新甯邊村我兵堵禦而退

三年黎維祺襲安南都統使

黎維新于萬歴四十七年死比時維祺僅十三齡

耳黎養孤雛屬目衆盛主持未易儀度尚疎是以

請襲稍遲已而補貢獻俘遣官詣闕襲職○夏五
月先是擒賊督勝囚之于南甯府至此斃于獄因
交冠陸梁之秋仍梟市傳示播民夷土邊境
四年冬十月黎維祺遣通事陳達等投遞報貢公文
春二月黎維祺侵莫敬寬分兵三枝從關外一打
高平一攻歸順一上廣南先至歸順殺二頭目莫
敬寬長子自刎敬寬妻妾與三四五子俱被擒其
第二子與敬寬逃入山中復回高平
夏五月黎夷韋德成刺殺何惇獻罪

先是天啟二三年何惇入困上思州圍遷隆峒殺擄憑祥白沙等村四年又破平辱焚殺男婦甚慘隨檄安南黎鄭擒獻又督道將用間諜圖之于本月十七日祿州官韋德成毋妹八大頭目萬派密計買散黨與離其親卒哄惇騎象欲以鳥銃打死惇不肯騎復托心腹人誘惇帶妻婢遊江入船捕魚萬派令部下朝嶺朝牙推惇下水刺殺之獻屍餘黨悉平大約何惇與督勝爲邊患二十餘年薦食內地歲無虛日今二賊俱殲原侵土州村峒悉

復

六年安南差陪臣阮進用陳偉等進二部貢

冬十二月莫敬寬襲歸順州

先是歸順州土官岑大倫與莫敬寬結盟締好脣齒相濟追因安南黎維祺以寬跋扈執之而寬無所竄投之歸順倫乘其敗縛寬送黎意寬無再生之日遂執寬妻收寬所有續莫酋幸脫而歸故懷憤恨遂于十二月搆兵圍殺掀州印虜倫及子繼紀繼綱繼嘗而去時三院差指揮甘棨千戶李天

培先後捧檄宣諭莫酋退兵及獻出官印官男續
莫酋悔罪將印獻還留綱嘗爲質放繼紀而歸半
途遭殞復差李天培諭退綱常乃寬行詭術獨以
繼嘗遣還嘗乳父韋登欲嘗承襲遂起奸謀許以
金玉人馬賂夷殺綱以絶爭端時當事憫念殘民
急于定襲遂詳給劄繼嘗管事莫酋聞嘗已襲索
謝于韋登登意綱已死遂背前約將來索夷獠悉
置鋒下以致莫酋復寇歸順兩院嚴檄散寬取還
繼綱曉以大義

今上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二年莫夷冠下雷州旋遁去

閏四月莫敬寬遣夷將參督奮義等統兵數千餘

茶嶺入上勾地方道將部漢兵大張聲勢并宣德

威夷聞風退散○冬十二月敬寬遣夷官農貴憬

將繼綱自壬庄送出湖潤交夷目岑力黃慶等接

領回州嗣後督撫詳議歸順必不可棄大創未易

輕舉惟取簡便易行者莫若設官坐鎮而令繼綱

承襲繼嘗議贍奈惡目韋登猶左袒繼嘗樹黨伺

釁陰圖繼綱內難乃密檄中軍黃金玉擒縛韋登

囚禁夷始心折蓋夷雖狡何嘗不知國威文告利

害明晰即認罪乞降

六月莫夷寇欽州

六月二十日欽州申報萬甯州東西二岸莫家殘

黨大省該底等統夷三百五十餘名于五月二十

五日突劫貼浪都五甲上扶隆鄉村掠去大小男

婦五十餘名口沙水牛二百餘隻豬羊衣物一空

總督檄行左江道牌諭該夷退還擄掠人畜

粵雅堂叢書

六年交夷竊住欽界諭退之

欽州屬夷蠔丫啼鷄松逕三村萬歷三十六年招撫給田耕種入歸版籍後因啼雞夷目潘富涯霸踞一村崇禎五年交黎查伊戶口丁錢將富涯捉去安南富涯在彼揑稱防城官兵騷擾三村屬夷致該國差官都東候假以安邊爲詞齎文二角駕船十八隻載夷三百餘人于崇禎六年七月初六日到潭洪地方搭造房屋住劉希圖好商接濟時防城把總李應春從中罔利隱匿副經道府查出

將李應春究罪處治嚴行龍門把總何一龍等牌
諭夷官于九月二十四日退去
七年安南差陪臣陳有禮楊致澤進二部貢
八年秋七月兩廣總督熊文燦具題歸順輯甯疏
疏畧曰歸順州之被夷難釁雖始于自召然至虜
奪官印殺占兵民使岑氏之祀與世守之業悉淪
于夷禍滋裂矣惟都司僉書范鉞饒有膽智素著
恩威捧檄直入俍窩先聲卽奪夷寛立孤撫衆推
誠宣德莫酋旋悔罪而歸侵疆定經界俾七年搆

爭一朝排解

九年龍英州叛目勾莫夷內犯旋殄之

夏四月龍英州叛目趙廷猷先投于高平夷莫敬寬之部落農貴簽遂于四五月內犯搶龍英及著盈等土司總督遣總兵王揚德并道參等官率兵堵捕斬其二酋乃始遁去仍嚴諭莫敬寬擒獻趙廷猷幷得所擄人畜以歸○冬十一月總督熊文燦具題疏略曰叛目趙廷獻投降莫敬寬部落勾引內犯今既擒獲矣念趙廷獻不過一么麽亡命

何當瑣瀆宸聰惟是叛華從夷久肆桀驁若尤而效之邊陲弗靖皆廷獻實為首倡也故敢仰懇聖明勅行正法梟示俾外夷凜有國憲姦宄不絕異謀所關亦匪細者至于江廣閩越無賴流棍逃逸罪人每覘土司交夷為逋逃藪潛作主文走透消息按之律例業已犯在不赦更請皇上嚴飭此後遇有擒獲並聽審實梟首傳示遠邇共知庶土夷謹畏無容勾通邊方永得奠安矣○黎夷鄭梩遣偽官陵偽將勇統兵象萬數攻打安南所屬荼山

聲言攻剿夷官過犯衛祿侯不能對敵逃入十萬
山中其攻破茶山有自投降者又擒獲衛祿兄弟
及壻四人乃衛祿置壽上流夷兵死者三千餘眾
發夷目四處招撫夷民拆營退回○又安南差頭
目阮進用等投遞夾板公文欲藉進呈二貢以求
復舊封督撫按院駁之其夷官青等皆鄭梩之子
屯兵諒山打聽夾板公文消息數日退去
十年春正月總督熊文燦具題安南修貢求封疏
疏略曰交夷久受我中國戎索三年敬修一貢在

昔稱爲恭順今闕至二部年來臣等開誠宣諭屢檄該道臣曉以天朝之明威責以忠順之大義而該國惟以求舊封爲詞蓋欲復昔日之王爵而不安今日之都統也分誼何在臣等亦以夷性素昧禮義宜化而不宜激可折而不可長再三駁正冀其悔悟之有期耳忽接調集兵象攻彼部落之報雖夷自相殘然境已相逼令人不無過加疑慮臣等惟有嚴督自強整頓土司官兵堵絕關隘要路犯則必殺靜則固守邊釁不敢輕挑兵機不坐失

也反覆商酌一時鎮臣王揚德移駐南甯專司調度道臣范廷彌修備武事力加隄防未幾而夷郎報退毫無侵擾內地實賴我皇上聲震四夷遠人自知畏威懷德正可施招徠之術以奠永久之安也

六月安南差陪臣阮惟曉江文明進二部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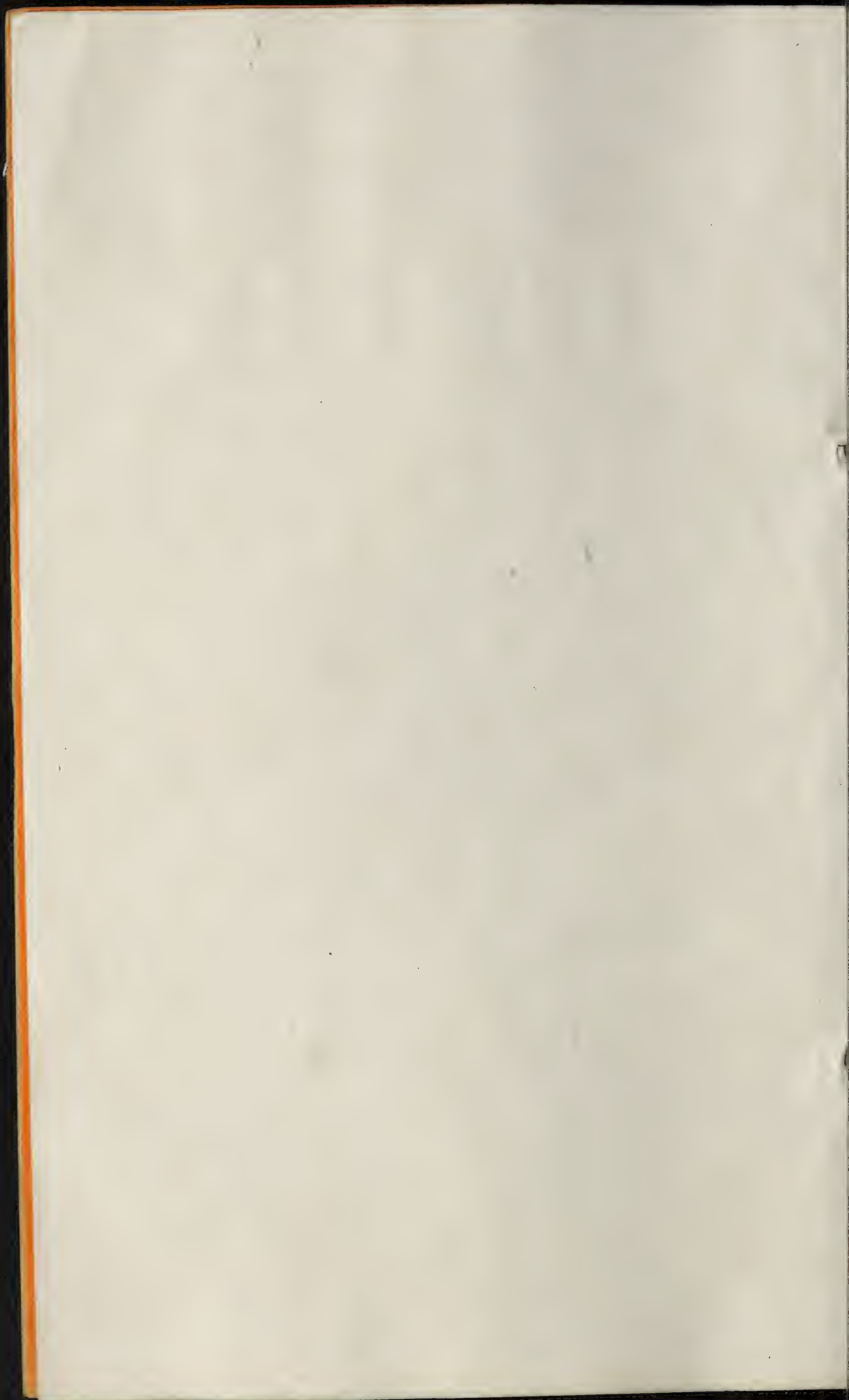
謹考兵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方釁之開必有其端瞎端而止之一常人之能追其禍耆雖極英雄智勇交鶩并殫而後與常人同功勢則然也交雖

服貢仰受冠帶零夷竊發在神廟晚年及昌啟之間往往有之何也山水句𨃝踵趾交錯沮深之界狸獠無知非奴夷掠竊即內宄挑激亦惟分別曲直嚴內檄外俾該夷長擒渠獻罪我以忠義責夷夷將忠義自爲也交故漢郡漸中華久略知法義不與北虜同道夫罷貿易禁闌船絕勾引豈容二管之間卧桴鼓者數年已事燦然可考而知若其他遠不具論即瓊黎之討費兵四萬餉犒稱是殘毀民生吟呻千里卒之黎自黎也夫五指瓊腹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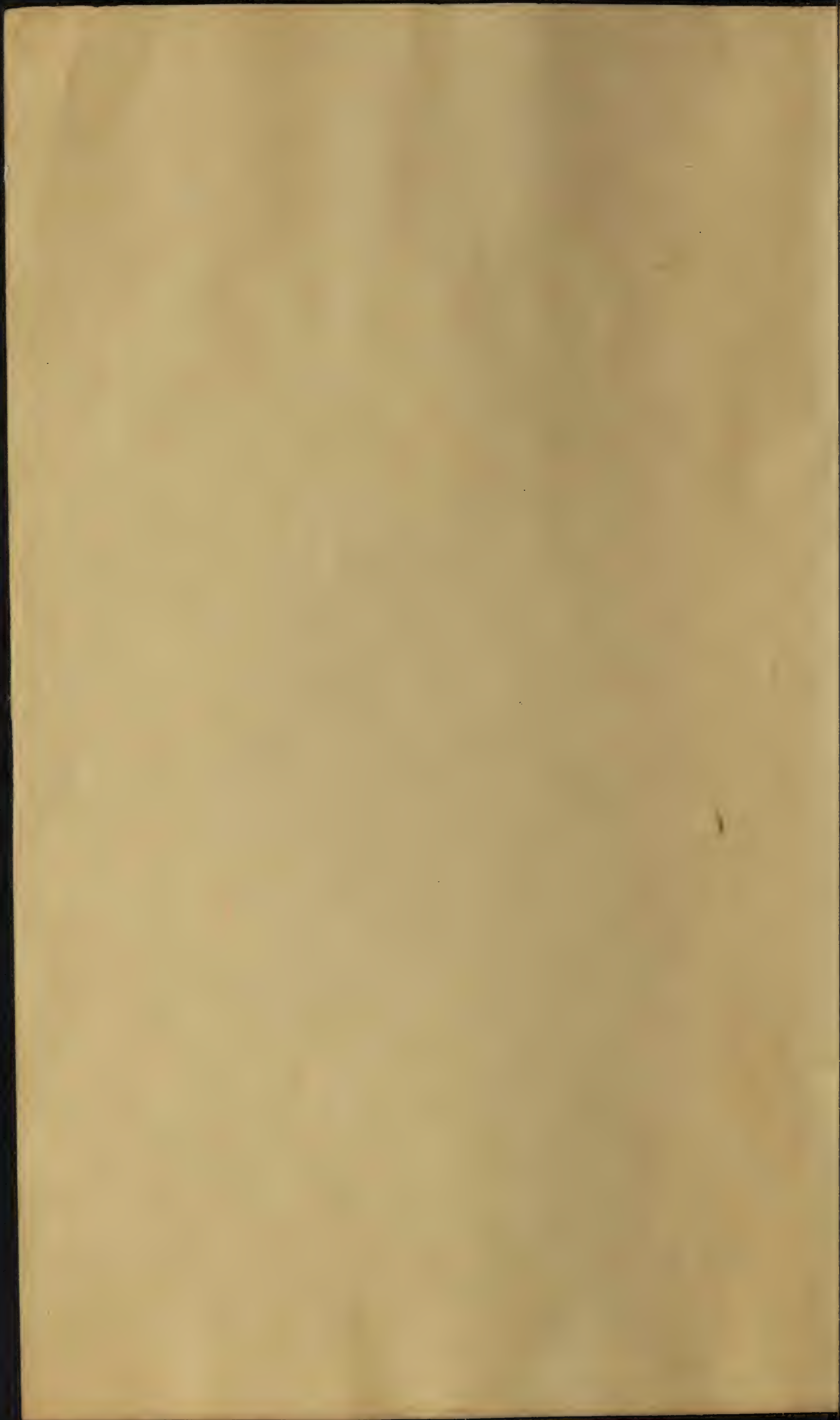
若交之洋洋一域也而效如是假令抱爺請兵時止而不聽亦平常無事耳嗚呼得失之簽可不審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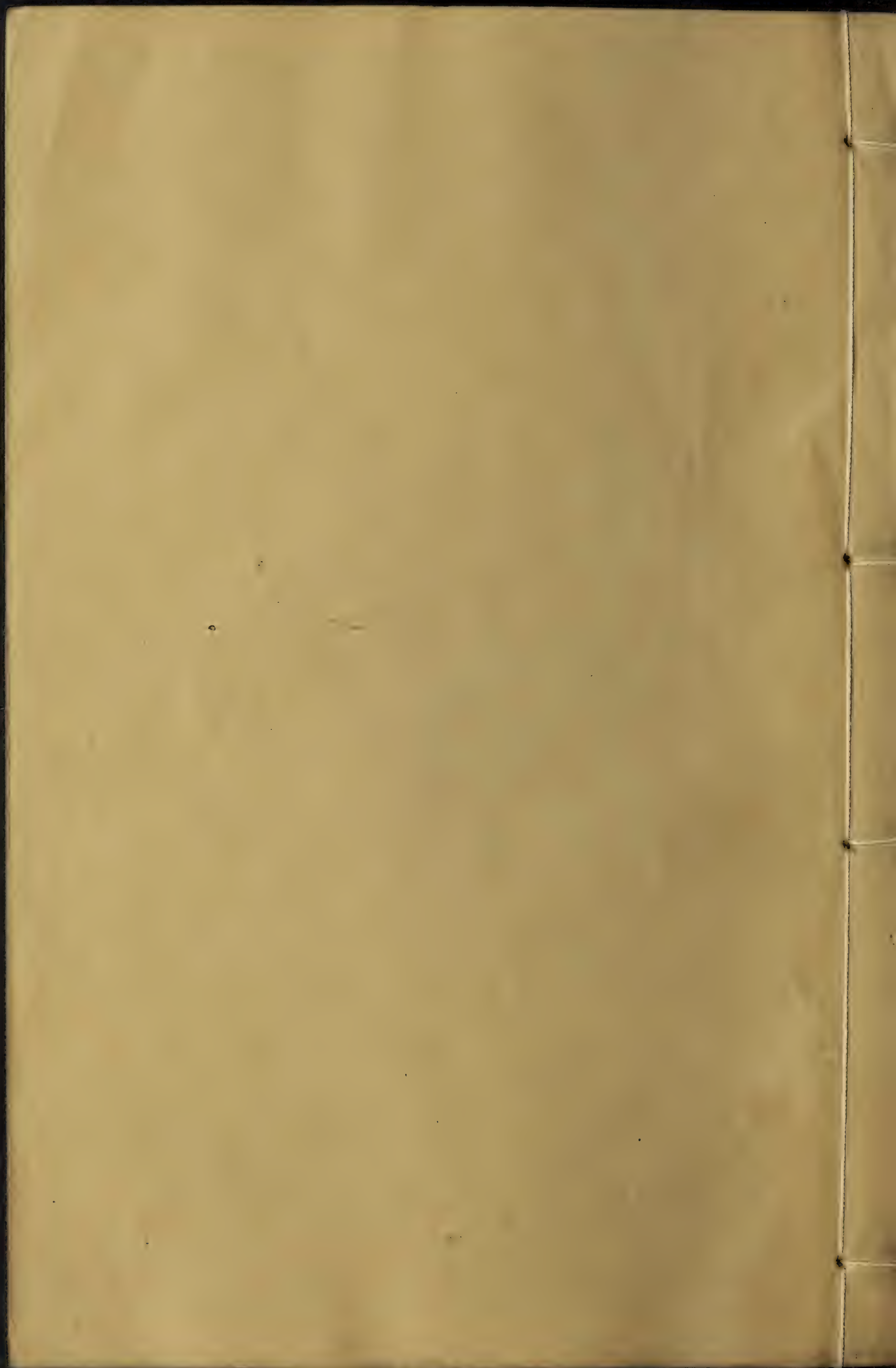
馭交紀卷之十二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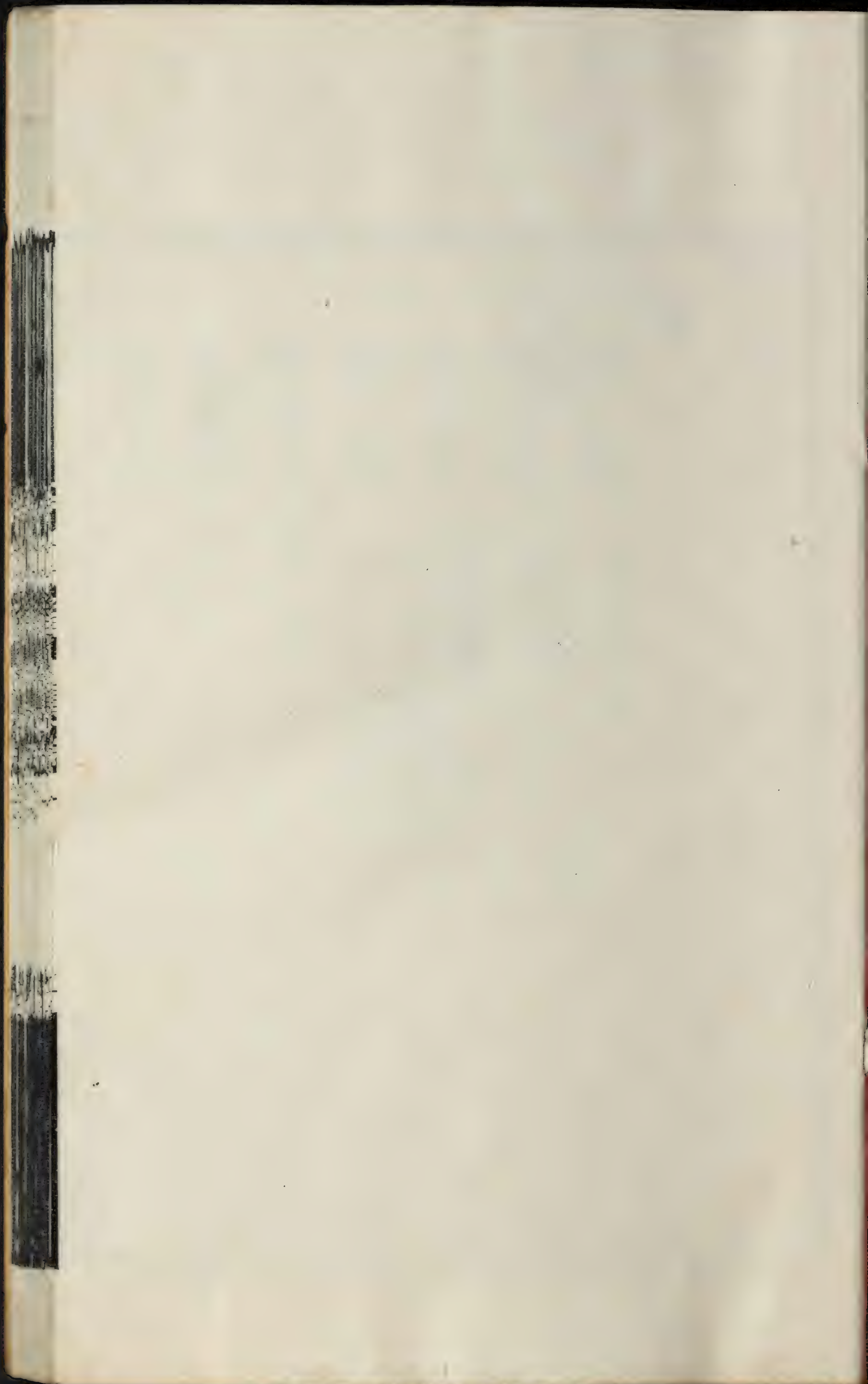












京口耆舊傳

沈括

刁衎字元賓丹徒人祖禮遇亂自上蔡徙居宣城父彥能仕江南因徙昇州後從徐知諫於潤州樂其風土至李氏時爲昭武軍節度使賜田京口遂家焉衎在江南以父任爲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入侍李煜常合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李後主少時遣人於廬山精舍爽塏地爲精舍極一時林泉之勝既成命宮苑使董源以澄心堂紙寫其圖來上既即位以精舍爲開先寺以圖畫賜刁衎家藏口蔡天啟之子佑猶及見之江南平從煜歸朝授太常寺太祝病免太平興國中李昉扈蒙在翰苑勉其出仕得知睦州桐廬縣會詔

羣臣言事衍上書諫用刑請詔天下悉禁五代以來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巡檢使臣所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姦凶於四裔今遠方四人盡歸象闕配役諸務非便自今外處罪人勿許解送上京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付御史廷尉獄勑杖不以大小並付有司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糾以示聖皇明刑謹法之意皆見施行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上疏請定天下酒稅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宰除兩浙丁身錢禁汴水流屍凡

五事俄知婺州遷國子博士移光州轉運使狀其績優詔嘉奬徙知廬州真宗卽位上疏請開諫諍之門塞讒佞之口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游案李燾續通鑑長編載此疏作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游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與此書互有倒置代還案續通鑑長編載術於至道三年九月上疏疏中語與此書所載合惟彼標云比部員外郎刁術上疏考之此書則是時正由光州徙知廬州因上疏乃由廬州代還與續通鑑長編互異獻所著本說十卷得以本官爲祕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爲駕部員外郎案宋史本傳作入爲比部員外郎與此書所云駕部互異賜金紫改直祕閣充崇文院檢討時杜鎬陳彭年已爲檢討術辭

詔許解職判三司開拆司預修册府元龜案玉海載册府元龜以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丑上此書云六年成與玉海互異加主客郎中丙外得知湖州轉刑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轉兵部郎中暴中風眩眞宗遣使馳賜金丹不及卒年六十九衎始仕李氏貴盛歸朝以純澹夷雅知名文道崇篤士大夫推之所爲文有野編二十卷子湛孫約原注案國史刁衎昇州人徙宜城王介甫刁虞部墓誌稱衎葬江甯牛首之北虞部葬丹徒遂爲丹徒人張安道刁刑部墓誌又稱其先渤海又自晉以後居丹陽未知孰是以彥能嘗從徐知諫於潤又張安道刑部墓誌後有昭武賜田一節知其來居京口蓋自是時又今傳所述履歷皆案墓誌而歐公唁景純書稱刁丈內翰平生坎軻數

年以來方便亭塗其去大用尺寸間爾墓誌所載即不會掌文翰晚節乃居間十六年亦爲可疑○案王安石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稱君曾祖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則彥能也皇祖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祕閣卒葬牛首山則衎也皇考以屯田員外郎卒葬丹徒故居爲丹徒人然則墓誌乃謂虞部之父已葬丹徒故虞部遂爲丹徒人非自虞部始葬丹徒也此註謂虞部葬丹徒遂爲丹徒人與墓誌文義不同

湛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儒術發身長於吏事初授大理評事知宣州宣城縣秩滿遷大理寺丞監興國軍大冶縣茶場兼知縣代還遷殿丞知潮州眞宗東封遷太常博士國朝封贈之典在其慶者恩不及亡母東封告成肆大眚妻已喪者得叙封時湛毋徐已死上章以謂

妻以箕箒之舊倘蒙封邑之榮毋以劬勞之恩不及漏泉之澤教化之本輕重未安朝議然之故徐氏封高平縣太君士大夫歿在而封及亡母者自湛始祀汾脽遷尙書屯田員外郎在朝參嘗錄囚於糾察刑獄司其具獄嘗五囚重辟湛閱案原情理出四人會京府司錄闕政府以湛名聞眞宗指之曰此近嘗錄囚而活人者耶是此選遂擢開封府司錄軍巡有重囚久已抵讕案抵讕二字出說文洓水紀聞載鄭俠上疏連及王安國自陳無此諸臺司引俠使證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爲抵讕耶抵讕二字與此書可以相證不承京尹請獻

上記前事特以召湛意欲有所平反湛得其情四郎服罪上猶欲原減湛不可竟按誅之其持平如此丁外艱服除通判越州會闕守攝州事時境內大蝗湛潔齋致禱翌日迅雷烈風蝗溺於江人以爲精意所感郡城溝瀆久塞湛率衆疏鑿引湖水周流城中俗大便利及被代百姓遮留不忍其去遂圖形承天寺中歲時奉祠還都官知廬州徙壽州課最召還授荆湖北路提點刑獄仁宗登極遷祠部郎中徙夔州路轉運使屬施州峒酋田彥稠彥晏妄干恩典不遂即率宗黨破寨柵殺吏民

燒官舍保險爲邊患案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云乾興初順州蠻田彥晏率其黨田承恩寇施州暗利砦不著彥稠之名此書亦不著承恩之名與宋史互異又宋史但云乾興初此書系其事於仁宗登極以後考仁宗以乾興元年二月戊午登極與宋史可以互證朝廷命將出禁旅討擊彌年無功詔湛招輯會彥稠死蠻有善意而武臣欲自爲功拒不納命疲於調輸湛密疏請罷兵詔以兵屬湛湛與蠻約親出野與之歃血立誓黔中遂安案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但稱夔州發兵擊之俘獲甚衆明年彥晏納欵據此書則彥晏納欵實湛之功宋史闕書遷刑部丁內艱服除授三司度支判官閱歲舒州以疾丐閒徙居黃州再請分司西京遂歸老案宋史刁衎傳稱衎子湛登進士第刑部

郎中據此書湛徙黃州之後分司西京乃歸老則不以刑部郎中終也與宋史小異湛有風鑒識歐陽公修於未遇故湛之亡修以書唁其子約敘受知之早且言後雖有智者皆莫之先恬於榮利昭武賜田甚廣自衍在時以貧質於鄉人田沃衍歲入視他田倍蓰或勸湛贖以自業湛曰田誠美然鄉人致力亦勤矣何可驟奪因焚其質劑分務退居諸子從官便郡更相迎養以致其樂瀰乎自適凡十有六年次子約知婺州扶侍之官卒於錢塘實皇祐元年享年七十有九范公仲淹時守錢唐案范仲淹傳云尋徙杭州未著出守之年宋名臣言行錄中稱皇祐二年仲淹

領浙西據此書則皇祐元年已守錢塘可與二書相考賫其喪歸

約字景純少有盛名擢天聖八年進士第爲諸王宮教授時南班之制未立宗子非遇殊恩無遷官法景祐中宗室欲緣大禮推恩命約草表丞相王公曾愛其文詞遂得旨有南班之授宗室以千縑謝辭不受寶元中入爲館閣校勘慶歷初與歐陽公修同知太常禮院其冬又與修等並爲集賢校理嘗當三館祕閣四年坐蘇舜欽進奏院祠神飲酒事出通判海州案宋史蘇舜欽傳稱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會賓客王拱辰諷魚周詢劾奏坐除名凡同會被逐者皆名士又考

九朝編年被逐者王洙呂臻章岷江休復宋敏求吳益柔及刁約可與此文相證奉親以行作戲綵亭邦人榮之李清臣賦詩所謂傳聞綵服朱顏客已作金章白髮翁蓋以屬約皇祐中仍以校理權吏部南曹尋爲開封府推官至和中温成皇后上仙約以厚葬爲非未奏疏爲內臣所白出提點京西刑獄時知太常禮院校理吳充鞠眞卿皆以議温成事黜時論然之太常丞直集賢院馮京入言三人者不當去亦坐落案宋史及東都事畧馮京傳但稱吳充以議温成事被黜馮京論不當黜者亦只充一人宋陳均九朝編年亦只及吳充及鞠眞卿而不及刁約此書著約及吳鞠三人與諸書互異同修起居注嘉祐初

還朝判度支院假太常少卿直史館使北歸塗戲用契丹疋裂貔貍等爲詩雖一時諧謔亦爲當世傳誦還判度支院四年出爲兩浙運使還判三司鹽鐵院出提點梓州路刑獄八年再判鹽鐵院還戶部案元至順鎮江志于轉運兩浙之後知揚州之前不書判三司鹽鐵院提點梓州路刑獄及再判鹽鐵院遷戶部等官與此書詳畧互異治平中出知揚州移宣州熙甯初判太常寺議講讀官當賜坐與呂公著等合後雖不行識者是之約性殷勤篤至急人之急甚於己私在京師賓客無貴賤少長有謁必報日不足繼之以夜故館中頗有走馬多羅之誚而

約實未嘗一登權要之門故同時輩流躐進驟遷而約獨四十年周旋館學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稱之曰刁學士而一世名德相望前後如范公仲淹歐陽公修司馬公光王公安石王公存蘇公軾皆愛敬之其老告曰而歸存以詩送之曰平生胸懷篤風義往還不論賤與貴騎馬都城四十年未嘗一毫爲身計比其死也軾哭之以詩曰平生爲人耳自爲薄如縞安石祭之以文亦曰坦然制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以相倖蓋實錄云約家世簪纓故所居頗有園池之

勝至約更葺園曰藏春塢塢西臨流爲屋曰逸老堂又西有山阜植松其上曰萬松岡凡當世名能文者皆有詩故藏春塢之名聞天下約從容里閈年八十餘元豐五六年間卒兄繹擢天聖二年進士第授太常博士歷仕楚蜀最後通判揚州卒王安石時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有祭文弟紓字公綽卽約出使北回寄南徐二弟詩中所謂族推公綽最溫良者紡字經臣以父廕入官由戶掾歷佐幕府案歐陽修有贈刁推官紡詩則知紡曾爲推官可與此書相證范公仲淹歐陽公修皆有贈送之詩

陳升之本建人國史有傳墓在縣之五州山案嘉定及至順鎮江志云升之自建來居丹徒考宋名臣琬琰錄之升之本傳稱丹陽居第壯大踰制則又似遷居丹陽者可與二志互證　二子閱閎皆以父任閱終宣義郎無子閎終大理評事子憬以祖恩授承務郎亦早卒以從姪鎮爲嗣終宿州符離知縣三世並祔葬五州升之自建來居從子豫及禧實與俱來豫以升之廕終中奉大夫四子機楠最知名機知信州劾秦檜妻黨王仲山坐廢檜死起知楚州將漕淮南終知衢州楠爲韓世忠軍參謀凡世忠出師楠皆在行積功爲右文殿修撰敷文閣待制卒三

子官皆至陞朝禧之弟出繼升之後即鎮也再傳而絶今繼升之後者禧之曾孫應峼之子箕案宋嘉定鎮江志禧之孫雅言雅言之子應峼箕應峼之子

陳汝奭字公武丹徒人自泉之晉江來居郎三司戸部副使詁之姪用詁恩補太社齋郎景祐中擢進士第案元至順鎮江志作寶元元年登進士第嘗以文謁范公仲淹奇之時光祿卿胡楷屬仲淹擇壻仲淹言無踰汝奭者遂壻胡氏爲睦州遂安令繼裦民楊氏以法縣以大治改秩知眉州眉山治有能名民歌之曰明月皎皎洞毫釐兮陳公之政

不可欺今於時嘉州不治部使者張公授檄汝爽攝通判將使正郡守及其屬之罪汝爽到郡得守之過即諷使自改事有當行亦白守行之郡以大治而守若屬皆得善去眉山士民請於使者肯毀吾廬毋奪吾父使者以益州交子務出納叢雜舉爲監務益帥張公方平薦之通判鄆州鄆守吳公奎亦薦之遷知秀州求省松楸得知邵武軍除知海州以歲饑不俟報發廩賑民爲監司所奏汝爽亦上章請以身坐毋及寮屬朝廷嘉之置不問毋憂去官汝爽性恬靜自熙甯初官已至太常少

卿不求遷者十五年及是嘆曰仕本爲養養不及矣何以仕爲除喪乞分司西京遂告老時年六十五閒居日以飲酒賦詩爲樂凡十有四年乃卒葬丹徒縣義里鄉之黃山中間以覃恩及子封敘轉至太中大夫卒之前一日召子及孫戒以淸白忠恕曰行此足以保家子龍輔

龍輔字寶臣登嘉祐二年進士第爲濟川司法衢州常山令改秩知開封府扶溝縣知興化軍秩滿遂不仕柳庭俊爲撰墓誌稱其賦性寬明居官淸謹恬於名利篤

於孝養自莆田易守宜春汝爽已休致氣體康強安車迎侍過晉江上冢人以爲榮晚年集古今忠臣孝子凡修身治人可爲法者總三十卷號曰傳家至寶以遺子孫其卒亦葬黃山孫孝友孝恭孝威皆擢進士第孝友字恪仲終奉議郎孝威字德仲未改秩而卒孝恭字溫仲年十四入郡學十八貢太學有盛名宣和三年以上舍擢第爲萊州膠水簿婺州兵曹掾改司參軍監溫州天富監及永嘉鹽務改秩知宣之涇縣秀之華亭教授臨江軍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國子監丞丐外得知岳

州卒於官爲人廉謹死之日家無餘資葬金壇縣上元鄉之西張莊

柳涗丹徒人擢慶歷六年進士第爲陝西司理參軍以政績聞特改大理寺丞鄭獬當制其詞云本道使者曹元舉等言而廉謹治官有善狀章下有司有司以爲績效明白如章所言爲陞爾以廷尉丞爾其祗踐以稱茂功之意

豐有孚字實臣弟有章字漢臣丹徒人兄弟相勉以學有孚以學究出身歷知處州青田温州樂清江寧府溧

陽縣終虞部員外治家有法居官廉平可紀有章擢皇祐元年進士終駕部郎中有孚孫漸字仲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調主泰州海陵簿未上而卒淵字仲深紹興八年進士第主平江府長洲簿教授太平州改秩知平江府吳縣卒今城中諸豐皆其裔也

葛良嗣字興祖丹徒人王安石爲譔墓誌稱其先家處之麗水父度支郎中源徙居明州之鄞死葬丹徒故爲丹徒人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克厲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年四十餘始以皇祐

五年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終於許州長社縣主簿興祖於未仕嘗苦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所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奬于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于興祖者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言爲然安石又贈夏嗣挽詩云憶隨諸彥附青雲場屋聲名看出羣孫寶暮年曾主簿卜商今日更修文山川凜凜平生氣草木蕭蕭數尺墳欲爲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子蘇嘗知鎮江府蘊亦

擢嘉祐八年進士第云

焦千之字伯強丹徒人嚴毅方正歐陽公修敬待之常館修家累試不利修以書勞之其一勉之以孟子不動心之勇二則勉之棄去科場文字專意經術趙康靖公槩之守鄆修以書薦之云千之久相從篤行之士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得招致鄆學不止千之可以自托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爲政之一端比修之守頴呂公公著適通判州事請于修延之敎子公著去頴復攜以歸修以詩送之所謂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

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相家子德義勝華寵焦生得相隨道合若服膺者也公著之子希哲爲長時方十餘歲承父母之訓肅敬天成于之不少假借小有過差即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希哲恐懼畏服于之方略降詞色異時希哲德成行立爲世耆儒家傳推本以爲由于之化導之篤嘉祐六年諸路舉行義之士赴京師館太學試舍人院賜出身者七人案九朝編年嘉祐六年五月授顏復等官先是諸路舉行義文學之士二十三人至者十六人皆館於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賜出身五人此書云七人與九朝編年互異徐州顏復爲首于

之交之爲國子監直講熙甯初以蘇家對公試策論時政之失千之與顏復等爲考官案九朝編年但稱顏復爲考官不及千之與此書互異擢居上等直講蘇液以白執政千之與同列五人俱罷以殿中丞爲樂清令歐陽修以書勉之云更當屈伸取舍要於濟務益以千之方剛不能善事上官故也八年知無錫縣是歲大旱運河涸用單鍔言車梁溪水灌運河五日而通流舟楫無滯事見蘇文忠公軾錄奏單鍔吳中水利書軾有從千之求惠山泉詩正其作縣時也案蘇頌文集三十四卷外制內有除國子監直講焦千之爲大理寺丞勅一篇考之此書千之未嘗

除大理寺丞與頌集異勑內有云外內更試於今五年進躋鄉寺之屬乃莅師儒之班考此書千之既罷直講以殿中丞出爲樂清令及無錫令證之勑所云外內更試則大理寺丞之擢當在出知外縣之後而勑題惟追溯國子直講恭義主錄用略其降官也與此書異同可以互考

沈括字存中杭人居丹徒國史有傳初括壯年嘗夢至一處登一小山花如覆錦而喬木蔽其上山之下有水澄澈夢中樂之將謀居焉自爾歲嘗夢至其處後十餘年有道人爲括言京口山川之勝且云郡人有求地售括以錢三萬緡得之後十餘年道京至所買之地恍然乃夢中所遊因號夢溪遂奠居焉括博學善文於天文

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論著居八年
卒歸葬故里子孫有家京口而夢溪他屬久矣

京口耆舊傳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二

米黻 子友仁

虞中

曾佈 弟肇 從子統等

俞康直

王漢之 弟渙之等

許賜

孫蓋

都絜

楊樗年

張扶 弟瑾

吳交如

霍篪

田曉

姜謙光 劉倬等

米黻字元章自言黻即芾也故又作芾太原人其父嘗家襄陽未幾遷丹徒故國史書曰吳人其先以武幹顯

母閻氏與宣仁后有藩邸之舊以恩入仕芾生而穎秀六歲日讀律詩百首過目即成誦到意文詞不剿襲前人語經奇蹈險要必已出以崖絶魁磊爲工作字遒勁晚更沈著雖有晉唐風流其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尺縑寸紙人以爲玩尤工臨摹至能亂眞精於鑒裁一經品題價增數倍所與游皆一時名士元豐初以詩編贄見王公安石安石摘句書之便面蘇公軾尤愛重之集中有睡起聞元章到東園絶句自嶺南歸至白沙絶筆也其往還尺牘有云嶺外八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

氣清雄絶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今眞見之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元章不盡其推重之如此補祕書省校書郎爲洛光尉知雍邱縣漣水軍使發運司句當公事入爲太常博士出知常州不赴奉祠除知無爲軍踰年召入爲書畫學博士擢爲禮部員外郎以言者罷知淮揚軍彌年瘍生其首卒年五十有七案宋史本傳云卒年四十九與此書所云五十七互異葬黃鶴山詔賻其家百縑仍官其子芾平居超然若不事事至官則率職不苟時

亦越法有所繼舍家故饒財既仕悉以分族人所至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名來者莫能廢過潤愛其江山遂定居焉作寶晉齋聚法書名畫其中北固既火結庵城東號海嶽日吟哦其間爲京口佳絕之觀其風神蕭散趣尚高潔雅不欲與人同故冠服效唐人所居輒置水其旁數類以自潔其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望之皆知其爲米元章也子友仁

友仁字元暉文詞書畫深得家法黃魯直贈以詩首句我有元暉古印章因命以爲字陸沈州縣數十年紹興

中高宗留意翰墨尤喜芾書以芾平生篆隸眞行草書分爲十卷刻石禁中會有薦友仁者寖被簡知擢工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卒案宋史本傳云仕至兵部侍郎元至順鎮江志云官至戸部侍郎與此書所云工部侍郎互異

虞申字行父丹徒人始從鄉先生姚闢授易春秋略通大義姚因喻申使游京師介謁胡公瑗一見奇其能以謂他日可任朝廷事留三年歸一時名流周伯堅孔常父皆作詩誦其賢惜其去舉禮部不合元祐中制州里舉士法郡守崔公度以申經行應選上之朝不報申貲

性和厚勇於赴義異時同産負大農錢既析貲矣悉爲償之仲弟死嫁五女貲皆已出撫其孤如己子仲子沇擢紹聖元年進士第元符二年沇爲弋陽尉迎侍以行卒於官舍蔡肇爲作墓誌所敘如此

曾布字子宣肇字子開建昌人皆居丹徒案至順鎮江志布建昌人與此書合輿地紀勝作南昌人與此書異又考方輿勝覽布於熙甯初守潤州有宅在千石壚之東今爲統制司酒庫國史有傳布薨諸子避亂徙居肇八子統最知名

統字元中以恩補太廟齋郎調州縣官以黨人子輒罷父喪服闋嘗在京編估局改秩復從外補久之以禮部

尚書蔣猷薦除福建提舉常平改京東未赴而提舉常平罷高宗駐蹕揚州召爲工部員外郎南渡除廣東提點刑獄時隆祐太后至虔州從衛軍潰其將傅選以萬人據郴州且趨嶺外或勸統避之統曰詔當賊衝己若先去郎人人弃散賊勢張矣且其麾下皆我師未必人人有叛心招之宜定乃遣人矯太后旨安撫之果受命一路遂安入爲屯田員外郎時秦檜爲相置修政局兼檢討官統言丞相佐天子理天下事事無不統何局之設後竟罷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左司員外郎擢殿

中侍御史賜出身首上章言陛下即位六年之間論相者七人一有進退則自臺諫侍從百執事隨以陞黜適足以比周成風公道蔽塞乞明詔大臣消朋黨之萌開公正之路政無先後惟是之從人無彼此惟才是用繼論宋煇交結宦官不可尹天府霍蠡刻薄不可專財計遷祕書少監乞復史館修撰之職又遷起居郎乞依故事直前奏事與時相忤以祕閣修撰出知秀嶽饒三州中間嘗議召用會有欲行手實法以五等出賣戶帖者已而手實不行但據籍之高下輸錢給之毓言其不可

復與時相忤命遂格饒州召還除太常少卿又除殿中侍御史未上拜諫議大夫論經制使本戶部之職不必更置一司淮南爲吳會屏蔽宜且蠲經賦諸路將兵悉橫宜稍還節制於州縣臨安買蠲閣之數不宜均敷於本路皆見施行會足疾懇祈補外除徽猷閣待制知婺州卒於嚴州年六十七歸葬金壇縣方山之原統文獻故家藏書素多紹興閒重修國史諸老淪謝無所訂正成書不繆足以傳信統之力爲多四子恂字孚仲其孫見居金壇惕字強仲子喚爲吏部尚書嘉定中卒亦葬

金壇以徙居常州不載

俞康直字之彥丹徒人父希言始自歙之黟縣來居用從祖太尉獻卿恩補太廟齋郎主潮陽簿爲杭州觀察推官范仲淹爲守以政委之杭之蜀山民冒鬻鹽之利刑不能禁康直請設官置場民喜速售而重犯法公私便之爲泗州軍事推官民有清明日盡室出遊者盜乘間入其家遊者還知盜未出遂圍之盜計窮縱火幸火而逃案具將寘極典康直以爲盡室以出非有人居止之室幸火以逃火非本心具獄奏讞執政者是之得減

死論改秩知舒之桐城監廣州市舶代還簽書武甯軍節度判官所公事通判睦州所至皆有惠政秩滿奉祠丞相韓公縝守錢唐日與康直友善縝既相數以書招之康直謝曰崇故舊以厚風俗眞宰相事然吾志定矣不可强也縝意不能奪家世有田在錢塘族人歲擅其利康直置不問會他族訟於官歸田於康直不受以與其弟曰吾食祖給以養汝弟曰吾父兄不知有吾烏乎有之亦不受卒以予族人初奉祠時年五十七暨祠祿再滿遂請休致即所居東西爲退圃逸堂遯軒遠樓終

日嘯傲其間蘇文忠軾嘗爲賦四詩今見集中其遠樓
詩有地偏心遠似陶潛之句蓋以屬康直也居閒幾三
十年年八十有三乃終其恬於名利固人所難能其壽
考康甯得退閑之樂亦人所不及也葬丹徒縣大慈鄉
汝山之側曰京峴原實從先兆方康直父遷居時其從
祖獻卿尙家黟縣至其子希旦亦徙丹徒希旦以朝議
大夫知澶州卒于官歸葬丹徒崇德鄉釜鼎山子向終
朝請大夫祕閣修撰提點福建路刑獄向之子長吉字
幾先父任出官中法科由蘄州司法入爲大理評事凡

再遷爲丞爲正隆興初以才選除直祕閣知盱眙軍未幾卒長吉好尚淸雅尤長於詩名所居曰葵軒暇日常賦詩鼓琴以自娛云

王漢之字彥昭渙之字彥舟衢人皆居丹徒國史有傳漢之之後遷金壇孫光國歷泰州滁州通判卒姪植以漢之恩入仕終福州太平州通判植子烜字晦叔好讀書喜論古今治亂酒後耳熱道歷代南北離合五季分爭事如身履目見年五十五始以植遺澤出仕監平江府比較務建康府大軍倉烜性匏落仕非本志倉官垂

滿不但志不干進抑已老矣會樞密曾公懷之子訪舊金陵邂逅同集見其飲酒數斗不亂議論英發貫通古今襟度軒豁無世俗齷齪氣以爲是孔北海禰平原之流非餘子可擬歸而言之懷爲徧發當路書亦會懷自樞廷執政不兩月薦書溢格遂改宣教郎知盱眙軍天長縣事歸而疾卒其友李天才字邦美所居距烜不遠時時杖屨往來天才豪於詩紹興間獻詩秦檜檜喜將言之上會旱求雨不獲天才題詩天竺寺壁間云走殺東頭供御官御香頻降雨猶慳相公端坐都堂裏天竺

觀音又下山檜聞大怒天才泛海得脫隱居終身

許暘字東叔丹徒人由鄉校貢辟雍政和四年以貢士釋褐案元至順鎮江志暘以政和二年貢士釋褐與此書政和四年互異調福州閩縣尉問闕累載知紹興府蕭山縣舉最入朝遷大理寺正兼工部郎官權大理少卿紹興甲寅金使來迄還西北民之在東南者且欲盡江爲界以益僞齊朝廷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近報聘既還道由南京久爲僞齊所留二家老幼狼狽輦下無爲言者暘慷慨奏疏謂人臣之義固貴於公爾忘私而人主卒不可忘人臣之私

人臣固貴於國爾忘家而人君則不可忘人臣之家咸韙其言而服其義秦宰相置大將岳飛於理必欲文致反狀暘不可出知南劍州以言者輟行家食垂一紀卒年五十八幼子蒼野字子齊以父任爲衢州龍游尉隆興初元擢進士第乾道五年中博學宏詞科由廣德軍教授召試除祕書省校書郞遷著作佐郞權祕書丞兼太常博士權倉部郞官容儀端整論奏詳明理宗甚器重之未幾得疾卒年四十三卽今酉千之許

孫藎字道祖丹徒人政和五年以上舍擢第爲太平州

繁昌主簿廬州合肥丞改秩知饒州鄱陽縣監在京抵當所高密廣平郡王府大小學教授鼎州教授內王府教授省罷案宋職官志宋學教授之名始于太宗至道元年至英宗時詔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即所謂大學教授也年十四以下者增置小學教授十二員至徽宗崇寧五年又改稱某王宮宗子博士則無復教授之名靖康之變宗學遂廢紹興四年始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二員此書序孫蓋爲王府大小學教授在政和五年之後紹興三年之前乃仍蒙教授之稱則作傳者以舊名加之也書內似此者甚多又案此書稱爲高密廣平郡王大小學教授考宗室表徽宗第二子鄆王楷以崇寧元年封高密郡王第二十一子棣以靖康元年封廣平郡王按之時代即此二人此書稱內惟王府省罷蓋據靖康之變宗學罷廢也餘皆以未上改差權通判台州以母憂不赴紹興三

年差監尚書六部門權尚右郎官案宋職官志紹興二年置六部監門官一員元豐官制行罷尚書左右選各一員紹興八年呂希常以監制六部門兼權尚右郎官與此蓋職正同可以互證兼度支倉部出知興化軍知嚴州贊奉祠起知眞州秩滿知泰州就除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提刑知信州以增樞密王綸帥建康避親丙祠其監尚書六部門上疏論今日用違所長不加曠官之責稱匪其人未坐繆舉之罰賞或及於無功祿不加於有德乞嚴察舉之科明黜陟之典知嚴州值大水聽民得預占高阜及先具舟楫為備故水不為害朝廷以傳言之誤督歸將漕淮南

以沿江盜賊出沒皆江海亡命徒黨衆多江流湍險非巡尉弓兵所能制乞下都統司於分差水軍二百人將官一員往來巡捕朝廷從之遂爲定制自上饒歸不復出任與後湖蘇聘君庠爲詩酒之交年八十一紹興甲申歲卒葬縣之馬鞍山即今大港之孫

都絜字聖與丹徒人父郁字子文以易學爲鄉里師終惠州教授絜少傳父學著周易說義張公九成爲之序謂其有得於易異乎世之爲說者晚又因左傳載晉蔡墨鄭游吉等引易悟六位有定而卦變無窮著周易變

體義十有六卷曾公幾爲之序絜以宣和六年擢進士第紹興中以左朝請郎知德慶府賁進易說義其後以左朝奉大夫爲尚書吏部郎中賁進易變體義未幾以太府少卿爲淮西總領時總司之權尚輕絜上言江東所屯見兵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監司守令恬不加意乞將弛慢之尤者按劾黜責以警其餘朝廷從之自是總司之權始重文移往復州郡無敢玩者

楊檇年字茂艮丹徒人娶吳越錢氏少師會孫忱之女忱命以官監行在草科場兩浙轉運司幹官改秩知常

州武進縣外除知秀州華亭縣華亭賦重加以歲饑民不堪命櫄年乃稍蠲賦入之無藝者縣計有闕則傾家貲繼之曰吾不忍迫之羸民境多黃雀歲醢以媚權要且百萬櫄年至卽嚴采捕之禁通判揚州代歸以母老丐便家得知眞州至甫旬日以憂歸除喪奉祠尋知台州命未下改提舉福建市船以老丐祠案周孚蠹齋鉛刀編有楊君行狀云子三人長櫄年右宣教郎次櫟年承節郎次柏年云此書不著櫄年右宣教郎偶有所闕開禧九年卒年七十四櫄年氣體魁梧言動詳雅爲詩有清致尤工尺牘無一凡語事母孝歲遇誕節集宗親鄉黨會

者彌月楊氏族大槫年以禮率之月旦必具冠帶集其家擊鮮釃酒從容竟日四方士友欵門求見靡不納食客日不下十數來者衆而求者深故亦有觖望而去者槫年不創艾益招來之其寛博好士亦人所難及云

張扶字少持丹徒人博學有文爲鄉先生所重游大學年四十五紹興十二年始舉進士名在第四授明州教授再調太平州判官有薦者紹興二十四年春除權國子博士五月爲直講六月兼權尚左郎官十月除監察御史二十五年春除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十月除太

常卿兼侍講執政以國朝之制太常例不除卿改國子祭酒案宋本紀紹興二十五年十月辛丑徙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皆出爲他官據此書則扶以右正言改國子祭酒與宋史所云出爲他官異十一月以王珉等出使兼權禮工部侍郎尋卒年六十自太平州判官回改宣教郎竟不及嗣嗣不競居官政治在朝奏請無一可攷惟中興小記中見其嘗論曹冠則亦非專附秦者

弟瑾字少瑜有俊才與扶同擢紹興十二年進士第爲臨江軍司戶信州司理歸而不仕秦熺與之同年數從人寄聲欲見之義不往扶既貴亦勉其出仕輒顧而言

他紹興三十年卒於里中
吳大卿交如字亨會丹徒人性姿樂易重義而疏於財擢紹興十五年進士乙科爲湖州烏程尉楚州鹽城簿紹興府嵊縣丞再中法科入爲大理寺評事遷寺丞寺正除刑部郎官補出外知邵州民便安之會二弟俱沒丐祠歸葬郡人惜其去老幼遮道酌酒爲別交如亦不忍違其民爲之歙醮既別作懷民之詩以貽之郡人刻之石尋召赴行在再除刑部郎中遷大理寺少卿丐外除直祕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未幾詔還舊著時

朝廷以法令多所抵牾詔監司郡守疏所見來上建官設局重加定正大臣請主其事者上曰吳某長者可任大臣言其丐去甚力上曰宜勉留之明年淳熙書成復丐去大臣爲言上曰吳某吉人安可使去居無何除大理卿明年囹圄空璽書嘉奬會刑部侍郎虛位上意有屬命且下而交如被病淳熙五年閏六月卒於位年六十一初交如之自邵州歸也倒囊得三千緡與門人丹陽朱商霖議所以營生朱言其里人孫生善治財可任交如卽盡以緡錢委之孫以張肆未幾寖耗朱爲憂會

交如過丹陽從容道所以且請過其家籍其見存者交如不答朱計窮俾孫生自以其意治具邀交如臨視朱因窃啟交如酒三行則索簿籍點勘如前約交如唯唯酒三行朱目之不動卒席朱又目之顧而言他朱意其偶忘之也則顯言之不對朱恚而反至館問故交如曰子忍迫人於死乎朱曰何至是交如曰適與孫坐見其色窮辭沮奄奄然無生氣度其意甚慮吾輩及此若果及此孫不以憂死亦以愧死矣顧其家數口柰何錢物去來有分子無預焉可也時人服其長者

霍篪字和卿丹徒人紹興初京口當戎馬之衝民窘於兵荒輕相賊殺篪父時爲府史雞初鳴上府道遇婦人問府舍所在若將告變者篪父怪而問之不對則告之曰吾府史也汝有謁於府必介我然後達且天尚早麗譙未啟汝婦人旁皇其間能不爲邏者執乎盍從我歸須辨色而入婦人以爲然乃攜之歸屬其妻與爲賓主私問之婦人具言本良家子失身爲居家婢其家常市婢數十閉之空室遇夜輒殺鬻其肉以售而其徒不知也我幸以篤實見信待以家人誠不忍殺戮之慘故乘

丙夜其家熟寐縱羣婢而來以謁於府幸府司閽而禁之篪叟語之曰汝一朝釋十數人之死陰德實甚大但此事一白則是家無少長皆坐死又其家之親隣及所與相賣買者皆不免無乃所活不足以酧所殺乎且汝意欲遏絶此事今其家以汝及羣婦之亡知事且露必遂遁去去此而遂之他則無所施矣是汝所活不可勝計陰德當十倍於前也婢以爲然遂不詣府屠家亦逃去其患遂絶未幾生篪人以爲陰德之報篪少力學敏慧過人年二十首貢一上擢隆興進士第授揚州泰興

簿以才稱秩滿解淮南節度推官後守以間言疎之時和好雖定而揚民懲創往事聞邊遽即張皇無固志會密院調兵京口增戍山陽道出郡下守以搖動人情爲憂問計寮史無對者咸云節推善謀守不得已延見問計篪曰此易耳盍以運糧爲辭具船瓜州檄主帥令軍士到即登舟銜枚夜過守用其言軍至山陽無人知者守由是遂爲知己詔舉廉吏守及部使者皆上其名召對改秩知秀州嘉興縣嘉興邑大事叢爲浙右最令始至吏欲其厭事抱文案魚貫而進日旲不能竟如是者

累日篪識其意因下令吏辰起並抱文案立廷下須事竟乃退篪因隨事裁處飢即據案而食吏憊不自勝遂不敢弄以事篪亦計慮深遠處事詳密吏莫測其端倪催科分期會爲三聽民自輸過期乃追治先豪强而後貧弱由是吏不知勞民不知擾而賦入常先諸邑郡守有恃勢而來者督積負於諸邑皆唯唯聽命篪獨不可曰令可去積負不可得守亦不能奪其後諸邑皆坐苛斂罷篪獨免且以自知名代還進備邊十五策言當世急務除提轄左藏庫遷軍器監丞光宗即位再以急務

進議者以其曲盡防邊之術將使次第口之除知盱眙軍以言者罷起知澧州遷利州路提點刑獄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卒於官僥少脫場屋刻意爲文尤長於詩有集

田曉字就堯一字德充丹徒人父述爲府推吏紹興丙子秋試郡守林大聲黨闔士冒舉論不能奪則欲以試日遏其入大聲知之自以輿衞擁其後士不勝忿羣起抗之以是罷舉大聲愧且怒士皆變服潛匿大聲搜城中得六人者械之獄欲甘心焉述謂衆怒激於一時非

有結納罪不專在數人者大聲繩之急迹應之愈緩竟以是得罪時大聲氣燄張甚官吏承命恐後微迹數人者幾殆且根究株連無已時曉猶在童稚後四請鄉舉擢淳熙八年進士第八以爲陰德之報初任秀州華亭買納鹽場次揚州錄事參軍建康府教授性疎直不能唯阿逐物世道日薄士以陞改爲重有茺鄭捕風而汲汲營求死不知悔者曉之在金陵積舉員四或謂小屈意卽及格曉笑曰窮達命也命乃在天雖屈意何爲且以直道爲不可行則吾向也旣以得五之四矣以爲必

可行也則前輩不遇者多矣獨我乎哉歸自金陵年方六十有五遂丐休致婆娑小園以壽終有文集藏于家

初逃既去吏六人者在獄備嘗慘酷然皆以身任告不外及一人後上六人者皆名薦書其最著者錢彌字聖俞擬應洞明韜略科有進卷行於世特恩對策授迪功郎蒲圻縣尉卒二子亦連請舉入大學

姜謙光字德明劉倬字顯道戈謙字益之向公慶字元卿並丹徒人公慶即文簡公之裔皆推於鄉爲府學正謙光嚴毅倬深沈謙溫厚公慶修潔皆再舉于鄉倬業

書爲舉首餘三人者先後居詞賦首選其中程之文皆以板行以惠學者謙光語尤壯雖不第皆有令子世其家云

京口耆舊傳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三

吳淑 子遵路

周孚

邵飾 弟餗等

諸葛賡

王存

顧方

陳輔

吳淑幼有儁才爲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章名江左一見深加器重曰吳正儀中林之蘭蕙也嘗問以唐太宗杜淹論樂同異淑曰志氣未動則聲能致和哀樂既形則樂乃思變二子歎曰足以探禮樂之情矣仕江南舉進士擢第以校書郎直內史從李煜歸朝以近臣薦試文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始置祕閣充校理嘗獻九弦琴五弦阮頌太宗賞歎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分爲三十卷上之至道二年兼掌起居注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錄時諸

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急務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先收秦圖籍方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從之案宋史淑本傳及續通鑑長編載咸平四年八月甲子職方員外郎祕書校理丹陽吳淑上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方云云又請領諸路轉運使每十年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此書乃秖載淑請以閏年圖上職方又此書載淑爲祕閣校理兼起居注舍人時上言閏年圖而宋史及續通鑑長編則均云職方員外郎與此書互異會詔問御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戰之法上覽之歎其博洽嘗以俊郊上都奕世丕業作論都賦以獻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初王師圍金陵城

中之食有與淑同宗而死者惟二稚女在淑收養如生及長而嫁之時多其義有文集十卷淑善筆札好篆籀撰說文義三卷江淮異人錄三卷祕閣閒談五卷子遵路

遵路字安道少奇俊其舅陳彭年以遠器許之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及第天聖二年以太常博士爲祕閣校理同知禮院頃之判登聞鼓院時章獻太后稱制無敢議政事得失者遵路條十餘事上之太后怒出知常州會歲歉先期轉市米吳中以賑貧民權開封推官加直史

館爲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凡所規畫後皆便之徙知洪州就爲江淮制置發運使司案續資治通鑑長編明道二年九月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吳遵路爲開封府推官始莊獻太后稱制遵路條奏十餘事太后怒出知常州即令轉市吳中米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范仲淹安撫淮南薦遵路爲郡得古人之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迹頒諸州爲法并付史館遵路爲京佐府不三月又選臨鐵判官據此書但稱權開封府推官不及仲淹之薦與續通鑑長編互有詳略又此書載遵路權開封推官後不云選臨鐵判官亦終其身未嘗爲司封員外郎與續通鑑長編均異未至詔修起居注同糾察在京刑獄元昊叛建請復民兵乃受詔河東料簡民兵除天章閣待制康定元年權知開封府馭吏嚴肅諸縣無追逮吕丞相夷簡當

國以不阿附見謂朋黨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略二十篇徙陝西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在鎮力疾決事後病革猶手自作奏慶歷三年卒於鎮遵路平居厚重簡默立朝敢言母喪廬墓側疏食終制與人交初若平淡久而彌篤與祕閣校理石延年同使河東延年卒力請于朝特官其子嘗采古今治亂著皇典數十篇未成而終既沒家無餘貲友人范仲淹分俸周之

周孚世濟北將家避亂南徙天資穎悟七歲通春秋左氏傳既長喜讀書過目輒成誦時有鄧氏張書肆字曰

往游焉因得盡閱天下書其友陳珙爲孚集序謂其博聞强記尤邃於楚騷遷史唐韓杜氏之詩文而博以本朝諸公名世之作爲詩始以黃陳爲法而卒歸於杜屬思高遠鍊句精穩少而工壯而新晚而平淡爲文長於叙事簡潔而峻厲不喜襞積雕繪循理而言理盡而止辛棄疾少壯時兄事之擢乾道丙戌進士第爲眞州敎授

案陳珙蠹齋鉛刀編序謂孚登第十年始爲眞州郡博士考孚集有之官別鄉舊詩其下注云乙未五月證之此書孚登乾道丙戌進士第下距乙未則十年也惟考乾道辛卯孚上虞丞相書已自稱左迪功郎辛卯上距丙戌方六年則爲迪功郎已在眞州敎授之前五年又孚集中有謝虞丞相啟云擢從冗散之職畀以師

儒之官又云昨叨一命之寵已踰五年之期惟窮邊之劇煩不容尸祿而下吏之齟齬或至辭難據此則孚既爲左迪功郎又嘗作吏邊境至是始以虞相之薦教授眞州此書爲陳珙集序但稱爲眞州教授他任不書可據孚集以考其端末郡守延璽武人欲薦之介學職以意學職喜以告孚不答退復以書扣可否孚答書陳誼甚高聞者韙之案孚蠹齋鉛刀編有代延守祭趙馬軍文云況如不肖初無一日之雅而佐公幕府提攜獎予延守蓋嘗爲軍佐與此書所云武人可以相證而延守之名璽特見此書又考鉛刀編有與彭郝二學正書力却延守之舉與此傳所云正合書中但云昨日辱寵隣委諭諄復即此傳所云學職喜以告也而書中大意乃略不及彭郝二學正來書與此傳所云二學正退復以書扣可否孚答書小異在任以疾卒有蠹齋集三十卷時京口之士多游其最厚者朱叔琦字德

裕陳珙字德厚宋郭孛字安民未嘗請鄉舉刻意古學爲京口七原略倣柳宗元晉問他詩文亦多擬古未第而卒孛識高見博爲朋友所推每一言出輒相與傳誦惟德裕數與反覆是而後已甚孛畏友云珙擢淳熙八年進士第歷秀之崇德尉眞州司法湖州教授卒性嗜書老不釋卷平居端重寡言及杯酒從容援古證今談論袞袞叩之不窮始知不可及安民四舉于鄉晚以特科拜官從蜀帥張詔辟于興州卒（案宋嘉定鎭江志稱安民從張詔辟興州簿頗再請蜀漕舉與此書詳略互異）安民亦多識前言往行善談論性謙和

喜接引後輩學者多出其門

邵飾字去華丹陽人大中祥符元年以進士擢第賜同學究出身初任福州福清尉吏部銓選超等知南康軍星子縣用薦者改秩知杭州仁和縣未滿歲移知益州雙流縣任滿回知蘇州長洲縣凡四爲邑所至吏畏民愛之通判處州就移知巴州案元至順鎮江志飾知長洲之後即云改知巴州不云通判處州與此書詳略互異辭以不便婚嫁改知通州南劍州近臣有薦堪充刑獄錢穀任者陞知吉州未踰月就移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時衡永等郡蠻獠爲盜號黄捉鬼

者其徒實繁出沒溪洞官兵阻險不能入師至卽設方略分兵山下扼其隘道厚募徼者入山擾之使居不能安出輒見獲由是計窮始相率謝罪納欵一路以甯詔書褒美移兩浙路轉運使改知壽州召還充三司鹽鐵判官出爲福建轉運使移淮南轉運使課最他道增秩獎諭復爲鹽鐵判官時朝廷議改茶鹽法丞相召問利害師謂利歸國家而商賈不便不可行也利歸商人國計有虧亦不可行也容歸召商人詳議以聞比歸卽召諸商諭以公私之計盡述利害裁取其中奏上之公私

兩利中外大悅居無何除江淮都大發運使會有言其年高改知潭州未行改宣州到任未一歲改蘇州居三月又改明州明年致仕嘉祐三年卒年七十有三葬彭泉村陳沬作墓誌飾之祖曰勳生二子曰邈曰遇邈之子景先景純景純之子彥遇六子其三曰餘生亢亢生壎鯱其四即飾飾之弟曰餗曰泌泌生納史納史之孫彪以飾兄弟多顯著且不知與景先孰長故先飾之族而後景先其族又有名仲宣者亦飾從兄弟擢天聖五年進士第終祕書省校書郎其子徙居晉陵孫文炳嘉

秦中爲中書舍人今不序
餗忘其字再舉不第養高邱園范仲淹守潤嘗薦之不
報後數年王珙爲守述仲淹意再薦之賜號沖素處士
家有溪齊仲淹自潤移越道過之得唐人許鼎所撰祖
先生墓誌於席間頗言賀監之異至越刻之祠堂後謫
守睦州作嚴子陵祠堂記致書于餗求篆有云謹奉短
書于先生邵公足下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
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
愧薄宦之不高暨抵桐廬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

風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大功於名教築堂而祠之又爲之記念非托之以奇則不足傳後今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尊尚之如此以壽終

必字不疑擢寶元元年進士第主上元簿擢國子監直講案歐集有蘄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除大理寺丞制然則必官國子監直講之前曾知廣濟縣官直講之後又爲大理寺丞此書不載二官與歐集異監中立石經以必篆隸選爲唐史編修官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

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禱祠肄儀爲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肄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卽祠所習之爲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張貴妃受册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爲修媛時命婦已不敢亢禮況今日乎必曰宮省事祕不可知旣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衆意乃定出知常州召爲開封府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謫監邵武軍酒稅司馬溫公光吳正憲公充與必同年登第同官太學復同入官契分最厚作詩懷之光詩有云因思甌閩遠南

去浸滇漲炎蒸異中縣從古無雪霜終朝坐第居權者
征行商讙譁費口舌解囊收毫芒不疑性高介此固安
可當山川幾千里問訊誰能將會趙抃力言其無辜案涑水紀聞載趙抃上言陳執中八事其四曰酬私隙邵必知常州議決徒刑既自覺舉又直赦宥遷官去官陳執中以宿嫌自開封府推官降充邵武軍監當此書所載與涑水紀聞大略相合而其因陳執中挾嫌及必以失入自劾因赦獲宥與此書可以互証起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爲西京
轉運居官振厲風采惟始至一赴郡集行部但一受酒
食之饋以爲數會則人情狎多受饋則不能行事非使
者體也入修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

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必有詩名梅堯臣讀必詩卷作詩云所得在卒章小大珠落盤光彩若明月射我枕席寒末又云願執戈與戟生死事將壇其稱道之如此司馬公光集中與不疑唱酬詩甚多

納史字公言樞密蔣之奇之壻必守蜀死三泉道中納史始十一歲持喪如成人行路嗟嘆以恩補將作監主

太常寺奉禮郎爲道州僉判監饒州永平監以歲課之餘補前人闕額猶有羨遂以是增秩通判秀州卒年三十七家貧僚吏共賻之喪乃克歸蔡肇爲撰墓誌

彪字希文安簡公亢有餘澤欲及之辭不受擢宣和三年進士第主崑山簿登州教授（原注案呂忠穆勤王記作密州邵氏錄彪自撰勤王錄作登州後叙公履歷作楚州未知孰是）秩滿還丹陽聞苗傅劉正彥之變走平江謁禮部侍郎張浚浚問今日之事計將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於反掌顧侍郎如何耳浚曰今張俊自誓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伏節死難之志

二將可倚以成功惟浚綿力士卒單弱恐不足任玆事然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駐兵江甯志在靖難威望爲人所信當爲天下倡彪言兵貴神速此行當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呂樞密在數百里外奈何浚曰呂樞密見事明而剛決聞國家之急必奮義而起何患不速因晉幕下一時密謀多所參預浚慮傅正彥計窮變生遣辨士馮轓入說以觀其意劉正彥傾心附結授轓奉議郎尙書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案宋史苗傅劉正彥傳馮轓初往說二凶反正傅按劍瞋目視轓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來乃可轓既歸又遣至臨平與傅等議傅曰爾尙敢來耶欲拘轓及勤王

兵大集二囚乃與輶議復辟此書云傅正彦傾心附結證之宋史當在大兵既集之後又此書稱授輶奏議郎尚書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宋史闕書遣還通誠於浚以輶言語彪曰傅正彦甚悔過且懼大誅請浚挺身入覲朝廷可不煩兵而定於計如何彪曰是必有姦人謀沮軍以惑衆者侍郎惟無入入則俎上肉耳浚喜曰誠哉是言浚心如山兵不可搖也傅正彦誅改奉議郎國子監丞尋辟江淮招討使司幹辦公事從平李誠還轉朝奉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出知泰州移楚州兼營內安撫以耳聵告老卒于家彪以文受知當世苗劉之誅李誠之滅皆有

紀載字畫端勁世其家

亢字與宗再試開封府當第一以賦失韻棄弗取范仲淹以茂材異等薦之時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院獨亢策入等除建康府節度推官會有言其與宰相姻家者命遂格時宰相張士遜之子娶邵氏偶與亢同姓實不相知亢竟不自辨趙元昊叛詔求方略之士亢言用兵在于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及故家恩倖子弟儒臣未必能應變子弟安能識攻守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

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祕閣入爲國子監直講祕閣校勘
同知大常禮院張貴妃薨議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允
累疏罷之遷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允言此繫社稷
之安危不可不蚤定因集漢以來帝系承襲之迹著興
亡論十卷上之時上自輔相大臣皆未敢言允以小臣
首發大議時以爲難爲提點開封府縣鎭公事比有縱
火者一不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允請
非延及旁舍無坐徙爲府判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使
賀乾元節未至仁宗晏駕議者謂宜卻或謂宜須其及

門諭之使去亢請令奉國書置柩前使見嗣聖以安遠人從之神宗爲潁王遴選府僚以亢爲翊善加直史館英宗訪以世務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修起居注建言欲治國者先齊家潁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嫁不可殺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論王曰以翊善端直朴厚輟爲諫官矣遂以知制誥知諫院言殿前都虞候賈舜卿聯親樞臣不可使典禁衛發書樞密院事郭逵才望輕不可使宣撫陝西東宮建兼爲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訟牘皆反覆親閱

或以爲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今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惡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畿下鬭訟爲息拜樞密副使先是知保安軍楊定懷姦反覆夏人誘殺之朝廷建議西討亢曰天下財力屈未可用兵惟當降諭安撫俟不順命然後討之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帝悉如其計未幾其國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之地亢以爲幸人之喪非義也乃以資政殿學士出知越州徙鄭州奏除山陵所假都水監腐爛之木免民間償納增築湖河堤

石閭歲省科民樵薪數百萬又徙鄆州亳州案宋史名臣琬琰錄載王珪邵安簡公亢墓誌銘亢徙鄆州又兼京西路安撫使又遷禮部侍郎乃徙亳州此書但云徙鄆州亳州與琬琰錄互異上遣內侍馮宗道諭將復用案宋史本傳亢以知樞密院學士知開封府踰年引疾歸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鄭鄆亳三州卒與此書互異合東都事略本傳亢既徙亳州復遷吏部侍郎及卒與此書及宋史俱異又此書載徙鄭州有奏除山陵所假都水監事徙亳州之後有上遣內侍馮宗道諭將復用事宋史及東都事略俱不書可以此書補其闕熙甯七年十二月薨年六十二案宋史及東都事略亢本傳亢卒年六十一又考名臣琬琰錄亢墓銘亦作六十一此書云六十二二或一字之訛卽鄉里賜居宅謚安簡葬縣之耿岡亢忠頤方靖莊外而敏中與人不苟合爲治恕以明故其去

常見思其議論文章温雅一時聞人有所不及少歷艱難及貴盛無少易祿賜多以周宗族比其終家無以歸其立朝與叔父必齊名世號二邵司馬公光集中亦多與興宗倡酬詩

𤩽字伯友父任爲太廟齋郎調許州長社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監杭州糧料院元祐初曾布經略河東辟爲屬掌文翰還管當文思院出知婺州金華救荒有名通判滁州卒于官案史名臣琬琰錄載亢子二𤩽祕書省校書郎鯱太常寺太祝考此書不著𤩽爲校書郎與琬琰錄互異趙抃張商英皆嘗薦之鯱字仲恭父任爲

太常寺太祝登熙甯六年進士第管當在京南排岸丁父憂服除擢司農寺丞尋移太府神宗親擢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哲宗即位入爲開封府推官管當使院公事以三院獄空賜五品服遷都官郎中改駕部出知鄭州召爲金部郎中除京東轉運副使移河北兼措置糴便復移陝西得旨專應副鄜延環慶路軍其時西邊用兵鄜延屯戍多而財用窘前此主計者率懼弗來來亦以不勝任去惟鱗久任以稱職聞呂惠卿爲西帥進築杳子平及米脂皆鱗主糧饟米脂城垂就有妄傳西師至

者同列辟易惟鯱凝坐不動衆以是安方是時微鯱衆
且潰故惠卿深德之移知鄧州徽宗即位除直龍圖閣
知秦州兼秦鳳路經略安撫使議者謂涇原熙河各已
城築要害秦鳳可罷帥府省戍守鯱言秦爲國西關涇
熙二府相去各數百里其間無堅城之守山溪之阻賊
若聞我撤備擣虛深入塊然孤城何以禦之若使得志
而歸咸鎬皆震雖咎往議之非亦復何及書三上得不
罷聞者服其遠慮會涇原有警命以兵赴鯱言自朝廷
有事于西陲秦兵無一役不行今已十減七八若盡赴

涇原臣竊危之兵以免行虓使闕陝累年出入塞上凡山川之險易蕃漢之情僞金穀調度之盈虛皆所習見故其措置議論悉中事理移知青州道改鄆州除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者以虓故司空呂公著之壻名在黨籍不宜升侍從命遂格就差知常州明年移蘇州卒

具先字伯毅擢天聖八年進士第王安石撰墓誌稱其少敏爽皇考邀欲大就之爲破貲聚書師賓以發其才及壯內行修不標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仕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

州遣毋喪不行卒君工於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還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弟景純葬之景岡

彥字君美景純之子試于鄉爲舉首一上中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淮陽軍下邳簿丁內艱再調眞州揚子尉以病去上官不能留竟老于鄉中書舍人蔡肇撰墓誌言其自爲童時不放肆捉筆爲詩語出輒驚人自揚子歸閉門讀書不問有無生計益落予數過君頹垣朽屋草

棘薇道破籬風雨旁舍蕭然而君酒後耳熱抵掌極談
辨說古今道理人物成敗落落可聽百家諸子旁行之
書無不博記至于文章瑰奇偉異之變以意逆志往往
入微尤刻意於爲詩文長篇短句伸紙輒就清新雅麗
有元和間風格讀之使人不懟不激不知其貧且病也
噫君所養可知矣自號練塘眞隱因以名其集君天資
夷曠內外粹和周人急難聞善如出諸己白首窮居蓋
二十年如一日客嘗有勸其仕者君謝曰泰而拘約而
肆以此易彼予未知所得能償所亡也客慚而去以元

符二年四月無病而終享年五十七子繪中紹聖元年
進士第終奉議郎
諸葛賡字君俞丹陽人五舉于鄉皆第一慶歷二年附
楊寘牓出身出官爲英州眞陽湖州德清尉饒州樂平
簿宣州旌德撫州宜黃令年六十四告老以太子中舍
人致仕後遇霈澤遷殿中丞既歸闢其居之側爲圃開
竹之蒙密爲洞洞之外爲亭亭之側爲池珍卉環之總
而名之曰歸休而自謂曰熙眞子熙甯丁巳享年八十
有五矣無疾一日索筆書偈云上天下地極高深幻化

無蹤何處壽山靜白雲歸洞口水清明月落波心閣筆而卒樞密直學士錢藻誌其墓曾孫材致和壬辰上舍釋褐終左朝奉大夫通判泰州松宣和六年擢第繼試中教官終東平府教授材之子浩字廣聲孫鑒字大智同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浩終江東安撫司幹官鑒終臨安府錄事參軍松之子淵字振聲擢乾道二年進士第終處州松陽令郎今大莘諸葛之族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案宋名臣琬琰錄載曾肇王學士存墓誌銘云其先金陵人後徙潤州之丹徒又徙丹陽與此書詳略互異年十二辭親從師問學于江西五

年而後歸時學者並尙詞章獨喜爲古文登慶歷六年進士第歷嘉興簿上虞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公修呂公公著趙公槩所知以公著薦入爲國子監直講以趙槩薦召試擢著作佐郎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案東都事略載存歷嘉興簿之後即云爲國子監直講其間歷官上虞令密州推官俱不載與此書詳略互異又宋史但載國子監直講至太常禮院官階而其爲國子直講以呂公著之薦擢著作佐郎以趙槩之薦則此書爲詳可以補宋史本傳所未備又考曾肇王學士存墓誌銘稱存爲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在就除檢詳兵房文字之後此載在前與曾肇所撰墓誌銘異又考趙汝愚名臣奏議載存上神宗乞收百官轉對封章留中採擇疏在熙甯四年時存爲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附此書及宋史

東都事略本傳均未載　存故與安石厚王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

意有不合謝不往入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兼刪定諸

房條例就除檢詳兵房文字　案此書載存編修經武要略宋史及東都事略本傳俱不見惟宋程俱麟臺故事云熙甯三年十月詔館閣修撰王存顧臨祕書省著作佐郎錢長卿大理寺丞劉奉世同編武經要略兼刪定諸房例冊此條可為此書確證宋史及東都事略皆失載此書專載王存不及顧臨錢劉三人又可以麟臺故事補其佚　辭不就嘗召見便殿陳時政神宗察

其忠實鄉意用之以為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乞復

唐貞觀故事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韙其言先

時左右史雖日侍立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

之詔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存始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太常寺官制行帝切於用人存請自熙甯以來羣臣緣議論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有大過者皆隨材召用擢以備官使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多請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托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執政見之不悅案涑水紀聞載慶歷三年九月諫官蔡襄上言兩府私第毋得見賓客若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詔不許見賓客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又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與此書所云官司禁謁本防請托正合而此書載上言弔死問疾一切杜絕非便與涑水紀聞可以互證除龍圖閣直學

士知開封府中貴建言居民盜鑿汴堤以自廣請責培築如初又請民廬官道者悉撤去詔下人情恟恟存曰此吾職也入爲上言得中止在職二年囹圄再空進樞密直學士案趙汝愚國朝名臣奏議載元祐元年閏二月存上哲宗乞別詳定制科考格疏時爲樞密直學士此書及宋史東都事略本傳俱不載改兵部尚書轉戶部承裕陵財費不貲時告備宰相蔡確以存不附已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拜尚書右丞

遷左丞韓維以誣范百祿罷門下侍郎存以爲去一正人天下失望於同列中論救最力案宋史名臣奏議載存哲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疏下注元祐二年十月上時爲尚書右丞此書載其事在遷左丞之後與名臣奏議小異又論杜純不當罷御史王覿不當罷諫官有建罷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爲根本計案宋名臣奏議載存上哲宗乞依舊教畿內保甲疏首云臣伏見范純仁劄奏畿內保甲今後更不教閱云云考范純仁于元豐八年九月上哲宗乞揀閱保甲劄子稱貧民赴縣教閱一月爲不便卽于是年十二月詔府界三省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並免冬教故存以元祐四年上此疏但名臣奏議稱存時爲尚書右丞而是書則載在遷左丞之後彼此小異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按比請貸都省

卻之存曰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時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與范純仁議合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爲吳居厚所奏朝廷議罪存不以確前事爲意案宋史本傳云存從兵部確之力也與此書所云確前事可以相證與純仁力爭以謂言語罪人虧國大體確再貶新州存與純仁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隣里具酒食會父老鄉黨榮之召爲吏部尚書案容齋三筆祖宗朝曾爲執政其後入朝

為他官者甚多自元豐改官之後但為尚書王存嘗為左丞復拜吏書蓋卽指存自揚州召用也時在廷朋黨之論方熾存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黨賴仁宗聖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丐知杭州紹聖初告老言者論其嘗請棄西夏地故殺其恩以右正議大夫致仕再論又降通議大夫案曾肇王學士存墓誌銘云後言者論公嘗為謝景初辨理罪名又降通議大夫與此書所云再論降通議大夫可以互證又墓誌銘于降通議大夫之後又云今上卽位連進左正議大夫與此書詳略小異每念近世學士大夫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

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室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
薨年七十九（案墓誌銘存葬丹徒義理鄉仙風里）存天性寬厚儀狀偉然
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
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顧方丹陽人皇祐五年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令始
至召邑父老詢民利病及其善惡善者勉之惡者戒之
又進學以敎其子弟暇日親爲講說踰年民大化服俄
而方病邑民相率禱于墖廟者千人弗痊則用東蒲之
俗爲臠股肉者三十人方竟不起百里內號泣思慕爲

之立祠錢君倚胡完夫皆爲方記其事刻石祠中士大夫以詩頌遺愛者不可勝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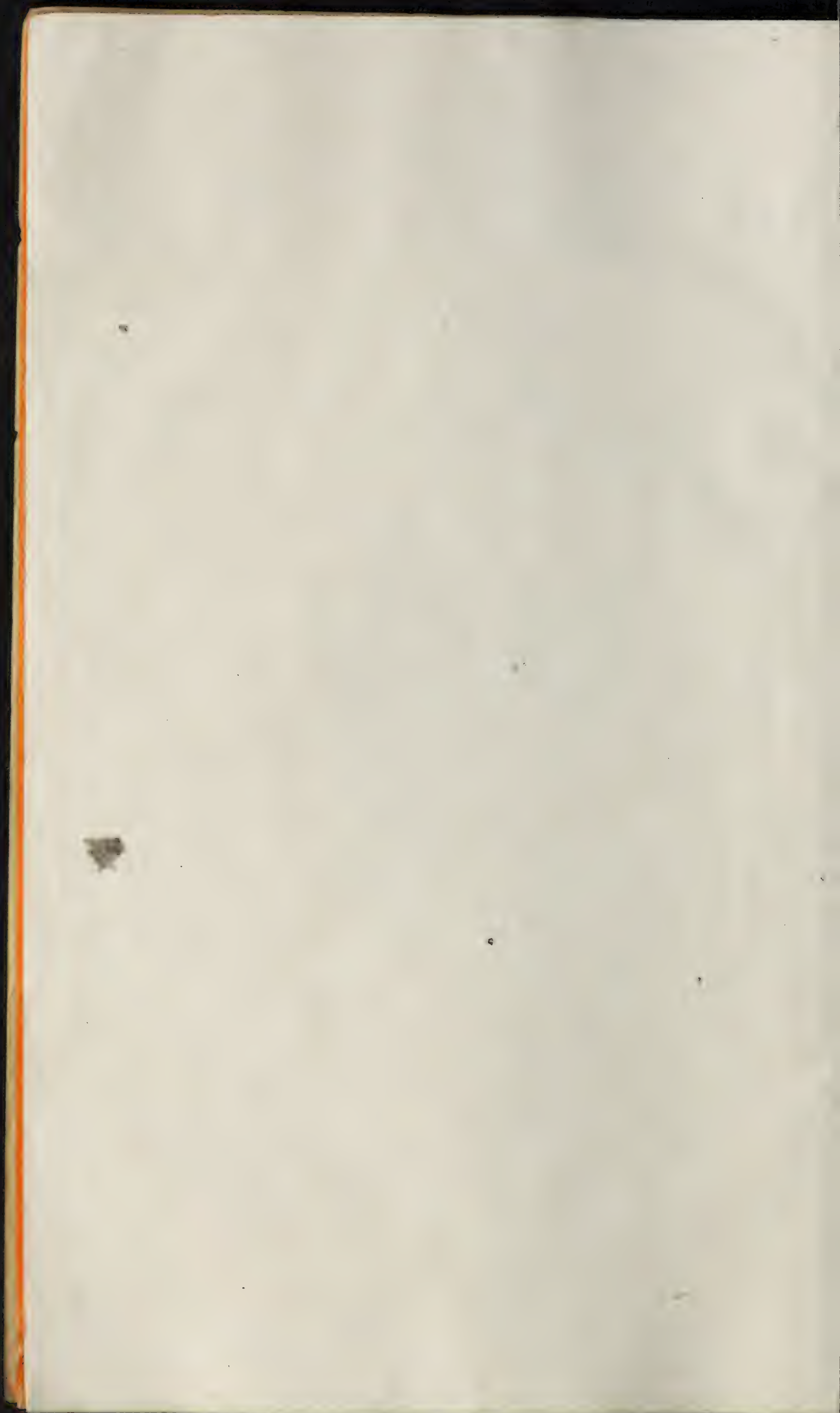
陳輔字輔之丹陽人其先自九江來居少負俊材不屑事科舉文詞雄偉不蹈故常尤工於詩自號南郭子人因稱南郭先生嘗題所居云湖水山雲遶縣斜茂林修竹野人家宿醒過午無人問卧聽東風掃落花或誦之於王安石安石曰詩甚佳但落花無聲宜改聽爲倩字由是出入安石之門安石厚遇之一日題安石所居壁間云北山松粉又飄花白下風清麥腳斜身似舊時王

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安石和之云南郭先生北鷾鴯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謝堂前事大抵烏衣只舊時一日安石喪馬爲之設齋輔之作詩戲之末章有含譏臕爲獅子去卻來重載法王身之句安石和之末章云隱几先生未忘物葛陂猶問化龍身其他唱酬甚多見南郭集中益有臨川集所不載者一時名勝蘇公軾鄒公浩蔡公肇沈公括皆與之遊方其年少有志當時嘗著梁父牛角二吟題于沈山寺壁其梁父吟云梁父吟泰山之頂可埋金噫噫蜀道徒崎嶔南風來舜琴梁父

吟佳人未偶頻傷心四時有恨秋偏深綠絲空滿簪比其老也復爲詩號悲音昔遊以致命遂志云其詩文自治平至元祐二十卷爲前集自元祐抵政和二十卷爲後集輔不娶無子嘗語蘇軾曰我罪人也軾曰有猶子乎曰有軾曰魯山道州前比也輔笑曰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詩曰賴古多此賢不知古賢能飽人否軾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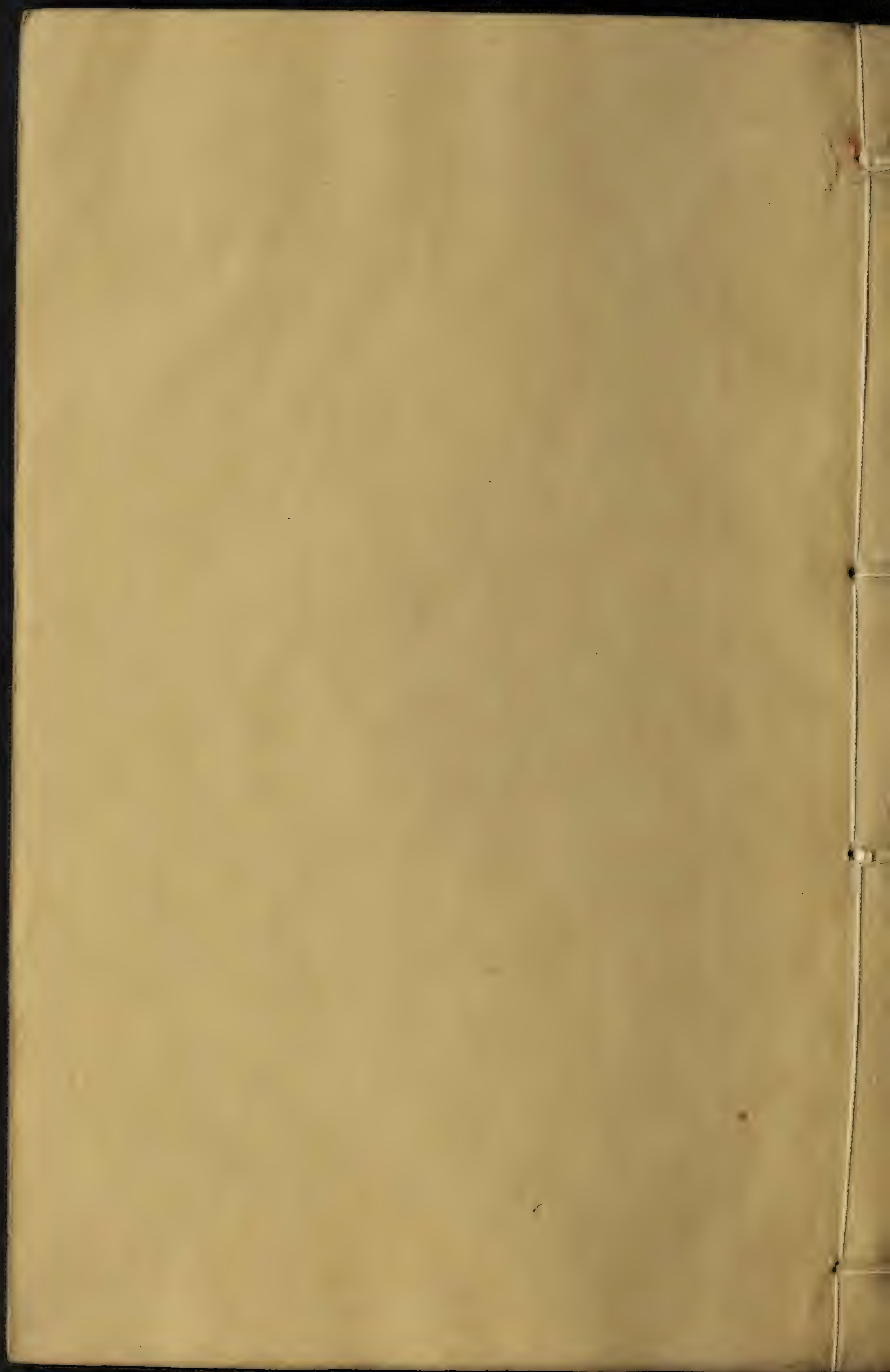
京口耆舊傳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四

翟汝文

蔡　淵　子肇等

蘇　頌　子嘉等

洪　擬　姪興祖等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父思字子久擢熙甯三年進士第自洪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召對爲御史起居郎出知越州應天府卒其論頗是熙豐而非元祐汝文登元符

三年進士第爲養親十年不仕親喪廬墓三年服闋大臣有知之者除議禮局編修官徽宗召對除祕書郎同列有請議封禪者汝文援王通柳宗元語斥之遂以誣忽治功議侮盛典謫監宿州稅召還爲著作郎遷起居郎欽宗出就外傳以汝文勸講儲宮尋召試中書舍人言者論其少從蘇軾黃庭堅遊學術不正不可當內史贊書之任除顯謨閣待制知襄州章再上降直龍圖閣知濟州未幾再落職奉祠政和壬辰復職知陳州案宋史本傳但稱知襄州移知濟州此書云除顯謨閣待制降直龍圖閣宋史俱闕書又宋史本傳知濟州之後復知唐

州乃知陳州此書不載知唐州與宋史異明年春除中書舍人一時更制樂章勒銘彝器凡大制作皆出其手內侍梁師成寵冠一時位兼三事矯旨強買百姓墓田增闢園池汝文言昔鄭簡公欲毀公族之廟與掌墓之室以行子產不可君子以爲知禮今近幸之臣假詔平人之墓以廣游樂之所非所聞也師成怒黜守宣州山險民貧酒坊課重以負課繫者一百三十有八戶爲錢三十六萬八千有奇汝文奏除所負仍蠲半額除吏部侍郎未拜改知廬州移密州密負海鹽課甲諸郡自蔡京廢平準爲權貨務

始嚴刑以杜私販犯者推原經歷窮治黨與比汝文至
徙犴充斥悉縱之東武多牛朝廷歲須牛黃牛失黃輒
瘠死民坐是多破產者汝文奏罷之丐祠得請因上章
謝事詔復奉祠明年召還東省復報罷欽宗即位除直
學士院汝文以時事俶擾非辭難之時即日造朝上疏
請遣使遼立其後裔與爲唇齒以抗金人因力詆和議
除顯謨閣學士知越州聞二聖出狩集本道兵五千人
援高宗即位赦書熙甯以後獻利之臣增廣上供物帛
其議裁損汝文奏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

越二十三萬五百案宋史本傳云越州乃二十萬五百四此書作二十三萬五百二書必有一誤以一路計當十之三郡三邑經方賊焚刼餘亦戶口凋耗臣祇奉赦書仰體惻怛之意已將第三等戶以上減半第四等以下權行住罷及百姓丁身鹽錢近皆折帛臣已令只納見直制曰可而轉運使劾擅放物帛詔降官二等富民諸葛氏即居爲樓臨通衢歲久相傳爲鬼物所據曠不復居塑像其上過者輒疑其爲祟汝文命徙像叢中闢爲酒肆其患遂絕始至營壘不立軍民雜居不復知紀律汝文創屋三十楹既成躬按行其間

微而匕箸杯盂無不備具士卒感服以疾丐閑章十上始得請紹興初駕幸山陰復以翰林學士召未至除承旨兼侍讀在職踰月除參知政事秦檜爲相四方奏牘委堂吏並緣爲奸事多違滯汝文語檜專責都司程攷檜不省一日因對乞治吏之尤無賴者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相見劾豈可無恥居位即立求去言官方孟卿逢檜意亦論汝文不合與宰相不協詔以散官就第案宋史秦檜傳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此書載汝文語檜專責都司考程蓋在同領局時與檜本傳曾統劉一止二人之事正相類而檜本傳于此一

事不書可據是書補其闕汝文表謝因及檜之專政謂雖號參知了無關預人才除擢但見書於錄黃政事施行一視成於牒檢時以爲實錄既歸謝賓客一以書自娛年踰六十丁母憂徒步千里扶服歸葬平居奉先嚴恭每祭必先掃除內外宿設位牽族屬告於祖廟既夕迎主就位戒內外無或謦欬行步不許聞履聲以爲祭求諸陰故昏而行禮屏氣山立餽奠拜祝如將見之質明竣事奠幣燎瘞奉祏返室再拜綏神而退自少至老雖甚疾必自力以范蔚宗書語近辭冗事多複乃合傳注撮精要爲

東漢通史五十卷以士當爲有用之學著圖學五卷又廣聞三卷人物志五卷曰亦足以垂世矣紹興辛酉薨年六十六葬縣之九靈山汝文善知人宰相吳敏范宗尹皆自布衣期以公輔秦檜爲密州學正官一見異之曰公當位極人臣檜當國片言忤意者必被遷謫惟汝文免且再進職名端以此故自餘執政從官由其識拔者甚衆尤工書米芾驚歎以爲非唐賢所及圖畫及刻塑皆精絕爲世所寶既沒其子裒其遺文三十卷曰忠惠集

蔡淵字子雍丹陽人為人峭直剌口論天下事是是非非聞人有過面折無所隱家故饒于財兄弟以奢豪相尚淵獨擔簦以遊四方若寒士窶人其攻苦食淡有人所不堪或勸稍分兄弟之財以自贍淵曰兄弟治產吾治書兄弟不以家事累吾吾烏可以身計累兄弟乎聞者愧之遂從王安石學於金陵時門人皆專經惟淵聽講不倦得兼通諸經擢熙甯元年進士第歷婺州司戶晉州衛州河中府魏王宮教授通判荊南府召為大宗正丞出知泰州海州其教授專以王氏之學政事亦惟

守元豐法度始終不變奉祠十五年宣和元年年八十六卒家居治圃與賓客把酒賦詩以自娛醉墨淋漓當滿屋壁毛友銘其墓有云公之凜凜面折人者雖億萬刼人猶畏公于夢昧蓋其峭直如此

肇元豐二年進士第父子皆名冠乙科初授州戶曹遷者及門父淵語之曰以汝之材宜力于學而早汨沒于州縣吾甚惜之肇卽卻辟吏從王安石讀書于鍾山安石見之殊不悅但云後生何不出仕卻來此寂寞之濵居數日稍與之語知其通敏過人頗異之因問曾閣內

典否曰未也安石曰內典惟華嚴經最有理但部帙浩大非經年不能究也肇卽借經寺中甫半月盡得其旨一日安石論及華嚴經疑義數處肇應答如響安石驚嘆其土山唱和詩有云從容與之語爛漫無不涉載東必百萬觸以方寸攝盡嘆其詎問之博也安石起知江甯廄有惡馬人莫能御一日兩校牽至庭下肇挽馬鬛而上疾馳百里而還故荊公集句戲之有曰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又有詩曰愛着青衫騎白馬日行三百尚嫌遲胸懷落落堪爲將卻是君王未備知蓋以文武

全才許之後又從蘇軾遊歷刪定官太學博士紹聖中章惇爲相以肇爲安石門下士銳欲用之除衞尉寺丞案宋史及東都事略肇本傳除衞寺丞之前曾通判常州元一統志亦同此書不載與諸書有異議不合出提舉永興軍路常平元符中除禮部郎官崇甯中改吏部案宋史本傳肇出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員外戶部郎並編修國史與此除禮部郎官及改吏部互異東都略本傳稱徽宗即位爲吏部員外郎與此書合惟爲禮部郎官二書俱載在此提點兩浙刑獄之後此載在前與二書異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出提點兩浙刑獄罷知睦州有惠政張商英入相召爲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率以宰相上馬爲之候肇援筆立成

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未幾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合上意力丐去罷爲顯謨閣待制案容齋四筆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右文殿修撰蔡肇爲顯謨閣待制證之此書肇罷宮顯謨閣待制其前不著爲右文殿修撰與容齋四筆互異知明州言者又論其與蘇軾往還包藏異志非議辟雍奪職奉祠會赦復職宣和元年卒遺文三十卷曰丹陽集

載字天任詩句雅健似李長吉爲常州晉陵簿宣和末以宰相薦改官詞爾載以才見知于元臣爲汝久淹于選調達于朕聽豈限常闘可授承事郞靖康中宰相李

綱辟爲御營司幹辦公事建炎中詔宰執侍從薦士端
明殿學士董耘亦以載應詔皆辭疾不就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人居丹徒國史有傳在縣之樂亭子十
人嘉京攜最知名嘉字景謨弱冠遊上庠以靜默自守
方餘子羣嘲聚議嘉至輒肅然改容熙甯中公試對策
力言時政之弊直講焦千之顏復皆一時名人得之喜
擢在首選直講蘇液方事附會神卷以白執政執政怒
千之液同列五人皆罪去嘉亦由是罷舉先是英宗即
位父頌知穎州案頌本集載賀英皇帝登極表有云一麾在外顧官守之方拘與此書知穎州

可以相證使奉表入賀授試將作監主簿至是調亳州司戶頃知婺州從行過杭蘇公軾時爲杭倅公讌外獨與嘉游累日唱酬盈軸呼以宗弟又以書薦之守楊繪稱嘉篤學有文而沈靜若愚剛毅不可犯繪亦厚遇之中間避親嫌凡再易任後知襄邑丞蔡京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深相接納一日怒黎驛巡檢樊記使嘉廉其過嘉笑曰某豈爲人鷹犬者耶京意大沮由是遂絕高麗入貢當凝沍之月敲氷進舟中貴人陳衍督役驅所在令佐戎服即事嘉獨冠帶坐胡牀衍大怒奏嘉慢令語下

體量得釋王冲寇京西侵軼畿甸燕順督捕南向坐而揖客坐東西向嘉望見不謁而出事聞順坐贖銅不畏彊禦類此秩滿引見神宗記太學對策時且問樞密承旨張誠一嘉何如人誠一對不知遂不用改秩知當陽縣閱月庭無畱訟當路交章舉最蘇軾亦云當陽之政古循吏無以過元符元年劉贄辟看詳訴理除太學博士有旨與寺丞以父為相引嫌下遷太常寺簿頃罷始遷太常博士出通判常州坐看詳訴理事停任丁內艱服闋復召為宗正丞未赴丁父憂值再立黨籍不復出

仕奉祠凡十有八年郡守毛友為郡人蔡雍作墓誌稱嘉春温雪潔退然長者人也言若不能出諸口聞人之過不忍言之亦惡聞之規矩其行不肯一蹈繩墨之外所謂和而不同清而能容物葢其暮年所造如此宣和三年致仕靖康元年盡除黨籍召用其人嘉巳失明矣建炎三年避寇卒于金壇葬上元鄉去茅山十里

京字世美以父任為假承務郎授雄州防禦推官監江甯府稅務王安石聞其所為歎蘇氏之有子辟忠武軍節度判官陽翟民相擊殺獄巳具而京疑其寃巳而得

眞殺人者許人神之改秩知丹陽縣建壽堂於廳事之東歲時迎侍往來邑人榮之至今呼曰相公堂邑有練湖蓄水以濟漕渠歲久湮塞此歲告旱京因旱募民浚湖復度地之宜易置斗門十數以是瀦洩是歲民不知飢繼是湖水有餘公私兩便爲察訪使孫傑過廳劾去丁父憂服除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武康吏陳昱犯法令遣吏捕輒殺尉自往復聚惡少以拒事聞下監司合諸縣兵委京督捕京請不煩兵自至武康諭其徒曰官所欲得者昱耳爾曹無名速出見我不然且併

死皆拜首躍出昰遂授首通判沂州一日覽二疏事喟然感歎投劾而歸遂不仕致和七年四月終于家葬于丹陽長岡游酢誌其墓

檇字季升頌之季子頌自濠赴御史臺對世儒獄案頌本集有到濠謝上表其追述之詞有云累達人言上煩詔鞫獄詞既具國憲當逃又有濠州到任謝二府啟云豈意吏曹之乖謬致煩詔獄之推窮無由自明分甘重責荷上恩之含垢原所坐之因人止免一官仍除善郡據此則貶濠之前頌嘗有對獄之事考此書明云頌自濠赴御史臺是對獄又在到濠以後與謝上表及謝二府啟似異及考宋鄒浩道鄉集有所著頌行狀載頌爲京尹時失出祥符令孫純罪有詔鞫治降授祕書監知濠州則謝上表及謝二府啟中所云也行狀于謫濠後又載頌以陳世儒事被劾御史臺遂自濠赴臺置對則此書

中此條所云也上事本不相蒙故先後互異又考頌本集有元豐已未三院東閣詩十首其自序謂予自濠梁赴臺訊鞫與此條正合其十首之一有罷尹一年重置對之句蓋到濠以前及到濠以後其置對者凡再故云重置對是亦一證也攜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詣宰相府訴冤事由是得白案汪藻浮溪集徽猷閣待制蘇公墓誌云丞相自開封府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衣舉子服訴其誣于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得白可與此書相證攜亦以知名少以父任再轉爲武成軍節度推官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用父任爲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塲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與此書所稱再轉可以相證有二死囚當論攜不可守懇欲按之攜不爲回

二人卒免死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官武成時行縣可生胡不讞吏曰某盜二人于情于法皆出人于死既曰諾及歸守適謂公曰官吏亡賴至擅亟治之公曰使紓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言所以生之狀守大怒將併案公公不爲回而二人卒不死父喪服除官丁內憂免喪監潤州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推以丞相春秋高請閑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緋衣銀魚丞相薨據此則以通直郎丁父憂不以武成軍節度推官也與此書詳略互異以兄嘉入黨籍監兗州東廟尋知丹陽縣丞會令闕攝官且二年時高麗入貢吏並緣爲姦所過騷然攜先事爲備故使者過而民不知歲飢行賑濟朝夕親臨民被實惠通判廬州去郡民相與

遷留至於罷市中丞蔣猷薦爲御史臺主簿三遷爲尚書倉部郎中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中丞蔣公薦爲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尚書倉部郎中與此書所稱三遷可以互證長貳將請于朝歲漕冬初至者監司若州縣皆坐之時去禋祀止數十日而漕至者未半攜持符不下白其長曰符下則坐者無慮數百人禋祀恩皆格不行無乃已甚乎時人服其長者擢衛尉光祿少卿紹興初召赴行在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知溫州皆不拜紹興十年召爲太常少卿翌日除權尚書刑部侍郎少留以疾告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

卒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卒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此書稱紹興十年始召爲太常卿歷侍郎徽猷閣待制中間仍有罷拜乞老之事則不以是年正月九日卒也然生卒年月墓誌決無譌誤此書紹興十年十字當爲傳寫之訛亦葬長岡汪藻撰墓誌

庠字養直丹陽人其先泉人丞相頌族庠又堅字伯固有詩名文忠公蘇軾過九江堅時爲縣主簿與其唱和軾和其九日詩有紙落雲煙子患多之句後軾再過九江又有詩序云昔在九江與伯固倡和其略云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昨日又夢伯固豈復與伯固相見于此耶

今得來書已在南華數日矣感歎不已先寄以詩詩前四句云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雁子卿歸其相與如此晚爲建昌軍通判致仕卒庠幼嘗一就舉中程以犯諱黜由是悟得失有分安貧守道不復事進取堅得任子恩庠弗受以與其子沉酣詩酒寄傲江湖間其爲詩穎發語出輒驚人嘗作清江引云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著蘆花一片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嘗占烟波弄明月蘇

軾見而奇之手書此詩云使載于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是者乃吾家養直所作自此詩益豪雅游故人皆一時名士東湖徐俯尤相厚善曾慥跋其遺文云舊聞宗匠推詩匠親見東湖説後湖蓋著其實云紹興三年正月俯在樞近薦於上令赴都堂審察辭疾不起三月詔再下令州縣以津遣發模及縣令詣門再以疾辭詔旨督促就道庠聞命下卽扁舟遠引終莫能致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高其節好事者往往圖其形以相贈遺爲之贊頌者不可勝計有得其片言隻字者輒藏去爲榮

庠雖棄置人間事而見義勇為本其天性其子嘗以錢數百緡買隣人之居以庠出外未告也庠歸而聞哭聲問之其子具以告且言隣姥將遷而哭庠知而惻然亟焚券以屋歸之不復問所酬晚歲頗事養生之術有道人江觀潮者贈以藥令候有急服之閒數歲得疾幾殆其妻取藥磨以飲之有頃而甦體更康健紹興十七年訪舊於金壇之洮湖醉而吐覺所吐有異疑藥力去矣已而卒曾慥序宋百家詩言其歲旦與家人別且辭隣里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走

不及葢傳聞之誤余世家丹陽先君知其死爲詳近又從其孫嘉借家傳見其叙得疾洮湖之因甚明而好事者援以實道家神仙之説過矣弟祖可

祖可字正平少以病癩爲僧江西人目爲癩可徐俯爲作詩引云伯固每稱余季之才養直數言余弟之美一日伯固集客皆文士出詩數首人皆驚歎問誰所作則可師也然後知伯固譽兒而非癖養直舉親不避余特深知之葢游及有餘遺言無滯源源而來多多益善自爲僧居廬山之下登高臨深窮幽極遠北望九江南望

彭蠡取陰晴之變風雲之會水石林木春秋霜露千變萬態皆一于詩其發源也以家學及其成功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蘇子瞻黃魯直之妙皆心得而神解餘波所及蒙潤者多近歲江南高僧逸民出語可觀皆可之化也俯又嘗爲畫虎行卒章云只今耆舊無新語尙有廬山病可師其推重之如此曾慥嘗從俯誦可之詩如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霜清孥葉脫盡見山西秋茅簷欲送晚苔徑曲邀春皆警策無蔬笋氣在方外衲僧誠不易得但公之

稱許無乃過乎俯彊辨不可屈

洪擬字成季丹陽人應上庠及選試南宮皆爲春秋第一擢紹聖元年進士甲科爲忠正軍節度推官辟濠州團練推官捧檄行縣宿禪寂寺聞有僧聚書數千卷誦讀晨夜不休擬識其姦曰是非釋子所爲異時必挾此以動衆歸語鍾離令逐出之其後果謀不軌節張懷素人服其先見改秩爲邵武軍常州教授入爲太學國子博士案宋史本傳擬官國子博士不載忠正軍節度推官及濠州團練推官當以此書補其闕以元祐內舍不爲在勢者所引久次學省出爲利州提舉學

事就移福建罷歸差通判鄆州再除廣西北路案宋史本傳作京西北路與此書所云廣西北路異廣字當爲京字之訛湖南河北東路提舉學士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御史在福建時以闢學門事爲知邵武軍柳庭俊所奏罷任久閑其後柳爲侍從擬爲御史一以誠待之無幾微見於顏面柳後歷典名藩每對人自愧前事而服其容德京西月給七十萬錢據舊籍取其半會廢京師鐵錢郡以擬俸入鐵錙殆半遣僚屬獻議易之官庫擬不可曰吾甯棄不用不可以私紊公凡所居月得廩粟亦必槩量而後入其淸謹如此周

旋三院首尾六年時王黼蔡京更用事京且復相以擬不爲黼所用意且附己使人微撼之擬笑曰唯之與阿何以相遠吾知中立而已京怒送吏部出知信陽軍未赴改海州代歸奉其母居郡城以供甘旨會趙萬之變郡不能禦時母年八十九奉之以匿民間夜遇風雨則以身覆之再爲賊所及守死不去賊感其義竟母子俱全高宗駐蹕維揚召爲祕書少監以母喪不赴服除召爲起居郎執政李回富直柔等以李成兵盛呂頤浩不能克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以逼之乃詔江湖川廣

所輸上悉寄椿信上擬謂捨四通五達之都而趨偏方下邑非所以示恢復形勢上疏極論議以是寢（案宋史本傳載擬諫阻高宗駐蹕饒信事在遷中書舍人之後此書載在前與宋史本傳異）遷中書舍人詔臺諫侍從條上弭盜之術擬言兵興累年饋饟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民所以去而為盜今閩中之盜不可急急則變益大宜講所以消之江表之盜不可緩緩則勢益張宜求所以滅之又謂豐財者政事之本節用又豐財之本以之屏盜以之卻敵無不可者上皆然之尋除給事

中兼侍讀遷吏部尚書丐外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使孟庾總大軍討閩寇道永嘉擬以庾逗留趣庾赴援乃於饋餉外責以犒師云犒已即行擬初以捕寇非本州事故不爲備庾言甫脫口衆卽隨擬入州言語訩訩擬亟借封樁錢用之事已自劾上嘉其識變詔書慰勞仍進一秩明年復召爲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南渡草創一時禮文多所訂正省部條例出於省記吏緣爲姦至是修七司勅令擬實總之凡所更定衆論維允事經郎曹多有曲筆長貳相承不復可否擬悉裁處其中是

年淮甸再擾問攻守之策擬對國勢未固將士未練財用未裕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戰戰守之備要在去冗食節浮費時以爲當三年秋以地震求直言上疏歷詆政事之偏謂非所以下順民心上荅天變於是執政切齒即上章丐閑遂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九年再知温州既到任復以前職奉祠紹興乙丑三月卒年七十五初以避地居台之甯海因家焉謚文憲姪興祖

興祖字慶善政和八年擢進士第賜上舍出身主陳州商水簿試中教官除汾州教授改越州未赴攝太學博

士丐便親除湖州司士曹用薦者改秩就除州學教授俄拜太常博士丁父憂服除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遷著作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半歲三遷人以爲榮會地震求言以所言切直與擬俱罷丐祠除知廣德軍所隸二邑田多高昂常以旱告興祖既至卽相原隰量遠近興陂塘六百三十有四歲以屢豐郡有張王祠每歲夏五月椎牛乞靈殆傾城邑興祖躬禱於神代以他供而申屠牛之禁俗以是革秩滿奉祠除江東提刑罷任久之猶坐涇縣魔寇竊發鐫一秩知饒州以母憂不赴知

眞州時兵荒之餘民不復南畝上疏請除田租一年以勸耕者既得請而游惰未盡復則請更除明年田租由是襁負相屬耕耨以時墾荒田至七萬餘畝會浙右饑相攜就食者不可勝計秩滿再知饒州舊例民婚葬官抑使市酒吏緣爲姦小不慊有破家者民不堪則甯因循不舉興祖知之下車卽弛其禁於是同日婚葬者至數百家其他政多可紀毀祠得請民欲其留列治狀以叩外臺者日數千人外臺以聞詔令復任未幾韶州之命下初紹興十七年秦檜當國興祖見之私第坐間論

乾坤二卦至乾上六陰疑於陽必戰與祖謂陰終不可勝陽惡夫干正者檜以爲譏已大怒謂與祖曰前輩自有成說今後不須著書聞者知其必重得罪而與祖自視無愧處之恬然案宋史本傳不載與祖與檜論乾坤二卦事可以是書所載補本傳之闕後知眞州因程瑀解論語求與祖爲序序引瑀解夫子弋不射宿以爲聖人不陰中物又取瑀發明聖人忠厚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以爲讀至於此使人流涕後七年京西運判魏安行鏤版檜見之疑瑀與祖借周孔議已令王珉上言謂瑀不取聖人之言

肆加臆說興祖不合爲序乞重作行遣擯以珉疏論興祖不力令董德元再論序中感發夫子之一七流涕周公之四言果何等語送刑部定法緣法無可坐故刑部長貳韓仲通等直擬編管韶州至韶州半年卒案宋史本傳但云興祖坐作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韶州以此書證之乃爲詳盡興祖經學明甚議者爲其早以此廣譽晚以此賈奇禍更化之後其子上書訟寃始加恤典平生論著最多有春秋本旨二十卷周易義二十卷古易考異十卷古今易總志三卷論語說十卷左氏通解十卷孝經序讚一卷聖賢眼目一卷

補注楚詞十七卷韓文辨證年譜各一卷注黃庭內外經二卷編次闕里譜裔一卷其說論語注楚詞近世侍講朱熹多采用之從兄造

造字彥襲擢政和戊戌上舍第授歙州黟縣尉方臘起睦州連陷郡縣睦距黟爲近造與靳門尉王季淵分據險阻造據依原嶺寇至輒獲而來者相繼懼不能免則以書遺其家使間道奉親以歸而身當其衝賊知不可破乃引兵三千攻季淵所據安坑嶺季淵遁走造不得已獨引所部與賊相持賊不敢迫會假守不察以安坑

失守爲造罪遂繫之而遣他將拒戰賊大喜他將旋敗明日賊入城首出公於獄擊殺之曰是復能拒戰否聞者泣下賊平弟逵始得其事於黟之故吏輿魄歸葬而訴于朝宣和六年冬詔故迪功郎洪造夫士有忘身殉國而功弗白于當世者朕悼之乃交言爾以寡擊衆勢不屈歸從吏訊李殲賊手有司驗實如章是用襚以通籍之秩而祿其子庶幾明爾忠憤之志而天下忘身殉國之士亦可以少伸矣毅魂有知歆茲無斁可特贈通直郎與一子將仕郎

京口耆舊傳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五

郭珣瑜

鍾將之

吳致堯

湯東野字德廣丹陽人崇甯間妖人張懷素謀倡亂東南蜀士范寥知之欲馳入京言狀無以爲道里費東野資之懷素伏誅寥起布衣召對授供備庫副使白上臣非湯東野無以見陛下上問東野何人即對鎮江府學内舍生且具道所以資送之恩宰執因言朝廷興學舍法以造士固應學校之士有忠義奮發仰副作成者有

詔乘遞馬赴闕既對言契上心卽授忠義郎衛尉寺主簿再轉爲辟雍丞使陝西河東除直祕閣提舉秦鳳路常平連丁內艱京東盜起卽家起知淄州入境盜息累陞祕閣修撰將漕江西靖康中知平江車駕幸杭苗劉作難明受赦至東野疑之時張公浚以禮部侍郎參贊御營軍事留平江東野謀於浚欲匿赦不宣浚曰事已如此胡可匿且卒徒觖於望賜吾徒先受禍矣因相與謀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揭其階禁無敢登者案宋史張浚傳改元赦書望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

宜據此書東野謀于浚欲匿赦不宜則是謀起東野不由浚命與浚本傳互異又取登極赦書易改元赦書張于譙門宋史書其事不詳鶴林玉露詳其事乃不及湯東野之謀皆屬闕誤考劉漫塘集跋湯侍郎勤王錄有曰又能辨明受偽命于倉卒之頃詭宣舊赦以慰一時倖利之人而實不虧于臣節數語可爲此書佐證

而散金帛如常時郊賚之數人情略定乃與浚議勤王之師會張循王俊提兵往行在所道遇僞詔使還秦隴師薄城下東野大喜夜扣浚開城納俊師未幾問使持僞詔令東野斬二張東野慮俊武人易動卽先攜見俊與偕謁浚斬使者而禁僞詔於是謀益堅貽書抵呂公頤浩於金陵推爲盟主招韓蘄王世忠劉雍公光世皆以

兵會軍之百頃東野實主之師既東京野獨留爲後備
皇帝復位以功超拜徽猷閣待制入爲工部侍郎浚出
撫川陝乞以自副將行詔不遣以侍郎兼權建康府駕
幸會稽同知樞密院周望宣撫浙西將屯平江奏言非
東野莫可爲守者再知平江兼本路安撫使進徽猷
閣直學士兼制置使東野知望不足與立功辭至七八
不得已而行既至調民兵置守城五壁部隊官又遣機
宜邵彪王彥環用防城免夫錢募士乃修治城壘樓櫓
爲戰守之具甚備望束手無策東野所言悉屏不用郎

以蠟書具所與望議論本末馳奏乞別自將不然祗與俱死奏凡十餘上上手勑報曰朕知卿甚深仗卿深重宜與望協心共力以扞一方勿輕相同異於是不敢復言望果敗事引咎自劾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二月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亦遁云亦遁蓋由于望之奔也但遁與奔雖有前後其失均此書不書遁但云引咎自劾蓋有所諱寢不報而臺評繼上請正失守之罪上爲之特下詔曰湯東野昨累有奏陳措置守禦頗有論理只緣事權不專遂致失守與其他棄城不同可止落職尋再丐祠上猶對宰執述趙鼎之言謂東野及康允之可任繁劇移江

東都轉運使罷奉祠紹興初起知潭州未赴改移江淮招討使司參謀官從張俊討李成初成之叛也鄂州李允文擅殺知岳州袁植又直言置綱運欲與成連衡成敗俊欲遂取之憚其彊時有前三省樞密院屬官汪若海者與允文善被罪謫英州案宋史汪若海傳時若海通判沅州以讒奪籍謫英州此書不載通判沅州則似竟有樞密院屬官被謫者與汪若海傳小異行至臨川東野知其善於允文引之謁俊使詔書允文允文遂伏罪案宋史汪若海傳東野與若海故相得遇若海道中書喜甚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即馳往諭以成敗順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允文大感悟即舉軍東下據此則是馳往面諭不特詔書已也與此書

所云詔書允文互異論平李成功復職爲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復奉祠起知揚州會齊宿遷令張澤拔衆四千自歸朝論以國家方屈好於豫不宜生釁欲還之東野不可章三上得請四千人皆免死以言者落職罷奉祠明年復待制以疾致仕卒東野當奏補先其弟次弟之子然後及己之子時以爲難性剛嚴於宗族親舊有恩姪喬年

喬年字壽隆博學工文慷慨自負所與交皆一世名人而意氣挺挺常出其上人慕與之交固不計屈伸而喬年智識之明議論之偉人亦自不能不屈入太學升內

舍以選爲前廊紹興間有誦所爲詩於秦丞相檜檜大
喜亟諭學官館致之時檜得君專游其門富貴可立致
學官喜以告喬年不答詰朝再問之喬年罵曰是主通
和之議使國家屈好於讎敵失信於生民而竊威福以
自私者吾方爲天下讎之甯能伈伈俔俔出入其門乎
是時秦氏之勢熏灼天下聞其言者皆辟易而喬年處
之恬然尋以父病謁告歸檜亦不能害也又數年檜死
喬年以春秋經就上舍試故人有爲郎官者諭喬年曰
某聞之要路將以某爲考官春秋欲命某題作某意立

說於公意何如喬年曰唯既入院試題不異前日而立說皆不類考官意不慊出院亟問之乃知退卽易他經案劉漫塘湯貢士行述乾道間何公俌爲吏部郎故與君爲同窗友君將以春秋試上舍何謂公某題若何公因爲道所以翼日何被命攷試君亟易宅經據此則是何俌特索題解于喬年與此書稱郎官以題解授喬年小異後十餘年當淳熙甲午朝論以學校前輩惟喬年與魯兼禮二人將俾學官上其名喬年知而謝曰吾結髮事科舉皆不僥倖進若爾二十年前附秦丞相久爲中書舍人矣議遂寢晚以特恩對策入等授迪功郎韶州推官不赴老於家弟修年字壽眞擢紹興二十四年進

士第終揚州教授案湯貢士行述喬年後終廬州教授與此書終揚州教授異又按湯貢士行述修年登紹興甲戌進士第分教維揚帥守莫公奉詔經理民兵至數月數與幕府條便宜皆格不行璽書督責莫懼密延君問計君謝非職守所及莫曰閫府誰如君者急人之急君其無辭君不獲已條十事以獻莫讀之喜曰吾乃今知免于戾矣即具以聞不十日報下今淮南民兵條畫多自君發之此事甚有關要又行述稱故人子何公澹爲武學諭以書戒食君弗啟緘還之語使者曰歸語而主吾而父執也知父執至而不來見欲折簡致之禮乎何聞而愧之此二事爲此書所不載附錄於此

范寥字信中家丹陽本范蜀公鎮之族年少客遊落魄不羈浮湛俗閒翟參政父思之爲郡也寥知其父子有風鑒草衣丱角作方外士謁庭下願補書吏之闕思笑

遣之汝文適從後見亟請其父延之入與語奇之因留
門下其後思立朝位顯要寥竟不相聞思卒汝文持喪
無錫一日有客自外慟哭匍匐而入門下大駭問之則
寥汝文德其意館之家遇之甚厚汝文陳白金器數事
于几筵寥一夕哭甚哀明日夙興歛之而行莫知所之
乃攜以抵宜州謁黃公庭堅時庭堅已病嘗有詩云范
侯來尋八桂路走避俗人如脫兎爲寥作也寥有從庭
堅城南晚望詩其間有云此邦雖在牂牁南更遠不離
天地間人生隨處皆可樂爲報中原秖如昨亦以開釋

庭堅遲莫之意未幾庭堅卒親友皆散去獨寥在爲辨棺歛仍護其喪還費皆出翟氏其用意委折如此還抵和州知張懷素與知州吳儲及弟侔有謀逆案東都事略大觀元年五月己丑張懷素以吳儲吳侔謀反伏誅不書儲侔官階宋本紀稱朝散郎吳儲承議郎吳侔與妖人張懷素謀反伏誅均不書儲知和州九朝編年與宋史同據此書稱知和州吳儲則儲當以朝散郎出知和州宋史及九朝編年但書其散階皆不及此書之核實乃變服介左右求爲僕隸懷素問頗識字否曰不識懷素俾夜宿書室寥入卽偃臥未嘗一厲目懷素滋欲試之因責以罪俾持狀入州狀實訴寥者寥卽持入謾不省所謂懷素大喜自是凡與

儲伴密謀書問惟寥是任寥既盡知其事即佯狂脫去欲遂告變窘於無資知湯東野好事往見之具以告東野竭力資之案九朝編年懷素自稱落魄野人挾左道術游公卿門元祐中見朝散郎吳儲因道儲之禍似姚興當爲關中主崇甯中到京又見承議郎吳伴妄言星變至是有范寥者知其謀將入京上變而貧不能達丹陽進士湯東野資遣之其所載懷素謀反狀較宋史東都事略及此書爲加詳而范寥之乘間抵隙得以盡知懷素及儲伴反狀則九朝編年又不及此書之詳又考劉漫塘集跋湯侍郎勤王錄後有云少師湯公能識范公寥于羈旅中從臾上變以弭亂萌遂江淮數千里之民一時免墜塗炭可與此書相證既懷素伏誅徽廟嘉其功欲超進士第一人授文階蔡京以寥上變之日適其在告謂進不因己曰彼素不由學

校讎授文階不可第授供備庫副使案九朝編年寥參告懷素謀反命中丞余深開封尹林攄及內傳官同鞫治而蔡京與懷素遊甚密深攄皆爲京地深悉毀京札仍乞奏盡焚往還書疏以安反側蓋以滅迹也據此則蔡京本懷素黨與値寥參告變禍且及已其搆憤于寥參者甚深其沮寥不得授文階實此故也此書稱寥參上變之日適京在告謂進不因已故擯抑之與九朝編年似是而實非也暨東野以鎮江府學內舍入對乃授宣議郎衛尉寺主簿寥後累更職任爲潁昌府兵馬鈐轄坐不合收藏蘇軾詩文墨迹不首毀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後遇赦敘復紹興間嘗知邕州兼邕管安撫卒寥志尚卓犖欲以功名自見方未遇時權以濟義故不徇小節既仕局

東武弁志不得伸晚年遂以詩酒自放吕本中韓駒皆
嘗與之唱酬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以合法貢上庠政和中命大學生
習雅樂樂成且命官一時歆豔預者多權要子弟東適
以職掌居前列奮然曰吾嘗能與乳臭子比以求倖賞
辭不就政宣以來羣憸用事蔡京梁師成亂政于內王
黼童貫致寇于外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父子結怨于
東南以致叛開邊釁宗社阽危天下皆知元惡大憝在
六人者而凶燄赫然無敢議擬靖康初政詔求直言東

乃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者指為六賊案靖康傳信錄稱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厚與此書及宋史互異證之盡忠錄所載原書六賊內無蔡攸高俅盧宗厚傳信錄似未足據始同舍生聞其言皆辟易無從者既見東書首言堯不去四凶留以遺舜使大明誅賞皆以為辭婉理順從者遂衆東復于衆中自誓以為言幸而中朝廷命東以官不受不中罪死東不悔陳誼慷慨衆服其誠書既上中外大快京師老稚往往名數六賊京等知罪狀昭揭大禍且至又其時北敵已迫乃挾太上南巡方是東南劇任皆其親黨東以為京等不但紓

死意有包藏亟上書乞追回六賊以正典刑別差忠信之臣扈從太上不報月末書再上大意以爲羣賊之患在腹心甚於外患欽宗感悟卽邀太上還京盡竄六賊六賊雖竄案宋本紀太學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事在靖康元年二月辛丑六賊之竄其中王黼安置永州李彥賜死朱勔歸田里俱在是年正月己巳梁師成賜死在是年正月乙未俱在東伏闕上書之前惟安置蔡京于儋州童貫于吉陽軍在其年七月乙亥故宋陳均九朝編年于蔡京童貫之竄亟均書在伏闕上書之後此書于東未伏闕之前卽云盡取六賊又云六賊雖竄則似童蔡亦與王黼等同時並竄者今特據宋史疏明而其用事久朝無正人同時宰執如李邦彥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輩皆阿附致身無能

遠謀所議惟割地請和棄城避難其不主和議者內廷惟李綱一人而在外惟种師道號爲宿將知兵時國勢雖危人主猶藉二人以爲重邦彥等族綱異己俾出督戰會兵小卻即罷綱相且奪師道兵柄示堅和議人情大沮東不得已復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斥邦彥等罪乞復用綱而將師道 案九朝編年謂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復李綱种師道舊職又東都事略种師道傳東請復綱師道位又云綱復執政此條爲東乞復用綱而將師道則似東以師道爲已罷將矣與二書所傳略合然考東書並無請復師道舊職及復將師道等語惟書末有云請閫外之事盡付師道使專之蓋斯時師道爲同知樞密院事宣撫使諸道兵馬悉隸焉特因姚平仲沮忌致師道言不見用而其以樞密兼

宣撫如故故盡忠錄所載東書第請以兵事專任師道以其罷舊職而請復之也東都事略九朝編年皆誤以東書有請復師道位等語故反以東爲惑于流傳而不知東書俱在可復按也此傳語意頗類二書故並稱之又考東上書在二月初五日而靖康傳信錄稱种師道罷宣撫使在二月初三日則又以在東上書之前然考宋本紀种師道之罷書在二月癸丑乃二月十七日是東上書時也傳信錄未知何據京師兵民知東等所言實契衆心不期會而會者十餘萬至毀前欄楯破登聞鼓不得達時閤官壅閉非一日會朱拱辰等出衆不勝忿蹂躪之東力救不能遏乃歎曰禍在是矣無何京尹殿帥各以兵來同舍生挽之去東曰一去則諸公爲戮顧公等何罪吾自是頭已在地上矣會事

聞欽宗嘉其忠藎遣使宣諭以復用綱師道又令綱師道自出諭衆衆乃散諜知二公復用人心且固即解圍去案東弟參軍南所爲行狀謂是日爲靖康元年二月初五日考宋本紀此事係之二月辛丑是月朔爲丁酉則辛丑乃初五日薛應旂誤以爲庚子與行狀及宋本紀俱不合邦彥等怒揭榜通衢斥伏闕上書人爲意在作亂學官奉承以東等爲脅持君父屏出之幸欽宗聖明御批付開封尹聶山曰陳東言事出于忠義可令還學山出御札與祭酒楊時案九朝編年謂李梲蔡懋王孝恭趙野悉爲都人所訴梲懋大恨之請置于法又密諭國子司業黃哲合屏諸生聶山開而救正之上意少解此條載欽宗付御批于聶山曰陳東言事出于忠義可令還學又似寬免陳東特出欽宗

意而山僅奉行之耳此事可以互考又考九朝編年載楊時謂欽宗曰諸生欲忠于朝廷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卽定矣上喜曰此無過卿者遂使爲祭酒此條謂山出御札與祭酒楊時葢欽宗已有先命故特以此札付之合參二書尤可悉其端末率學官迎之歸諫官陳公輔授近比乞命之官少宰吳敏繼以請勅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與學官差遣東以誓言不拜再上書極論時政因乞改正太學生上書過名及除伏闕之禁案盡忠錄載東于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欽宗第一書靖康元年正月六日上欽宗第二書正月二十日上欽宗第三書二月五日上欽宗第四書四月十六日辭告命又上皇帝書故宋史本傳謂東于欽宗時書凡五上考之此書與盡忠錄及宋史正合而漫塘集載建炎第三書跋後謂東上欽宗書與此書及宋史盡忠錄均異不報遂

謁告歸是歲舉于鄉未幾京城失守忠憤感激言與淚俱建炎之龍飛召赴行在東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以棺自隨案趙子崧致東書有云聞公有遜避之意何得而避耶萬一左右少須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蓋斯時子崧知鎮江府事正奉詔趙東據此條稱東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則與子崧之書傳聞異辭又考東弟南所爲行狀謂趙子崧移文趙公行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子即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聞天下之言也有君如此項踵尚奚足惜耶據此則東實未嘗有辭遜之意子崧或得之于流傳歟或問其故曰臣之事君言而不從罪不過死人惟畏死不敢盡言吾竊陋之以此自隨示不敢求生以害仁也聞者壯之是歲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方草奏論天下

大計聞李綱罷黃潛善汪伯彥以舊恩專柄任東以爲此治亂之機不可默亟上書留綱不報再上書幷及時政乞還都京師下詔親征以繫天下心作天下氣又不報乃力言綱忠直必能輔佐中興汪黃憸佞必不能宏濟艱難案盡忠錄于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載東上高宗第一書八月十九日載上高宗第二書八月二十五日載上高宗第三書考之此書及東家之所述前後全合而劉漫塘集跋建炎第三書乃謂東有第四書與此條及盡忠錄均異汪黃大恚是晚應天府吏至出片紙有進士陳東四字東知得罪死卽爲書別其家人原注辭曰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

當晚忽有應天府人吏來追取必是得罪死生未可知然東處之定矣切恐死後家中不知仔細今特寫此紙恐要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來時新婦懷姙或得男即先人之後不絕東死無恨六五弟與六三哥同志奉二老兒勿致失所諸叔嬸更不在丁甯也仍煩二弟徧諧諸房起居尊長見姑姑亦傳語四七妹便可許他成親大娘長成中間已許與四六妹七五郎爲親如其家不悔初心即成親不然別作區處請將此書與四六妹一看東隨身行李並付六十郎并諸僕攜去且助二老兒使用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自餘不復更言　案盡忠錄家書一通與此書所載大略相仝惟字句小異又盡忠錄所載家書後又附載二條此書未載今附錄之其一條曰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收管可一一檢之六二郎諸弟妹不及一一作簡會諸親一一道意東八月二十五日晚南京神霄宮書又一條曰六十郎石青慶劉福趙慶吉能如將帶行李到家可一一多與錢羅貴遣去梓州襄城爲二婢又秦宅下書恐月初到千萬千萬東又覆　書畢就道無幾微見

於顏面後數日其友四明李猷始得其屍斂於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之以歸人多其義案李猷贖屍記其大略曰少陽既死明日潛至死所而其遺骸已不知所在猷乃于所館舍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有知當啟我心越二日會都市曹後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舁其尸去猷卽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前日舁兩秀才今日又舁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遠指二土堆曰卽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辨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瘢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于所視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尚未得首也于是百方致之又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之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幷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方東死時外廷無知者後乃知潛善

銳欲殺之而無其由會進士歐陽澈上書及宮禁事言不實上頗怒潛善乘上怒併擠之死而東之死實非上意也建炎三年春六飛南幸大臣有言及東死事者上驚悟贈承奉郎與一子恩澤案盡忠錄載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南渡幸臨安少宰吳敏奏太學生陳東死于言事尚書葉夢得奏乞追贈陳東歐陽澈及官其子孫仍乞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秩二月六日同奉旨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仍與有服親遺功郎一名黃潛善謫授梅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謫授江州團練司英州安置夏四月回幸建康過京口又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于忠義大臣涉私亟請誅戮朕方深悔悟之誠旌盡忠之士已贈京秩仍官其子案元一統志稱高宗

追念東錄其親者三人又考東弟南所著行狀今行經稱官其有服親一人均與此書仍官其子互異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案盡忠錄建炎三年四月日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參知政事王綯奏太學生陳東以言忤辟臣被誅此其鄉里上詔賜錢五十萬又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追贈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即位之初昧于治體聽用匪人置布衣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已贈官與恩澤殊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案元一統志稱追贈諫議大夫與此書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互異又考東弟南所著

行狀不及諫議大夫之贈當以此書爲證更與兩資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王綱中書行其詞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身荷美名君赫顯號忠臣已膺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其始有意于爲良臣乎由朕不德使汝不幸不得爲良臣也雖然汝固不得已不失爲忠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者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歆茲朕意詞意悽惋論者以爲得代言之義

賁從周字文卿丹陽人姿稟渾厚志向沖雅不肯自同流俗少時以所居僻左無學問之益惟慕文士喜收法書作字淸遒動接古法鄉里推爲好事年過知命得友曰都師中館致其家師中爲言當世問學惟侍講朱公熹得其正時朱方講道建陽翻然棄家往從之朱亦閔其年高念其來遠嘉其質厚爲之盡心自顏子之克已曾子之守約書之所爲人心道心皆與之反覆明辨由是遂得操心之要既歸乃屛舊習一切從事於爲已之學又以其餘力收伊洛諸書日涵泳其間有問者

舉以告之一時士友聞風興起蓋自南渡而伊洛之傳萃于南方近世宗工大儒相望於湖南浙東江西而尤盛於福建惟浙西之士家自爲學僩居浙浙之間見聞尤隘於後來嚮方不迷實自從周始其家聚族而居一夕盜入於室睥睨久之知爲從周所居謂其徒曰毋驚此公卽轉而之他朱公聞之以爲忠信可行蠻貊於此見之享年六十有二以慶元丙辰卒葬所居呂城東南五里

孫時升字子亨丹陽人登政和八年進士第主泰州如皋縣教授保定軍省龍爲杭州刑曹椽值方臘作

亂而其詿誤甚眾悉平反之訊囚不委胥史杭人有訟咸願送孫掾獄訟爲清改秩知江甯府上元縣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就知金壇縣不赴知建康府句容縣其爲縣也事之細大必親或病其苛時升曰君謂王衍爲何如人吾爲親民官當事事與民接若徒拱手淸談寃者眾矣上元有從臣不輸賦歲仰役户代輸時升捕擊其人正其罪俾盡輸所負自是彊宗懾服句容當聚斂之後取民無藝時升平其槩量園邑懽呼通判濠州還遂告老時升爲吏明敏精練平居自奉儉薄出

入無僮馭或問之指鄉民曰吾固與若等也性直諒中無險巇有不盡言如茹物不下故舊貴者輒不見建炎倣擾家數百指獨全晚以田園自娛預治棺衾除冢地年七十有四無疾而終人以爲賢德之報

王揚英字昭祖丹陽人擢宣和六年進士第主處州遂昌簿建康四年辟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紹興八年又爲太常博士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案中興館閣錄載揚英以紹興十年四月除著作郎此書載在八年之後十年之前與館閣錄互異十年朝廷欲依元豐舊制以史館併歸祕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歷揚英

以國史案移文諸處多不報乞仍以國史日曆所爲名從之上中興聖德頌中興十箴上嘉之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案中興館閣錄揚英以紹興十二年二月爲著作郎十三年爲吏部員外郎據此書乃以著作佐郎權吏部可與館閣錄互考爲浙東安撫司參謀官秩滿知泰州加直祕閣知眉州鼎新校舍兩郡士子皆勸於學刻石紀功就除成都府路轉運通判官未上報罷歸葺湖濱之居牓曰練水草堂逍遙其間以壽白終

張綯丹陽人擢宣和六年進士第紹興五年二月爲殿中侍御史嘗論新除主管馬軍王瓌討賊無功乞正其

罪

郭珣瑜字還壽丹陽人擢紹興五年進士第終揚州州學教授初建炎戊申冬高宗駐蹕維揚未經兵火井邑全盛四方冠蓋闐委珣瑜適以故抵維揚與向子固邂逅子固時方赴調共榻天甯寺佛殿之側夜半向忽呼珣瑜覺而語云適夢吾服金紫來領此郡皆荆榛瓦礫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相迎皆蕭索可憐公亦衣緑袍於衆客中不可曉也已而金人南侵六飛渡江城之内外悉遭焚蕩又數年珣瑜始登第既第後

數年之官維揚子固適來爲帥珣瑜迓於郊外悉與夢合相與感歎信事皆前定非人力可爲也

鍾將之字仲山丹陽人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調楚州淮陰尉改盱眙軍授教盱眙當南北之衝每歲賓餞使客多中貴人往來郡將率僚屬迎合以爲常將之不往曰非吾職也聞者多其得體地並邊學徒不至將之訓飭有方內郡學者爭趨之秩滿再調泰州教授當辛巳壬午敵人蹂躪之餘學舍傾圮請于部使者一新之再歲以京秩薦者八人俄丁外艱服闋咸謂盍尚就近次

足考第以應銓格將之筴曰富貴在天是固可以人力
計耶復授常州教授遲滯者七年常故多士而校官失
職賢否雜糅善士以入學爲恥將之取之以文厲之以
行而懲其不率者士以類至風俗爲之一變學田占於
巨室累政不敢問將之極力歸之選部計考更秩令解
印去郡將楊萬里謂是宜於師儒力西侯代將之亦恬
然於進退不復計淹速代還周益公必大知政欲旌靖
退以厲風俗俾免作邑監左藏庫蓋將用矣會援例者
衆將之謂不可以廢法即退就部注知和州歷楊縣歷

陽戍卒數千屯田卒二千軍民錯居易以失和將之皆有以得其心至郡先上屯田數于朝凡五百頃軍校利於廣占誘曰頃畝不足諸司檄縣增撥前令懼罪則括民田之寬剩者以充數軍校猶不慊謂虧五之一諸司督責無已時將之力疏其實以爲淮田之寬剩不特歷陽在在有之況今寬剩之田皆耕耨成熟卽非荒閑者欲盡奪其羸以供軍令有去而已不忍爲也事以是止通判滁州値歲大歉與守協謀先事而備民用不飢旁郡有囚繫者累年將之奉檄一問知其冤破械出之閭

者駭愕已而正囚果獲人服其明自滁歸度地所居之南藝松竹爲終焉計以疾卒案劉漫塘鍾大夫墓誌銘謂將之自滁歸太夫人在堂勉之仕不得已造朝遇疾而歸道卒與此書所稱自滁歸以疾卒互異將之以長厚稱於鄉里以廉靖聞於縉紳在毗陵得楊萬里爲守相與於文字間故文益工在滁陽值檢詳石公宗照爲守相與講究仁義道德之旨故理益明弟宜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終於惠民藥局

吳致堯字聖任延陵人延陵故地今隸丹陽宣和間爲安化令以事忤當路乃歎曰論兵於刑作史於腐病茂

陵而學東風衰湘涓而耆正待以窮故通以晦故明論次所為文名歸愚集聖任長於集古人句作集句謂笑甚工宣和間嘗經御覽

京口耆舊傳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六

姚闢字子張金壇人祖宗朝士尚詞章闢獨究心六經義有未安必求其是早從歐陽公修學問亦以家近往來金陵從王安石質疑故修作獲麟詩贈之有曰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爲之說聞者未免疑而子獨曰然有如壎應篪又曰子昔已好古此經常手持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牽卑聖門開大道夷路肆騰嬉則以春秋受知於修者也修又手書答之云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摘其謬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效俗儒者述求一時之名而已此則以禮記受知於修者也修答焦千

之書令其看闕詩說籤出長處則闕又嘗以詩請益於修安石答闕書云觀所爲文于理悖焉者希間論衆經有所開發又曰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則所與安石反覆者殆徧諸經擢皇祐元年進士第授陳州項城令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其主項城也鄭獬答詩云膠西夫子近之官坐對春秋討隱桓自注云子張善春秋先是朝廷置局編修禮書嘉祐二年祕閣校理張洞奏禮官祠祭齋宿及預他局請擇州縣幕職官文學精贍者三兩人專置局編

纂於是闢與蘇洵二人奉詔尋又以知制誥張瓌奏命參知政事歐陽修提舉至治平三年九月修奏書成詔以太常因革禮爲名案九朝編年治平二年九月太常因革禮成此書稱三年與九朝編年互異又考歐陽修年譜亦作二年而歐陽修蘇明允墓誌則稱因革禮初奏上未報而君遽卒時治平三年也與此書合明年春授屯田員外郎應天府教授韓琦守相闢往從之游琦集中有送闢南歸詩所謂有客軒然襟義高直自睢陽來一訪者是也秩滿通判通州卒葬本縣唐安鄉石門千之原內翰蘇軾以詩哭之云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韋叟一經在不見恬

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爲善樂道遙卻恨去官遲七年一別眞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其爲諸公推重如此中更兵亂遺文散失惟詩六百餘首鄉人多傳重之族弟夢升嘉祐間同五經出身官至殿中丞曰存許將牓進士出身族姪曰純孟馬涓牓進士出身時爲縣者皆稱長官二人葬金壇至今人呼曰姚長官墳夢升之後虞卿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位不達闕之後曰愈嘗爲御史中丞以徙居不載

張諤字直甫金壇人祖佪字大方登慶歷二年進士終

屯田郎累贈中大夫號廉能吏父君奭君奭之弟君胄君奭字鳴道從安定先生胡瑗學瑗獎予之異於流輩累薦不第父欲以澤及之辭不受以特科調漢陽軍漢陽尉遷房州竹山令以嫌去官再授池州石埭令在任引年告老以朝奉郎致仕誥官於朝將漕於京畿江東皆迎侍以行極甘旨之奉以崇甯四年卒吳益柔爲撰墓誌君胄字世賢一字元魯登元豐八年進士第爲江甯府上元尉再調潭之湘鄉令治聲流聞用薦者改秩知河南府伊陽縣蔡肇爲作墓誌稱君胄任伊陽時

肇爲衛尉寺丞見之曰君罷湖南官貧不能歸今宜另擇便地以規廩入湖洛相去千里而伊陽又洛之窮邑也君何就焉君胄曰固也某以詩賦經義七上於禮部僅乃一得酸寒羈旅憔悴困死之日久方是時私竊自念以爲變服持版號稱名士足矣今幸得官又以舉者名在尚書選俸雖薄足以自活地雖遠不徒行也人豈不自知使有不第尚當槖書挾徒呻吟呪嚅以求斗升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夫有求適獲求之不已常物之情豈有既乎肇愧其言元符二年到任未幾卒諸

君奭之長子擢政和五年進士第入朝爲度支郎中累遷左中大夫出爲京畿轉運副使徙江東政和六年九月除右文殿修撰權知桂州軍州事充廣西西路兵馬都鈐轄制云朕撫有方夏涉禹之迹仁不異遠悉主悉臣眷言樂附之心宜盡懷徠之道繼時擇帥尤在得人爾智識疏通風猷敏劭已試之績所至有稱敢爲之才雖難必往班於書殿鎭此桂林其體予懷以惠南國秩滿再奉祠靖康元年卒自將漕江東因寓居東陵故君奭及諤皆葬金陵惟君胄葬金壇之西千君胄死無後

諤之孫猶有居西干者

陳亢字退叔金壇人少讀書以父疾不任家事仍請於師來書歸養殖貲治產家用饒衍而勇於爲義不吝施予家居邑南地方沮澤古速瀆久淤壅水爲災率眾築堤延袤十許里以便行者而浚瀆以通洮湖水患遂息熙甯乙卯歲大饑明年疫傾家之儲粥餓藥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勝計不幸死者具衣棺收葬又數千百人嘗自以少時爲養廢書課子弟學尤力一夕大雪往視則二子寢矣亟呼之起曰吾不强汝以書汝宜出行道

遇行者則歸以告二子奉命出門十里遇販夫負魚而趨二子問雪寒何自苦曰負販吾業也一夕不行則生理蹟已矣二子感悟歸而自勉晨夜不休亢亦獎勸有方雖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品節及廓爲監司度陞朝亢尙無恙累陞朝散郎而彥明之子珹亦擢進士第餘孫數出名禮部亦有已命官者福祿之盛世所歆豔蘇公軾嘗有帖云退叔今年四十五而有四子兩人已登第守官其叔耕且學其季游上庠藝業精甚有男女孫十四人元孫之孫古人所不知若陳君者當見所不知何

人也鄒公浩以序送其孫瑭試禮部亦云金壇有君子人焉今以承議郎致仕其少時不出戶庭而環千有餘里若寒飢急難失所賴以無虞數十年前不知幾人仁義之聲飛馳東南是生二子皆文高學博趨操堅正甫冠登第盛年卽顯又稱其諸孫之賢謂承議之德厚積而發三世矣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承議見之蓋浩作序時亢已封承議矣大觀元年卒年六十八亢二子曰廓曰度諸孫之著曰城曰瑭曰璿曰璘元孫從古兄弟之子曰序孫曰寀

廓字彥明年十七與鄉貢中熙寧九年進士第主句容簿再調長社令辟江東運司主管帳司改秩知吉水縣改楚邱縣古邑碭也盜發坐繫者百人一夕乘守者怠脫械持兵欲殺令而肆掠人情恟懼彥明不爲動徐部分吏卒格鬪獲其首者斬以徇餘黨猶時時倡言以搖撼居民彥明募致其尤桀黠者并囊橐之家破除之一境大治提刑羅適以治水自任至縣欲有所爲彥明知無益卽抗言曰此白圭之術也適慚而去除都水監主簿遷北外丞以職事入奏哲宗察其才諭以行召用矣

大名帥決河入澶州故道以紓魏患澶人大恐公爲之增隄峻防水入無患兩州以安出知處州案宋職官志都水監置局於澶州號曰外監豐正名置南北外都水丞各一人紹興九年始置南丞於應天府北丞於東京彥明此時爲北外丞正在澶州監局然置局於外仍隸在京之都水監故其知處州此書特標云出知處州可與宋志互證歲饑賑救有方移廣東路轉運判官時同列多以獻羨財進用彥明曰財民力也有羨當還以及民可剝民以爲己利乎奏罷徐暘所興錢監民以爲便汰假版吏案假版吏三字名義不見於宋職官志惟燕翼貽謀錄有改假版一條云太廟齋郎復改爲假將仕郎此書假版吏與彼所云假版版官名義畧同後漢書百官志有假吏鄭康成士冠禮注云若今之假吏蓋皆吏之冗可汰者此

書傳假版吏名義亦本此以保任法選用士類外選爲清就移本路提點刑獄禁雷公淫祀以正風俗罷廣嶺置關以示無外召還篋中無南物丁內艱服除授廣西路提點刑獄未行改利州路予告東歸大觀四年卒年五十五有詩文雜說合三十卷子瑊字伯成入太學升內舍中元符三年進士第主海鹽簿知錢塘丞丁艱知眞州揚子縣未上政和四年卒年三十八塘字仲修鄒公浩序送之所謂其形不滿五尺其志充宇宙與之語滔滔乎如秋水方至而東決者未第而卒瑊之孫從古

度字彥法年十九中元豐三年進士第案宋王銍甲申雜記潤州金壇縣陳亢熙甯八年餓莩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屍設飯一甌序領紙四帖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爲監司孫登仕者無算可與此書亢本傳熙甯乙卯歲大飢一條相證惟謂熙甯八年卽生廓與度考此書廓中熙甯九年進士則與生歲相距二年度中元豐二年進士則距生歲止四年卽可證甲申雜記之悞又案元至順鎭江志度登元豐元年進士與通考所載科期合此書原作三年悞爲江甯尉從學於王安石安石嘉其有志不倦以告之秩滿調杭州錄事參軍時蒲宗孟能本相繼爲守號剛嚴師事有過差下莫敢辨度數與爭是否二公更奇其能薦進之歲滿改知江甯府句容縣開封府太康縣湖州烏程縣烏程歲課

有義法當受賞歲終上課輒除去使僅及額而止曰無嘗計一身之私而爲方來之害遷爲鴻臚寺丞遷諸王府記室卒度性情清謹自奉至約日茹素未嘗妄費一錢惟卹孤振乏則雖費不計子璿擢紹興八年進士第未改秩而卒姪璘字秀文登紹興十三年進士第歷婺州義烏丞知海鹽縣通判池州卒居官有賢譽能詩世其家與蘇後湖庠游尤厚

從古字希顏紹興二十一年中進士第由富陽尉用賞改秩爲邵州教授監行在権貨務都茶場丞相虞允文

問歲中出納幾何從古曰國家利源醝茗居半自合同闕子行遂虧常額允文授簡都堂俾述所以於是闕子罷而歲額驟增因命措置浙西鹽事權司農寺簿罷歸起知蘄州赴闕奏事上猶記務場之功奬之曰卿書生乃能通世務到郡期月擢提點湖南路刑獄至衡有四被誣更三赦不肯從古奏釋之就除本路轉運判官專任荒政論功加直祕閣京西謀帥上閱諸道監司職名指從古曰是有才無以易之擢知襄陽府即奏言朝廷以襄為上游重地增陴益戍緩急須調鄂師善矣但節

制不一莫知適從紹興隆興間嘗命荆鄂兩軍分地而守權均力敵各行其說迄無成功今若合爲一軍命正副帥以其正屯武昌而副屯襄陽時許往來更戍庶號命歸一無敢首鼠疏入卽以吳挺爲荆鄂都統制而以王世雄副之明年以言者罷奉祠自是擢知衢饒信三州案元至順鎭江志從古歷知衡饒信三州與此書衢饒信三州異衡或以字體相近而誤皆不果行淳熙九年卒從古喜作詩好古物法書名畫尤愛陳去非詩和之終編又裒古今詠梅自宋鮑照以下古律千餘篇盡和其韻乾道中東駕閲武近郊進詩五十韻

淳熙中駕幸祕閣進詩百韻上皆嘉奬之周公必大爲
作墓誌

序字彥育亢之兄子不事科舉而工於詩一時鄉曲蘇
君庠譚少卿知柔以能詩聞序皆與之游娶寇氏實萊
公準之裔紹興初思澶淵之功錄準後無在者補序封
州文學部注楚州寶應尉以邊事方殷罷文吏之爲邊
尉者改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門任滿監行在惠民局
繼任編估局紹興二十五年春兼權詳定一司敕令所
删定官滿歲爲眞改秩籤書保甯軍節度判官所公事

卒自號碧巖居士有詩集

寮字伯茂亢之從孫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主甯國府涇縣簿闕至之官不忍違其親中道復歸欲遂丐祠親強之不得已乃行秩滿授平江府司理介然自守不求人知會鄉先生張闡入參大政綱愛其篤行薦之朝除敕令所刪定官改秩監登聞檢院兼幹辦審計司歷司農寺簿太學博士大宗正丞權尚左郎官以論事忤時相奉外祠差淮南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泉州卒寮性醇厚事親篤孝行喪有禮歲時薦享皆躬自滌濯既老益

虔奉兄姊甚謹賙宗族鄉黨有恩其德行內外不異少長若一蓋古君子云

蔣猷字冠權元豐八年進士第主武進簿巴陵令改宣德郎知江甯縣舉最遷秩爲信州教授尋除監察御史爲尚書膳部郎官遷吏部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少卿詔原廟立僖祖殿工既畢言者以爲當廢朝廷下其議猷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既奉安奏告矣奈何變之執政怒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踰年直前議復職召試中書舍人出知盧州俄復召還詞掖案汪藻撰

猷墓誌云坐鄧洵仁奪職出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與此書詳畧互異既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案此上數事宋史本傳均闕書奏論士風浮薄今羣臣無他能惟以善候何人主承望大臣為才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同則衆指為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惟務雷同畧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為中傷計此不可不察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甯中內侍省獨乞不隸猷論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六察何也即以其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

以聞上寢其奏猷極論不可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案九朝編年哲宗元符三年二月斥內侍郝隨劉友端先是上諭曾布曰禁中修造華侈太過云云未幾逐隨與友端據此則友端之降官由於哲宗特見似不因蔣猷之疏與此書互異又攷汪藻所撰墓誌乃此書之所本故均與宋史異因命大書其疏揭之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案宋史本傳稱猷論內侍省不隸臺察案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據此書則所揭之章特涉內侍劉友端等其劾楊戩趙良嗣乃在此事之後與宋史互異與汪藻所撰墓誌合楊戩建節猷言祖宗時未嘗有此昨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不平上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貫戩多不可以人廢猷曰楊戩何功上不答案汪藻所撰墓誌云

公徐曰楊戩何功帝曰自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出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無人觖望若使攀緣展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爲常矣帝稱善者久之與此書所稱上不答互異

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祕書丞猷言良嗣降奴狂妄不宜出入禁中孟昌齡父子專防河之任事久不成公私騷然猷劾其勞費無益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可出發民畎水鑿山役不已猷劾其狂妄雖上意先定不能盡從而猷言論風旨凜不可犯僥倖者亦因之退縮最後極言東南應奉之獘乞一切罷去因論提舉兩浙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畀漕司爲製造費廣東轉運使徐惕以

虛名羨財進奉後苑造作乞重寘典憲案劾范之才及徐暘二事宋史本傳闕書上怒遂罷言職丙去不可遷兵部尚書政和七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出知婺州丙閒奉祠宣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復奉祠而歸案獻於丙祠之後起知明州復奉祠宋國史闕書七年以刑部尚書召至則兼資善堂翊善值敵騎圍闕城守盡力既解嚴遷兵部尚書案汪藻所撰墓誌云天子命公特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帝貶貫環衛竄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日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為慮淵聖皇帝喜賜縑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在淮陰言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間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典刑惟

陛下俯裁上皇領之遂宣詔童貫節日趨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據此則猷之遷兵部尚書其功甚巨墓誌序此事較宋史為尤詳是書乃不載謹附錄於此尋復奉祠建炎三年避敵於明州卒案汪藻所撰墓誌云建炎三年避敵明州明年十一月卒於昌國縣蓬萊鄉紹興三年葬於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因葬焉年六十六汪藻撰墓誌

丁權字口基金壇人唐末兵亂世為金壇守將六世祖禒字德祥弱冠值偽吳祖楊行密討黃巢以勇應募戰多為都押衙與田頵安仁義李神福皆為行密愛將常隨行密攻孫儒相遇於廣陵儒兵衆而不整禒謂行密曰當為公破之出馬陷陣諸軍繼之儒敗被擒以功遷

都知兵馬使行密起羣盜性情猜忍諸將功高多見忌田頵安仁義相繼就戮修不自安以病得歸求田問舍嘯傲林泉平生不殖貨不嗜酒不斥人非不掩人善故生於亂世而得明哲保身之義始仕偽吳歷五代至我宋乾德元年卒年九十一

權擢元祐三年進士第初任復州司理參軍有大獄累政不決能明其冤當路者喜而薦之再調宣州濰州都曹改秩為兗州教授入為太學博士時二蔡用事將以梭定私其親權不可蔡怒權聞之亟上章丐外除淮東提舉學事秩滿再除河北提

舉學事知汀州卒在河北時俾其家築室所居之南以教子姪牓曰訓義用韓愈符城南讀書韻作詩歸勉之族之子姪爭勸於學多由科舉進孫明字子公閉戶讀書二十年家事坐廢手編事類曰千門萬戶凡百卷諸史通考二十卷著直說五十篇兩舉於鄉以特恩補官老不可仕奉祠家居年八十嘉定中卒鄉里私諡曰博雅先生

可久字嘉會權之族孫擢乾道壬辰進士第爲太平州蕪湖簿秩滿連丁內艱服除知揚州江都縣事以疾卒

可久孝於親友於兄弟雖子姓亦未嘗名呼閨門之內如春風和氣其涖官嚴而於民常求以寬之其臨財廉而故人以匱告無違者故所至事多求眞而死之日家無所留遺湯邦彥表其墓曰有宋廉吏云

張慤字誠伯樂壽人家金壇元祐六年進士歷孟州錄事參軍錄事總財計異時河陽用度不足仰給漕司慤謂此不可常乃考覈財賦源流而剔除其蠹弊踰年郡計有裕漕司更賴其餘因下其法於他郡再調冀州錄事參軍改秩就差河北都轉運司幹辦公事召對乞紓

河北民力節中都財用且乞久專運使之任皆當時急務上納其言且戒之曰卿在小官中每與監司爭議事公直聞於朝廷此節不可易會有以河北漕計爲言者陛秩再差河北都運司主管文字時州縣以匱告憖悉取諸郡財穀出入之數爲之籍號曰河朔歲計足用集其法以舊額總計列於上析近歲實出納之數爲一列於次又析歲中不時移用之數爲一列於下凡三十四郡賦入之登耗利源之興廢用度之增損一開編而盡得之因得以通融有無遷北外都水丞先是河決冀州

棗陽上埽害恩冀永靜滄民田懿帥化舊堤以禦奔衝又起清河兩埽疏雞爪河以導水勢使漸復故道以明年果還北流復九縣民田以頃計凡三萬九千三百有奇歲省調夫二十五萬又行視諸邑凡高仰之地皆爲直堤又得民田六千六百六十餘頃信都埽距冀城不遠一夕幾潰居民奔走懿躬走堤上督役晨夕不休隄卒無虞郡人德之秩滿代去已踰月冀人叩闕請留不已有旨再任尋除南外丞又除都水監丞時孟昌齡父子並領河防宣和元年七月河溢濁流及汴懿附急置

以開昌齡劾慤張皇有旨鐫官勒停且議遠斥會朝廷委官覆按如慤言即日復舊職昌齡坐褫官一等除軍器少監仍編類河防書尋遷軍器監東西坊卒名隸監中率充役公卿貴戚近習之家慤一日追回千餘人從左丞王安中宣撫河北河東燕山府路道除龍圖閣河北燕山府路計度轉運副使陞右文殿修撰專措置水運慤言河北根本之地轉輸燕山公私匱竭所當深慮朝廷置不問郭藥師以幽薊叛慤亟請擇將練兵屯白馬守盟津爲王室之衞論者是其言明年敵果圍闕河

朔諸郡城守日久軍需悉仰於隷斂不及民既而退師除尚書戸部侍郎欽宗議親征爲行營隨軍轉運使金人北歸歷陳備禦之策朝廷不能用太夫人年益高乞奉祠歸宣諭使种師道及諸司交章謂隷之歸是棄河朔遂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中原士人懼金人驅掠之禍挺身而歸者阨於寇攘隷與之支移所至示賊皆得善達李公綱以宣撫使解河東之圍師次濩澤饑餽不繼議者欲令遠郡之民計戸輸金募開德懷衛之民以爲運卒隷曰民力疲矣可重擾耶京畿諸路

有免夫錢名爲蔭輸水衡實盡入贓吏之室若朝廷以咫尺之符許令移用公私濟矣詔從之劉韐軍潰井陘自是河北河東敵騎連結所至叛卒剽掠諸帥招之不從曰若張公招我則往愨遣常所親信諭之悉與俱來敵兵逼京城盡召天下兵分置四道總管大名北道也以大名尹趙野領之野檄諸郡兵集於大名姦人乘之白晝剽劫殺少尹機幕而下數人野稱疾不出郡人環府門譟曰得張侍郎尹京則可既而副總管顏岐轉運副使張益謙等堅請攝府事愨不得已馳馬萬刃之中

委曲曉諭取其爲倡者梟首於市下令曰軍士即歸營壘保甲即歸聚落不則賊也皆斬即日內外帖然敵人自魏縣渡河鉦鼓之聲動地居民皇懼懋率士卒晝夜嚴守備賊攻西北急公命守陴者曰射彊弩齊發連殪三領賊知不可破引兵而南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於相懋以相金人往來之衝即遣將士護迎行府之大名趙野一日稱疾愈欲自以都總管將兵入衞懋聞之喜甚授之器械兵甲厚犒三軍以勉其行案宗澤自大名入援在靖康元年十二月此書載野將兵入衞尚在前而宗忠簡公集有約總管趙野入援書時在靖康二年二月以十二月前入

衛而次年二月猶不前進合此二書與宋史野本傳相證其逗遛月日可以考見先是除慤延康殿學士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鄭置不通野行旬日命始下欽宗蠟書趣兵解圍而野將兵去已遠乃約知磁州宗澤舉兵入援得義兵三千人卒萬人部勒啟行魏之父老遮道泣涕請留曰百姓恃公以生忍棄之耶慤不可則請於大元帥府府檄慤復留案宗忠簡遺事云戊子公提兵三萬發大名此書稱慤與澤約啟行即其時也時康王為兵馬大元帥以十二月丁丑日自相州至大名庚寅始發大名如東平此書稱東平百姓就大元帥府請留慤當在庚寅之初前考遺事載十一月乙丑大元帥府下諸路勤王檄云右劄送中山府陳延康亨伯知河間府黃潛善知冀州權邦彥知德信州梁揚祖知洛州王麟知

深州姚鵬知磁州宗澤知德州滑彥齡知棣州趙關知博州孫振知慶源府裴汝明知保州葛逢知霸州辛彥宗知安肅軍王徽等惟中山慶源受圍不得通餘悉受檄據此則河北諸路無不被檄獨不及慤蓋此時諸路勤王師據節次之大名會合慤尹大名獨備衛劇故不檄之入援耳大名百姓請留慤本與十一月乙丑檄意相合故得遂又請也慤未嘗奉檄而乃約澤入援以遺事與此書相證慤之忠勤彌爲顯著是皆宋史本傳所未詳謹附考於此

時諸路勤王之師大集於魏資用不給慤請於大元帥以京東河北鈔鹽鎸平日之直十之二令商賈輸金於魏給鹽於青滄諸地從之方京城路梗商賈願入金於榷務者率留滯不通鹽久不至價增數倍至是官又捐直商賈輸金恐後軍用以饒慤從容應變公

私兼濟大率類此已而聞京城失守慟哭不食分遣義兵邀敵歸路雖常少有克捷顧事勢已去無所容力大元帥畱濟鄆開累表勸進高宗即位南京以戶部尚書召既入對首言帝王之道在知人陛下初載尤當明辨忠邪忠邪判則治亂分矣及請省吏員罷內外官之非舊制者上皆納之慤在大名糾集居人使五兩相比謂之巡社協力以衞鄉井盜不能侵因編類成書以進謂唐府兵遺制無事則負耒以耕有警則荷戈以戰得用兵之實而無養兵之費後弗果行議者惜之尋除同知

樞密院事仍專一措置戶部財用案李綱建炎進退志稱一日上批出遷汪伯彥知樞密院事而除張慤同知余因對奏云云上乃止後二十餘日竟除慤兼總領戶部財用然則同知樞密命凡再下與此書詳畧互異上面諭曰周以冢宰制國用唐領鹽鐵宰相職也慤頓首謝御營司建以爲副使時變承平之舊凡張虛名以蠹經用者一切汰去歷踐至維揚拜尚書左丞乞開講筵以輔聖德先是徂徠石介著唐鑒其要謂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用權慤得其印本繳進之未踰月拜中書侍郎力裁倖恩以立政本戚里有援舊比以求者慤引仁宗朝杜衍

故事乞論以張愨不肯權倖屏跡時西北之兵盡屯行在所輓運芻粟修繕營廐力勞而費倍愨請加搜揀分屯諸鎮有方士自言能作黃金以濟國用在廷或主之愨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用成中興之業顧可以幻金賞士乎上是其言愨自居政府綜理庶務接納中外雞鳴而興夜分不寢他相視成而已有勸以息思慮養精神者愨曰國勢如此皇恤吾身一日都堂棟折卜者曰爲國樑棟者當之是夜有大星隕於正寢明日薨實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四海內士識不識

皆爲流涕上震悼賜塋地金壇縣上元鄉望張之原慤
在州縣時與溫人許公景衡厚既登政府極力薦引慤
在中書景衡爲右轄叶心謀國佹相忌之乘慤在病擠
許於外去國未百里亦得疾慤忽見許於家迎候坐語
如平時許亦見慤於舟翌日皆以訃聞聞者異之明年
三月南渡上語鎮江守臣錢伯言曰張慤在朕無此行
移蹕建業次鎮江親書祭文遣使祭其墓謂慤謀國盡
忠遇事敢諫亮直之節朝野所稱朕適此南巡行經墓
所歎音徽之如在顧宿草之已蕃昔唐太宗征遼東而

恤魏鄭公之家明皇幸鄉南而祭張九齡之墓朕之此意不愧前人又明年詔曰張慤進由直道不幸早終已祭其墓今聞其家圾掠朕甚憫之可賜銀五百兩度牒十道以恤其妻子稱朕不忘舊臣之意又詔曰張慤忠實剛毅盡心王室淪沒之後念之不忘夫相子負薪優臣致諂袁安之善慶鍾累葉令三省與其子差遣又嘗謂宰執曰張慤古之遺直也其他嘆美悼念之辭不一備載國史紹興元年翰林學士知制誥汪藻撰張方平在翰林日爲宋祁請謚故事爲慤請賜忠穆子瑜友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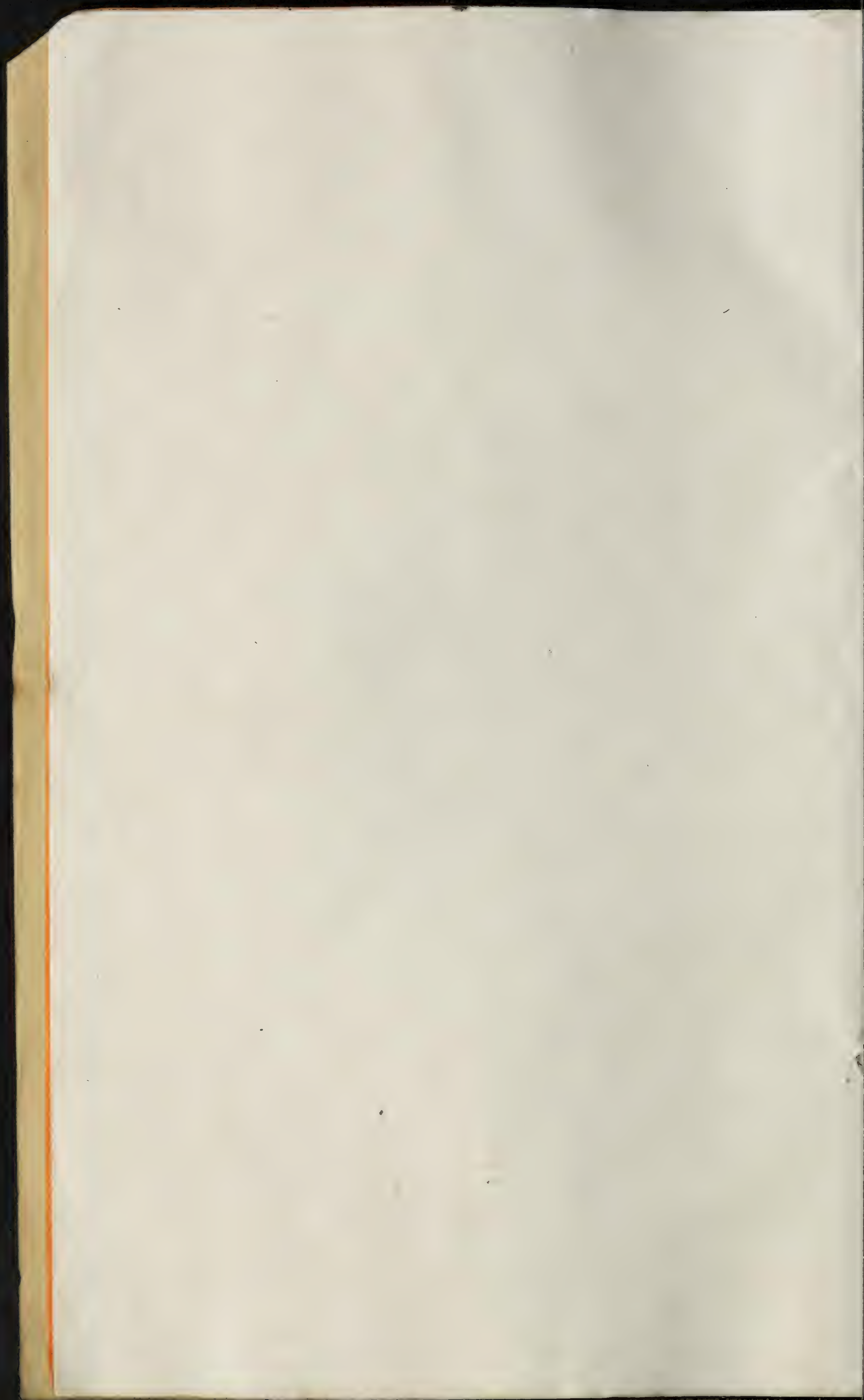
孫皆以疾仕不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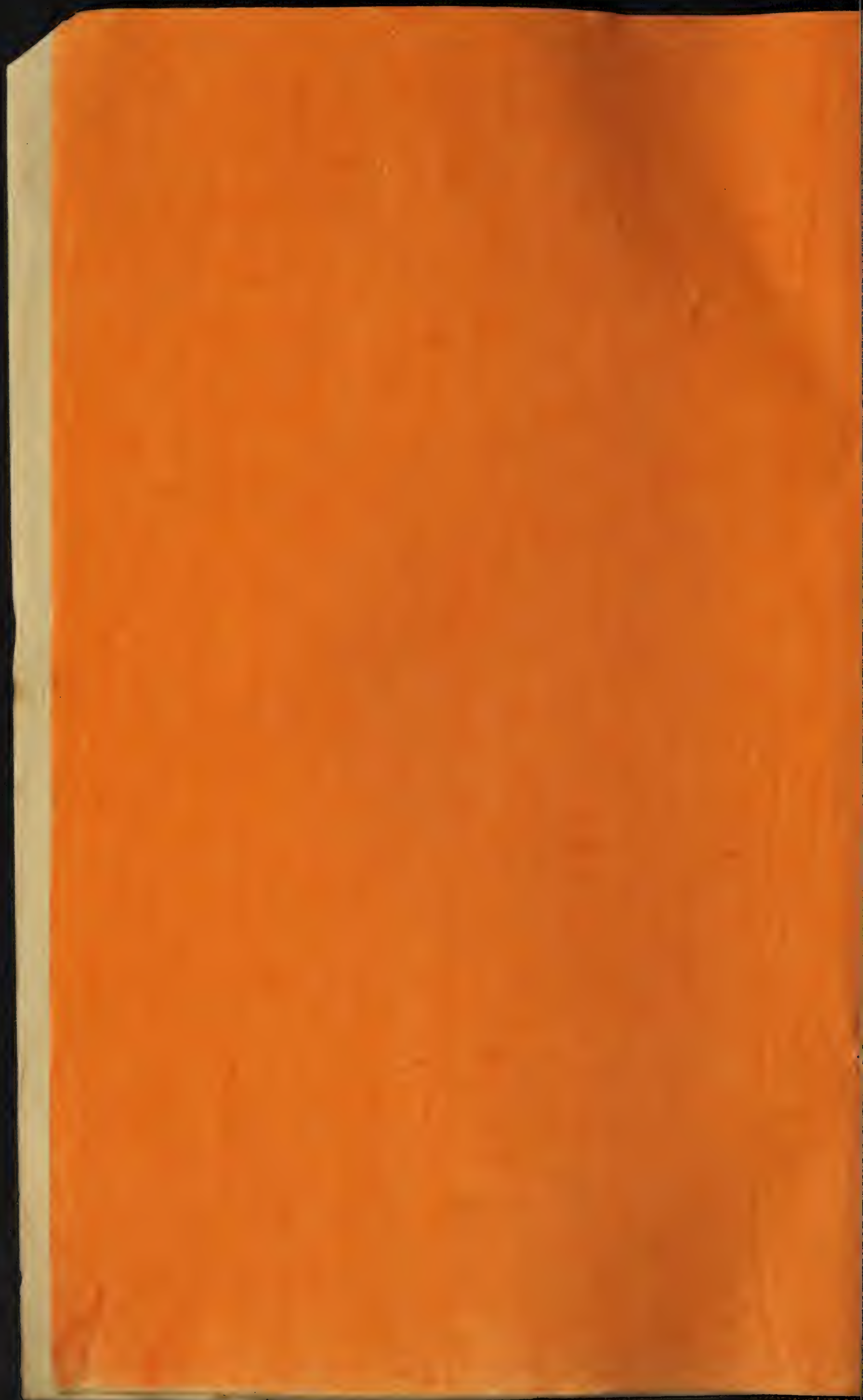
王厚字處道詔次子以文功除大理評事案宋史厚本傳稱官累通直郎蓋散官也與此書除大理評事異東都事畧與此書同紹聖初上方畧請經理西事遂改武階案東都事畧本傳稱厚由大理評事易武階爲禮賓副使佐熙河府帥與此所云改武階正合但宋史及東都事畧均於厚既佐熙河府帥之後始載厚與河州守將王贍獻議復吐蕃故地前乎此不見厚有經理西事之請據此書則厚先請經理西事乃始改武階與二書前後互異不數年收復鄯湟元符有棄地之意坐事貶案宋史本傳厚既平轄正隆贊二酋朝廷進厚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後以二州不可守乃以昇隆贊而貶厚右內府率再貶賀州別駕東都事畧稱坐貶監隨州酒稅再貶賀州別駕郴州安置與此書所載貶官互有同異崇寧中起知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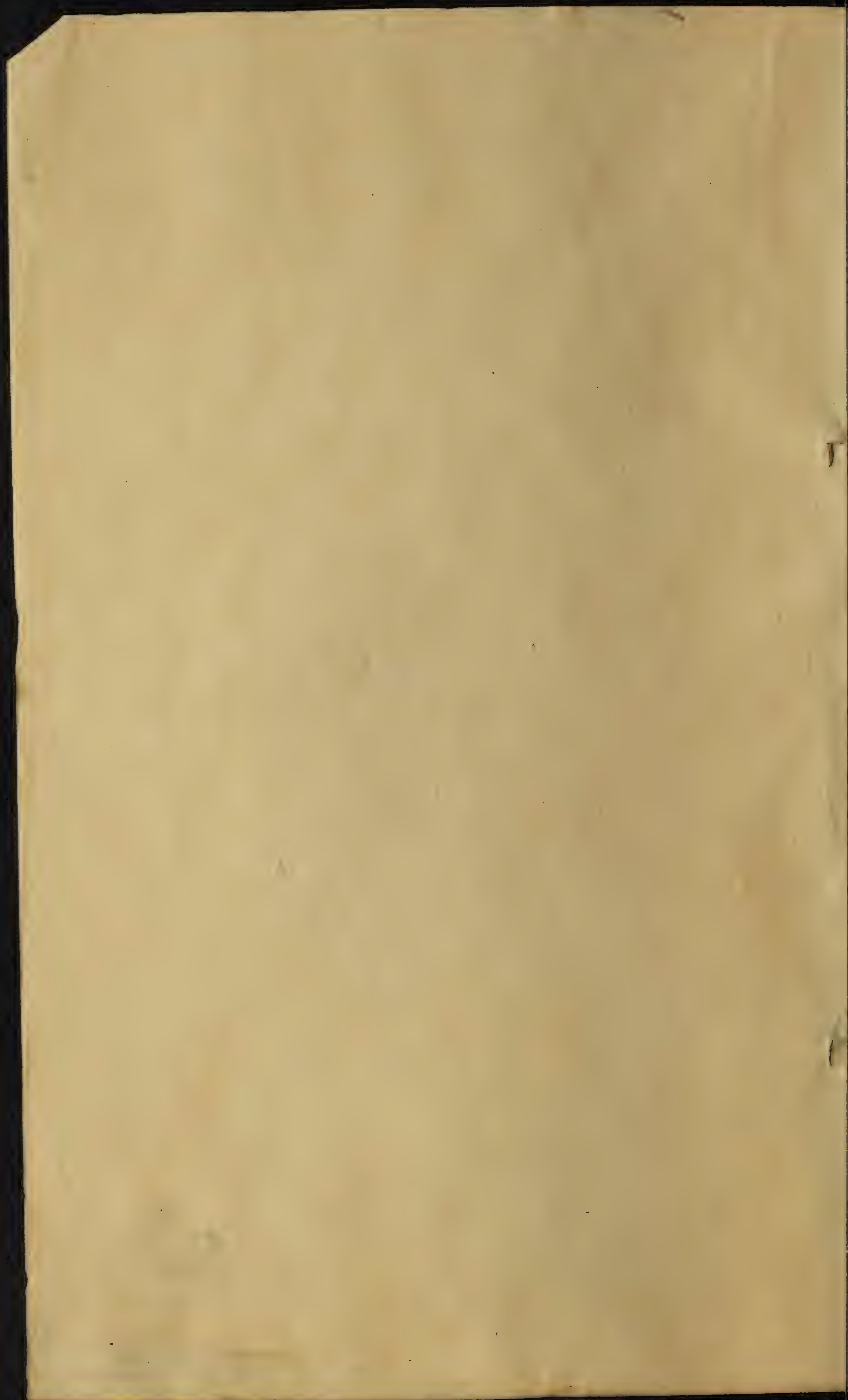
州遷熙帥再復棄地又入鄜州拜武勝軍節度燕京留後能以恩信結戎心不事殺戮終致趙懷德來降崇甯五年召還京師案宋史及東都事畧本傳厚既節度武勝軍明年羅薩爾復入寇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郢州防禦使已而論降趙懷德復武勝軍聞後召還提舉太乙宮此書不載祠官蓋從其畧卒贈甯遠軍節度使禮官議諡恪敏詔以奮忠許國似其先人賜諡莊敏有奏議三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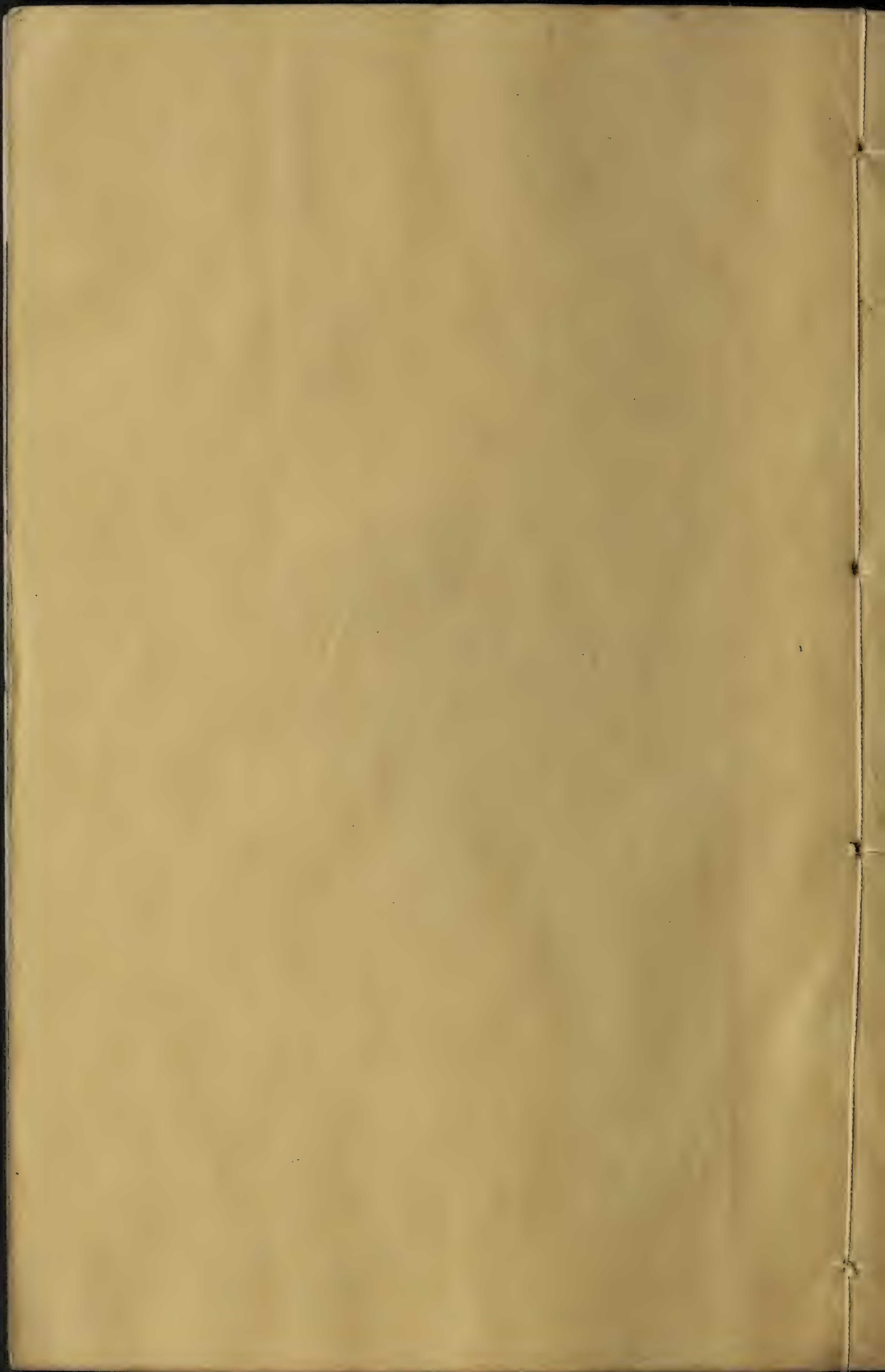
京口耆舊傳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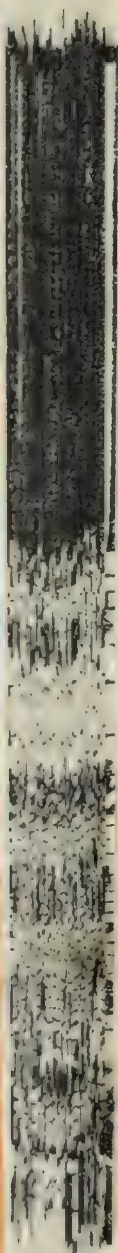














京口耆舊傳

卷七

王彥融字炎弼江州人韶之孫居金壇父宷以林靈素

詣死靖康改元彥融時年十九徒步走京師上書訟寃召對命官紹興初授廬州錄事參軍會壽春守將外叛檄權府事以勞進秩已而宣司游委偏將輒攝守皆畏敵遁去彥融募鄉兵據芍陂以距敵城賴以全辟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時湖湘盜賊蜂起檄彥融出討未幾悉平帥憲上功授儒林郎帥憲復論奏以爲賞不當功繼被旨改合入官事定而武岡軍所駐東南第九將兵唐明等以衣糧不足據城稱亂案燕翼貽謀錄云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團練諸軍爲十三將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

永第九準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此書所稱第九將蓋全邵永團練軍也燕翼貽謀錄又稱團練軍廩給特厚與禁衛比絶異他軍以此條證之卽知恬思之足以生亂也與宋兵志亦可互考帥復檄彦融權軍事先是盜賊紛紜武岡守備嚴甚至是賊反資以爲用彦融度不可勝則散賞牓使自相攜貳唐明等果自疑率首領約降既降而知我師之弱議復中變彦融乃單騎造城下諭以逆順禍福賊悔悟啟關請降彦融卽入城視事一軍以安復被進秩之賞知平江府長洲縣中間權崇德德清又嘗從奉使兵部黃鈸行之辟皆有可紀授無爲軍通判秩滿知柳州

未上擢知楚州撫摩彫瘵招納新附井井有條敵騎南下通判徐宗偃先事奔避至揚州妄傳制使之命令焚燒城內外屋宇彥融誓死不可事聞宗偃罷黜加彥融直敷文閣敵退除南轉運判官兼隨軍運判時戎馬初定餉廩一空大軍數萬仰給夙夜盡瘁僅免乏興以是屬疾丐閒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雅州未上卒案劉漫塘集稱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南轉運判官彥融蚤著孝行後守山陽以捍寇功擢本道使者始徙居潤之金壇可與此書相證惟是書載彥融於丐祠之後更起知雅州乃卒漫塘集第書淮南轉運判官蓋以彥融未之雅州任耳彥融廉而喜施貧而好事所居之巷廣不盈車屋宇

隘漏僅蔽風雨門無一金之入而食客常滿雖無以稱其求而爲之宛轉借助不遺餘力遇大比闢章堂於所居之後集里之秀民與其子同舍肄業躬自勸奬是歲上名春官者五人彥融二子預焉時以爲盛子萬全萬樞

萬全字必勝一字通一父任出官授揚州高郵尉淮東總領所幹辦公事總轄常州鎭江府戶部酒庫皆以故不上監戶部餘杭酒庫期年之間補負課七萬餘緡羨利猶以萬計以憂去服除辟眞州揚子簿調臨安府錄

事參軍京尹王佐深知之孝廟嘗有所嘉獎佐曰非臣所及錄事王某爲臣言之改秩知紹興府會稽縣代還爲湖廣總領所分差襄陽幹辦公事通判舒州擢知辰州近辰之蠻有楊氏者負強爲患萬全因其大酋之亡析其族爲三其患遂絕居民有陳氏者挾廢契廣占民地爲一郡患萬全逮之獄破其姦三歲大比士子附試常德疲於往來萬全爲創貢闈請於朝得自賓貢郡人德之代還猶未七十上章告老萬全與人恭遇事居官有廉稱嘉定癸酉卒年八十有一葬丹徒白兔山萬全

子遇見科舉類

萬樞字贊元父任為平江府崑山尉秀州崇德丞改秩知滁州來安縣案劉漫塘集故知吉州王公墓誌曰來安政既成郡以全椒令闕政龐檄公暫往來安遮道不可郡俾兼治之與此書僅記來安詳畧互異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當孝廟升遐光宗御極弔賀之使相屬計臺職護視適以故去萬樞以寮佐攝承比六七往反以辦治聞通判建康府知興國軍案漫塘集故知吉州王公墓誌公進貳建康會其子逢及遂俱以妙年貢籍言者以為私論罷起知興國軍此書於知興國軍之前不書論罷與墓誌詳畧互異方承平時防河之卒賦衣淮西之蘄黃蘄黃轉市於興國因以

爲賦絹以端計四千一百錢以緡計萬三千皆有奇更太守數十不能去萬樞當臨遣之時亟以是請御史亦繼上章案漫塘集故知吉州王公墓誌載此事爲公臨遣次亟言之數奏剴切上意感悟退又白御史繼以請據此書但云御史之請不由萬樞之白者與墓誌錄小異詔蠲其半餘令郡以他賦代輸且命漕臣補助悉不取之民郡人德之秩滿擢知吉州道儀眞卒於舟中實開禧乙丑萬樞常言安而行者仁者之事庶乎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者於宗族親戚咸有恩義族弟孤甥賴以立家葬金壇白水塘

遂字去非先字穎叔西山眞公謂曰子志於道而慕戰

國策士非字也爲改去非且序其說其先來於江之德
安熙甯樞密韶公之高祖也樞密生著作郎宗著作生
淮南運判彥融運判生吉州太守萬樞吉州生公公生
十有一能應舉十四伯兄逢試江東對策詆韓侂胄王
德謙考官舒璘劉三傑石宗萬並寘選中諫議李沐聞
而大怒謂公父私屬監試劉大臨皆劾罷逮赴後省覆
試公與兄方勇往不候試經駁放旋以吉州任子恩銓
中主富陽簿後三年逢中第又三年公亦第仍赴富陽
任而吉州卒伯兄亡公奉毋治喪盡禮致師訓諸弟爲

女兄擇對孝友之行著聞服除而侂胄誅死參政衞經
以前事白堂差教授楚州當開禧兵火後繕治黌舍招
集生徒士風頓還淮東敵退民歸歲適苦旱條救荒事
宜上之臺郡既而權倅制使邱公崇陽公輔皆以措置
給糴委公黃公度開江淮閫羅致幕中建策畫平湖海
餘寇淮西有雄淮軍虛費諸郡朝議留屯以省饋運公
白制閫凡田多者以正月下旬縱遣使得春耕田少者
四五月麥登乃遣歸使有以續食其不願歸者改刺黃
公以其說復於朝行之所在貼息歲省緡錢四百萬米

斛三十餘萬幹辦淮西總所漕使眞公德秀倉使李公道傳共議救荒事悉咨公民多全活改秩知當塗縣丁母蔡夫人憂除喪服期年不忍求仕親朋勉之注受知溧水易山陰縣多貴近公一切繩以禮義莫敢干撓盜起江西閩中公陳弭盜六策四要赴樞密院稟議幹辦審計司差知邵武軍兼招捕司參議案此書載遂知邵武軍之前更歷楚州教授知當塗溧水山陰三縣宋史本傳俱闕書又案宋史遂本傳載遂安斬閩寇在紹定二年考宋季三朝政要載紹定二年閩寇晏頭陀夢彪嘯聚汀邵特除陳韡爲提刑招捕使此書稱遂兼招捕司參議蓋佐陳韡捕賊也與三朝政要可以互攷公至郡賊已破城公爲榜曰已歸業者

前事勿問除賊首外不殺一人捕殺賊首補官給賞賊
首出降免罪補官獲賊諜釋其桎梏各付榜文使歸諭
賊復散榜以招四縣流民凡自言不係賊從賊者各給
憑由俾之歸耕乃爲郡城守備塞旁蹊小徑使民旅俱
由大塗過渡入門置歷考察發鈔賑濟就爲保甲以防
姦諜引樵溪水環城南以入白渚由城東城北入於溪
因壕土爲壘於是東南北三面水行山中城在水內西
山屯兵爲隘亦引水環之山高盡見數十里外廟禁舊
軍與新招軍料簡教戰於是盜知不可復犯矣提禁軍

及淮兵親行討賊諸縣令爭效命擒賊渠劉安國等斬之 案宋史本傳載紹定二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廉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蓋第於寇定之後命遂爲善後之計而已據此書云公至郡賊已破城□□□□□□□□□□□□此書云提禁軍及淮兵親行討賊諸縣爭效命擒賊渠劉安國斬之據此則捕寇甚急又非止勞來安集而已與宋史本傳互異 又案宋季三朝政要載陳韡至州籍峽常民兵申乞調淮西精兵五千人救援淮西制置曾式中遣將陳萬以三千五百人來卽此書所云擒賊渠劉安國蓋卽晏頭陀之黨與三朝政要亦可互證

史衞王薨鄭丞相清之佐天子更化首以奉常簿召公公知道將行矣亟軍車入都六日除監察御史 案宋史本傳載遂知邵武軍有安撫功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政知安豐軍及遷國子主簿與宋史詳畧互異

與洪公咨夔

並命首疏論決於進君子退小人則撥亂底於治決於進小人退君子則由治趨於亂君子小人之勢相持未決而治亂混幷未分雖百君子而一小人終於以小人害君子則天下之似治者適階以爲亂於是首疏劾余天錫再疏劾趙善湘鄭損陳眩三疏又劾善湘諸子並其黨與餘遺事落邸趙鄭陳故相之肺腑腹心久任方面以功自詭者公連疏及之於是人心震悚朝綱精明羣枉之黨傾衆正之路闢矣公又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之弊歷數十年膏肓之疾若寵賂若貪墨若姦回若嗜

進請以所言風告列位若有不悛者臣當執官刑典憲而枚劾之自是所論劾甚衆姦黨爲之一空史嵩之制置京湖公劾其原起於故相自固之謀太密以兵權付其子弟畏用兵之念太甚惟知以貨賄遺敵國除右正言上面論聞卿山陰之政甚嘉卲武之功甚不易自卿入臺臺綱振起皆卿之力朕讀高宗聖政見趙鼎在臺中率僚屬振風采一時甚賴其力朕之賴卿亦然除殿中侍御史劾李知孝梁成大莫澤乞行追竄幷論趙至道留元英罷任因口奏曰前者臺諫陛下以趙鼎事高宗

奢勉臣觀趙鼎爲臺諫論事四十餘疏見之施行者三十六雖鼎多所建明實由高宗能受盡言見之行事抑臣聞趙鼎所長在辨別君子小人之際願陛下以紹興五六年以前爲法以八年後爲戒既而復論嵩之欺君誤國之罪因言王櫼之來只當令在建康毋使敵國小臣容易入都窺見國家虛寔又乞令裔行簡奉內祠未幾上以御劄付臺諫以史衞王有定策功自今勿復擿摭以全大體又邊耗急欲復起史嵩之亦以意諭公公繳奏乞收回御札並止嵩之且以去就決之 案宋季三朝政要載

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憂詔起復其同時上疏論嵩之特著名者凡有黃濤劉應起徐元杰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何子舉翁日善趙與寰盧鉞劉鎮十一人又載寶祐四年上欲復用嵩之詔除觀文殿大學士落致仕與前執政恩數蔡抗奏乞收回恩命三學上書攻之遂依前致仕卒此書稱上欲復起史嵩之與寶祐四年事正合此書載遂乞收回御札與蔡抗乞收回恩命亦相類而三朝政要諸上疏人名氏最詳乃獨不及遂徽奏事據此書可以正三朝政要之闕

入對又乞守更化初意時楊恢孟珙亦陰主和議私與敵交且請守江公併劾之謂當以戰爲守時已詔召襄帥乃遷公戸部侍郎公既出臺而更化之初意遂轉移矣公在臺院踰兩年屢擊鉅姦凡所論奏皆國大務有十疏不置者有自初至終言之者殫劾

粵雅堂叢書

幾七八十人雖媢舊不之私所以羣陰退伏海內豹隱之賢次第而起有鳳鳴朝陽之風而朝廷光明俊偉庶幾夫元祐之盛至今追想而不可復得者大抵自公發其端也差知遂甯府改制置四川陛辭猶論和之不可恃戰之必可守且謂臣遠去闕庭猶不敢忘忠愛者君子小人之辨是也諸葛亮出漢中上表言親君子遠小人此乃討賊興復之第一義惟陛下念之遂行而蜀土之饑鄭損者居中沮止之既知平江府下車首以崇學校寬民力抑豪強爲務會兩倅及縣令賦詩勉厲之時

諸學親爲諸生講說吳中理學始與知甯國治績尤著知建甯案宋史本傳及元至順鎮江志並載遂至平江之後歷知慶元府太平府泉州溫州甯國府而後知建甯與此書詳畧互異以邵武平寇威惠入人者深百姓自衢界以香花迎拜幡旆擁衞以至府城公昔與漫塘劉公俱從黃公直卿遊至是思爲師門扶墜緒首詣考亭拜文公祠又款謁建安書院延見諸生闡揚訓詁作孔子燕居堂以明宗指俄除江西帥案宋史本傳遂知建甯之後歷隆興府太平州又復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與此書詳畧互異歸塗次建陽士友爭迎講書道邵武至鹿洞皆爲諸生講說請提舉太平興國宮自

是不復出矣居鄉猶爲士友日講魯論中庸太極圖西
銘諸書殆徧邑有社倉本公與漫塘所共創至是又悉
所餘買墟田二百畝以爲經久之利焉起家除權工部
尚書未及造朝而薨年六十有七積官至龍圖閣直學
士通奉大夫賜諡正肅公凝重堅正純篤仁厚自奉之
薄有人所難堪者所歷三部每罷燕設卻餽遺歸塗不
買一物士之游謁者未嘗有所與故能所至充足而於
崇教化修學校則一無所靳所著書有論語說讀大學
中庸記孝經說及諸經講義奏議藁葬金壇上元鄉之

白水塘子曰文子女嫁漫塘之子汝進實爲丁巳郡祠於學校授東陽孫維學奉安之詞曰端平之元化瑟初更公與洪公召入松聽知道將興不俟駕行君子小人首疏辨明正色張膽風生帝庭衆正路闢星聚雲蒸羣邪迹掃雪晛霜零朝綱尊隆海宇霽澄曾未幾時黨軋朋傾一解而散鳳不再鳴至今善類慨想典刑爰訪遺像繪以丹青植之風聲以詔後生

李健字子建泗人來居金壇擢大觀三年進士第主霍邱簿就任差舒州教授任滿差青州教授未上除辟雍

正會罷辟雍改太學博士除祕書省正字陞校書郎尚書戶部右曹員外郎會罷右曹亦值京城之變流離在外建炎中差知宿州復值御營司差王進攝守罷奉祠紹興二年差淮西提舉茶鹽事未上改知廣德軍任滿差充淮西宣撫司參謀官在任除直祕閣知盧州尋准尚書省劄子依舊充參謀官未幾兼都督行府轉運判官兼提點屯田公事六年差知宣州七年差知和州皆弗果上十年奉祠十三年以言者差監德安府在城酒稅十四年再奉祠卒健有能詩聲方未遇時與秦檜遇

於金陵年少氣盛不能相下以是坐廢

王澂字彥輔金壇人大觀三年登進士第爲江甯府句容縣尉時江賊盤據洲島刼掠行舟民旅不通郡檄澂及鄰邑尉會合諸寨兵收捕而督以郡官澂度賊嘗習亡命非可力勝乃別其卒爲二俾羸弱者束葦泛輕舟而前伏於別浦期以甲夜舉火向賊比夜舉火賊以爲官軍且至盡銳以出澂以巨艦載壯勇乘其後兩陣之間金鼓交震賊進退失據倉皇不知所爲悉就擒遲明同列猶有未知者因相率連銜上功而督捕官已以實

聞澂遂以賞改宣教郎澂意不自安欲僅改初品官而推餘賞於同列不報會令闕當路就辟民安其政時茅山道士劉混康笪靖之介中貴以干時好奉詔興元符萬寧宮縣供土木之役稍愆期會則斥辱隨至澂以義折之民賴以寬混康死勅喪山南當道築亭設卒守護一日有樵者憩其下守卒縶以告澂曰安可以一死道士故妨吾往來之人卽釋樵夫杖命守者且械以徇自是其黨褫氣不敢肆橫秩滿差通判歙州甫就道而卒弟尙友字必先用累舉恩出官監臨安府稅院吉州龍

泉丞龍泉素難治尚友通練邑民宜之秩滿民相率走
詣臺借留部使者察其誠聞諸朝遂留再任秩滿辟贛
州興國令不就遂歸老從弟資深游太學升上舍以易
學爲時所宗既免省歸會常潤合兩州開舉場辜從疆
令入試亦占首選與澂同入對大廷中乙科以羸疾不
候臚唱而歸卧病積年政和七年卒族姪維字唐傑擢
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終黃陂令族孫康字伯壽有孝
行嘗論金壇水利謂洮湖舊有八十一浦口實受荆城
延陵丁角薛步四源之水今所存惟二十有七皆淤塞

不遁盡訪舊蹟浚而深之下流無壅則水不爲害人以
爲當晩以特恩授鄂州咸寜縣尉未上而卒卽今岳陽
諸王之族

莊必璿字弱翁金壇人擢大觀三年進士第授婺州蘭
溪尉用賞改秩調太平州繁昌縣丞知處州麗水縣坐
方臘寇境内守備不整罷宣和五年差知明州奉化縣
建炎二年差知湖州武康縣皆有治聲紹興三年差知
紹興府會稽縣未上有薦者傳旨召赴行在除大常丞
六年除尙書兵部員外郎七年七月移度支員外郎上

言聞廬壽間有警蓋將臣入覲敵人乘間渡淮淮上之師頗有離次而去者必有奸人陰間以誘我師願詔諸將委以實閫毋有所諱上感悟即詔開都督府丁外艱十年九月除祠部郎官十一月除右司郎中罷歸起知常州與倅貳引嫌俱罷未幾卒案劉漫塘集故衡州判官莊承直壙銘稱松年祖必彊擢進士第爲尚書右司郎官終朝散大夫與此書以知常州終互異葬縣東五里橫堰案必彊子芑芑子松年俱葬金壇之路莊亦見莊承直壙銘

張忞字處文金壇人政和二年擢進士甲科五年再中博學宏詞科入朝歷學官紹興初爲中書舍人罷未幾

卒忞平日制行欲平不爲苟異靖康間陳公東上書歷詆時政忞非之以爲君子思不出其位東以言得罪忞爲賦挽詞有勇期探虎穴狂乃犯龍鱗之句紹興初駕幸京口思東之忠贈恤有加而忞顧於此時以順旨黜議者以是知制行之難

張綱字彥正金壇人幼無兼侍父以家務委之晝躬幹蠱夜則讀書以舉首貢辟雍升太學試內舍上舍皆第一政和四年釋褐授承事郎王音宣諭張綱三中首選可特除學官蔡京與司文柄者不協後累月始除辟雍

正明年除國子監時蔡京用事士無大小皆出其門綱初賜第旅進一見後絕不往六年除辟雍博士召對首論用人當別邪正不然恐小人得志邀功生事又論脩之弊由人主躬行不至皆切時病上改容嘉納除祕書省校書郎明年罷奉祠宣和二年依元豐法并祠祿罷三年再除校書郎兼修國朝會要朝廷議遣童貫蔡攸宣撫朔方綱上疏引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以諫不報案九朝編年宣和四年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鄭居中力陳不可此書又載張綱上疏云云可以補九朝編年所未備尋除著作佐郎五年爲

屯田員外郎時王黼秉政綱疾之雖同寮以職事見亦託疾不往一日上取班簿指綱名謂黼曰此人馳譽文場行實相稱可與近上差遣黼尼不行七年改司勳員外郎其冬北敵渝平兵及畿甸牽同列晝夜乘城比解嚴乘城者遷秩獨愧不受靖康元年欽宗登極以親疾丐歸除兩浙路提點刑獄陛辭上宣諭知卿不阿權貴操守方嚴比歸甫浹旬卽領詔命大臣傳上意欲以長風憲力辭得請及聞二聖北狩遂移病棄官建炎元年高宗登極駕幸維揚祇召未行再除兩浙提刑紹興二

年改江東以戎馬初息民瘼未蘇徧巡所部多所罷行州郡常餽毫髮不受公廨所列什器亦全而歸之召爲左司郎中三年正月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二月除起居舍人五月除中書舍人兵興以來史事久廢詔趣論譔而祕書權輕闕會稽失建言乞依祖宗故事委大臣兼領遂爲定制四年除給事中申舊制以裁倖恩凡挾有勤勞者皆不得騁入服其公兵荒之餘民窘衣食奪攘以苟旦暮事定而仇怨告訐無已時綱奏乞截日蔽四後有告者勿受報下咸欣然若更生會成卒

有奉文書至瑞昌縣者怙勢爲令所因主帥訴之令坐
罷綱直令冤不報自以不得職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觀
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繼丁內外艱執喪盡禮秦檜雅知
綱賢數從所親問無恙且怪絕弗通問所親馳報綱不
答越歲又詢及之所親懼勉之曰縱不求福安可待禍
綱曰吾少不幸值王蔡用事尚不爲屈今齒髮已衰俯
首何爲卒弗與通尋上章請老二十五年檜薨上躬覽
萬幾圖任舊人不閱月落致仕召赴行在除吏部侍郎
尋兼給事中二十六年正月兼侍讀尋權上侍二月權

吏部尚書五月金國賀生辰使敬嗣暉入見奉詔館伴嗣暉謂其副曰我自幼聞此公姓名今尚在耶執禮恭甚彗出東方詔士庶實封言事案宋本紀彗出東方時在六月則井星出西方矣與此書所云彗出東方異東方或爲東井之悞又本紀不書求直言此書足補本紀之闕由是言者猥眾綱言求言不可不廣聽言不可不審蓋恐疏遠之人銳於納忠有彊出新意取便一時而悠久有弊上嘉歎尋除中大夫參知政事時其子堅已爲國子監簿亟請罷任子祠以革近世大臣進任子弟之弊自是宰執子弟皆引嫌初秦檜以嚴刑峻法鉗天下吏化以後

務行寬恤綱以頒降重複官吏不能盡行且慮其間或自相戾乃建議令有司刪煩撮要得八十餘事鏤版宣示由是德意下達貳政期年政事多所建明必歸功同列人物多所論薦必歸恩君上以衰丐歸章相繼五上上察其誠乃曰卿先朝老臣出處可觀今之求去蓋欲全進退之節豈可以朕故妨卿然卿筋力尚壯當爲朕臥理一郡綱懇辭上曰比年執政無善罷者宜勉爲朕行以彰朕體貌大臣之意遂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陛辭之日問異日所以爲治之要甚悉且曰舊德去朝相

見無日意悽然不懌既下殿仍宣坐賜茶至浙江亭登
舟矣復遣中使賜御札一封通犀帶一條蓋自秦檜當
國援同已者為執政稍逼已則斥遠之故有朝為執政
而暮若旅人者比公之去上恩繾綣而一時縉紳上自
宰執下至百執事皆送別江上冠蓋之盛南渡所未有
至發奉行寬大惟恐不及本州歲以綾羅輸內庫逋負
重積綱奏除之又增大禮買羅之直民迄今被賜在郡
按令受祿發境工於織羅比歸家人不識尺寸既數月
曰可以休矣遂上印還家築亭曰喜歸一時名士多形

賦詠三十一年上幸建康道出京口朝於行在所上慰勞加厚孝宗受禪復召赴闕用辭乃免詔所在常加存問乃賜羊酒乾道二年以疾薨年八十四有華陽集四十卷書解三十卷六經辨疑五卷確論十卷告猷集三卷聞見錄五卷瀛洲唱和八卷而書解尤爲時所尚業書者必稽焉綱篤行君子事親孝親沒追慕白首不衰祖母在堂再乞以妻恩回授初郊任子以奏叔父既謝事許上其子若孫三人奏羣從從姪有既受命而夭者復以郊恩官其弟繼又念曾祖之後惟一人未仕亦以

郊恩奏之其意爲己之祿秩皆先世之澤故欲與先世之後共之自起家至貴田不加益曰先世之業能保守足矣何以多爲居母喪時有穀千餘盡以貸貧民既而焚券曰吾以代世俗緇黃之費若施予足以資冥福亦庶幾矣子堅孫銓

堅字仲固郊恩補承務郎再擢紹興甲戌進士第監臨安府新城稅楚州鹽場鎮江榷貨務門征榷二職闕至不上鹽場甫上即歸皆以無兼侍不忍去親及湯公鵬舉爲御史中丞薦爲臺簿父綱亦以耆德召父子聯舟

東上時以爲榮引嫌改國子監簿會綱晉參大政遂畀祠祿語見綱傳綱解政除太常寺簿數月以親養論通判建康府闕至復丐祠逮丁內艱卒禮無違服闋除將作監丞改添差通判常州秩滿差提舉福建市舶陛辭之日上歷言舶司之弊且問經畫所先對曰臣敢不卒之以身繩之以法上稱善明日宣諭宰臣爲遴選得人到任一以嚴自律治藥須乳香亦畏不敢市朝廷歲降經總制錢及度牒博買乳香數常不足堅請榷貨務自令變賣乳香並留錢十之三專充本錢自是本錢有餘

船商無滯三佛齊番首致生銅求造瓦於泉州歸以飾
佛寺朝廷從之堅言是欲並緣以洩銅寶詔以銅還之
船商慴服以勞加直祕閣故事船司任還不該奏對上
聞船司治績特令內引堅奏疏謂朝廷以度牒買乳香
乳香多積無益度牒多出有害乞每歲量度所積以爲
買納之數又奏乞免抽解番藥上曰卿在泉南措置船
司極齊整前劉所陳當令大臣與卿商量後劉極是是
日御批付丞相葉衡張某劉子甚合朕意乳香非緊要
物且欲往買卿可與詳議明白衡以堅所議入奏上大

悅進直寶文閣知泉州兼提舉舶司已差下提舶蘇峴候堅滿日赴上堅謂郡與舶司體實相制兼官未便辭極力峴始得上而於陛辭之日戒以每事必與張某商量堅聞之益感激自厲到任蠲宿負翦逋寇扶弱抑强爲旱禱至徒行十有五里應期澍雨初紹興間閩部行經界法獨汀漳泉以寇阻自是因循堅奏行之民以爲便而寓公多不悅從中沮止堅亦以目眚丐祠除江南路轉運判官案容齋三筆云余於江西見轉運判官張堅衣緋張嘗知泉州紫袍矣是書載堅除江南路轉運判在知泉州之後正與容齋三筆合江西蓋屬江南路時方救荒擇所部廉

明吏爲局官講明於上俾局官各擇所知奉行於下故
所行無非實政又以爲議所以予之不若寬所以取之
蠲所部租以石計四十三萬二千錢帛稱之民持布帛
竹木果實入市並除其稅居一歲興元擇牧難其人遂
畀帥節在興元敎閱義士勸課農桑惟日孜孜郡境高
昂多苦旱乾有水出褒谷從高注下漢曹相國作三大
堰資以溉田利周四縣夏六月三堰俱壞丁夫不可驟
集而義士不可擅興堅曰擇禍莫若輕與民以廢堰而
饑甯帥以擅興而罪卽出伍符起義士身自督役不旬

日三堰俱復民甚德之而堅以勤瘁得疾八月除戸部郎中四川總領視事甫旬日卒

釜字君量早孤以綱庇廕入官綱秉政與父堅同時引嫌請祠綱罷政告老仍丐祠歸養不調者十餘年好學工文屢中鎖廳試主管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饒州淳熙五年擢進士第知廣安軍不赴知興國軍池州除湖南提舉廣西運判加直祕閣知廣州初在江東佐知府劉公珙行荒政有勞秩滿進便宜十事孝宗嘉之興國旱繕廢陂築水堰三十八所自是磽瘠皆爲膏腴

承平時黃河築埽市士卒之衣於興國南渡不繼反易衣爲錢責以歲輸民以爲病籤請於朝欲除去未能則捐公帑之贏以代下戶之輸至池州首蠲諸邑負租錢十二萬緡米數千斛又罷無名之額八萬餘緡既田里樂生則又減榷征以惠來者新武備以戒不虞收屋儎魚租以養士節燕游餽問以資士之薦送者湖南檢覈常平創建社倉卹水災修水利惠民有局安養有方杜差役之紛爭許絕戶之立繼衣食皆足惠利無窮而又以其餘閒訪問名德之後如劉公安世之孫胡公宏之

子皆薦進之以厲風俗廣西二十五郡山嶺重複道無居人驛鋪相望動以一舍行者無所憩息人或暍死每二驛增其一建屋鑿井植以佳木具器用置傳卒募民耕旁近田以食其利仕於嶺表貧不能歸者創出嶺錢以資遣之鹽法屢變農本交病初許客販而富商壞於變法稅戸困於抑配及改為官販則患額太重乃計諸郡歲鬻實數奏以為額而蠲其送使等錢十餘萬緡至今稱便復興安靈渠馬援李渤故蹟漕運灌溉兩得其利廣東沒入吏貲以糴米得五萬斛時浙右饑有旨富

民入粟補官因勸諭富民又得四萬斛悉航海達行在所都城糴價爲之立減罷苗米餘耗凡下戸皆得合零就整命關市無得並緣收米麥薪炭之征籍廢寺產業歲得錢三千緡米千五百斛以給士大夫之以喪歸者其不應歸者立廣恩館以居之士之試禮部給道里費視池陽加倍遂爲定式比去猶蠲屬縣負租二萬九千餘石以他錢補之召還除度支郎中淮西總領過闕入對留爲尚左郎中遷右司權殿中侍御史諫議大夫兼侍講遷兵部尚書徙禮吏部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以疾奉祠歸甍

京口耆舊傳卷七

譚瑩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八

湯鵬舉字致遠金壇人九歲從鄉先生杭夷甫受易有問於夷甫者曰貞者事之幹何謂也夷甫命諸生以意

對鵬舉曰事不正不立如木無幹不生夷甫大奇之未
冠入學遂貢京師試上舍第一擢政和戊戌進士第調
建平分寧簿轉常之晉陵丞改秩知太平州當塗縣屬
郡兵叛擾官吏遇害賊相戒獨不入鵬舉之門安撫使
李光聞其事一見如舊盡付以安集之責曰知縣在此
吾無憂矣師饑以來富者餘貲而貲算不除和買絹額
視他邑倍蓰鵬舉析物力之出於貲與產者爲二欲論
於朝獨以產計會梁汝嘉爲戶部侍郎故嘗同僚毗陵
知其賢將薦之鵬舉請以此易薦汝嘉爲之奏陳減和

買十之六追呼期集揭片紙於門無敢後者聽訟敏決一見姓名狀貌輒記不忘咸以爲神明御史劉大中問俗江東父老空縣自言邑有賢令大中上其政詔增一秩任滿召對論帝學中庸至誠之道上意嘉納差通判紹興府不旬日改知廣德軍先是敵將入境從郡帑以避敵去而守藏吏乾沒給曰盡爲敵有前政置不問郡計勿支自劾去鵬舉至而疑之未及遠問有告者盡得所失亡時諸將擁兵所過騷動有道廣德者鵬舉遣人諭之曰是不卻敵報天子何擾吾百姓爲坐忤主將罰

金然自是兵帥亦知畏戢改知饒州政成難其代增秩因任以直祕閣知江州時朝廷四大將岳飛於獄其下反側不自安有逆謀案宋史岳飛及張浚秦檜諸傳於飛既下獄後並不著飛部下更有逆謀事金陀粹編與宋史同王明清揮塵錄載王俊誣首張憲反狀云荐使俊往說飛麾下姚瀾王綱張應李璋諸人而亦不言諸人與憲合謀則卽當時所誣爲謀逆者飛部下亦止張憲一人耳且在飛初解兵柄之時至於飛既下獄未聞有他將謀逆也此鵬舉知其將董書云四飛於獄其下有逆謀與史互異先忠義直入軍見先使搜軍中得首謀者戮之餘悉安堵董先亦率其下拜且泣曰生我者父母全我者公也除淮東轉運判官敵初通好送迎使者護致金繒禮文

程式皆所創定移知常州陞本路轉運副使問民疾苦
罷行恐後自潤至杭往來苦征稅之頻鵬舉奏非州縣
而征商者皆罷鎮江諸邑秋稅布豆折估歲增命定其
直澄汰所部吏無所顧望曰吏不奉公民之蛇虎也存
而庇之爲害滋大而或者猥欲以是爲陰德過矣妻蔡
氏卒從班或因對及之上曰廉士也賵銀絹三百以葬
蓋前所未有擢知臨安府曰害政者吏壞法者貴近也
昔治吏而抑貴近奸民屛迹遷司農卿使北庭聞敵主
遇弑中道而歸時天下事皆先白秦丞相檜然後上聞

鵬舉歸詆盱眙獨以奏上檜怒出知婺州加直顯謨閣閱十月進直龍圖閣知潭州兼湖南安撫時全州武岡間洞丁侵掠省地帥甫壓境吏抱具案以前鵬舉問此何文書何不俟入州而後呈耶吏魁以溪洞事急對鵬舉曰吾不能細讀汝讀其切要者吏乃取二郡失利及前帥申不可深入之狀讀之鵬舉曰止吾當思之行未十里二郡申賊大入官吏駭愕鵬舉不顧既入州上事如常儀有間乃索文案一一過目即械吏魁付獄根究與溪洞交通謀亂仍差官籍其家盡得其往還書問及金

帛等又逮所與交通人於衡州卜肆得吏親筆曰今使非昔比多以錢帛來囑內外仍出重兵乃可以成事即置吏於法而飭二郡合兵討蕩洞主楊再興聞之亟斂兵歸悉還所侵地叩頭請罪一日部使者請問曰某輩在此久不知吏魁之奸公甫至何自知之鵬舉曰吾以情察之方吾之始至也則張賊勢以懼我及吾視案籍而色動凡官兵破賊之狀則隱而不言吾以是知之皆歎服以爲不可及郡帑有玉帶其直巨萬秦熺欲得之鵬舉其實直以白熺怒改知紹興諷言者論罷奉祠歲

餘起帥廣上親擢知平江檜語曹詠曰平江擇守非我意也及論罷更化初以殿中侍御史召入對首論君子小人不可不辨上曰朕今以臺綱付卿卿其盡力復灑宸翰有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之語刻石臺中尋遷侍御史拜御史中丞一時憸黨排擊殆盡朝廷爲之肅清熙豐以來以常平錢穀專隸戶部右曹立法嚴備宣政間移用畧盡邦本以搖至是司農寺丞王炎請以州郡見管常平錢糴來赴行在而戶部郎官鍾世明亦請下諸路歲解陳米十五萬石鵬舉言其不可詔黜二人

言仍鐫其秩艮法賴以不墜自餘奏疏雖多大要欲威
福之權歸於上告訐之俗易於下明薦舉以取實材久
任使以責功效戒朋黨以肅班列舉閒廢以振滯淹給
閒田以養退卒省浮費以寬疲民咸中時病兼侍讀造
膝從容密以建儲爲請上曰朕豈敢忘耶且已有定論
普安郡王天姿不凡氣象尤異但太母言及皇嗣事則
爲之不樂卿其少待鵬舉曰聖心已定宗社之福也時
外廷實未有知者知紹興庚辰貢舉一洗徇私之弊所
拔多滯淹時號得人除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案此書載舉除

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在紹興庚辰知貢舉之後考宋宰輔表鵬舉以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二月戊午自御史中丞除參知政事八月進知樞密院事卽於是年十一月癸未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其除與罷均在丁丑下距庚辰凡三載此書乃書在庚辰之後與宰輔表互異會臺吏有罪上顧宰臣曰自湯某入政府臺中事頗不理鵬舉以一時臺臣皆己所薦欲上章自劾未及發臺臣有知之者反與新進者比而攻鵬舉以資政殿學士奉祠逆亮寇江江面以采石爲重起知太平州時王權已敗李顯忠未至亮營楊林江表震動鵬舉被旨卽行激厲將士人人思奮會虞允文亦至遂成采石之捷事平復請老以歸乾道初

薨年七十有八謚敏肅鵬舉姿稟剛勁風采峻整故其中外踐揚咸有威望其知貢舉場屋嚴整皆不能及云

孫邦彥俊彥

邦彥字朝美以祖蔭入官主崑山簿未上中乾道壬辰博學宏詞科丞相虞允文一見如舊除樞密院編修官允文宣撫四川辟充大使司幹辦公事明年允文薨方允文之入蜀也以恢復自任所擕賞功之告自節察防團以下無慮數百金帛稱是比其薨也守護愼密以達於朝邦彥實主之時孝宗銳意遠畧邦彥自負功名論

議英發上心傾向之除祕書丞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擢左司諫兼侍講論事風生權幸側目上手書以賜稱其以身許國志若金石協濟大計始終不移及其他聖意所疑輒以諏問御筆具藏於家使金還坐貶淳熙末復故官歸鄉里其才益老朝廷將收用之未幾卒邦彥性開爽善論樂施與少時頗有積穀盡散以拯鄉黨之饑平時周人之急惟力是視南歸坐貧自譬乾義井云

譚知柔字勝仲金壇人擢政和八年進士第案元至順鎮江志知柔政和二年進士第與此書政和八年互異授宣州太平丞攝令久有能聲

秩滿調泰州興化令亟以術惑民知柔發其妖妄屏絕之人服其明知江州德安縣衡州茶陵縣德安賑饑有方民德之茶陵秩滿將去矣值盜劉資王起黃岡據險守要官軍不能下有薦知柔善可代者奉旨往說仍以兵從知柔曰事不辭難事君之義也聞命即行既至度賊慝無知且其勢方張未可以空言說乃與裨校密謀乘機掩襲寇遂就擒以功改秩會邵州境內武谿洞賊常出沒爲害當路奏辟通判邵州軍州事賊聞其來相告曰譚茶陵來矣即散去有旨召赴闕除宗正丞兼權

禮部郎官尋除刑部郎官大理少卿最後除左司郎中本下改授祕書少監案中興館閣錄知柔以紹興八年四月除祕書丞八月遷刑部員外郎據此書則知柔未嘗爲祕丞特爲祕書少監與館閣錄互異又考元至順鎭江志亦云譚知柔終祕書少監與此書合以疾卒葬縣西強塘之原生平喜爲詩尤長於絕句如晚醉攜筇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梅千點沙上無人月一痕低昂綠樹春驕我偃蹇青山氣壓人遠山故作低眉恨好鳥能爲緩頰聲多爲人稱誦號華陽居士集

劉公彥字彥輔密人家金壇少讀書宣和六年客海州

通判解世京家明年山東盜賈進擁眾逼淮朝廷遣使招安卒不生還最後命世京行世京難之公彥請代因直抵賊營輸以逆順賊喜聽命會辛昌宗提兵討之軍敗身沒賊曰是賣我將殺之公彥曰嗟乎吾得從酈生游地下死不恨賊後知不相爲謀復善遇之且願奉約因降首領五十八人盜眾數千捨兵而農者十萬餘人郡守錢伯言與提舉常平潘良貴上其功勅授嘉州文學案宋本紀祇載錢伯言上平賊功不及潘良貴可以此條補其闕建炎二年魏錄知海州所部懷仁縣鄰敵境數入寇掠錄檄公彥權縣事

公彦知弓兵周珍者與敵通斬以徇敵不敢近賊張遇劉尚書犯海州公彦率勇士七百餘人破之城下招討使韓世忠回自淮陽其後軍李彦先叛掠船百艘引衆數千據東海鉥復倚公彦討之公彦轉戰重傷爲賊所得環之以刄曰汝能使海州降卽釋汝不然令汝肉骨異處公彦陽許之執至城下大呼以告城中曰努力城守賊兵無糧勢不能久賊挺刄交下公彦曰吾本討賊乃爲賊獲今死晚矣豈復顧惜賊服其忠勇遽自斂刄刦之以過東海遣人還扣城以公彦意取其孥太守以

下泣送之妻王氏盡散其家所有曰毋以資賊獨攜二子及孤姪行賊幽之古寺飯以麥麨公彥語王氏曰我死汝不可辱於賊寺有井極深是汝死所也王氏曰諾每賊召公彥王氏輒率子姪坐井旁以俟變賊以公彥威信在人更欲托之軍事公彥以死辭一日偕衣冠十餘輩載酒訪之欲申前請且以刃脅之指堦下小松曰是不可用當斬去公彥不爲動因請賦松詩蓋欲以觀其意公彥應聲曰誰植蒼官近短堦青青不肯雜蒿萊他時若有風雷便拔向南山穩處栽賊知不可強而止

會敵據海州時時抄掠東海賊死戰以拒公彥因說彥先曰公等本朝廷軍馬僅一攻海州他無大過今數與敵戰勝不爲功敗則身死而又軍無見糧雖勝弗支計無出於此者今楚圍方急爲公等計莫若出舟師解楚之圍朝廷捨過錄功富貴未可量彥先感悟委軍聽命至楚一戰敗敵鎮撫使趙立便宜改公彥宣教郎奏辟彥先淮陽軍鎮撫使就差公彥鎮撫司參謀官還守東海敵遣戰艦數百精銳萬人趨東海公彥逆知之出奇兵與戰擒其將徐聚等十餘人盡得其舟自是數與敵

戰未嘗敗北通商惠工用度寖饒民樂其生四年敵復圍楚州公彥與彥先率舟師破之孫村浦彥先乘勝欲以舟師赴楚公彥謂水淺不可入不如淮口彥先不從舟膠敗績彥先死之公彥敗餘軍轉戰七十餘里得歸東海未幾詔赴行在所遂以舟千餘兵數千趨朝今釆石水軍是也紹興改元被旨屯秀州青龍鎮以防海道賊孫誠聚眾刼掠郡守鄧根檄公彥討之誠請降收其眾屬麾下除江東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督李進彥水軍捕江寇言者泝流運漕不繼公彥料孫誠軍必叛密

爲之備不數日果叛手斬誠殲餘衆於白茅浦江行遇賊郭大刀餘黨李遇等三十五人衆數百盡擒之曰此敗羣羊閭之無補軍實縱之必爲民害盡斬於小焦賊邵青謀擾建康帥呂頤浩分遣耿進李進彦水軍討之而以公彦提舉公彦以戰艦橫江賊不敢進乃降浙西帥劉光世案宋本紀紹興元年五月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壬戌劉光世招降邵青六月癸未邵青帥舟師至鎮江甲戌復叛已丑邵青犯江陰軍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進彦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據此則遣耿進李進彦討青在青叛後凡十六日此書序耿進李進彦討青乃在青叛之前與本紀互異公彦曰賊在江東而降浙西此欲詭計以入海

爾疏利害於光世不聽案本紀及劉光世傳邵青據通州光世招降之今據此書不稱光世招降但書青降與本紀及光世傳詳畧互異邵青至鎮江果順流而下追捕不獲光世愧悔乃請於朝借公彥提舉水軍措置捕賊公彥沿檄已過池州頤浩被旨津發浙西公彥以前言不用難其行頤浩貽公彥書曰公在軍中累年輸忠竭力衆所共知今朝廷以水賊邵青侵擾浙西正賴左右特出奇計克清大憝軍中豈可無劇孟也公彥不得已領軍赴鎮江順流七百餘里一日而至光世得之大喜邵青望風請降案宋本紀紹興元年十月己巳王德招邵青降不書公彥與此書異冬

十月葉夢得帥江東趣公彥歸案宋本紀九月丙申葉夢得爲江南東路安撫大使此書稱十月與宋史異光世不從辟公彥浙西宣撫使司幹辦公事仍舊提舉水軍奉勑授添差通判鎮江軍府事時倉廩空虛軍無糧交相攘奪光世不能禁從容問計公彥曰兵以食爲本無食則死人豈束手就死其叛亡固宜因進足食足兵之計光世卽檄公彥權府事調度給之軍民妥安二年呂頤浩都督軍馬至鎮江前軍道亡遣將王淸追捕公彥上書曰使人捕盜不若使人不爲盜養兵之食旣足爲盜之心自銷頤浩事無巨細必咨

而後行制置使仇悆上殿奏公彥之功乞加召用一月之間詔凡三下光世武入直奏云鎭江大軍屯駐若去通判劉公彥如失劉光世左右手乃止秋八月除知眞州以宣司委公彥措置收捕海賊餘黨未赴十二月某日以捕賊泝風江行失舟而沒年五十七公彥自宣和七年以招安賞進功補官以說李彥先功轉至承議郎自後間關兵中六七年屢有戰功未嘗受賞嘗作古鏡詩曰平生膽氣忠於國顧爾何曾照膽明蓋亦有諷其爲人剛正有大節料事明審臨機勇決期以忠義取功

名故陷賊者再而不屈妻王氏同陷賊嘗亦以死自誓先公彥沒於江上子三人長曰簡易從公彥出入軍中劉光世欲以勸士奏迪功郎公彥曰兒方童稚何功敎之有奏不上次光世名之曰堯叟上一字與光世諸子同示親之也許奏以官以父功未錄不敢受第三子禮祿育於族人劉刺史家公彥輕產重義死之日家無餘財軍民爭致賻乃克斂以光世命就金山寺地卜葬還王氏祔嗚呼忠義如公彥功多如公彥生不得一日離行陣死不得一官庇子孫可痛也矣可痛也

褚籍字孝文金壇人祖庭堅字季長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爲太平州繁昌丞棄官不仕時人高其隱操籍紹興五年擢進士第爲池州青陽尉秀州崇德令改知青陽縣事歲滿召赴行在除御史臺檢法官擢監察御史明年除工部郎中言者指爲前樞密湯公鵬舉之黨罷奉祠歸老於家青陽賦稅特重鄰邑貴池上田一畝八升青陽一斗九升中田六升下田四升青陽一斗七合幾於三倍蓋自南唐李氏以是邑爲宋齊邱食邑齊邱厚斂以自私江南平上版籍於有司以爲經賦歷二百年

無能有所更定籍自爲尉知其事及爲縣請爲當路言之當路上其事詔以十分爲率蠲二分半至乾道間或申前說遂再蠲之發端實自籍始青陽人至今德之

袁孚字仲誠金壇人劉公子羽知鎮江館之門下所從遊者即忠肅公珙也紹興十五年省試第二名實詞賦首選授宣城尉改揚州教授以憂歸服闋教授常州改秩時次諸王宮教授初令教常州時知州梁仲敏適以憂去官吏率解體孚曰事上有常禮不應以去留二其心且緩急人所有甯能恝然若路人乎獨奔走不懈爲

之經紀後事纖悉曲盡追送越境而後反仲敏德之宮
敎未上會仲敏由諫議大夫去國陛辭上問可爲臺諫
者仲敏以孚對卽日召見除監察御史孝宗卽位除右
正言時德壽宮建小人附會用事者規利百端而高宗
不之知孝宗不敢問小臣甄其姓者獻宅爲酒肆大閹
梁康成者實主之涓日張設事極猥瑣臺諫聚議以爲
不抑其初後有甚焉者非所以光孝治欲遂白發畏禍
輒止孚曰臺諫天子耳目事當論是非安可顧利害明
日上殿奏疏大意以爲陛下以天下養何至使羣小猥

瑣如此上怒麾去不視李手其疏不退上亦徐察其忠好謂之曰卿豈不知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李曰臣但知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因委疏殿上而去明日出知温州事聞梁康成等大懼凡所張設一切徹去未幾過宮高宗從容問言者姓名孝宗具以實對且曰所言謬妄已罷言職補外矣高宗惜之曰業已補外何不優與職名是日命下除直祕閣制云古者三諫不從則去去之以義非以爲高也爾拾遺諫省言罔攸伏何恙靡已而求去之果麟符之寵延閣之華兹云眷懷旌爾諒

直爾其勿替於義尚勉告猷尋遷江東提刑廷講以刑
侍召而孚死矣議者謂兩朝授受之懿所以焜燿史冊
終始無間言者孚有助焉

京口耆舊傳卷八　譚瑩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九

顧奎

張縝

侯晏

崔耕

李拱

趙善澤

劉蒙慶子宰

顧奎字應文丹徒人幼徙金壇好學篤行後進師尊之其爲人心地坦夷不立城府而著太一兵機一書凡二十篇以天道參人事極其機變自幼淳澹不蓄妻子行年六十猶有嬰兒之色而所著歌詞清新綺麗散人管絃遇人無少長貌必恭氣必和而達官貴人一語不合輒拂袖去紹興中故人有位樞近者念其貧會戚方統軍京口以奎托之戚甫至卽遣人迎致辭不往戚不得已自往謁之謝不見戚慮孤樞近之托則饋以尊酒緡錢各百曰以代贄幣奎對使者曰歸語而主吾家金壇

以汝比賊故里之老幼肝腦塗地吾書生恨不食汝肉安能受遺乎使者懼不敢聽亟負酒幣歸三舉禮部一入大學俱不第乾道中以特恩對大廷授迪功郎縣尉未上淳熙初年卒

張綸字彥智丹徒人後徙金壇其先自澧陽來居祖子方由進士第歷知臨潁冠氏丹稜開封四縣光化軍州建昌軍以太常少卿奉祠卒葬丹徒長樂鄉王安禮爲作墓誌綸少嘗與詩僧仲殊唱酬蘇軾見而稱之以祖蔭入仕爲平江府長宿州臨渙尉亳州永城丞建康軍

節度推官改秩知廣德軍建平縣江甯府溧陽縣二邑之人皆德之以親老不樂遠宦乞監延陵鎮所居金壇距延陵無兩舍遠奉板輿往來從容祿養荏苒五年蓋不知其地之僻位之卑時之久也代還擢軍器監簿再歲爲丞恬靖自守誓不登權貴之門故連歲不遷以親疾告假不候報而歸有旨放罪旋丁內艱服除通判和州倅和之明年當北敵犯闕盜賊四起實攝州事時承平日久守備闕然縯聞故將王逸坐廢僑寄郡境卽以禮致與議城守賊至輒敗時京東西諸郡俱爲盜區獨

歷陽孤城堅守聞者駭歎郡發勤王之師鎮以主憂臣辱義不徒全欲提兵入覲百姓遮道不得前京城失守諸道潰兵入境動以萬計鎮勉以忠義資以餱糧濟以舟楫皆投戈南渡復爲善良及受代郡人詣闕乞留而鎮以疾得奉祠去去未兩月而城陷後賊帥張遇受招赴闕時宰問識張和州否遇對使此公在某等安敢輕犯其境耶朝廷熟其治行差知和州力以疾辭會錢塘軍變事定而守倅須才以鎮通判杭州鎮不敢辭至未兩月再差知和州兼淮西兵馬都監有旨不許辭避既

粲石和之士民驚喜感泣扶老攜幼闔境出迎旣下車令不煩而民畏兵不試而盜息以疾三上祠請最後有旨以和州正賴守禦不許丙閒明年翠華南幸敵騎扣江瓜洲路絶維揚屯兵輻輳郡下衆號數萬動輒乖忤人情惴恐潰將王德者亦擁衆扣城鎮察其可用單騎出見與論王室之艱危握手號慟德遂感奮願效死軍費不給移用貢絹數萬僚吏更諫鎮以身任罪衆莫得云時敵寨近在六合烏江之間而賊黨張立張彥輩衆各數萬直抵城下鎮與王德晝夜攻殲賊黨敵亦望

風退卻明年春發王德全軍赴闕除縝直祕閣淮南西
路提點刑獄公事縝去未幾和復爲酈瓊所破夏四月
召赴行在陞直徽猷閣知壽春府兼管內安撫使以疾
未行秋七月改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時駐蹕
金陵恃揚爲屏翰朝議難其人乃命朝臣公舉宸翰親
點其名比入對存撫甚寵且以奏疏切於事宜揭之通
衢縝既受命遄驅赴鎮不復過家秋八月至郡承兵火
之餘戶不滿百縝招徠有道流民麕至商旅阜通冬十
一月敵帥烏珠陷建康長驅入浙所至郡邑一時奔潰

明年春尼瑪哈復遣託雲貝勒等自楚進圍揚州以爲聲援朝廷知鎭力不能支詔許退保鎭江而鎭誓以死守火及北門亦屹然不動敵不能克遂至眞州時趙立守楚薛慶守高郵所部皆握兵武臣難於控御鎭傾城待之問遺不絕間以捍敵之功來告即爲保奏旋被上賞以此維揚有警諸郡樂爲之助夏四月烏珠回至鎭江爲韓世忠所困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三月丁巳金人至鎭江府韓世忠屯金山寺邀擊之又考金本紀天會八年三月宗弼及宋韓世忠戰於鎭江不利則是烏珠已於是年三月回至鎭江爲世忠所困矣與此書所云夏四月回至鎭江爲世忠所困互異又考宋本紀四月甲申韓世忠駐軍揚子江要金人歸

路屢敗之烏珠走建康丙申世忠及烏珠再戰江中世忠敗績蓋世忠於四月再敗烏珠乃更爲烏珠所敗耳金本紀於四月但書世忠敗績不書烏珠之敗蓋諱其實明尹洙宋元史質並沿金史而誤此書稱四月烏珠爲世忠所困以考金史及宋元史質又爲覈實矣諸將莫有應者惟纘自揚遣師控扼要處使世忠專意江面雖烏珠以計遁而世忠所俘獲亦不可勝計迨回蹕會稽方知維揚尙守上意嘉歎進直寶文閣郭仲威自陷平江引兵而北所過殘虐既渡瓜洲纘即單騎出見輸以腹心仲威感其義駐兵城下秋毫不犯七月召還朝行次毗陵維揚即陷趙立薛慶死之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七月庚辰薛慶及金人戰於揚洲城下死之九月丙辰金人攻

楚州趙立死之據此則立之死也别由楚州之陷亦不在七月書稱維揚陷立慶死之并二州之陷爲一事與宋史互異縝以國勢之危積憂致疾歸臥彌年遂丐休致紹興改元疾有間除知建康府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仍命入對既至宰相前期入白上曰是向知揚州人物修偉者耶會昭慈升遐詔趣之官縝感上知益思捐軀報效始至當敵人及寇盜蹂躪之後井邑蕭條財賦匱匱縝至未幾即葺城隍治宮室廣儲聚以俟時巡時劉綱王冠提軍駐外邑互相吞噬境内騷然縝至即還劉綱於舊鎮而納王冠於城中由是二人之爭得息縝自攝

守和州時得疾後雖旋愈而頻年屢作至是復上章丐祠亦會朝廷議置大帥於金陵十二月除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九月卒葬縣西方山之原年六十三纘度量豁達意氣誠篤飲酒至斗不亂與弟紱友愛甫得任子恩即以及之有司不可至於懷牒泣訴持表扣閽得旨特依所乞纘既沒妻子猶奉治命以遺恩官紱之子早歲連蹇不偶未嘗有滯淹之歎晚節受任於危艱之中奮不顧身三典會府子弟皆在機幕朝廷許上守禦功差次行賞而終不挂諸子名其間平居不問生計雖衣

衾亦無餘前年陛對乃沾褒袍歸而封緘曰留以送終竟以是斂其操尚如此

侯晏字齊彥金壇人家世京兆萬年父恪建炎中游官南來紹興十四年始奠居晏爲人矜莊言動不苟字畫勁正喜爲詩尤長於古樂府以風流文雅受知當世王侯之家爭館致之父任入官注嶽祠監鎮江大軍倉門淮東茶鹽幹辦公事行在文思院未上卒文集藏於家

崔耕字萃父丹徒人後徙金壇早游上庠文名籍甚升上舍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案元至順鎮江志耕登紹興三十一年進士三十一

年非科期此書得之再爲郡教授改秩知江州德化縣淳熙八年
卒於官無子耕資稟淳厚多讀書知古今故雖場屋之
文皆有本源授徒金壇寓舍從之游者多決科云
李珙字應辰金壇人其先唐宗室家傳唐誥數十散在
族間褚遂良李林甫姚崇宋璟諸人書名誥尾字皆掌
大墨色如新紹興十二年其族父巨源字元通由舉首
擢進士第文名盛於一時珙擢乾道五年進士乙科爲
平江府常熟簿再調鄂州咸寧令未上丁內艱服除調
臨安府臨安丞淳熙十一年再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

卒於臨安案元至順鎮江志拱登進士第淳熙十一年再中博學宏詞科歷常熟簿鄂州咸甯令臨安丞卒於官據此書則調臨安府丞之後始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乃卒於臨安較至順鎮江志爲加晰拱博學強記其詞科試文該洽富贍後來所不及臨安秩滿且召試矣未及而卒

趙善澤字守道寓居金壇登乾道己丑進士第任平江司戶湖州錄事參軍自少莊重端慤不妄言笑未第時貧不自聊鬻妻裝具得錢百緡出貸市人計息以自給榜帖甫及門卽盡蠲之忍貧以待祿執親喪所居堊室足不履閫閾妻疾立戶外使人問狀而已燕居獨處儼

然持敬如對賓客朋友雖亟見揖必恭雖小夫孺子皆接以誠意左右圖史司馬程張氏之書不去手以劉向列女傳等日使妹與其妻諷誦宗室子孫官有廩餼戒無得預族人有言禁以倖利者輒戒門以絕鄉之先生長者皆願與之交於朋友忠告不倦後生有過失輒自愧恨曰得無爲趙君所知耶案劉漫塘集吉州王使君夫人蔡氏行狀云使君有畏友曰趙君善澤嘗爲湖州錄事參軍清介直諒夫人常以過從之蹟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款密夫人喜見顏色曰庶矣其內夫子於善而警其夫也可與此條相證在官廉公不私莫能奪其守而疾惡良甚部使者郡守見必竦然起敬平江

府添差司戶柴某貪濁善澤疾之反以見譏罪去爲錄事三歲晝夜獄庭未嘗歸私室非休沐不謁竟以是得疾卒士論惜之

劉蒙慶字茂先六世祖守節值五季亂自滄徙潤居丹陽葬縣郭草堰之東邑人張溥誌其墓生日新日新生昱昱生瞻字去華試將作監主簿娶刁氏學士約堂弟縞之女垂死作偈語極超詣刻石於家南郭先生陳輔誌其墓監簿生蘋字伯明入府學陞內舍娶邵氏樞密亢之姪自內舍以上皆葬丹陽日老村扶神丁義楊西

內舍生杞字成德郎居士之父始遷金壇葬方山之原
初居士與兄嗣慶字維先齊名友愛尤篤皆以文行爲
鄉先生兄且死語居士曰吾家世葬丹陽而吾父金壇
吾與汝俱葬丹陽則子孫與吾父母之塋必踈俱葬金
壇則先世之松楸又可知矣吾與汝分焉未幾兄卒祔
於先祖改居士葬方山之麓距先塋五里居士之沒奉
直大夫知吉州王公萬樞狀其行今不敢述恐累於私
不足以光潛德云子字

宰字平國其先滄州景城人國初徙丹陽其後徙金壇

高祖瞻安定胡先生高弟主將作監簿曾祖蘋内舍祖杞鄉貢士父蒙慶號雲茅居士用累舉恩對策集英以公贈朝奉郎公天姿剛大正直明敏仁恕其納善改過之美興利除害之志與夫取舍之分明去就之明審已見於少而爲士之日嘗大書於壁曰困窮節是亨通日肯爲毫釐枉尺尋蓋其趣操已早定矣兩貢於鄉俱第一其就南宮也親舊餽贐郡邑資送誓不以一孔自汙登紹熙庚戌第調建康之江甯尉始至置三帙一曰受委以籍符移之至自臺府者一曰受詞以籍牒訴之關

於職守者一日追會以籍帖引之下於鄉都者日治事已即手自句校吏不能欺而事無不理江甯巫風盛行公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甲寅之旱帥守命救荒多所全活屢獲巨盜當上其功率拒不受賞雖一命爲尉毅然以百里風教自守帥守張公杓舉公之詞曰學爲有用事不詭隨初公與同志者嘆世道之薄相約終任不求舉獨公與上元尉朱晞顏終始不渝張公既舉公因語之曰總漕以不屑於已爲疑須君及門皆具剡上幸一往焉公謝曰某三年不求舉終乃求之

豈不內媿其心外媿其友邪況以尚書有言而許猶須
某及門而發亦非特達之知矣竟不往調眞州法曹掾
臺郡倉庫皆法曹所領公出納明允雖太守不得專守
有貪墨者屢延公以後堂之飲若將有所欲言酒二三
行公輒辭去守將代去又爲具甚盛且以家奴執事甫
一酌薦書出袖間公力辭色厲言温守竟不能私會漕
司以朝旨下州責有出身任人狀稱不係僞學不讀周
程氏書方許充考試公曰平生所學謂何首可斷此狀
不可得也遂獨不與差是時學禁嚴切上下迎承公知

時不可仕而爲養不可已賦詩云錦城不似還家樂獨立津頭欲問船丁雲茅憂服除入京默觀時勢不樂仕領嶽祠以歸所至未嘗覓舉非其人雖强委不肯受嘉定更化以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公公峻辭以絶黃公度制置江淮屢言挽之入幕公曰君召不往劄可爲帥府屈辛巳之夏俄取考功歷題百餘言以遂其志案劉漫塘集有先祖十九府君墓誌其末云官歷江甯尉眞州司法泰興令開禧間入浙東幕病免此書於眞州司法之後不書泰興令及官浙東幕當以墓誌補其闕東冠裳而高閣之幅巾短褐種柳植蓮於雲茅西偏之

塘名塘曰漫自號漫塘病叟塘之湄有田數畝親課種藝結廬三間疎籬曲徑穴牆爲門不容車馬雖設常關鄉曲親朋剝啄得通郡官行縣求見有踰牆而後得入者縣官非數四至不得見非數囘見不往報謁其報謁也不乘車不具門狀惟一僕俱持剌曰邑民劉某拜見絶交中朝及四方通顯書有先施者答緘具所自號稍尊則稱丹陽監司郡守則曰部民獨章泉趙公以出處之合詩筒歲時相往來常時以經史大義授子侄合里之士友講學會課月有成規後生有賦詩者俯與唱和

朋友遠方苟挾富與貴雖伺候信宿不得見見則因其所挾而教告之志學之士執弟子禮雖辟易不敢當有可與語者必然各足其分館遇罷遣不厭其久置社倉而糴估平創義役而爭訟息三爲粥以與餓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而凶年免於死亡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屬皆汲汲經理如已之責某橋病涉某路嶮阻雖巨役必捐資先倡而程其事公生理素薄而見義必爲有如此者他如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之類凡可以白於有司利於鄉人者亦無不爲也上初即位渴注

名譽除令籍田辭改通判建康府又辭除直祕閣主管仙都觀端平元年陞直寶謨且盡還磨勘歲月使轉官案漫塘集辭免除直寶謨閣宮觀磨勘年月日第一狀稱三十年久侶漁樵姓名不入考功之籍而令計在家年月進秩則非所以序功與此未幾除奉常丞需章五書盡還磨勘歲月可以互證上郡太守以朝旨趣行不得已勉就道案漫塘集有辭免除直祕閣宮觀三狀又有辭免除寶謨閣宮觀二狀此書於他官遷擢皆書一辭再辭而於此二官皆不書辭以集考之當屬闕漏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畧盡當宁側席以聞御史王遂且俾宣諭除將作少監再除太常鎮江防江軍作亂自邑而郊焚掠甚慘睥睨金壇闔邑奔避

公獨與家人甯居溦尉任事集近郭隅兵備之號令調給皆公主之事上聞朝廷援廣東近比以鄉郡屬公命出復寖除直敷文閣知甯國府皆不拜進職顯謨奉祠玉局至嘉熙改元又令赴行在奏事謂諸子曰吾本以病棄官一臥三十年晚節末路少有不謹必爲萬世誚速死幸矣案[illegible]塘集有辭免令赴行在奏事狀此書載辛謂諸子曰云云蓋辭免時語也以集考之則此係益見根據年七十四以疾終於家案漫塘集辭免除將作少監第二狀有曰寶慶御極有符令之除又考集中有辭免除籍田令第一狀有云年甫六十據此則寶慶元年宰年六十以此書卒年七十四考之則當卒於嘉熙二年遺命斂以深衣大帶圓冠方履鄉

人爲之罷市葬於邑之沙墅山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自遠來會者至無所館士祠於學農祭於社朝廷嘉其節賜謚文清實齋王公狀其行謂公有平治天下之實材有思濟生民之盛心使嘉定致之以輔甯考恭儉之資則十有七年之治必不但如今日所觀寶慶元禩致之以佐今天子英偉之畧則十年水火盜賊之菑不治而自寢端平更化坐之臺閣之上則動靜有權操縱有度必能使君德治道常昭若與士大夫更始之時以其本於踐履者可以推其事功以其著於家族鄉黨者可

以想見其平治天下蒙齋袁公銘其墓亦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強坐之廟堂可以濟世三代付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而拔乎流俗銖視軒冕隱處三十年澹如一日二公非私且誣者天下後世所視以取信云所著書有文集三十卷語錄十卷藏於家子曰符曰汝遇汝進汝明

京口耆舊傳卷九

譚瑩玉生覆校

